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⑦ 耶鲁文献(下)

舒建中 张生 编
龚洪烈 钱彩琴 等译
张生 校

184. 拉贝致德国驻上海总领事

约翰·H. D. 拉贝

南京

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致纳粹党小组负责人拉曼先生：

我衷心请求把以下的电报内容首先转呈给元首：南京国际委员会所署名的负责人，请求元首和日本政府就批准为非战争人员设立一个中立区之事宜进行协商，否则即将来临的战争将会危害到南京 20 万人的生命。

敬礼

拉贝 西门子公司南京代表

然后是给总领事克里贝克(Kriebek)的电报内容：

真心恳求协助并帮助我向元首请求，目的是为了和日本政府协商，批准为非战争人员设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来临的战争将使南京无法避免遭受一场可怕的血腥屠杀。希特勒万岁 拉贝 西门子代理及南京国际委员会负责人。需要的话，电报的费用请计算在上海西门子公司我的账户中。

拉贝

(龚洪烈 彭 敏 译)

185. 拉贝致鲍引登

1938年2月1日

亲爱的鲍引登先生：

史迈士先生正准备向你提交全部或接近全部的安全区文件(他已快要完成这项工作),我的任务就是给你写一封简短的说明性的书信。此外还有系列补充文件:一份是关于金陵大学的,一份是关于美国人财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文件是紧密联系、互为补充的。我料想有关金陵大学的系列文件在你的手中,或者说你和贝德士博士一起,可以并且应该整理出这样一套文件;另外有关美国人财产的文件,大部分或全部在沃林先生手中,因为这些文件大部分都是依赖米尔士先生的。如果你能让我们知道你们所拥有的这两套文件中有哪些内容的话,我们有必要对它们进行进一步的补充。

我们将这些文件发送给你是居于两方面的考虑:(1)安全。因为在这样忙乱、征缴、搜查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下,我们不知道我们这里会发生什么事情。(2)为你们自己的基督教和救济团队、外国的领事官员以及由你们决定的那些值得信任的报界人士提供参考。这里的领事们充分运用他们这些文件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我们建议,你可以去通知英国、德国、美国以及其他领事馆里一至两位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想要,他们就可以随时获取这些文件。对于其他人来说,应该限制他们在实际工作需要的范围内使用这些文件,而不是为了一般的写作,长时间地对整个文献进行咨询和参考。可能你并不希望任何文件不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存放地点和职责都由你来决定,需要做任何参考也随你所愿。

日本人从来没有对任何事情给出书面答复。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来自爱利生的许多文件和请求信。所以你只能得到这种独特的单方面执行情况的报道。

请立即让费吴生先生和其他对这件事有兴趣的人们了解到我们正面临的严峻危机,或者至少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2月4日星期五是军方

规定的驱逐日,根据命令要关闭所有的难民营。自从费吴生先生离开之后,对于安全区之外所发生的暴力事件的报道已经成倍地增加,部分原因是因为老百姓们已感到他们必须去冒险,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首次可以采取少量有组织的方式去获取这些材料。

这些文件也许不是为了现在使用的目的,但是拥有这套重要的包含“背景”的文件,只需要经过简短的书面通知就可以获取到它们,对于你和其他人来说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种情况很有可能迟早会到来。当我们面临绝境、被驱逐或者威胁驱逐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得到支持,并且靠得到充分支持的宣传来挽救这些亟需的救济事业是非常必要的。仔细考虑一下,如果有必要的话,让田伯烈或者其他一两个人或多或少准备发起一场即时运动吧。

我冒昧提请你注意史迈士博士所付出的巨大精力以及他对于这份工作所付出的忠诚,在其需要表述、谈判和记录的时候,他是我们大量琐碎的集体工作的沟通渠道。

(龚洪烈 彭 敏 译)

(以上龚洪烈 彭敏译,张生校)

186. 拉贝致日高信六郎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宁海路5号

1938年2月3日

日高先生

日本大使馆

尊敬的先生：

我对你昨天许诺不再用暴力驱赶难民营的难民表示诚挚的感谢，我相信这一明智的决策必将避免由此产生的真正危险。你一定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密切合作的重要性，因此，所有误解的可能性都不复存在。在军事威胁的压力下，到2月4日（星期五）不断重复的撤军命令也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对与日本当局有了新的合作机会表示感谢，同时感谢将军阁下自己推荐的人选。我们期盼着本乡陆军中佐的到来。

致个人的崇高敬意

尊敬你的

约翰·拉贝 主席

（张 红 译）

187. 目前形势的报告

1938年2月3日

随着军方强迫难民离开难民营时间的临近,许多人都在搬迁。但与此同时,回家的人们遭到强奸、抢劫和暴力的事件不断传到我们的办公室。最严重的是,今天停止了分发大米。难民从原来有大米和粮食供应的地方回到没有供应的家,挨饿是不可避免的。同时,12月的前两个星期,当难民迁入安全区的时候,一切准备工作都没有完善。在空袭不断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冒生命危险从储存地搬运大米和面粉。在关键时刻,两星期前承诺的1000袋面粉仍然贴着红色标签,商店里没有可供分发的大米储存,大米分发中断了。

因为案件太多,以下记录从2月1日开始:

309. 2月3日,18岁蔡小喜于今天早晨9:00离开难民营回家,到达狮子桥时,一个日本士兵用刺刀刺伤了他,借口是鞠躬不够迅速。今天中午,这个年轻人来我们这里接受治疗。(米尔士)

310. 2月1日中午,两个巡逻的日本士兵在颐和路的东头搜查一个姓沈的男子,抢走了6元钱。(马吉)

311. 2月2日早晨7:30,53岁的刘宋氏在从宁波同乡会返回途中遭到两个日本兵的强奸。

312. 2月1日早晨10:00,4个日本兵在阴阳营49号强奸20岁的许王氏。

313. 2月1日4个日本兵在西康路抢走了肖先生5元钱。

314. 2月1日,下午5:00左右,4个日本兵在琅琊路附近的古林寺抢走了刘先生3.70元。

315. 2月1日正午,张先生在古林寺被两个日本兵抢走了0.80元。

(这些案件发生在安全区的西部,表明农民们在上下工时所遭遇的危险)

316. 2月2日早晨8:00,冯先生到下江考棚登记。11:00他回到位

于西华门三条巷的家里,半小时后,一个日本兵破门而入,当时冯先生的邻居高先生以及他的女婿在场。这个日本兵想干坏事,所幸冯先生会说几句日语,劝走了日本兵,高先生才得回到干河沿。

317. 2月1日早晨9:00,王先生回到位于北门桥15号的家里。他刚刚整理好东西,一个日本兵进来要女孩,王先生回答没有。日本兵又问王先生的孙子他母亲在那里,小男孩回答不知道。最后,日本兵要求小男孩带他搜查对面的屋子,他一无所获后,悻悻离开前,甩给小男孩一毛钱。

318. 2月2日,江先生回到位于新门口的家,在云南路和中山路交叉路口遇到了五六个日本兵,他们强迫他将烹饪器皿搬运到挹江宾馆,然后准备回家。但当他走到铁道部时,又遇到了两个日本兵。他们勒令他他将大米运到上元门。由于返回的时间太晚,他已无法回家。

319. 原来住在难民营的45岁的张先生,从1月11日开始被日本小秋部队雇用,日工资为0.30元。2月2日早晨8:00,他在上班的路上,在丁家桥遇到10多个日本兵,强迫他搬运物品。他出示了日本部队发的通行证,但是日本兵不仅撕毁了证件,而且殴打他,强迫他干活。

320. 2月1日,王先生回家。在珠江路的小纱帽巷遇到两个日本兵,被抢走了1.12元。

321. 1月30日,陈先生和肖先生回到中山东路的东牌楼整理东西,准备2月2日返回工厂。当他们到达工厂时,发现4个日本兵正在厂里搬运东西,如机器、印刷机和其他物品。日本兵阻止他们进入工厂,他们只好回到难民营。2月2日,当他们再次到达工厂时,日本兵检查了他们的证件,并向他们要女孩子。随后,日本兵从陈先生和肖先生那里分别抢走了18元和12.80元。此时,两个难民已经一文不名。

322. 2月2日下午,朱先生试图回到位于建康路的家,当他和朋友到达铁管巷时,5个日本兵拦住他们,强迫他们干活到深夜,所以他们再也不敢回家。

323. 2月2日,马太太回到光华路的家。她刚到家,日本兵从前后门进入,要女孩子。幸运的是,她们躲在床下,没有被发现。他们拿走了

5 个盆子和 10 支蜡烛。

324. 2 月 2 日下午 3:00, 4 个日本兵来到位于王府巷的鲍家要女孩子, 鲍说没有, 他们悻悻离开。

325. 2 月 2 日下午 2:00, 日本兵在祁家湾破墙闯进一民宅, 搜查房屋, 寻找女孩子。所有的女人都藏了起来, 没有被发现。2:30 左右日本兵离开。

326. 2 月 1 日下午 1:00, 3 个日本兵在止马村强奸了一个 29 岁的姑娘。

327. 2 月 1 日下午 5:00, 3 个日本兵来到鼓楼附近的五条巷, 抢走了一个 10 岁左右的女孩子。1 月 28 日, 这个家庭的两名妇女遭到 3 个日本兵的强奸。

328. 2 月 2 日下午 3:00, 三个日本兵到祁家湾要女孩子。这家男人的妻子从后门逃走, 日本兵拿走了 4 个盆子。

329. 2 月 1 日上午 10:00, 一个日本兵来到门东转龙巷, 向一个 11 岁的男孩要女人, 当男孩回答没有时, 日本人左右开弓抽了他两个耳光。日本兵还拿走了装满热水的铜壶。

330. 2 月 3 日上午 10:00, 江先生夫妇回到位于白下路的家, 七八个日本兵闯进了他们的屋子, 强迫江先生离开家, 企图强奸他的妻子。但是, 他们发现江先生佩带着国际委员会的袖章, 只好离开了他的家。

331. 2 月 2 日上午 10:00, 马先生的妻子在中华门附近遭到日本兵的强奸。

注: 以上 33 个案例的截止时间为 2 月 3 日下午, 主要是 1 日、2 日和 3 日发生的事情, 其残忍程度已经比 1 月 29 日、30 日和 31 日有所缓解。一方面, 难民们已经意识到年轻女性最容易受到伤害, 各个家庭都为她们做了必要的安排。但是, 日本兵持续不停的搜查、强奸和征缴干扰了居民刚刚开始的正常生活。由于女性会遭遇最大的危险, 我们建议难民营持续向年轻女性开放。

回家的人救济问题仍然存在, 尤其在目前他们无法维持生存的情况下, 这个问题更加严峻。我们的重建(复兴)委员会, 正致力于吸收更多的工作人员并想出新的方法, 帮助这些人。已经得到免费大米的 5 万人

仍然需要免费的食物供应。我们估计这个数目不会减少,只有增加。所以救济的难题至少持续到4月底。

下面的案例发生在2月1日前,因为我们没有能够及时地打印这些案例,所以编排在后面。

332. 1月31日,63岁的李太太回到位于长乐街的家,那天她在家里过夜。晚上7:00或8:00,一些日本兵进来要钱。第二天早晨,她两手空空地逃回难民营,所幸没有受到伤害。

333. 1月31日上午8:00,两个日本兵来到一个71岁的老妇家,她住在三牌楼的模范大街。他们爬上屋顶,想知道家里是否有女孩子。当她听到屋顶上的动静后,从屋里走出来,日本兵也从屋顶上下来。他们向她要女孩子,她说没有,于是他们开始打她。日本兵企图脱她的裤子,她宁死不从。他们从屋里操起家伙猛砸她的头部。(马吉)

334. 1月29日居住在大方巷广东新村的卢先生在三牌楼和外交部之间的狮子桥附近被日本兵阻拦,他们搜查了他,从他那里抢走了他身上仅有的1元钱。他们还搜查了他的朋友,抢走了0.40元钱。(马吉)

335. 魏先生从理发店出来,遇到3个日本兵,他们把他拖进一片竹林,抢走了3.80元和7盒香烟。

336. 1月29日,李太太和她的儿子回到位于四条巷的家。3个日本士兵来到这里,抢走了0.50元,后来,他们不得不回到难民营。

337. 1月29日下午,姚先生回到张府园的家,日本兵抢走了两盒火柴。第二天,一些日本兵又来了,他们剥光全家人的衣服,包括一名80岁的老太太,试图搜身找钱。但是,他们一无所获。同时,隔壁的齐先生被抢走了3.50元。2月1日,又来了三个日本兵,他们只好回到难民营。

338. 1月31日上午,王太太回到家,3个日兵来到这里,他们要找女孩子。她说没有,日本兵用匕首恐吓她,并试图抢走她的钱。她不得不返回了难民营。

339. 1月29日正午,门东殷凯(Men Tung Yin kai)的豆腐店开业。1月31日上午10:00,4个日本兵进来,抢走了他全天的收入(至少20元)。

340. 1月30日上午,4个日本便衣来到阴阳营49号的王家,从他身上抢走了1元钱。晚上,他们又摸到这里,破后门而入。所幸,这家的女人从前门逃走,在外面躲起来。

341. 日本兵不时地来到建邺路31号寻找女孩子,拿走最好的食品。

342. 1月31日下午,一个日本兵进入位于吉兆营(Chih Shao Yuin)卢女士的家,卢女士41岁,日本人不怀好意。幸运的是,周围有很多的男性,卢女士没有受到伤害。但放在桌子上买米的1元钱被他们拿走了。日本兵还用手枪柄殴打了一名男子。

343. 1月27日晚上8:00,日本兵在华安里(Hwa An Lee)用刺刀威逼两个吴氏姐妹,并强奸了她们,一个24岁,另一个21岁(一封受辱姐妹的信)。当天,他们还拿走了一枚戒指。29日,他们再次来搜寻两女子。

344. 1月29日,居住在黄泥坎(Hwang Ni Kan)的朱太太家中遭到日本士兵的抢劫,他们还用刺刀恐吓她寻找女孩子。

345. 1月30日,日本兵抢劫了紫福义(Sze Fu I)的房屋,强奸了居住在石鼓路的1名妇女。

346. 1月27日,日本兵抢劫了中山东路田女士的包袱。

347. 1月30日,叶女士在金陵神学院遭到一个日本士兵的强奸。

348. 1月27日,一个日本兵在曹所(Tsao Soo)巷企图强奸田女士。

349. 1月28日,两个日本兵在四平街企图强奸王女士。

350. 1月29日,马小姐在林川巷(Ling Chuen)的家遭到抢劫。

351. 1月30日上午11:00,两个日本兵从扫帚巷邵先生的家中拖走了两名女孩子,并强奸了她们。

352. 1月29日,一个日本兵拿着刺刀向黄泥岗(Hwang Ni Kong)的裴连士(音)要女孩。

353. 1月29日,居住在车儿(Taai Er)巷39岁的黄陈氏遭到日本士兵10多次强奸。

354. 1月20日,居住在车儿巷的31岁陆倪氏被日本兵轮奸了一整天,现在已成残疾人。

355. 1月29日下午,日本士兵抢走了平安巷林太太家里的衣服和一些物品。

356. 1月30日下午,日本兵用刺刀逼迫太平桥的莫太太为他们寻找年轻女子。

357. 1月29日下午,日本兵在石鼓路用刺刀逼迫一个姓张的女性寻找年轻妇女。

358. 1月28日,柳叶街的王金氏遭到日本兵寻找年轻妇女的威逼,日本兵为了钱,还搜查了她的屋子。

359. 1月27日下午,日本兵来到余仁茂(音)的家,要钱和床上用品。

360. 1月28日下午,日本兵搜了朱女士的家,要钱、衣服和床上用品。

361. 1月27日下午,三个日本兵包围沈太太位于东条余(Tung Tiao Yu)巷的家,寻找年轻妇女。

362. 1月30日下午,日本兵抢劫了周太太的钱和床上用品。

363. 1月28日,日本兵抢劫平四街于太太的床上用品和其他物品。

364. 1月28日,日本兵抢劫了绫庄(Ling Chuen)巷刘太太1元钱,并恐吓她寻找年轻妇女。

365. 1月29日上午,日本兵向评事街的马张氏要年轻女人。

366. 1月29日,53岁的胡太太回到回龙街的家里,遭到日本兵的两
次强奸,所以她不得不回到难民营。

367. 1月30日,公园路的周太太遭到日本兵3次强奸。

368. 1月29日,居住在船板(Tran Ban)巷的杨太太21岁,遭到日本兵3次强奸。

369. 2月2日,两个日本兵抢劫了光华路邱义仙(音)的衣服等物品。

鉴于上面的案例,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斯芬克斯问题:如果一群贫困的人被抢劫了7个多星期,抢劫仍然在继续,他们没有经济来源,其结果将怎样?用“部队转移”作为抢劫的借口是不充分的,因为部队的人数没有变化,而且没有赔偿被抢劫人口的金钱和物质损失。

(签字)

注意：以下补充的是 1 月 28 日和 2 月 3 日中午之间发生的案件。

370. 2 月 2 日下午 2:00, 两个日本兵带着刺刀来到王府巷, 向王先生要女孩。当他被告知没有后, 他们打了他。

371. 2 月 1 日, 王先生报告下午 5:30 3 个日本兵来天目路要女孩, 幸运的是, 他的老婆躲藏在厨房, 日本兵抢走了 8.60 元。

372. 2 月 3 日, 白太太回到位于西石坝街(Si Shih Bai Gai)的家。当她出去倒垃圾时, 遇到 3 个日本兵, 他们要将她带走。她跪在地上告诉日本人, 她婆婆病倒在床, 房东也证实了此事。日本兵走进她的家, 发现她婆婆确实病倒在床, 才放过她。

373. 2 月 3 日上午, 刘太太回家。当她走到西华门二条巷孙园的大门口时, 3 个日本兵将她拖进一所洋房, 强奸了她, 他们还用刺刀刺破了她的衣服。

374. 2 月 3 日, 秦太太回到位于中华门煤炭街(Mei Tan Chieh)的家, 刚刚到家门口, 日本士兵阻止她进门。他们拖住她, 企图强奸她。在她的再三恳求下, 日本兵将她打了一顿, 离开了。

375. 2 月 3 日, 马太太回家。当她走到同仁(Tung Ren)街的一所房子门口时, 遇 3 个日本兵, 他们将她拖进一所空房子, 轮奸了她。

376. 2 月 1 日, 戴太太回家。当她在泥螺街(Nei Lu Chieh)上行走时, 遇到两个日本兵, 他们抢走了她的银耳环。

377. 2 月 3 日, 陈先生回家。他在东关头(Tung Hwan Tao)遇到两个日本兵, 他们向他要姑娘。当他回答“没有”时, 他们用刺刀刺伤了他。

378. 1 月 30 日, 陈太太回家。当她走到石坝街时, 遇到 3 个日本兵, 他们将她拖进“恒茂酱园”商店, 轮奸了她。事后, 她被放走。

379. 1 月 31 日大约正午时分, 3 个日本兵闯进了李先生位于严家坎子(Yen Chia Kan Tse)的家。此处靠近齐家湾(Chi Chia Wan)。他们要女孩, 当被告知没有后, 抢走了 1 元钱。

380. 2 月 1 日, 张金妹(音)在华侨路被日本兵抢走了 7.90 元以及 30 个铜钱。

381. 2 月 1 日, 当詹黄河(音)在考棚(Kao Pang)登记时, 被日本兵抢走了 3.30 元和 15 个铜钱。

382. 2月1日,吴樟生回到位于光华门外的家,当他到家时,看到7个日本兵带着一个老年妇女,他们要他和老太太发生性关系,他们则在一旁大笑。

383. 2月1日,申维新(音)在回唱经楼(Chang Ching Lo)家的路上被抢走了7.60元。

384. 2月2日,易李氏回到位于许家(Hsih Chia)巷的家,日本兵深夜摸到她的家,企图强奸她。

385. 2月2日,饮马(Yin Mah)巷的衣张氏先后遭到两个日本兵的强奸。

386. 2月2日,赵方荣回家,他在市政府大厅门口遇到一群日本兵,他们抢走了5.30元和10多个铜钱。

387. 2月2日,马老太回家,日本兵来要女孩。

388. 2月3日,吴罗氏回户部(Wu Pu)街的家,在路上遇到了日本兵,他们企图强奸她,她很幸运地逃过一劫。

389. 1月28日,刘李氏在九王村(Ju Wang Chun)遭日本兵胁迫,强索金钱。

390. 1月29日,张马氏在四象桥附近的明星大戏院后面被日本兵强奸。

391. 1月29日,李费氏在黑龙(Hei Long)巷先后遭到两个日本兵的强奸。

392. 1月29日,日本兵在珠江路的宪兵团(Hsien Ping Tuan)用刺刀威逼蔡罗氏交出银戒指。

393. 1月29日,珠江路的宪兵团抢走了李张氏的银项圈,并用刺刀威胁她。

394. 1月29日,梅李氏在鱼市廊(Yu Sze Lang)附近遭日本兵追赶,她幸运地逃脱。

395. 1月29日,刘宾源在三邵里(Shan Shao Lee)遇到3个日本兵,他们要他的手表,并用刺刀威胁他。

396. 1月30日,赵丘氏在马亲桥(Ma Chin Chiao)遇到一个日本兵,他将她诱逼进一条小巷,从她身上搜钱。

397. 1 月 30 日,杨陈氏在回位于卫标(Swei Piao)的家的路上,遭到一个日本兵的强奸,事后,他还用刺刀威逼她拿出钱来。

398. 1 月 30 日,张王氏回到光华门外的家,遭日本士兵强奸并威逼钱财。

399. 1 月 30 日,王江氏在红庙遭日本兵搜身,并被抽了耳光。

400. 1 月 29 日,天目路魏金昂(King-aung)先生报告,下午来了两个日本兵,一个在门口站岗,另一个上楼强奸了他的侄女。他的母亲跪地请求日本兵,他们用刺刀对着她,并打了她。

401. 1 月 29 日上午 10:00,阴阳营的陈先生报告,两个日本兵来要女孩。他的母亲尽量祈求并使他们平静下来,他们抢走 1 元多钱。

402. 1 月 29 日上午 8:00,两个日本便衣来到豆菜桥(Tou Tsai Chiao)的马姓人家要女孩,他们说只要一夜,第二天早晨让她们回来,甚至许诺向这个家庭提供大米、衣服和金钱。尽管许多人说情,他们还是说不行,并表示第二天还要再来。

403. 1 月 31 日上午,日本兵企图在大方巷强奸一名 14 岁的小姑娘。

404. 1 月 30 日,几个日本兵来到郑先生的家,他的家在萨家湾(Tai Chia Wan)的小李排子(Hsiao Lee Pai Sze)。他们企图强奸 10 岁的小女孩,再三哀求后,小女孩逃过一劫。

405. 1 月 29 日,日本兵来到一户人家,企图强奸一名 10 岁的小姑娘。他的父亲苦苦哀求,日本人用刺刀刺伤了他的脖子,他们还踢了小姑娘。

406. 1 月 30 日上午 11:00,日本兵来到苏先生的家,他是 1 月 25 日搬至高家酒馆(Kao Chia Wine Shop)的。日本兵要女孩,他回答没有。他们用刺刀对着他,抢走了一枚金戒指和一块手表。

(签字)

(张 红 译)

188. 国务卿赫尔致贝德士

南京,1938年2月4日

致贝德士

南京大使馆:

纽约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会将此信转给南京大学的贝德士:

“请报告校园建筑建设和维修费用的情况,并确认基金保管人,感谢你的服务。”

保罗

(张 红 译)

189. 拉贝致爱利生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宁海路 5 号

1938 年 2 月 6 日

约翰·爱利生先生

美国大使馆

南京

亲爱的爱利生先生：

国际委员会将对提供给南京市民的金钱和物质承担责任，所以，委员会已经准备与自治委员会合作，或以它的名义分发大米。

但是，国际委员会不能推卸目前分发物品方式的责任，否则它将极大影响为贫困人口提供服务的水平。委员会还必须指出，剥夺委员会的合法手段，影响了中国以及海外许多舆论对委员会分发方式所持之态度。

第一阶段所采取的办法对于解决问题似乎是公正而友好的。

尊敬你的

约翰·拉贝主席

（张 红 译）

190. 《中国新闻》报道一则

松井关于加强军队纪律的命令 ——面对不利评价所采取的行动

2月7日,南京——在纪念日本官员和日本人遭到杀害的庄严气氛中,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将军要求军官们加强各部门的纪律,以“提高帝国军队的威望”。

在南京练兵场出席训话会的高级官员中,有来自皇室家庭的陆军中将朝香宫(Yasuhiko Asaka)亲王。

目前,日本军队面临很大的敌意,松井将军警告他的下属,杜绝各种影响帝国军队威严的报告。

这是日本军队所采取的一个史无前例的行动,因为军队的违法行为引发了许多不利的评价。

(张 红 译)

191. J. T. 小姐致莉丽娅的信件摘录

我已经收悉你们的全部信件和信息。我们对他们的丑陋行为感到万分震惊。我们以前并不知道他们在过去和现在干过如此多的坏事。我们也看到了其他的报告。我们现在才意识到,过去对 S 承受的苦难和危险了解得如此之少。他和其他人表现得如此出色!

在阅读了众多的报告后,S 告诉我他已经从一些人那里听说了不少的事,许多人表现出遗憾、失望和悲伤。但 S 交给当局的报告被耽搁了,我判断收到报告的人都是无能为力的。但他要我读,我按照他的意思做了——他低着头,认真地听。我读完后,只剩下一片寂静——他仍然低着头,坐在那里。他的羞耻感令人同情。在回答我提出的“我们是否能够做什么”的问题时,他说:“什么也不能——到处都是青蛙、蛇和野兽。”我说:“如果这一切都是谣传”,他说:“也许是——如果世人知道我们的弱点反而是好事。缺德意味着死亡。我们会为此受罪,并受到惩罚。”他说有些信息通过私人信件正在被过滤,许多国人开始担忧。我说:“你是否能给我一个信息,让我转给以前的朋友们?”他说:“我说的话你写信告诉他们吧。”然后,他感谢我告知这一切说:“疯狗挡道,路人只有设好陷阱。”

我仅仅告诉了两个人,其中一人是一名医生的女儿,也是我儿子鲍比的朋友,另一人是我们的助手。他们都感到震惊和悲伤。

.....

(张 红 译)

192. 迫切需要日本当局合作以解决南京救济问题

1938年2月10日

1. 秩序与纪律

在安全区内以及新近向平民开放返家的5个区域内,日军应当进一步改进秩序和纪律。2月7日,松井石根将军本人在南京发布新命令,要求改进秩序和纪律。有迹象表明,大路沿线的秩序与纪律有所改进。但是远离大路的地区,人们仍在受苦。日军只有严明纪律、竭尽全力把士兵限制在日本军事当局选择使用的城市区域之内,这个问题才会得以解决。

2. 食物

迄今,日本当局已发放总计5200袋大米和1万袋面粉供平民使用。除了2000袋大米(包括在5200袋之内)用来免费向返家的家庭发放外,所有大米、面粉都通过自治委员会出售。但是迄今为止,只分发了几百袋而已。目前,尚无进一步的出售或免费分配的任务。同时,日本当局也允许向安全区运入足够的煤,以保持粥厂运转。2月8日,他们给了自治委员会200加仑的汽油,这将极大方便粮食和煤的继续运送。

虽然上周慷慨地分配9000袋面粉(包括上面的)使得食物形势有所好转,但是未来不会有定期的供应。25万人口每天至少应该有2000担大米或每天1600袋大米。在定期供应之前,食物形势将依然不稳定。定期的食品供应要么由日本当局通过当地库存分配,要么通过开放通往南京的经济渠道获得。这样,来自于南京后方或上海的商业食品供应方可以进入城里。

国际委员会已经获得南京市政府分配的粮食存货——共计10933袋大米和1万袋面粉。这些粮食将用于安全区界内和界外的免费救济。而且,委员会已表明它与自治委员会在这些粮食供应分发方面合作的意愿。由于私人粮食资源的耗竭、社会经济生活尚未复兴,我们认识到目前依赖免费大米为生的5万人可能增加,而且这些人必须要依赖免费大

米至少维持到 4 月份,而这些大米和面粉的数量仅供用于未来三个月的免费发放。

如果要预防疾病(脚气病已经发生),我们应当为这些依靠免费大米为生以及虽能购买大米却无力购买其他食品的人,补充其他食品。地方还没有各种豆类的供应。中国人主要依靠豆腐来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 B,但是地方市场上几乎没有豆腐,这表明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已经请求从上海购买蚕豆和其他补充性食物,船运至南京。6 000 吨的该类食物将使我们撑过未来的 3 个月。

3. 医疗人员

从设置安全区以来,医疗和卫生工作就成为我们最大的薄弱环节。依靠运气的眷顾和温和的冬天,我们才没有太多的疾病。即便如此,在难民营,面对大量的疾病和分娩妇女,我们一直无能为力。现在,春天到来,雨水渐多,而且人们两个月来依赖稀饭为生,抵抗力下降,疾病势必增多。

我们已经为鼓楼医院工作的两名美国医生和两名美国护士申请了许可证。这既可以扩展医院的诊所工作,又可以为难民营多少做些事情。(虽然难民营部分难民正搬出去,但是可能有几万人留下来。根据当地日军的登记数字,安全区的人口仍是 16 万。)

目前,上海美国红十字会已要求南京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提供南京救济工作计划。南京委员会认为,由于南京市没有任何的公共医疗服务,他们应该在不同城区开设四个诊所。回家的难民远离鼓楼医院,不能前来治疗,因此,开设诊所极为必要。

在所有的医疗工作中,根本性的问题是医疗人员。南京有大量的中国医生和护士,但是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接受过适当的培训。他们能协助优秀的医生和护士从事工作,但却不能独立组织和开展工作。因此,为了让这几个医生和护士来南京开展工作,获得入城许可,刻不容缓。

4. 结论

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即日军必须改进他们城里驻军的秩序,并确保我们的粮食和医疗人员。

刘易斯·S.C. 史迈士 秘书

另：

2月11日 今天一批大米已安排发货，数量不详。而且有消息称“万通”(Wantung)号运来了蚕豆。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应贝德士先生要求撰写此文，保密。

(张 红 译)

193. 南京救济形势

1938年2月14日

1. 难民形势

12月下旬,难民营人口数量达到高峰,我们的25个难民营有69406人。1月25日有6万人。今天24个难民营中,剩下35334人。这是1月28日日本当局向自治委员会下发命令,要求难民在2月4日前离开难民营的后果。由于我们强烈的抗议以及日高先生从上海的到来,日方愿意私下同意,从2月4日起,他们不会通过武力驱赶难民。但是1月30日,日方和自治委员会代表在检查难民营时,重申了1月28日作出的声明。此后,日方仍持同样态度。

国际委员会一直敦促所有能够从难民营返家的人返家。但这必然需要一个过程。而且,我们预计难民营会有几万特殊的难民——特别是寡妇、丈夫被抓走的女人以及房子完全被破坏、几个月不能回家的人。我们必须在难民营中照顾这些特殊难民,这毕竟是难民营的职责所在。

根据日本当局的返家家庭的登记报告,目前留在安全区的有15万人,而1月份这个数字是25万。但是,由于回家后很多家庭仍需帮助,我们的恢复秩序委员会(Rehabilitation Committee)正在新近开放的每一个区域设立办公室,以便给这些家庭提供帮助。

经济快速复苏的迹象仍然没有出现。目前形势下,南京毫无发展经济的希望,当地产品生产持续短缺。城墙内外,甚至是蔬菜园,着手春耕极为困难。而且,很多财产——建筑、生产工具及物资——已遭毁坏。社会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被日军或其他人雇用从事有偿劳动。总之,所有这些实情都阻碍了未来几个月任何大规模的经济复苏。

目前,整个城市依然主要是消费,给经济复苏的迟滞带来了严重影响,而且意味着物资和资源将继续减少。因此,未来两个月的救济形势可能更加糟糕。

2. 管理及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我们的救济工作都处在组织南京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的管理之下。自从1月下旬以来,2/5的人口已经回家,这有助于消除安全区与城市其他地方的明显差别。因此,目前国际委员会不再作为一个特定区域委员会运营,而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私人救济组织而工作。

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和当地中国红十字会有着良好的合作,共同经营一家大型的粥厂。同时委员会与红十字会合作经营另外两个大型粥厂,进行掩埋尸体的工作。掩埋尸体的工作相当艰巨,虽然他们每天掩埋200具尸体,但是结果发现还有3万具尸体有待掩埋,大多数是在下关。在医疗工作方面,我们与鼓楼医院也进行了合作。当地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承担了救治中国伤兵的特殊责任。它也按照战前三等服务标准为鼓楼医院接受免费治疗的病人支付费用。由于当地国际红十字会的支持,医院只要能够使用原有物资,就能继续它的工作。但是由于大部分的正常医疗费收入消失了,因此,这些收入还不足以弥补一半的运营赤字。

我们与南京自治委员会的关系一直极为友好,他们的食品委员原本是我们的成员。在一般的人道主义问题上,我们敦促日本当局提供更多大米和面粉出售给民众,以此来帮助这个委员。鉴于这种关系,自圣诞节以来,甚至在自治委员会正式组建以前,我们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已经和他们在运输食品和燃料物资方面展开了合作。目前,这个成员主管他们的汽车修理部。他几乎全权负责卡车的使用,而且坚持公共服务至上。

此外,尽管我们与自治委员会的救济委员会合作的项目不够多,但是每周我们与它的碰头会使两个小组能够共同制定恢复秩序的工作计划。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开展了两种实质性的合作。目前,自治委员会正努力为来自城镇的难民返家,安排沪宁铁路沿线的免费运送,而我们委员会则计划给那些难民发放少量现金补助,帮助他们返家后重新开始生活。目前,日本当局已经给自治委员会分配了2000袋大米用来免费发放。迄今为止,多数的大米都通过安全区外的自治委员会经营的商店出售,现在这些大米直接交给他们的救济委员会。对此,自治委员会提议说,如果我们的调查员建议给从我们难民营返家的每个家庭发放少量

大米,他们就负责发放。

迄今,在我们与日本当局的合作中,日方一方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忍耐着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另一方面尽力限制我们的工作。上周有迹象表明,这些限制正在削弱:他们容忍了向安全区(虽然不是运往委员会)运送的两批规模不小的大米;他们保证(上面所提及的)不使用武力驱赶难民营的难民;他们允许从上海船运 100 吨蚕豆;他们目前允许一名与鼓楼医院先前有关系的医生返回南京。甚至在 1 月份对我们工作进行最严格限制的期间,日方允许自治委员会向安全区内的粥厂运送煤。显然这些煤来自私人庭院,但是我们还是付了款。事实上,这些与我们难民营紧密联系的粥厂代表着各个利益团体。

3. 供应与发放

自 1 月 11 日开始,日本当局禁止在安全区出售大米。但是他们允许人们前往距离安全区南边边界 1 英里的自治委员会所经营的米店买米,并把大米带回安全区。起初,允许人们带两斗,后来可以带一整袋。最近,在接近安全区东部边界的地方,自治委员会经营的另一家商店已出售面粉。然而,不允许人们买太多的米。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及的,上周日方允许运送了两车粮食。但是,由于我们不能从当地购买粮食,同时,由于上海运入粮食的失败,我们手头的物资已减少到了 1 267 袋大米、266 袋面粉和 12 袋蚕豆。按照现在免费发放的速度,仅仅只能够维持两周或者说到 3 月 1 日。

目前,我们正安排通过红十字会资助,在下关购买免费分发的大米。而且,我们今天达成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我们难民营直接从自治委员会的商店购买大米。这个交易将保存我们少量的库存粮食,以在不定期的供应来源短缺时使用。

上海的日本海军大将同意向南京运送 100 吨蚕豆,并颁发了特许,这是食物运送限制的第一个突破口。目前,日军当局反对这些蚕豆靠岸。他们要求,除非把这些蚕豆完全移交给自治委员会,否则不能靠岸。这些蚕豆原本是要移交给鼓楼医院的,医院安排自治委员会卸载蚕豆,并代表医院用它自己的仓库来处理它们。这几乎满足了日军的要求,但是当时日军却拒绝这一提议。由于这些蚕豆是用委员会的资金购买的,

委员会自然不愿医院把这批货物移交给自治委员会。同时,委员会感到,在这个问题上它有一些直接的责任。关于私人救济组织能否运入粮食,这批货运将证明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蚕豆是中国传统饮食的常见食品之一,但是蚕豆一直极度缺乏。把这些蚕豆免费分发给南京的穷人,将有助于预防营养不良问题,因为他们两个月以来一直依赖米粥为生。我们的医疗顾问特别建议,蚕豆有助于遏制已经在难民营中出现的脚气病的传播。

迄今为止,国际委员会未能获得日本当局对它拥有 10 933 袋大米和 10 000 袋面粉的有效认可。这些大米和面粉是中国当局合法给予国际委员会的。(完整的信息可见于 Z44 文件,这份文件是 1 月 27 日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写给日本大使馆的信函。)

如果不可能向难民分发粮食,我们将更多地依赖现金救济。只要自治委员会有大米和其他食品出售,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从 12 月 13 日到 2 月 12 日,日方只发放了 5 200 袋大米(包括上面提及的免费分发的 2 000 袋)和 1 万袋面粉。2 月 12 日,日本当局提议,每天提供给自治委员会 1 000 袋大米,为期六天。并且声称,如果他们能够把这些大米运进去,日方表示将按照同样的速度继续供货。迄今为止,由于日本人官僚作风作祟,3 天内只获得了 2 200 袋,而养活 25 万人每天需要 1 600 袋大米。由于私人家庭粮食储备的快速耗尽,当前大米的运送速度严重滞后。自日军进驻以来,正式发放的粮食总额不足一周之用。

自 1 月下旬以来,日方允许农民出城带入那些留在农村的蔬菜和其他产品。但是,过去几天出去搜寻食物的人们说,这些食物越来越匮乏了。

医疗物资由于数量较少,利用炮艇运输,日方允许其靠岸并运往鼓楼医院。

有关供应进入和发放的真正问题在于获得足够食物供应。

4. 目前的经营预算

现在,我们的现金资源是 30 万元(中国货币)。这主要来自于下列组织:

南京

原南京市政府	80 000	
出售大米的结余	13 000	
南京基督教战争救济委员会	7 000	100 000 元

上海

中国银行家协会	50 000	
美国红十字会	25 000	
英国府邸基金会	20 000	
金律委员会 1 900 美元	6 350	
扶轮国际	2 500	
西雅图中国俱乐部 610 美元	2 035	
上海南京救济协会迄今为止向我们 捐助的尚未到账的资金	19 115	215 000 元
总计	315 000 元	

上述一部分款项是受行情波动的债券。因此,在 300 000 元的基础上我们制定出了预算。

上面所附的预算显示了在未来两个半月,即直到 5 月 1 日为止,我们拟使用这笔资金的工作计划。这个预算只包含那些能够支配的资源,限于南京的工作。而且,每人只有 1.2 元。

除了一些司机和苦力之外,国际委员会的所有工作都是在志愿的基础上开展的。迄今,我们只给中国志愿工人发放大米和每天 1 角 2 分钱来买蔬菜。但是,由于志愿者中的很多人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并且为了降低对救济大米物资的消耗,从 2 月 1 日起,我们开始付给中国员工维持生计的现金,每人每月合计 10 元到 35 元不等。在这个过渡期,我们的员工不断进行不同情形的工作,譬如从难民营管理部到恢复秩序部。但是,依靠这笔维持金,我们总共雇用了 420 人,包括从苦力到委员会负责人的层次不一的员工。

5. 其他需要

如果资金和人员能够满足的话,除了在目前预算中列举的必需品之外,委员会也敏锐地意识到了几乎同样迫切的其他需要。

我们委员会如果仅仅去救助那些由于饮食不足(常常只有两顿米粥)、人口拥挤、环境恶劣(对婴儿、怀孕母亲及身体虚弱的人产生恶劣影响)而导致健康问题的人,还是有可能的。事实上,平民唯一所能获得的医疗服务的渠道就是鼓楼医院。目前,鼓楼医院在员工减少和器材短缺的情况下仍在运营。这些员工和器材只用于有限的工作领域。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在鼓楼医院新增一项适当的门诊服务,在不同的难民营和难民中心成立一个户外门诊小组,并且设立一个公共健康和卫生监控项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自治委员会除了能开一家冠名医院外,要做其他工作是无望的。

京畿地区也迫切需要救济。这里有很多村庄被烧毁,很多人还遭受严重灾难。譬如,我们已证实,有来自近乎荒芜的农村地区——栖霞山2.4万人的难民社区和在葛塘集(Kotanchi)的2000人的难民社区——的求救呼声。我们不仅仅要考虑当前居民的困境,而且也要考虑逃难或被驱逐返家难民的问题,并且城里现在也有成千上万人渴望回家,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行动。

今年即将到来的春夏季节,南京地区的菜农和附近地区的农民极为绝望。他们在生产食物上的困难显而易见。食物短缺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目前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农民能利用零碎的土地进行耕种。当我们问及一群走投无路的农民是否播种了,他们嘲弄地说,真正的问题是去哪里弄些大米多活一天。在金陵大学的五块大农田里,只有少量的蚕豆幸免于战火和抢掠。这些战火和抢掠摧毁了建筑、设备和商店。其他成千上万的农田也遭受了同样的灾难。恢复治安和劳动力供应,我们直接能做的少之又少。但是,要是提供种子,有耕作牲畜的话,我们还是应该做些事的。

25万人年龄层次不一,没有学校,没有剧院,没有户外运动,更不敢奢望什么初等教育和娱乐了。

6. 结论

面对诸多困难和不确定因素,国际委员会已经在努力维持一个灵便而有活力的工程。但是,我们面对是常用资源被洗劫一空,而且民众的需要不断增加,为此,我们常常灰心丧气。几乎耗尽了国际委员会所

有的一般资源。委员会非常感谢热心组织的慷慨捐助和献计献策。我们仍然需要外界继续提供援助和建议,以维护我们现在的努力成果。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暂定预算草案

1938 年 2 月 13 日通过

1. 食物

50 000 人两个月(3、4 月)的食物

大米 10 000 袋,每袋 10 元	100 000 元	
补充食物	30 000 元	130 000 元

2. 燃料

厨房每天 10 吨煤

600 吨煤,共两个月之用,每吨 20 元	12 000 元
-----------------------	----------

3. 恢复秩序

救助离开南京回家的

5 000 人每人 1 元	5 000 元
---------------	---------

救助难民营中房子被烧毁的家庭,

2 000 个家庭,每个家庭 10 元	20 000 元
---------------------	----------

用于贷款、工作救济以及特殊项目的

直接救济和分配物资	75 000 元	100 000 元
-----------	----------	-----------

4. 管理(3 个月:2 月、3 月、4 月)

(1) 付给中国员工的生活费

	人	每月	3 个月
总办公室	13 人	170 元	
避难所及难民营	193 人	2 350 元	
食物委员会	51 人	520 元	
卫生委员会	128 人	1 640 元	
恢复秩序员工	35 人	1 050 元	
	420 人	5 730 元	17 190 元

(2) 支出	3 个月		
汽车:4 个司机	360 元		
修理	200 元		
卡车:675 卡车大米、食物和煤,			
每卡车 2 元	1 350 元		
修理费	250 元		
办公室支出	100 元	2 260 元	19 450 元
5. 应急资金			
若无更重要的需要,用于恢复秩序	40 000 元		
总计(目前可用的资金)			301 450 元

附 录

1938 年 2 月 17 日

自撰写了 2 月 14 日的这份情况概述之后,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

1. 蚕豆

今天,我们就最近由上海船运蚕豆的靠岸问题与日本当局达成了一项协议。该协议规定,若蚕豆转交给自治委员会发放,日本当局将不对蚕豆在安全区内部或者外部使用施加限制。由于我们委员会对自治委员会的食品委员有充分的信心,因此可以认为按照那种令人满意的方法安排蚕豆的发放,没有任何困难。

2. 大米

过去三天,我们难民营一直从自治委员会的商店购买大米,但是由于自治委员会的人员害怕日方的反对,因此要求我们必须削减用这种方式购买大米的数量。不过,红十字会从城里的私人库存那里购买了 1 340 袋大米,正在运往难民营。我们试图从江北的六合购买大米,没有如愿。我们期望能够以某种方式获得足够大米,以养活依靠免费大米生存的人——这些人仍然超过 2.7 万。

此前,日方提议持续六天,每天向自治委员会提供 1 000 袋大米,但

是其结果令人极为失望。以后的3天,虽然有卡车每天可以运送1000袋大米,但是每天只发放了三四百袋大米。因此,在过去的6天,总运送量只有3200袋,只有承诺的一半,只有每天基本需求的1/3。自治委员会派出了小分队到农村到处寻找大米,但愿他们有所收获。

3. 医疗

遭到强奸女性可能会感染性病,这是目前的一个严重问题。人们希望我们能够迅速扩展足够的诊所服务来治疗性病,并且希望能够得到免费治疗。不少母亲来医院为她们遭到强奸的未婚女儿实施流产,这也是一个尖锐而棘手的问题。迄今为止,鼓楼医院被迫拒绝这种服务。但结果是,这些家庭开始借助于可能严重伤害这些年轻女性健康的手段。天花预防是另一个迄今我们未能大规模开展的工作。下周会再来一名医生,这项工作有望得到开展。

4. 更名

国际委员会考虑适时更名,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改为一个更能表达其私人救济功能的名字。最近,我们就有关蚕豆靠岸的问题进行了再次协商,显然日本当局也欢迎我们更换名字,使我们的地位和目的更加明确。因此,有可能在您收到这份文件之时,委员会已将上述的名字改换成了诸如“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之类的名字。

5. 秩序

上周,日本军事当局已在他们的队伍中明确了更好的军纪。我们希望将来能够比过去更加专注于救济问题。

栖霞山之行的报告

1938年2月16—17日

J. G. 马吉

难民

目前,京特博士(又名昆德)和辛德贝格先生监管下的栖霞山水泥厂内的难民营中有10000名难民。我在难民营时发现,那里的难民人数不断增加,新的小棚屋也正在建造。大多数的棚屋是用稻草建成的。也有

一些比较大的草棚。目前,在外国人手下工作的几个工头负责管理这个难民营。

这里的一个寺庙也一直为难民提供安身之所。寺庙的一个和尚告诉我,他们这里一度有 20 000 名难民,但是目前只有 2 000 多。显然,寺庙的一些难民搬到了水泥厂难民营。水泥厂难民营的人数不断增加,而寺庙的难民人数则不断减少。

2 月 16 日晚,我见到了水泥厂难民营的队长——可能总共有 25 个,这使得我有机会听一听他们的谈论,也有机会问他们一些问题。我介绍一下这次交谈情况,也谈一谈在诊疗所所见所闻以及我与辛德贝格驾车经过农村时我所目睹的场景。

暴行

一个代表说,在方圆 10—20 里的范围内,他估计有 700 到 800 平民被杀害了。其他人表示同意这种估算。那么,让我们看看方圆 5 到 25 平方英里的情况。他们说遭到强奸的 30—40 岁女性多得无法估计,而且也有大约 10 岁的女孩遭到强奸。

这些暴行仍在发生。他们说,2 月 15 日,日本士兵来到距离栖霞山火车站不到一英里的小镇——信步桥(Shin Pu Chiiao),向两个老人索要一些回家的女孩。这对夫妇说没有,日本士兵便烧毁了他们的房子。我问队长他们什么时候回家,他们说他们害怕回家,因为日本人要么要姑娘、要么要食物,如果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要么纵火烧房子、要么让人们遭受其他的迫害。

另一个人居住在距离难民营大约 5 英里的华新街(Hua Sim Tsiuen),2 月 15 日,日军来到这里,杀死 7 人,伤害 1 人,因为最近这些村民接种了疫苗,身上有疤痕,日军却声称他们是士兵,是子弹伤疤。

2 月 17 日,在诊疗所我看到一个农民手被打伤了。2 月 15 日,有两个日本兵要他提供一些姑娘,他拒绝了,结果他们就打伤了他的手。这是一个很痛的创伤!

我在诊疗所时,看到一个小孩被带了过来。日军放火烧毁房子时,他被严重烧伤。他的父亲在日军到来时逃跑了,日军便问这个 3 岁的小孩他妈妈在哪里,小孩未能做出满意的答复。于是,日军放火烧了房子。

他的邻居救了他。现在,他母亲已经住在难民营了。

在诊疗所,我也和另一个农民聊了聊。日军向他要钱时,他说我是个穷人,没有钱。结果,日军把煤油泼在他身上,然后放火。他的上半身被严重烧伤。这起事件于2月9日发生在南京郊区。

此外,还有强盗伤人的情况。这些病人也被带到了诊疗所。我在诊疗所时,一个49岁的女人被带了进来。2月14日,她被强盗打伤了。强盗夜里来要钱。她和她的丈夫说他们没有钱,强盗使用凳子砸她的头和胸部,烧她的脚,直到她拿出四五元钱的积蓄。

纵火

这些队长们估计,沿着主干道从太平门到龙潭,约10—20英里的范围内,大约80%的房子被烧毁了。远离大道的小路旁,大约40%—50%的房子被烧毁了。从我到农村的调查来看,这些估计基本准确。

食物

他们认为,只有生活在难民营中较少的富裕家庭才有能够维持四个月的食物,而绝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月的食物。京特博士告诉我,迄今为止,难民一直自理食物。

水牛

他们说从太平门到龙潭、到汤山,再到南京这一带,只剩下大约10%的水牛了。只有山里的隐藏处免遭洗劫,可以很好地逃避日军的魔掌。我在难民营几乎看不到水牛。在栖霞山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我见到了三头水牛。我想这三头水牛一直被藏在难民营,只是最近才赶回家的吧。

我问他们,没有牛,只有人力,你们怎么种庄稼呢?他们说,庄稼收成只能达到正常年份的1/3。

他们估计,在从太平门经龙潭到麒麟门,再折回南京的这片区域,他们需要3000头牛才能恢复正常生产。在答复我的询问时,他们说,如果银行能预付款建立合作社买耕牛,他们能在三年内偿还贷款。

种子

他们说手里几乎没有种子,并且说即使有种子,在现在的情况下农民也不敢大规模地耕种。

我和辛德贝格先生驾车经过农村以及栖霞山与南京之间的道路时,

沿途看到有农民在耕作。在栖霞山附近,这种情况似乎尤为瞩目。农民可能晚上返回难民营,白天回来种地。我看到一个妇女在施肥,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我对她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女性少之又少。在一个村子里,我看到三个男人、两个女人和一些孩子,开始重建房子,而房子的大部分石墙依然矗立着。

医疗工作

京特博士和辛德贝格先生在水泥厂的一间房子里开了一个小医院和配药所。由鼓楼医院提供药品、绑带等物品。那天早晨,有六七个病人正接受治疗,还有24人在接受配药。起初,这些医疗人员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但还是挽救了好多生命。目前,这里有一名经过专门培训的护士,还有两名女助手和一名男助手。这三个助手都未曾受过培训。有些病人是需要手术的。毫无疑问,如果有更加合格的医疗人员,完全可以拯救更多的生命。我在栖霞山时,外国人和三名中国中医正在协商。这三人同意在难民营开展工作,护理需要内科治疗的病人。京特博士认为,农民可能更喜欢中医,而且诊所也没有医生治疗内科疾病。三名中医列出了需要药品的清单。京特计划安排中医在难民营另找一个治疗所,这样不会妨碍诊所的工作。

这里的需求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这里能有一名医生坐诊,即便一周一次,也能极大地减轻人们的痛苦,也会拯救更多的生命。在水泥厂的大量建筑里,设立一个手术室轻而易举。一旦有了医疗和外科工作的合适设施,一旦消息将传遍乡村,这里的病人数量也将急剧增加。

(张 红 译)

194. 拉贝致上海南京救济委员会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宁海路5号

1938年2月19日

上海南京救援会

上海

先生们：

敬请尊敬的普莱士主席注意

对于贵协会在南京救济工作中所做出的真挚努力和取得的成功，我们委员会表示衷心感谢。对贵协会所筹集的211 000元，我们深表感激。对于2月12日通过费吴生先生从您那里收到的20 000元现金以及费吴生先生从美国红十字会收到的15 000元，我们也向你们表达谢意。对于你们在时间如此之短、难度如此之大的情况下运送蚕豆，我们还要表达万分感激之情。你们的努力将极大缓和下个月南京的食物形势。我们相信，这些努力也将阻止难民之间脚气病的传播。

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决定即日起以“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名义运行。这与我们目前的职能更为符合。

由于我要离开南京，我想告知您，2月18日我们委员会选举米尔士为副主席，并确认了我对史迈士博士代理财务长的任命。史迈士博士也将继续担任秘书长。也请您留意费吴生先生在上海的花旗银行为我们委员会开的两个账户：一个是定期美元储蓄账户，号码为18412；另一个是上海元(Shanghai Dollars)活期存款账户。2月18日，他把这两个账户转到了财务长刘易斯·S. C. 史迈士的名下，并要求银行对来自美国的电汇或汇票(寄至费吴生先生名下的任何汇款)都记在这两个账户名下。(史迈士博士的签名附在下方供您参考)

感谢您的一切帮助。我向您确保，虽然我必须离开南京回到德国，但是我工作的兴趣将会继续。

约翰·H. D. 拉贝 敬上

史迈士博士签名

(张 红 译)

**195. 拉贝在南京安全区成员举办的告别
晚会上的演讲(1938年2月21日,略)**

**196. 拉贝对美、德、日、英大使馆代表的
感谢词(1938年2月21日,略)**

197. 南京救济问题备忘录

1938 年 2 月 22 日

我不会向您讲述任何暴行的故事,因为南京的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说,如果我讲了,整个日军都会对我不利。不论是对于我本人还是对于我的同事们正在南京努力从事的救济工作,都是很糟糕的。但是,可以说南京的秩序要比过去好,大约 2/5 的难民已经返回了安全区外的家园,南京也愈发呈现它原有的面貌。但是,回家的主要是老人和小孩。

2 月 18 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决定,即日起以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名义运行,这与我们目前的职能更为符合。

然而,有一个问题依然存在。不管在家还是在安全区大家都要吃饭。我们很感谢柏睿德博士(Dr. Brady)加入我们。从到南京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为 3 万难民接种天花疫苗,并安排难民营诊所工作。他告诉我们,约翰·厄尔·贝克先生(Mr. John Earl Baker)对他说,我们必须多关注给予人们适当的饮食,否则,不久就会有更多的疾病问题。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必须规划我们的资源以使人们度过几个月的难关。

我们一直担心食物的形势。我们在上海的一些朋友,获得了向南京运送 100 吨蚕豆的许可,并装载运往南京。但是在此之前,我们没有任何附加食品来补充人们赖以生存的米粥,而目前粥厂正需要这些食品。更糟糕的是,我们不能设立足够的粥厂以满足难民的需要。因此我们毫无办法,只能给很多人发放生大米,让他们自己煮饭。但是很多人买不到蔬菜。因此,自 12 月中旬以来的两个月,依赖免费大米为生的 50 000 人中,大多都吃不到其他的食物。

还是关于蚕豆问题。但是我必须补充几句话,我们还没有蚕豆。在我们了解到军方不接受海军中将长谷川(Admiral Hasegawa)同意运送蚕豆并在南京靠岸的许可后,我们没有机会就蚕豆的靠岸问题进行协商。不过,蚕豆有望周六运到南京,由南京自治委员会接收,并由自治委员会免费发放给城市的穷人。我们确信日本军方不会限制大豆用在安

全区内部还是外部。这将会是我们合作的一个有意义的尝试。如果各方都满意的话,我们希望这将会为不久运送更多的食物开辟途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放弃作为一个美国传教机构在货运方面的固有权利,放弃作为一个私人救济组织在任何国家为了穷人利益发送或者接受物资的权利。这是因为,我们认为,与严格坚守这些原则相比,目前人们能否吃上蚕豆更重要。但是我们相信,将来我们能忠实地遵守这些原则。我们委员会将确保这批蚕豆得到满意处理,以此竭力保护捐款购买蚕豆人的利益。如果将来情况并非如此,我们会通知这些捐款人不要再船运这批货物。

日军占领南京时,从委员会的仓库里没收了 10 933 袋大米和 1 万袋面粉。同样,这些捐款人也渴望了解我们委员会在索要这些大米和面粉方面取得了多少进展。我们用尽了一切办法与日方进行协商,但是迄今毫无进展。2 月 6 日,我们甚至告诉日方,在处理这些物资方面,我们乐意与当地自治委员会合作。即使如此,也毫无结果。(参见 1 月 26 日和 27 日的信函,Z43 页和 Z44 页)

在中国救济工作方面的经验表明,食物(特别是谷物)问题在 4、5 月份——有时由于发生动乱阻止了农作物的收割,甚至在接下来的夏季——要比冬天更严峻。随着我们储备的救济大米即将告罄,获取大米以防不测,迫在眉睫。本应提供给我们的 10 933 袋大米和 1 万袋面粉可以满足这种需求。

早些时候就这一问题与日本当局进行商讨时,他们说,所有食物供应都要由自治委员会处理。但是,进驻南京的两个月以来,他们通过自治委员会只下发了 2 000 袋大米进行免费分发。除此之外,日本当局向自治委员会出售了 8 000 袋大米和 1 万袋面粉,再由自治委员会转售给百姓。(在自治委员会之外,日本当局也偶尔不定期地发放过物品,但数量不多。应当注意的是,25 万人每天需要 1 600 袋大米。)现在,日常供应的食物限制于每天大约 400 袋。在我离开南京之前的三天里,既没有大米发放,也没有面粉发放。因此,用来免费发放的粮食数量,远远少于从私人救济仓库征收的数量。

日军声称,他们非常关心中国人的福祉,但是,在国外的救济组织却

必须筹钱来购买大米、小麦或面粉，来代替被日军没收的粮食，奇哉怪哉。这些粮食价值共计 144 330 元(根据南京目前价格标准核算)，是委员会的合法财产。

(张 红 译)

198. 关于南京基督教工作的初步报告

1938 年冬

每天的工作都很紧急,以至于想不到、也没有时间来写报告,没有统计南京教会组织成员中的死伤人数和遭到破坏房子的数量。但是现在(2月18日),有理由做一个简要的描述。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出于被迫离开我们的基督教工作人员的利益;二是出于这个多事之秋基督教活动的利益。

基督教的主要任务一直是直接服务于受战争威胁的非参战人员。这里不是讲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故事的地方,也不是讲述成百上千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工作做出贡献的中国救援者故事的地方。但是,在这个城市,人们普遍认为,努力设立并维持安全区,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减少了可怕的强奸灾难,给在别处无法找到光明的数万人提供食物以及生命可以存活的条件。尽管在预计遭到进攻的几周内,很多人撤离了南京,但还是有 25 万人进入了安全区,并且还有几千人留在了安全区外,遭受了更为残酷的虐待。绝大多数的国际委员会成员是基督教传教士,我们的主席是德国人,他一直与我们并肩工作,甚至在周六下午他还到基督堂做礼拜。在安全区的工作中,主管人员和占有很高比例的中方负责人也是我们基督教工作人员。在战争状况下,鼓楼医院提供了很多极为重要的医疗服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救援伤兵的努力也是对鼓楼医院医疗服务的有益补充。

在安全区内的 7 万人中,有一部分是在大难民营中接受照顾,而大多数人则生活在供他们自由使用的基督教会的楼房里。难民营里目前形势严峻,难民众多,给了基督教提供各种服务的有利机会,但是,与此同时,教会处所也因此拥挤不堪,给工作人员带来了各种负担。但是如果与安全区外的黑暗世界做一比较,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这些服务机会的意义。在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平民无法过上有秩序的生活,甚至在打仗和军事灾难开始之前,城墙之外的纵火焚烧就已无处不在。自 11 月

以来,除了在安全区内基督教会为难民开办的紧急学校之外,没有任何形式的学校,而且到目前为止,除了安全区外,没有教堂礼拜。

由于安全区只占南京城墙之内面积的 1/8,因此 25 万人主要生活在拥挤不堪的陌生环境里。很多家庭丧失了亲人——通常在他们家里毫无反抗地被日军野蛮地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妇女遭到强奸,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成千上万的家庭知道他们的房子被烧毁了,而几乎所有人都由于日军不断洗劫——甚至在难民营中抢劫,而丧失了家庭财产和个人财产。大多数人依赖极少的米粥过活,而且只有通过捐助才有米粥喝。在这种压力与焦虑并存的条件下,没有任何空间开展其他生活必需之外的活动。生存斗争带来了残酷的结果。但是,总体来说,人们还是乐观地接受不可避免发生的事情,也为共同的利益进行适当的合作。

很多人表达了对基督教授助的感激之情,面对有限的宗教活动,我们的应对措施是卓有成效的。虽然这个城市只有 3 名正式牧师坚守岗位,但是基督教师、非专业人士及退休牧师的工作,补充了教会事业中牧师不足的状况。他们的人数接近了正常情况下牧师的数量,可以满足 1 000 000 人口的需求。在对难民其他方面的援助中,这些工作人员几乎都担任重要职责。

在包括位于安全区的两个教堂在内的 5 个地点,人们不间断地进行祷告,即便在恐怖达到高潮的两周里,祷告也未停止。在其他 6 个地点,大约元旦前(12 月 13 日,日军进城完毕),就开始了周日定期的宗教活动。在这 11 个宗教中心里,有 8 个进行日常的宗教活动,其中几个则开展广泛的活动。随着形势逐步改进,允许一些人回到城中的家里,新的宗教中心本周将会开放。在 1 月份和 2 月份,每天参加礼拜和读经班的几乎有 1 000 人,而周日聚会则达到 1 400 人。如果一些难民营有更大的礼堂,这些数字还会快速上升。事实上,在不只一个难民营里,人们利用凭票或者轮流等方式来扩大参与机会。虽然我们没有特别询问新入会的人数,但是根据我们获知的情况,大约有 200 多名新信徒。

在物资方面,南京基督教事业遭受的损失没有预想的那么严重。江塘街(Chiang Tang Chieh)的卫理公会教堂和中华路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建筑都被日军烧毁了。城南基督会儿童学校(Boys' School of the

Christian Mission)的两幢建筑也被烧毁了。位于太平路的美国基督会的牧师住宅在战斗中遭到严重破坏,其他一些布道团的住宅也由于炮弹和战火遭到某种破坏。但是总体而言,除了烧毁的建筑外,财产损失不是很重。计算遭受抢劫的损失,所有布道团和基督教机构的损失总计有几万美元。中国、外国工作人员及教会成员的住宅,几乎都被洗劫,毫无疑问,这方面的损失总额是极大的。对我们当前的形势而言,我们这么说的主要意义在于,基督教团体在经济实力方面从来都不强大,由于日军纵火和洗劫将进一步削弱。

除了上述南京基督教会财产的直接损失和破坏之外,收容难民而广泛使用基督教会建筑,也对教会财产造成了间接的、但非常严重的损失。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所管理的25个难民营中,有11个使用布道团的房产,而且这11个难民营收容难民人数几乎占总数的2/3。由此对建筑造成的损坏是严重的,修缮花费也将是巨额的。单以金陵大学而论,修缮花费估计有1万美元。由于在这个危机的时候教会建筑极大地服务于人们,因此这种修缮花费或许能满意地得到回报。几个月来,教会建筑发挥的作用,前所未有。

南京基督教服务的需求和机会是很大的,但是工作人员的数量却很少。随着沟通渠道逐渐开放,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方基督教负责人回来。当然,特别是对家庭而言,在南京的旅途危险及(或许)生命危险才是真正的障碍。军事当局对这儿的外国人怀有敌意,不允许其他外国人到南京来。我们通过个人和外交途径的巨大努力,日方才同意一个医生到南京来。我们建议,限制其他传教士回来工作,以免当局感到大量外国人涌向南京。因此,我们不应该颁发通行证。在南京,人们已要求增加医生和护士,但是在做出答复之前,单独行动只会把问题复杂化,这是不明智的。关于这个问题,全国基督教理事会(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很可能建立一个情报交换所,负责收集信息和制定计划。未来几周,进出南京有望会自由一些,但仍然只是猜测。

根据几个中心的记录,贝德士与米尔士共同撰写此文。

(张 红 译)

199. 《新申报》译文一则

南京占领区难民 日军承担救济责任 无需第三方援助

(摘自《新申报》，1938 年 2 月 24 日，第 140 期)

同盟社当地特别报道

南京国际委员会在 11 日宣布，为了援助难民，已委托一艘英国货船运送 100 吨蚕豆在南京靠岸，但是又声称已被日军阻挡。美国大使向日方提出了抗议，表明日军对在南京的外国人还在持审查的态度。针对每一起由日方高姿态引发的事端，英美两国都采取共同措施——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作为答复，考虑到外国人不了解情况，日本当局提出了以下观点：

事实上，日军在占领区难民的救济工作中一直在尽其所能。因此，不需要第三方的补充性努力。此外，如果国际委员会在直接承担难民救济的工作中不尊重日军的计划，不管它使用什么样的名义，日军都不能对委员会的不负责任的态度置之不理。然而，这当然并不是否认委员会的目的。只有委员会打算把管理的责任授予地方军事当局或中国地区自治委员会，日军才没有理由不尊重委员会的良好目的。

(以上文献号：RG10;Box 102 Folder 866)

(张 红 译)

十九、中日冲突中的南京 1938 年 3 月

200. 经济调查的方法与程序概述

1938 年 3 月 1 日

甲：被毁或严重破坏建筑总数。类型：被战火、炮弹还是炸弹破坏？
每 10 个建筑为一组估算损失。

乙：抽样调查遭到抢劫的商店损失。

丙：在不同地点选择不同类型的 1 000 户或更多家庭进行家庭调查。

住宅：现住住宅和常住住宅。

家庭人数。

是否有工作？什么工作？收入如何？

死伤情况：性别与年龄。死因是战争事故还是被日军直接杀死。

损失情况：是由战火、军事抢劫还是平民抢劫造成的？哪些物品
受到损失：建筑物、机器、设备、家具、物资储备、供应、衣服、其他个人的
和家庭的東西及交通工具。

米、面情况：过去几周在哪里获得的？怎么获得的？

丁：调查菜农和当地农民的状况和问题，例如调查分散地方的 50 户
家庭。

戊：调查直接或间接影响很多人所选定的其他职业。例如，承包商
还是建筑工？批发商还是小贩？

己：检查市场和零售价格。与该领域农业经济部门以前情况进行
比较。

庚：调查公用设施和公共服务。

辛：从任职于自治委员会朋友那里了解的商店许可证以及涉及的其他经济问题，并与他们进行讨论。

（张 红 译）

201. 经济调查草案

南京 3 月 1 日

介绍：人口变化；11 月—3 月 1 日经济形势概述；先前大型生产公司和雇佣手段。

I. 战争破坏（彻底调查生产单位和领薪雇佣手段）

甲：破坏与抢劫的物质损失。

1. 建筑物：住宅型、商用型、公用型及公共团体型
2. 机器、设备、家具
3. 物资、储备物、供应物
4. 衣服及其他个人和家庭用品
5. 交通工具

乙：人员。

1. 死伤情况，注意养家糊口的人
2. 被驱逐至此的人。仍在难民营或其他紧急避难所的人

丙：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和银行的破坏情况及目前的情况（特别关注）。

1. 电
2. 水
3. 电话、电报及邮局
4. 警察、火灾及卫生健康服务
5. 银行

II. 食物与燃料

甲：目前存储及新到货数量，分发方法，消费估算。

1. 谷物
2. 蔬菜、肉、油、蚕豆及花生
3. 煤、木材、芦苇及干草

乙：未来供应展望。

丙：到 3 月 1 日或 15 日的零售价格（注意价格异常情况）。

Ⅲ. 目前生产、贸易及就业

甲：制造业与加工业；企业数量、类型、商业总额及雇工情况。

乙：拥有许可证的中方商店数量、日方商店数量及小贩数量。

丙：家庭调查中所显示的就业人数和就业类型。

丁：在军队、自治委员会、国际委员会、其他西方利益集团及附近中方企业就业情况。

戊：（注意）工资。

Ⅳ. 不足之处与问题

甲：当地菜园与农田状况：种子、牲畜、工具等。

乙：商店、建筑内的机器与工具。

丙：消费品短缺。

丁：盈利性企业的原材料与供应。

戊：贷款。

己：运输与营销。

庚：货币与现金状况。包括估算社会收支平衡；来自军方、日方、西方及中方的非现金支付的收入；从军方、日方贸易商及邻近地区中方贸易商购买东西的支出。

（张 红 译）

202. 目前形势概述

1938 年 3 月 1 日

445. 2 月 3 日,郭元希(音)回陆家巷,在一口井边,遇到了两个日本兵。当时同行的还有一个手里抱着小女孩的瞎眼老妇人。日本兵把她们带到一间房子里,强奸了她。此后,他们返回了难民营。2 月 6 日,她再次回家,在那口井旁又遭遇了两个日本兵。他们想强奸她。她苦苦哀求,日本兵放了她。她再次返回难民营。

446. 2 月 13 日,秦先生(音)回青石孔(Ts'ing Shih Kung)。到那里时,3 个日本兵来要花姑娘。还没等他回答,他们就朝他开火,打伤了他的左腿。

447. 2 月 12 日,马忠松(音)去青石孔。在回来的路上,他遇到了 3 个日本骑兵。他闪在一边。可日军不分青红皂白就向他射击,当场把他打死。难民营对此事做了调查,发现情况属实。

448. 2 月 13 日,56 岁的王马氏(音)在她柴铺坊(Chai Pu Fang)的家里时,两个日本兵闯进了进来。日本兵搜查了每一个角落,并想强奸她。她跑了出去。他们紧追不舍。在巷子尽头处,他们抓住了她。但是,他们碰到了一个宪兵,她得救了。日本兵跑开了。

449. 2 月 12 日,3 个日本兵闯入了位于东瓜市的一个卧室要姑娘。他们看到一个女人藏在床罩下,就想强暴她。这家的一个男人告诉他们说她生病了。同时,他找人到外面大声呼救。日本兵离开。

450. 2 月 21 日正午时分,5 个日本兵使劲敲打金陵女子大学的大门。看到没人开门,他们就走到汉口路的尽头,跑到徐家接着敲门。由于没人开门。他们四处找窗子,然后就用刺刀乱扎。女人们大声喊叫。这种情形持续了 1 个小时。最后日军离开了。

451. 2 月 14 日下午 3:00,一个叫邵祝忠(音)的人经过阜成桥(Fu-Chen Bridge)时,被 5 个人(3 个武装士兵和两个身着便衣的人)带去搬东西。到行善(Sing San)医院的角落时,他们假装要看他的良民证,结果抢走了他 91 块钱。

452. 2月13日大约凌晨1:00,八九个士兵来到位于金陵女子大学后门的徐家。他们使劲敲门。大门打不开。他们来到大门后面难民家庭所住的一所小房子前,用刺刀强行开了门,然后要花姑娘。难民告诉他们没有,他们说“不行”,“有有”。人们坚持说屋里没有年轻姑娘。最终,他们听到屋子里面的人说他们会揭发时,终于离开了。

453. 2月15日,两个日本士兵闯入了70岁高龄的于司氏(音)家中,并强迫她们找姑娘。她们不愿意,因此日本兵强奸了她40岁的儿媳。此后,他们搜遍她的全身,拿走了5块钱。最后,全家人返回了难民营。

454. 2月19日,两男一女来到总部报告情况。昨晚4个日本士兵来到他们二条巷的家里。一个士兵在外警戒,其他3个带着一名妇女进了屋子来要钱。全家人跪在地上乞求。但是他们打伤了这家的儿子和他的叔叔。打伤的两个人被送到了鼓楼医院。

455. 2月18日,两名日本士兵强迫一个店主给他们挑担子。他搬不动,他们便向他射击。子弹穿透了颌下颈部,一边的颌骨破碎。情况很严重。(威尔逊)

456. 2月18日,一个住在金陵大学的18岁的姑娘来到了医院。在日军进城不久她遭到一个日本士兵强奸。她逃脱了性病的感染,却发现自己怀孕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威尔逊)

457. 2月24日,昨天一个年轻人和一群人在莫愁路附近黄鹂巷的一个店铺买面粉。值勤的日本士兵告诉群众散开。由于他们疏散得不够快,日本士兵便向人群射击,打死了一个40岁的妇女,打伤了另一名妇女的腿部,而且这名年轻人的脚受了重伤。

458. 太平门外的金陵大学农田没有足够的食物来养活那里的7名工人。他们需要其他的工人干活。这些新来工人说他们是来工作的,而不是来挣钱的。他们只为一点点的食物而工作。

459. 2月28日上午,一个姓方的妇女(她一直住在军校)和她的家人一起在珠江路。一个日本兵告诉她闪开,并用刺刀从她背部扎了进去。刺刀完全穿透背部并从前面露了出来。她在被送到医院后大约5分钟死去。

(张 红 译)

203. 米尔士致本乡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宁海路5号

1938年3月2日

本乡中佐

中央饭店

南京

亲爱的本乡中佐：

我与清水中尉就大米和面粉的问题进行了交谈。这些大米和面粉属于我们救济委员会，但自日军进城以来，我们一直未能获得交付。那么，让我简要地给您介绍一下下列事实。原南京市政府分配给我们共计20 009袋大米用于救济。其中，我们收到了9 076袋。自从南京被占领以来，我们一直未能获得剩余10 933袋大米。除大米之外，原南京市政府还分配给我们1万袋面粉。但是，在我们把这些面粉搬进我们的仓库之前，日军已接管了所有的货物，因此我们还未能收到一袋。

关于这批大米和面粉，早些时候我们向日本大使馆做了说明，但是在城市被占领的混乱之中，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我们现在再次要求军事当局，向我们发放上面所提到的理应属于我们的大米和面粉，目前我们需要这些大米和面粉来救济人们。对于您在我们获得这批粮食中所能够提供的任何帮助，我们都感激之至。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您想了解任何细节，我都会乐意提供。

致以最真诚的祝福！

您诚挚的

副主席 W. P. 米尔士(签名)

(张 红 译)

204. 《南京公报》译文一则

日军占领下南京第一大报第三期试发行

摘自《南京公报》(Nanking Kung Pao)1938年3月2日

第二天没有发行报纸,之后就换了名字重新发行。据了解,陶锡山会长在很多问题方面与日本特别服务机构有很大分歧,而且他坚持要辞职。

自治委员会

陶锡山主席寻找失去的财产

他几乎失去了他所有的佛像和佛典

16年以来他把心血和灵魂献给了这些佛像和佛典

如果能够物归原主

他的心血和灵魂可以重归于平静

本市自治委员会主席陶锡山年事已高,致力于佛典研究,以学识渊博而闻名。最近,由于事件的爆发,他的家庭财产被毁掉了。除了多年的特别收藏外,佛像和各类佛典完全被洗劫一空。事实上,这件事令他悲痛欲绝以至于身体疾病不断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回这些东西是很困难的。于是,他给自治委员会写了一封特殊的信,要求他们在合作性援助调查中替他找回东西。我们获得了他信函的原稿,打印如下:

1月29日报告 从家人那里得知,我在市政府路27号的住宅被日本兵占领了,不过现在日本兵已经离开。进屋里检查时,他们把屋子里的红木家具、衣服、箱子以及瓷器、金属器等所有的器皿——价值约四五千美元——都洗劫一空。这还不是最让我痛心的,最让我伤心欲绝的是,他们抢劫的东西中包括一个佛龕、一些供人顶礼膜拜的佛像、我祖先的画像和各种各样的佛典。这些具有伦理教化作用的佛典,是我16年心血和灵魂的寄托。我把我每一天的心血都牺牲在了上面。现在所有东西都被偷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如刀割,流下了痛苦的泪水。就

像哀悼我逝去的父母一般,我为我不如意的生命悲痛欲绝。这正是我辞去职务的艰难恢复时期,想不到我再次遇到了这种极大的痛苦。我的病也越来越严重了。

几天以前,我痛哭流涕地请求孙会长和警务局的王局长一起协助,帮我找回这些东西。王局长屈尊降贵,派遣警察和我家人到这个区域的每一个地方和每一个棚屋寻找调查。但却一无所获。过去几天里,我们再次派人到散堆着书本和卷轴的每个地方寻找,但是仍然没有找到。此前,我的家人在房间里面看到一张日本占领兵遗留下来的日本明信片,上面写着:中岛特遣队总部,野田分队,野田中尉。野田是占领我家房子的一名士兵。有没有可能向日本军事政府官员递交一份请求,让他们询问一下野田先生是否看到了这些经文、画像以及佛教珍品?看在我们共同的文字和共同信仰神圣的佛陀的份上,能否让他替我保护这些东西?如果有可能借助这种联系找回原物,我的心灵可能重新归于平静,我的病体也会再次完全康复……(原文结尾附有佛教珍品的清单)

贝德士

(张 红 译)

205. 当前形势概述

南京 1938 年 3 月 3 日

贝德士博士在寄给我们的信函中附有他“南京经济概况的预测和几个事实”一文。这篇文章是我们所得到的关于目前经济形势最为简明扼要的总结。但是贝德士博士指出,这个前提条件是读者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文件中未提及的周围环境所遭受的破坏。

食物 上面的陈述并未谈到通过自治委员会发放食物。自 2 月 19 日,即 12 天内,日方既没有向他们发放大米,也没有发放面粉。截止 2 月 19 日,日方自 12 月 13 日以来,只向 25 万—30 万人发放了 1 万袋大米和 1 万袋面粉。这么多人口的正常消耗是每天 1 600 袋大米。少量的大米正从周围农民手里渗进来。自治委员会粮食委员王先生已经把大米的价格从每担 8 元提高到了 10 元。他告诉我们说,从西贡(Saigon)运来的大米必须按照每担 14 元的价格出售,这意味着来自西贡大米的价格几乎是当地大米价格的两倍。是否有必要运送那些大米,取决于当地可以获得的粮食数量,但是当地粮食的数量几乎不可能确定下来。从 2 月 13—19 日的这一周内,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通过合作组织,购买并运入了 1 461 袋大米,这极大缓解了我们救济大米的供应。目前仍有 2.5 万人依赖免费大米维持生计。我们手头还有 1 570 袋大米,这足够维持 24 天。

健康 柏睿德医生到来之后,在难民营中为 5 907 个人进行了接种。目前他把大多数的时间奉献给了医院的工作。他认为我们这里的健康形势极为严峻,特别是由于难民中存在的肮脏状况。我们了解到,这除了由于未能找到合适的人员来从事清洁工作之外,还由于燃料过于匮乏,甚至不能提供人们洗澡的设施。柏睿德医生指出,我们甚至没有消灭虱子的设备,一旦斑疹伤寒症爆发,我们将处境困难。我们仍然迫切需要医疗工作人员,特别是一个具有公共健康知识和经验的男士。随着天气逐渐变暖,周围人和动物的死尸、粪便处理系统的匮乏以及烧水燃

料供应不足这些问题,使得痢疾和其他疾病爆发的危险更为突出。此外,我们希望能有医疗工作人员和资金,在城南至少再开一家免费诊所。

秩序 在我们“3月1日概述”中的459号情况继续发生。昨天来自同一起面粉店事件的另一个人来到了医院。根据为他做手术的柏睿德医生的描述,他被一把刺刀刺入了小腹,扎破了小肠两个地方。过去两周,秩序已有很大改观,但是在日军出售面粉的销售点依然缺乏安全感。眼下,在农村,中国盗匪的武装抢劫越来越令人震惊,而且随着粮食形势逐渐恶化到饥馑状况、良好管理的缺乏以及正常经济发展保障不足等问题,抢劫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经验丰富的救济工作人员预计,在农作物收获之前(即使农作物真的能够丰收)的5月份和6月份或者早些时候,如果不能获得充足的粮食或者这些收获的粮食不能被运到需要的地方,情况将会糟糕透顶。

(张 红 译)

206. 南京经济记录概述

1938年3月3日

除了商品蔬菜种植和家庭日常用品的生产外,几乎没有别的产品生产了。我怀疑,如果不包括路边那些成群结队的小商小贩,在300 000人中是否有10 000人领薪受雇。除了路边的小摊和当地极小的商铺外,没有中国人私人经营商店。日方经营的商店有20个—40个。但目前只有13个指定向中国人自由出售大米。没有银行。我也观察到没有常规的兑换商店。自治委员会经营一家相当规模的食品商店,批发零售粮食和一些新鲜的食物。

在军队之外,人们很少了解实情,但是我们认为大米供应只能满足几周需要。由于陆军和海军的需求尚无法估计,因此需求是不确定的。目前,自治委员会拼命从上海购买大量大米,这一举动印证了不容乐观的前景。蔬菜可能会带动人们当前的购买力。家禽和鸡蛋的价格下跌了。肉价也跌了。但是这些东西极为短缺,人们把它们当成奢侈品,这使得价格已经丧失了它们的部分意义。来自江北的蚕豆、油及花生少量出现,但是运送依然极为有限。而且,贸易风险如此之大,以至于基本价格和零售要价存在着不合理的价格空间。

对南京来说,农作物的前景是悲观的。庄头估计,在南京龙潭的三角地带仅剩300头水牛,而正常情况应该是3 000头。他还估计,即使在有利条件下,与正常情况下使用牲畜,人力只能生产1/3的产量。大路沿线或者附近地区,几乎所有的建筑和工具都遭到了烧毁或抢劫。目前,负责金陵大学在太平门外5块农田的7名工人的生计问题,金陵大学都难以维持。这5块农田只有几头水牛,而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则需要50头。士兵每天在城里转来转去,拿走一切有用或可以食用的东西。因此,百姓认为即使他们真能饲养牲畜或者储存粮食,他们也不愿这么做。在那些具有相当规模的农庄,它们的仓库里依然有一些粮食和不少的蚕豆。这些蚕豆被带入城里后妥善保管起来。有些农民拒绝回答有关种

子的问题。他们说,明天的温饱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金陵大学农场的邻居被请来拔除庄稼地里去年的棉花杆。他们说,很乐意来拔棉花杆,这样可以换取少量的食物。但是,这些工人以现金作为工钱,因为钱对他们来说毫无用处。

在过去一周里,有 500 辆黄包车获得了营业许可。他们目前做些小生意。在我看来,在过去正常情况下,这个数字是 1 万辆。目前计划恢复最基本的公共汽车服务,虽然有人说只有 25 辆公共汽车有望恢复运营。自治委员会也渴望启动一项定期往返于南京与上海的汽车货运服务,用以运送商业物品。这意味着铁路并未真正开放。事实上,除了上周两列运送上海难民返家的火车之外,只有军用列车了。委员会希望不久能够开通往返扬州的小型汽轮。据我们所知,不定期的日清轮船只为日方运送货物。

日方最畅销的商品是香烟、火柴、食糖、糖果和蜡烛。没有煤油和汽油。

这些概述呈现了纵火与抢劫的大致情况。而抢劫几乎无处不在。

M. S. 贝德士

“南京经济概述”介绍

附件中贝德士博士所著的关于南京及其周围经济形势“概述”的文章,让我增长了不少见识。文章虽短,信息量却很大。在征求他的同意后,我与一些朋友一起分享了这篇“概述”。贝德士博士的“概述”一文,是假定读者已经了解城里或郊区所遭受的破坏。但是对于那些可能没有充分意识到所发生的一切的人,就让我简要地介绍一下。城里主要的商业街像中华路、太平路、升州路(以讲堂街之名而被众人所熟知)、从新街口到鼓楼中山路都被严重烧毁了。在城里各个地方,又是大火同时烧毁房子。因此,遭到烧毁的建筑物数量是很多的。郊区的下关,大部分遭到了破坏。南门、汉西门、水西门外,相当多的地方也被烧毁了。城外绝大部分的火是中国士兵在撤离时放的。他们希望不给敌人留下任何掩体。但是城里绝大部分的火——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火——都是日军

放的。如果这不是一项系统的破坏工程,至少在日军进城之后的前三周或前四周内,纵火是不间断的。

除了纵火,抢劫也极为严重。南京没有一家、没有一处商店没有遭到入室抢劫。而且在抢劫过程中,建筑经常遭到某种程度的破坏。如果把这些关于纵火和抢劫的事实补充在贝德士博士所写的文章之中,我们就可以更多地了解一些这场战争给南京造成的物质损失。这一切都是战争造成损失的悲惨画面!

W. P. 米尔士

1938年3月3日

(张 红 译)

207. 史迈士致中国国际赈济委员会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宁海路 5 号 1938 年 3 月 3 日

中国国际赈济委员会,

上海

先生们:(请约翰·尔利·贝克注意)

自 2 月 27 日贝德士博士给你们写信之后,派调查员到周围农村进行调查的希望已有所增大。因此,我制定了一份关于南京周边 6 县(通常称为宁属)的农业调查计划。这项调查是从卜凯博士(Dr. Buck)1932 年调查上海周边战区所用的方法中简化而来的。

该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南京周边地区农业的情况,这些情况将会对冬季作物、春季播种以及农民福利产生影响。春季播种问题的关键是种子、农畜、劳力及食物供应。调查计划是这样的:将派出两名调查者,去时沿着大路横穿一个县,返回时走之字形,这样就可以获知远离大路的情况。每三个村庄,他们要获取一份村庄明细表;对住在该村中的每 10 个农户,要有一份农田明细表;每个集贸市场要有一份价格明细表。我们希望根据这些表格提供的结果,可以估算出哪些地区受影响最严重以及它们有哪些需求(特别是在春耕中)。里面附的是中文明细表和说明。调查员将于 3 月 4 日开始调查。

贝德士博士和我目前正致力于南京的经济调查,从信中所附的问题和方法的纲要中已经可以清晰地显示了。我们很快就会开始这项调查,也将尽快通知你们调查的结果。

我们启动的农业调查,将在不到两周时间里进行实地工作,然后在第三周把结果制表列出来。因此,我们希望在大约三周时间里能通过电报给您提供初步结果。

对有关事宜,你们有任何建议,我们都深表感谢。

获得结果之后,我们才会面临真正的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来缓解

这种局面呢？对于农业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依靠你们的帮助。因为到目前为止，这里的救济资金只够照顾本市人口。

谢谢你们的帮助。

史迈士 秘书

（张 红 译）

208. 南京民报译文一则

南京民报

(Nanking People's News)

1938 年 3 月 10 日

M. S. 贝德士译

(注:这是南京唯一发行的报纸。该报经日军特殊服务机构批准,于本月开始发行。下面翻译的文章覆盖了大开报纸的整整一张——总共 4 小页。其风格很像在华东地区上海发行的宣传报纸《新申报》的风格。作者撰写这篇文章可能供一些中央部门使用。其中有些措辞并非中国式的,而且偶尔有些句子也不符合语法规则。有一个措辞的翻译我只好借助日语词典,而中国的朋友也只能猜测它的含义了。)

3 月 10 日军队纪念日 其历史意义

回忆:在日本和日本民众庆祝的 3 月 10 日这个日子,您会意识到中日事件的动机和结果。您应该学习日本和日本民众崇高而英勇的精神。来吧,起来吧,握一握手! 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同一个种族,同一种语言。

3 月 10 日纪念日 不但日本人而且其他东方民族都不能忘记这个纪念日。

回首 33 年前的这一天,日军在奉天战场打败了沙俄军队,从而把东方人民从白种人的控制下解救出来,并打击了白种人的狂妄自大。

因此,纪念这个日子是一件东方人民相互庆祝的事情。庆祝的目的正是:从一种世界观来看,日俄战争意义重大。

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日军战胜俄军的结果,东方人不再隶属于西方人,而是创造他们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化,并且把其他人从侵略和压迫的符咒下解放了出来。请大家注意一下日俄战争之前的中国。在心狠手辣的白人面前,人们几乎不可能毫无恐惧地看着他们。

他们的势力仍在增长。东方人民和平居住的地区都落入了白人之手。他们诸如语言、风俗和习惯这些独特的民族文化都无法向前发展。他们的政治结构也不能独立。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那些意志坚定、下定决心的人开始反对俄国人——但是如果不是日本人,这些人会是谁呢?

正是这场战役,使中国免受了白种人的侵略,使中国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维持了她美丽而独特的文化,从而继续向更高阶段发展。这没有必要等学者们来理解。

长久以来,日本和日本人对中国都持有这样的态度:真诚地把中国当做东方民族的导师。因此他们渴望中日能够相互握手构建良好的关系。因而,日俄战争爆发的意义在于,它为东方民族的文化复兴奠定了基础。

此外,青岛无条件回归了中国;在关税自主恢复过程中,日方毫不吝惜地支持中国;在中英长江沿线的争执中,日方保持了绝对的中立立场。所有这些,都使那些打着发展中国经济幌子、企图瓜分中国的侵略者逃之夭夭了。在这种态度的基础上,日本帮助了中国。

但是,事情并非如愿发展。中国人不理解日本和日本人的真正目的。他们害怕一个东方民族的崛起,继而和打压日本地位的白种人串通一气。早期人们的一种观点认为,当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民族进攻附近对手时,会把自己的利益和远方对手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人蔑视日本和日本人的耐心和自尊。中国人反对和敌视日本的敌对情绪,导致了军事抵抗。不幸的是,一转眼间就造成了目前的状况,把东方这么多年以来所创造和传播的文化扔进了垃圾堆。目前,普通群众都遭受着压迫的痛苦。这不仅仅是日本和中国的不幸,而且事实上是(所有)东方人民永远的遗憾。

当然,白人会为这种状况鼓掌欢庆,日俄战争的根本意义完全被抹掉了。

在这个纪念日,我们怀着这场战争造成了巨大灾难的悲痛心情缅怀过去,我们肯定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想法,即我们应当下定最勇敢、最坚定的决心,发誓一定要复兴东方民族的文化,完成中日握手言和。构建优

秀而典雅的东方民族文化,让我们把幸福贡献给世界。

东方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在世界史上有着巨大的不朽功绩。

很显然,人类从开始到现在走过的五千年历程可以划分为东方文化体系和西方文化体系。两大文化体系的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发展轨迹,东方文化体系建立在精神文化的基础之上,而西方文化体系则建立在物质文化的基础上,但是每一种文化体系都展现了它的精髓。

大约 14 世纪,两大文化体系的民族在中亚地区开始有了接触。每一个民族都占据自己的领土,创造自己的文化。

在那个时候,蒙古部落不远千里进攻东欧国家。时至今日,他们相互讨论“黄祸”,依然不能忘怀。

亚历山大大帝沿着印度方向扩展势力之时,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开始交流。在那时,两大文化体系的民族都有不可毁灭的文化,但它们却不侵犯。然而,由于骄傲自大的风气,西方文化体系的民族开始怀有征服世界的野心了。他们趁我们东方民族集中精力构建国家独特文化之机,攫取了地球上所有的土地。19 世纪,西方民族驱动侵略的马车入侵东方民族。东方人民都遭受了他们的沉痛打击,但是却不敢说出来。白种人高傲自大,把世界人民置于自己控制之下。

昔日,忽必烈的大军曾经横扫欧洲大陆。因此,为什么我们东方人民——精神文化的创建者——温顺地屈服于西方人的贪婪与傲慢呢?

作为东方人民中坚力量的组成部分,日本人必须反复思考,回顾我们祖先的伟大功绩,承担起使东方民族朝着人类世界发展的重任。看一看不间断的历史进程,我们只能引导东方民族文化朝着辉煌的阶段发展。

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思考转向它的价值,规划它的进程和东方人民的崇高跨越,并把日中事件从不幸转为幸福。

友好国家的同志们,来吧! 让我们共荣!

注:文章亦作公告发行,并根据日方命令由自治组织各部门按照墙贴海报形式分发。

(张 红 译)

209. 南京今日

情况好多了。但是仍然比较混乱。以下是最近的一个抽样例子情况。这个事件是我们两个调查人员一天工作的一项内容。我按照他们的叙说,不加修饰地记下这起事件。这起事件中的哀婉与伤感直击内心深处。

W. P. 米尔士

调查员钱汉平(音)和

刘文海(音)先生报告

地点:在门西,五福(Wu-Fu)路角落 18 号

日期和时间:1938 年 3 月 11 日上午 10:00

家庭成员:蔡庞兴(音),36 岁

妻子,39 岁

1 个女儿,13 岁

3 个儿子分别 10 岁、5 岁和 2 岁

情况:

前来总部报告情况的蔡李氏哭诉,昨晚她家被抢了,丈夫也被杀害了。我们去她家调查。为了调查之便,在距她家半里远的新桥下了车。我们走在前面,她慢慢地跟在后面。当我们到达巷子的入口处时,我们看见一大群人在房前聊天。我们进入房子,看见里面也有很多人。我们向这些人询问。从蔡李氏的老雇员王修白(音)处获知,昨晚 8:00 来了五个身穿蓝黄制服的日本士兵。两人在外边警戒,其他三人进屋来要钱。一家人都跪下来请求怜悯。这三个士兵在屋门外放了一个木梯。他们用绳子把蔡庞兴(音)两手绑在梯子上,然后把他吊在那儿。日本士兵开始搜他们的身体。然后就拿走了下列东西:一张 5 元的钞票,一个 10 钱的日本硬币,3 枚中国硬币,一张纸币和一些铜币。他们又翻箱倒柜,拿走了一件皮袍,一件女式冬衣,一个留声机。在走的时候,他们朝蔡庞兴的大腿刺了 6 下,左右肩膀各刺了两下,最后朝他的头部射击,蔡

庞兴当场死亡。他们对蔡李氏膝盖刺了几下，也在王修白的大腿上刺了两下。之后，他们离开。

我们发现这与蔡李氏在总部的说法是一致的。

建议的救济有：

1. 尽量提供一口棺材；
2. 现金救济 8 元；
3. 送蔡李氏、王修白、她的雇员以及她 4 个孩子去“良民署”；
4. 免费送受伤者去医院。

(张 红 译)

210. 当前形势概述

1938年3月21日

1. 秩序

秩序再次成为一个问题。抢劫和强奸事件接连不断,至少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了多起。其中包括19日下午,在一个隶属美国的难民营里,一名年轻的女孩遭到了强奸。

2. 食物

由于日方允许商业大米自由进城,而且自治委员会收到了从芜湖船运的3000袋大米,食物形势已有所缓解。但是,能够得到多少大米呢?自由运送大米能维持多久呢?没人知道。目前,大米价格固定在每担9元或者每袋11.25元。由于芜湖的大米售价是每担4.5到6元,因此人们希望大米价格会有所下调。然而,自治委员会经特殊服务机构批准,对每担大米征收0.60元的税金,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阻止米价下跌。委员会希望在自由市场上购买大米用于救济工作。

3. 经济状况

今后最严重的问题是,城里的1万人中只有少数农民敢回家进行春播。目前,我们正在努力组织他们回家,并给他们提供尽可能的安全保障。大多数人不仅丧失了家庭财产,而且也丧失了他们的工具和种子。另一方面,不少人正从农村进城来。他们希望在这儿能找到更大的安全。一个下午有300多人拥了进来,并请求一个难民营接纳他们。从江北回来的情报观察员说,一些地方由于打仗,播种晚冬麦不足正常情况的30%,而且80%的农民没有食物储备。在句容,冬播作物的情况好一点,可能有正常年份的70%,但是90%的农民没有食物储备,只有不到10%的农民开始春耕。在江北,农民们也到城镇去避难了。如果农村依赖城里,那么城里依靠什么呢?耕种是这里人们唯一从事的基本生产方式,因此,从事农业生产极其重要。

4. 救济形势

由于农村人涌进城里,以及我们“半永久”的难民营挤满了 15 000 名难民,我们不得不暂缓关闭其他难民营。但是政府大楼里的 8 个难民营已经关闭,只有一处保留下来接纳其他城镇来的难民。总体而言,我们努力让所有的男人都搬出去,只让 13 岁到 40 岁的妇女留下来,也允许儿童跟他们的母亲呆在一起。我们到城南进行了一次巡视,结果发现,很多一个月前被遗弃的街道,目前人满为患,而且一直延伸到城东南。但是在经历了 2 月份第一周的可怕遭遇后,人们意识到,只有把他们的年轻女性留在难民营或者留在安全区的房子里,因此鲜有女性回来。另外,只有莫愁路的一家米店营业。

我们用现金救济继续帮助当地商业的复苏。资助的程度大约每天 1 000 元。据我们了解,这只是部分地取代了社会的净货币支出。3 月 15 日,我们再次同意接受申请之后,又收到了 37 000 份救助申请。3 月 20 日,8 740 个家庭获得了总计 31 496 元的援助,平均每户 3.6 元(该援助开始于 2 月 7 日)。人们希望启动更多的救济工程,但是迄今只启动了一项总额 1 600 元的工程。3 536 个家庭申请救济,他们在私人住宅里接受了调查,报告如下:

项 目	总 计	每户家庭平均额度或百分比
调查的家庭总数目	3 536 个	
接受救济的家庭数目	2 300 个	户 4.2 元
被烧毁的房子数目	1 008 座	家庭的 28.5%(即 2/7)
被烧毁房子的价值	210 008 元	平均每座被烧毁的房子 808.34 元
货币损失总额(被抢走的)	45 428 元	每户 12.85 元
损失寝具(被抢走的)	3 847 个	每户 1.09 个
损失的衣服	22 495 件	每户 6.36 件
被带走的男人	443 人	占 16 到 50 岁男性的 24.3%
被强奸的妇女	152 人	占 16 到 50 岁女性的 5%
受救济家庭里的寡妇	384 人	占 16 岁以上女性的 7.4%

应该记得这些都是救济家庭，而且考虑到这里所观察到的普遍情况，所有这些数字似乎都是有据可查的。我们也应该记得这大概只占城里家庭的 1/20。

根据埋死尸组织提供和其他观察所得到的信息，我们估计南京城内有 1 万人被杀，城外有 3 万人被杀。城外的死亡数字是沿长江岸边没走太远而得出来的。这些人估计，在所有死人中大约 30% 是平民。

5. 案例

460. 2月27日，下午4时许，蔡继蓝(音)和他父亲站在沙洲圩靠桥(Sa Chou Wei Kao Chiao)的一座房子附近。这个地方位于水西门外，距离南京大约8—10里。房子里有一些妇女。看到日本士兵过来了，这些妇女跑开了。士兵过来后就问这些妇女到哪里去了，并要求这个男孩和他父亲带他们去追赶。他们拒绝了。于是，一个士兵朝这个男孩的腿上射了一枪，重伤了他的腿。现在他在金陵大学接受治疗。

461. 3月4日，2月13日，日本士兵向一个家住秣陵关的农民要母牛、驴和姑娘。他的邻居都逃走了。士兵把他绑起来，四肢摊开，距地3英尺。然后在他下面燃起了一堆火，烧伤了他的下腹部、生殖器和胸部。由于这个农民年岁已大，有一个士兵提出抗议，扑灭了火，撕掉他身上着火的衣服。然后，士兵们离开了。大约1个小时后，他的家人回来放开了他。

462. 3月9日，晚上8:00，日本士兵来到了珠江路黄先生家中要姑娘。他没答应。于是，一个士兵拿刺刀刺他，刺中了他的左腹股沟。刺刀插入肉中半英寸。他向后一跳，同时用右手推开了刺刀。但是在推开刺刀过程中，刺刀割伤了他的手。然后，他撒腿就跑，士兵们紧追其后。但是他还是成功逃脱了。幸运的是，刺刀没有刺中大动脉。(由于害怕日本兵还会回来，和他有关系的两个家庭包括12个人都搬进了金陵大学附中)

463. 3月10日，晚上8时许，五个身穿蓝黄制服的日本士兵来到了门西的蔡家。两人在外边警戒，其他三人进屋要钱。一家人都跪下来请求怜悯。这三个士兵在屋门外放了一架木梯，蔡庞兴两手绑在梯子上，吊在那儿。然后，他们开始搜他们的身体，并拿走了这些东西：一张5元

的钞票,一个10钱的日本硬币,3枚中国硬币,1张纸币和一些铜币。翻箱倒柜之后,他们拿走了一件皮袍,一件女式冬衣,一个留声机。在走的时候,他们朝蔡的大腿刺了六下,每个肩膀刺了两下,最后朝他的头部射击,蔡当场死亡。他们也在跪着的蔡李氏头上刺了几下。之后,他们离开了。

464. 3月11日,一个妇女在隔壁的一个小棚屋里遭到两名士兵强奸。

465. 3月15日,一个姓钟的男人47岁,住在汉西门。早上7:00,他走到祝寿巷附近时,被一颗流弹打中头部,送到医院后不久死亡。

466. 3月17日10:00,6个日本士兵闯进了高姓农民家里。高姓农民现年40岁,家住后宰门。日本兵要求他弄些女人来。他说他没有,也找不到。于是,他们拿刺刀在他的身上和脖子上戳了很多次,并砍他的头。他跑开了,但在门口摔倒了。鲜血哗哗直冒。他死了,再也未能站起来。士兵们看此情形,便匆匆地离开了。

467. 3月19日,3:30到4:00间,在金陵大学语言学院难民营,一个日本士兵强奸了一个难民——一个19岁的姑娘。4:5贝德士博士赶到那里。他靠近时士兵挥舞着刺刀,野蛮地说“要姑娘”。但是贝德士博士劝他离开了。该士兵没有一点醉酒的迹象。

468. 3月19日夜,一男一女在爬越中学难民营的墙头时被当场抓住。当告诉他们不能进来时,他们回答说,这个女人当晚已经被强奸两次了,不能再回去了。

469. 3月20日,晚上9:30,我们房子附近的5户穷人被日本兵抢走了238.3元。

470. 3月19日,我们一个工作人员的叔叔由于穿了件土黄色的裤子被日军抓走了。施佩林救了他。

(张 红 译)

211. 德国在比利时的暴行概述

南京 1938 年 3 月 21 日

对日本军队在南京的行为,日本官员经常轻松地一笑了之。他们说这是“每一场战争每一支军队”的行为,而且他们特别提到比利时的经历。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我被迫重新审视这个问题。这里的文字主要基于以下资料:1. 普通教科书的记录;2. 布勒斯委员会(Bryce commission)的报告记录;3. 德国朋友的叙述;4. 比利时调查委员会的正式总结报告(见于《战争时代史》);5. 时任美国驻比利时公使馆秘书休·吉布森所著的《美国驻比利时公使馆日志》;6. 最后,主要依据亨利与雅克·皮朗所著的《大英百科全书》中的文章,前者是世界著名的史学家。

这里所写的只适用于德军进驻比利时期间及占领的前几周杀害平民和纵火烧毁房子的情况。德方宣称这些举动是报复平民放冷枪和其他开火行为。与这种宣称相反的是,不少可信的证据表明并没有这种开火。事实上,一些屠杀发生在已经平静占领了几天的地方。众所周知,每个社区都张贴和发出强硬指令,反对平民采取任何敌对行为。从来自德国的资料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比利时出其不意的抵抗中,有人们出于愤怒而采取的恐怖主义计划;也没有证据表明,人们采取恐怖主义计划可能希望德国看到比利时民族精神如此不堪一击,以至于进攻法国时能够缩短在比利时的停留时间(例如,已把地图发给某些德国军官,以显示哪些城镇将被烧毁)。在比利时军队进行英勇但短暂抵抗的地方和附近也发生了一些暴行,其他地方没有发生。

德军在比利时也有很多严重的残酷行为。很多人被德军赶进了熊熊燃烧的房屋里。有时候,德军把男人挑选出来,当着他们妻子和孩子的面,用来复枪集体射杀,射死之后,命令这些妻子和孩子掩埋尸体。德军并不蓄意射死或烧死女人和孩子,包括迪南市的 110 人。此外,德国部队的各个部门都装备有化学燃烧带。

迄今,我还没有看到令人满意的平民死亡总数——遭到蓄意杀害的平民的任何具体数字。但是,参考以上资料的最新文章报道称,那穆尔(Namur)、布拉班特(Brabant)、埃诺(Hainault)及安特卫普4省有3 208人。《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一版新卷更完整的记载称列日有1 061人,卢森堡有800多人。林堡(Limburg)、东佛兰德斯及西佛兰德斯很明显情况稍好一点。全国总计似乎有5 000—6 000人。早些时候有文章报道称,蓄意纵火烧毁房子在那穆尔有3 000座、列日2 000座、卢森堡1 500座。

目前,我们估计日军占领南京后被杀的平民有1.2万人。此外,还有日军占领南京后在城墙内或者城墙附近杀死的2.5万—3万军人。这些军人是中国守军留下来的,放下了武器,不做抵抗。似乎很清楚的是,在肆意屠杀中或者蓄意纵火中,单单南京死亡的人数比整个比利时死亡人数还要多(我们尚未准备做出详细的估计)。在中国各地,数百英里的残酷场面,骇人听闻。但是本文的概述只能让您窥豹一斑。

(张 红 译)

212. 贝德士夫人致贝德士

海军无线电

JMD

发送方:上海

接收方(RECD):南京

1938 年 3 月 29 日

南京大使馆

28 日

美国学校贝德士夫人发给贝德士的电报。

“25 日电报收到。代理商 Trekking Albion 将于 4 月 2 日捐款。若方便,望添上总额。”

高斯

(张 红 译)

213. 新重建精神

（这是南京东南约 15 英里的江宁县政府所在地东山的一个公共茶房所贴海报的第一部分。该海报由一名可靠的中国人抄写，不幸的是他未能抄完。汉语摹本的形式及内容表明剩余部分不长。）

“由于我们崇尚欧美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
我们丧失了辽阔的领土和数以百万计的同胞。
立即把东亚的古代道德付诸实践吧！
帝国的道路……”

注：抄写的人认为海报是日本人制作的。因为有日本士兵驻扎在那里。而且若非日方倡议，未经他们同意不得在公共场所张贴和排印任何宣传物。然而，制作海报的确切机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内容表露了它的身份。

1938 年 3 月 31 日 贝德士

（张 红 译）

214. 田中领事与贝德士的谈话

1938年3月31日

下午4:00左右田中先生打电话让我去日本总领事馆。他也打给了福斯特先生,不过那时候福斯特先生不在,于是田中先生让我把消息传达给福斯特先生。接下来的陈述尽可能接近记忆中田中先生的原话。我自己的疑问或是评论等必要的地方都用“Q”来标注。田中先生对我们提出的最好乘火车往返上海的申请给予了答复。

上海军方已经通过广田大佐给予告知,允许乘4月3日驶离南京的日清汽船去上海。但是上海军方要求总领事馆提醒我们,在上海的行为应该十分小心。一些外国人之前去过上海,但是他们的行为并不尽如人意。如果我们的行为也不令人满意,那么我们回南京可能会有麻烦。

Q:他们的行为为什么不尽如人意呢?

他们谈论军事问题,而且他们还说一些有损日本军方的言论,确实有宣传反日的嫌疑。

Q:虽然我此行只是为了私事而且是正当的生意,但我想弄清楚什么是“宣传”。我可以肯定,这些涉及到的外国人(费吴生,“或是其他什么人”,以及涉及到火车的问题)并没有要掀起一场反对日本的运动。在美国和英格兰,我们习惯随意谈论事实、发表意见,不会有意图伤害某人或做错事的政府,尤其是用虚假言论。如果我的家人或朋友想要谈谈南京,询问这件或那件事是否在这儿发生,或者在我家或我工作的大学里发生了什么,难道军方会禁止我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吗?

你应该十分小心。在南京已经发生许多这类事件。我想你应该清楚这些。但是,现在形式在好转,而且秩序也已完善,这类事情理所当然不应再去讨论。

Q:我们应该充分了解这些情况,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后来的人。而且,在同我国政府商榷时,掌握这些可能也是必需的。这种安排难道意味着一个外国人士只能在军方的威胁下才可以去上海吗?

不是威胁,而是建议你小心谨慎。

Q:我想要弄清楚步骤。如果上海军部不满意我们的行为而取消我们的申请,我们还可以得到往返上海的允许吗?或者我们只是得到去上海的允许,如果要返回,还必须向当地的日本当局提出申请?

如果你们的行为让人满意,那么他们会做允许返回的安排。最大的麻烦就是,同记者谈话或是说一些军政府可能考虑对军队不利而可能在报纸上刊登的言论。请你把在上海的地址以及要待的天数告知我,同时请福斯特先生也这样做。

(双方的举止和音调都十分友好)

(张 红 译)

215. 3 月份申请救济的 13 530 个家庭调查结果

条 目	总 计	每户家庭平均额度或百分比
调查的家庭总数目	13 530	
接受救济的家庭数目	9 256	3.7 人
		68.0%
被烧毁的房屋数目	自有房 405	3.0%
	租赁房 2 487	18.0%
	合计 2 892	21.0%
被烧毁的房屋价值	1 418 476 美元	490.00 美元
平均每座被烧毁的房子		
货币损失总额	221 663 美元	16.38 美元
损失的寝具	12 321	0.91 件
损失的衣服	72 345	5.35 件
被带走的男人	1 553	占 16—50 岁男性的 19.75%
被强奸的妇女	762	占 16—50 岁女性的 7.84%
受救济家庭里的寡妇	1 524	占 16 岁以上女性的 14.1%

“丢失”是指被日本兵掠夺。

至 1938 年 3 月 31 日的现金救济

受救济家庭总数 12 415

赠与金钱总数 42 725.00 美元

工作救济：

至今受雇工人总数 1 237

至今总支付金额 490.20 美元

(张 红 译)

216.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秩序恢复 委员会报告(1938 年 2—3 月)

- I. 总体工作报告
- II. 对比统计报告
- III. 现金救济概述
- IV. 日常工作救济报告
- V. 惠南平先生致 W. 洛先生信件副本
- VI. W. 洛先生致宋煦伯先生及韩湘琳先生信件副本

秩序恢复委员会的总体工作报告

对于秩序恢复委员会来说,3 月是一个忙碌的月份。总部及 4 个支部全面运转,这些我在上次全体员工会议上已报告过。此外,我们尝试尽快将现金救济转变为工作救济。一些工作的新阶段也已展开。

为难民提供邮递服务工作。 对于那些在南京难以维持生计,但是可以在上海或是其他地方的亲属那里获得帮助的难民,我们替他们写信要求外地亲属寄钱来南京。有些结果是好的,例如,丈夫在宜昌海关工作的惠南平夫人在我们的双塘难民营居住。不久她被米尔士先生送往大学附属医院生产,当我们关闭双塘难民营时,又把她带到南京的大学难民营。3 月 10 日我们替她给上海海关人事部写了一封信寻求帮助,3 月 27 日收到来自上海海关的答复,授权我们预付给惠夫人 40 美元,3 月 30 日也收到了来自宜昌惠南平先生的信,后附有副本。

为难民提供银行服务。 我们也已给上海方面写信,随信附上难民由我们经手的提款的银行许可簿或订金凭据。虽然我们还未收到上海的答复,但是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好消息。

为难民去上海提供安全通行证。 因已同自治委员会做了特殊安

排,因此我们推荐的、值得信任的难民可以获得去上海的特殊铁路通行证。我们已安全护送了一些难民,但鉴于自治委员会的特殊支持,因此并没有公之于众,只是推荐我们比较熟知的人。

安全出城担保空额。 自治委员会也给了我们 100 个安全出城的担保空额,我们也谨慎秘密地给了需要的难民。

现金救济。 从后附的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至 3 月底接受救济的家庭总数达到 12 145。给予的金钱总数目是 42 725 美元,平均每个家庭 3.52 美元。这就是说,南京差不多 1/7 的家庭都接受了我们的现金救济。我们认为对于全体南京市民的基本帮助,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现在,我们在保持小范围现金救济的同时,把重点转向了工作救济。

工作救济。 我们附有从 3 月 1 日—3 月 31 日(包含 1 日和 31 日)工作救济的总体概述。一些工作救济的新领域也已于 4 月 1 日启动,例如,帮助红十字会雇用 200 个劳工负责埋葬死尸和棺材;帮助自治委员会第二区雇用 100 个劳工清扫街道;还帮助金陵大学雇用 100—200 个农民做太平门外的农活,并雇用劳工清扫安全区。下次会议我会详细报告这项工作。

每月给员工的生活费。 我们支付了 1 243 美元给员工作为 3 月份的生活费。这其中包括史迈士博士调查工作的协助者,还有那些被派往乡村调查经济情况的人员。

建议。 我们希望委员会和食品委员会以现金救济的方式给予我们大米和小麦,就像我在 3 月 30 日的信中所写到的。这封信也附有副本。

W. 洛,
秩序恢复委员会委员
1938 年 4 月 2 日

(张 红 译)

国际救济委员会秩序恢复委员会比较统计报告

南京, 1938 年 2—3 月

	3 月	3 月	3 月	总计	总计	总计
	1—10	11—20	20—31	3 月	2 月	2&3 月
调查的家庭数目:						
总部所在地	2 432	1 825	1 822	6 079	3 198	9 277
城南	1 348	750	796	2 894	558	3 452
市中心	417	655	789	1 861	1 861	
城北	38	540	793	1 371	1 371	
双塘		416	909	1 325		1 325
总计	4 235	4 186	5 109	13 530	3 756	17 286
接受救济的家庭数目:						
总部所在地	2 016	1 387	1 396	4 799	2 460	7 259
城南	667	376	458	1 501	429	1 930
市中心	330	424	420	1 174		1 174
城北		348	414	762		762
双塘		306	714	1 020		1 020
总计	3 013	2 841	3 402	9 256	2 889	12 145
接受救济的老年男性数目	1 368	1 037	1 161	3 566	850	4 416
接受救济的成人数目	1 242	1 970	2 175	5 387	1 340	6 727
接受救济的儿童数目	2 394	2 152	2 555	7 101	1 800	8 901
接受救济的孤寡老人数目	252	240	231	723	181	904
接受救济的孤儿数目	30	71	15	116	29	145
接受救济的男性总计	5 286	5 470	6 137	16 893	4 200	21 093
接受救济的老年妇人数目	1 101	1 027	1 185	3 313	780	4 093
接受救济的妇女数目	1 404	1 342	2 385	5 131	1 308	6 439
接受救济的女孩数目	2 197	2 085	2 465	6 747	1 710	8 457

续 表

	3 月	3 月	3 月	总计	总计	总计
	1—10	11—20	20—31	3 月	2 月	2&3 月
接受救济的孤独老妇人数目	310	279	253	842	210	1 052
接受救济的孤儿数目	45	66	16	127	32	159
接受救济的寡妇数目	483	445	596	1 524	381	1 905
接受救济的女性总计	5 540	5 244	6 900	17 684	4 421	22 105
接受救济的男女总计	10 826	10 714	13 037	34 577	8 621	43 198
送往医院的伤者数目	15	21	58	94	18	112
烧毁房屋数目	848	1 031	1 013	2 892	742	3 634
自有房	98	307	405	102	507	
租赁房	750	1 031	706	2 487	640	3 127
价值损失	398 470	435 933	584 073	1 418 476	354 616	1 773 092
金钱损失数	85 404	46 147	190 112	221 663	68 790	290 453
寝具损失数	4 078	3 191	5 052	12 321	3 080	15 401
衣服损失数	18 976	20 814	32 555	72 345	18 086	90 431
失踪男性数	489	364	700	1 553	388	1 941
妇女受殴打数	361	205	196	762	190	952
发放寝具数	107	81	464	652	16	668
发放免费汤票数	200	293	451	944	247	1 191
发放毛巾数	12	16	11	39	12	51
发放棉衣数	10	158	382	550	8	558
分发蚕豆数(托斯)		103.7	284.5	388.2		388.2
发放奶粉(英镑)		27	40	67		67
发放鱼肝油		311	810	1 121		1 121
发放棺材数	1			1		
介绍工作数	26	366	838	1 230		1 230

W. 洛

秩序恢复委员会委员

国际救济委员会秩序恢复委员会的现金救济概述, 南京

1938 年 2 月 7 日—3 月 31 日

接受救济的家庭数目:	
总部办事处调查	7 259
城南办事处调查	1 930
市中心办事处调查	1 174
城北办事处调查	762
双塘办事处调查	1 020 12 145
给予难民现金:	
总部办事处建议	27 201.00 美元
城南办事处建议	6 080.00 美元
市中心办事处建议	3 263.00 美元
城北办事处建议	2 709.00 美元
双塘办事处建议	3 472.00 美元 42 725.00 美元
平均每个家庭	3.52 美元

国际救济委员会秩序恢复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救济报告

南京

日 期	劳工数	工作内容	支付工资
3. 8	2	打扫城北办公室	80 美元
3. 10	21	运送 10 袋蚕豆至宁海路 5 号	8. 40
3. 10	4	在通济门外掩埋一具棺材	1. 60
3. 11	21	运送 10 袋蚕豆至第二区	8. 40
3. 13	31	在汉西门外用麻袋装小麦	12. 40
3. 14	31	同上	12. 40
3. 15	34	同上	13. 60
3. 16	30	同上	12. 00

续 表

日 期	劳工数	工作内容	支付工资
3.17	36	同上	14.40
3.17	10	打扫双塘办公室	4.00
3.18	10	同上	4.00
3.18	39	在汉西门外用麻袋装小麦	15.60
3.19	40	同上	16.00
3.19	40	运送 40 袋蚕豆至四个支部办公室	16.00
3.20	38	在汉西门外用麻袋装小麦	15.20
3.21	53	同上	21.20
3.21	10	把军校的毯子和衣服运到宁海路 5 号	4.00
3.22	21	打扫军校	8.20
3.22	50	在汉西门外用麻袋装小麦	20.00
3.23	19	打扫军校	7.60
3.23	58	在汉西门外用麻袋装小麦	23.20
3.23	10	打扫双塘办公室附近的街道	4.00
3.24	56	在汉西门外用麻袋装小麦	22.40
3.24	22	打扫军校	8.80
3.24	10	打扫双塘办公室附近的街道	4.00
3.25	57	在汉西门外用麻袋装小麦	22.80
3.25	22	打扫军校	8.80
3.25	4	从吉康(jikang)路运棺材至风华园	1.60
3.25	18	从宝来街运 10 袋蚕豆到升州路,运 10 袋蚕豆至宁海路 5 号	7.20
3.25	10	打扫双塘办公室附近的街道	4.00
3.26	59	在汉西门外用麻袋装小麦	23.60
3.26	23	打扫军校	9.20
3.27	57	在汉西门外用麻袋装小麦	22.80

续 表

日 期	劳工数	工作内容	支付工资
3. 27	23	打扫军校	9. 20
3. 27	6	从金陵大学运大米和小麦至宁海路 5 号	1. 20
3. 28	14	在汉西门外用麻袋装并搬运大米和小麦	5. 60
	989		394. 20

日 期	劳工数	工作内容	支付工资
Bal. B/F	989		394. 20
3. 28	2	从宁海路 5 号搬运大米至朝天宫	80
3. 28	27	打扫军校	10. 80
3. 28	10	打扫双塘办公室附近的街道	4. 00
3. 29	16	从保泰街运送蚕豆至宁海路 5 号	6. 40
3. 29	24	打扫军校	9. 60
3. 29	39	在汉西门外用麻袋装大米和小麦	12. 40
3. 30	38	同上	15. 20
3. 30	25	打扫军校	10. 00
3. 30	25	同上	10. 00
3. 31	42	在汉西门外用麻袋装大米和小麦	16. 80
	1 237		490. 20 美元

(副本)

宜昌海关

1938 年 3 月 22 日

W. 洛先生,

国际救济委员会

南京

亲爱的先生,

对您的感激之情已无以言表,感谢您在这这样胆战心惊的战争日子里把我的妻子当做难民来照顾,并好心告知我她现在何处。实际上,自从去年 11 月 24 日我妻子离开上海后便毫无音信。只有上帝知道,我对她所经历的一切是何等焦虑。

18 日接到您的信,上海海关的海岸督察 L. R. 柯达德上尉电告我关于您的消息。今天我又收到海军助理 L. Y. 陈先生的一封信,他告诉我,他已经请求您预支给我妻子 40 美元,因为目前南京和上海之间中断的汇款。他还告诉我,一旦情况允许,他就会偿还您的汇款。

如果能安全地帮助我的妻子返回上海,我恳请您将附上的信转交给她。

当我提出这些请求时,我既感激又抱歉,因为您是唯一能在这种危急时刻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的人,请允许我再次致以我的谢意。

非常感谢您的,

惠南平

(副本)

1938 年 3 月 30 日

宋煦伯先生,(主任)

韩湘琳先生,粮食委员会委员

国际救济委员会,南京

亲爱的先生们:

目前现金救济在相当程度上已经终止,但社会对此要求仍然很高,因此我建议发放大米和小麦代替之前所给予的现金来救济贫困的人们。

从去年 12 月开始,我们就已向难民营的难民免费赠送大米,因而给那些在难民营外需要大米维持生计的人发放大米,也是很公允的。我们时常发现,许多得到大米和小麦而不是金钱援助的家庭生活得更好。我们援助他们金钱,是因为我们知道委员会手头上大米和小麦短缺,而他们用救济现金去买。现在,我认为是应该用大米和小麦救济他们的时候了。

我们目前并没有要求太多的大米和小麦,但是我们希望委员会能善意地向秩序恢复委员会请求,比如说,以一天供应大米和小麦各 3 袋作一个试验。如果我们以后需要更多,我会汇报具体情况和理由,供您仔细考虑。

您最真诚的,

W. 洛

秩序恢复委员会主席

(以上文献号:RG10;Box 102 Folder 867)

(张 红 译)

二十、中日冲突中的南京

1938 年 4—11 月

217. 南京市长分配给国际救济委员会 但日本军事当局占有的大米、 面粉的文件目录

1937 年 12 月

文件编号	日 · 期	寄 往	署 名
Z1	12. 14	日本司令官	约翰 · H. D. 拉贝
	该信是要同日本当局建立联系,但也包括一个请求,即我们可以运输尚未保险的大米。		
Z6	12. 15	会见特殊服务机关主席的备忘录	史迈士
	这次会见中,特殊服务机关的主席对于我们 14 日的信以及大米的事情给以答复:允许我们使用已保险的大米,同时也保证巡查未保险的大米。		
Z21	12. 27	日本大使馆	约翰 · H. D. 拉贝
	一封呈给福井先生的信,要求他允许我们保证军队持有的大米和面粉的安全。		
Z40	1. 19	爱利生,普里多—布龙,约翰 · H. D. 拉贝和罗森先生	
	一封关于就大米和面粉事宜进行协商以及要求他们在我们推广宣传时予以支持的信件。		

续 表

文件编号	日 期	寄 往	署 名
Z44	1. 27	日本大使馆	约翰·H. D. 拉贝
	一封关于就大米和面粉事宜进行协商以及要求日本大使就这一事件向日本军方施压的信件。		
Z54	2. 6	爱利生先生	约翰·H. D. 拉贝
	一份向南京自治委员会要求供应大米、面粉的申请。		
Z61	3. 2	广田中佐	W. P. 米尔士
	试图恢复协商。		
Z66	3. 18	花轮义敬先生	刘易斯, S. C. 史迈士
	另一份协商概要, 内附的文件: z1, 6, 44, 54, 61。		
Z67	3. 18	花轮义敬先生	W. P. 米尔士
	一封简要概括 z66 的信, 由宋煦伯先生写的“关于大米和面粉的备忘录”, 他在 12 月 13 日成为国际委员会的副食品专员。中国当局要求我们保证大米和面粉安全的位置目录。		
Z69	4. 13	花轮义敬先生	W. P. 米尔士
	申请给南京附近的农民以水稻种子来代替 10 000 袋面粉, 同时为了救济工作要求大米应在 5—8 月间运到。		

(张 红 译)

218. 米尔士致花轮

(副本)

z69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宁海路 5 号

1938 年 4 月 13 日

花轮义敬先生,总领事

日本总领事馆

南京

亲爱的花轮先生:

您应该记得上次贝德士博士以及我与您的谈话,我们一致同意起草并呈您一份关于我们所讨论的 10 933 袋大米和 1 万袋面粉的使用分配计划。现在我要把这份计划呈给您以供参考。现在我们又注意到另一种需求,它如此重要,因而我们认为也应将其列入计划中。我所指的就是这一地区的农民对春耕水稻种子的急切需求。

水稻种子短缺最严重的地区是江宁和句容沿线,从句容县城到镇江(chinkian),再到湖熟和芜湖沿线。在这一地区,我们估计江宁县的 17 500 家农户平均每户需要 1.18 石或是总共 20 500 石大米,句容地区的 9 000 家农户需要平均 0.33 石,共 3 000 石。因此,这一地区总共需要的且无法购买的水稻种子是 23 600 石。(一石等于 50 千克)

这些需求总结如下表:

在江宁和句容县最严重地区水稻种子需求

(5 月 1 日前为春耕)

县	严重地区的农户数	农户平均种子需求量(石)	需要种子总数(石)
江宁	17 500	1.18	20 600×50kgs.
句容	9 000	0.03	3 000×50kgs.
合计	26 500	——	23 600×50kgs.

我们建议如果不能提供 1 万袋面粉,那么军队应该给等量的水稻种子。为实现这一目的,需要 1.2 万石($6\,000 \times 100\text{kgs}$)未脱皮的大米。即便是这个数量,也只能满足上述需求的一半,不过还是会相对地缓解农业形势。金钱价值也差不多一样,因为你们军队之前在这一地区每袋面粉卖 3.5 美元,现在未脱皮的大米是每石 2.9 美元。总结如下:

面 粉	10 000 袋	3.5 美元	35 000.00 美元
水稻种子	12 000 石	2.9 美元	34 800.00 美元

这一事宜非常急迫,因为水稻必须在下两周或 5 月 1 日前插秧。第二,我们发现城市里日常需要养活 2.7 万人,以每天 300 人一袋计算,这样一天就要消耗 90 袋大米或一个月 2 700 袋。因此,10 933 大米只能维持 4 个月。

除了城市里需要养活的人之外,我们也收到了来自附近乡镇的救援请求。如果我们满足这些需要,那么在未来水稻收割之前 4 个月里,我们会用掉 10 933 袋大米。因而我们建议军队应计划从 5 月起,在未来 4 个月,每月运送 2 733 袋大米来满足这一需求。

冬季粮食作物播种比正常时要少得多,因此 6 月小麦产量会很小,食品需求情况会持续严峻。

关于分配方式,如果是通过南京自治委员会来分配这些供应,我们会很乐意。我们会只要求核实他们分配给农民的种子数量以及用于食品的大米数量。对于我们的粥厂或难民营使用的大米,我们也会很乐意南京自治委员会来核实。我们相信这样一个互惠的安排应该会令各方满意。

如果军队能立即采取措施按建议的方式来使上述种子和食物供应成为可能,那么会有很大援助作用,而且我们相信也会留下很好的印象。种子问题尤为紧迫,因为正如前面所说,播种应在 5 月 1 日前全部结束。

非常感谢您为解决这一事情上的合作,我是

您最真诚的,
W. P. 米尔士,副主席

(张 红 译)

219. 新重建精神^①

（这是南京东南约 15 英里的江宁县政府所在地东山的一个公共茶房所贴海报的第一部分。该海报由一名可靠的中国人抄写，不幸的是他未能抄完。汉语摹本的形式及内容表明剩余部分不长。）

“由于我们崇尚欧美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
我们丧失了辽阔的领土和数以百万计的同胞。
立即把东亚的古代道德付诸实践吧！
帝国的道路……”

注：

抄写的人认为海报是日本人制作的。因为有日本士兵驻扎在那里。而且若非日方提议，未经他们同意不得在公共场所张贴和排印任何宣传物。然而，制作海报的确切机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内容表露了它的身份。

1938 年 3 月 31 日 贝德士

补充注：

我们有在南通出现的与这个相同的海报的第一手报道。

1938 年 4 月 28 日 E. M. ②

① 请注意与 213 号文件的区别。

② 即英国大使馆的 E. M. 杰弗里。

220.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报告

1938 年 5 月 13 日

城市正在发生的事：

上星期二晚上,5 月 10 日 10:00

地点——三牌楼

刘涛太太 50 多岁

两个士兵晚上 10:00 左右来到刘家,叫不开门遂破窗而入。他们出现在刘涛太太的房间里,要求她交出年轻女人。她拒绝,并说会告知他们长官,因为总部离得并不远。当这位老妇人往外走时,他们向她脸上刺了两次,并向她的胸部刺了一次或者更多次。她死了。

问题? 如果此类事件在城市的许多地方正在发生,那么我们关闭难民营把数千名女性送回家会让事态更恶劣? 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此类事件发生? 假如我们通知日本官员这些女性已被送回家,是否意味着我们把约束他们士兵的责任交给他们? 所有的罪行案件都会报告给他们? (报告给世界?)我知道如果我有年轻的女儿,我死也不让她去城南或城东生活。

您最真诚的,
明妮·魏特琳

(张 红 译)

221. 史迈士致今井

1938年5月13日

亲爱的今井(Imai)博士:

随信附上您要的文件副本:“Z”8, 13, 14, 16, 18, 20, 24, 33b, 45, 50, 55。您会注意到这些文件是从12月16日—2月8日,包括第1—444号文件,因为没能得到某些文件,所以中间有空缺。我们办公室的文档是从3月21日开始的,文件内容从Z68至460—470日。正如我们昨晚告知您的,现在仍有事件发生,但由于我们不再是提供咨询的地方,而且受到“告诉外国人”的恐吓,我们只能间接得知一些。

1月4日的179号文件开始,所有文件都被送往了日本大使馆,之后应美国、英国、德国大使馆的要求以“现今形势的说明”送往其各处的办公室。发生在2月第一个星期驱逐时的大组案件呈给了S. 日高先生。

我也冒昧地附上了我们12月17、18日的信的副本——事情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说明我们已经何等压抑!这两封信(Z9, Z10及附件)对于安全区委员会的立场进行了最完整的论述。事件的最后会有两个结果:他们会渐渐地减少在美国保护下的少数难民营人口的防卫驻扎,并于12月27日离开安全区,也就是10日之后。

我们并没有兴趣再谈往事,但是我们真诚地希望东京当局会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此类掠夺事件继续在中国的其他被占领地区发生。就我们至今所了解,南京并没有因为是首都而成为特例。事实上,在许多不太重要的地方遭遇的更为严重。但是,这里和杭州是唯一有许多西方人携手观察、报道和抗议的地方。中国人的抗议是无用的,因为他们已被打上了“被征服的民族”的烙印。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给您汇报这些在日本军队占领南京的5个月里所发生的案件。我向您保证我们是真诚的,但愿看到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军队里诸如此类的行为能彻底消失。

您亲切的

(张 红 译)

222. 史迈士致今井

1938 年 5 月 13 日

亲爱的今井博士：

昨晚您对于我们在食品购买和运输上的困难表示十分惊讶。我们并不是有心要告诉您，不仅请求购买食品和运送的许可一直被拒绝，而且日军入城时没收了（或者至少持有而且至今还未发还给我们的）10 933 袋大米和 1 万袋面粉。（大米每袋重 215 磅，面粉每袋重 49 磅）我们按 2 月份的价格计算，总价值为 144 330.00 美元。按 12 月份的价值为 168 996.25 美元；而日本军队供应部在 1 月 7 日给我们的报价是 188 528.50 美元。（是的，供应部原本准备卖给我们大米和面粉，但是一些政治利益使得他们在全体同意之后，又取消了这一交易。）

自从今年冬天我们的救济工作开始，至 4 月 30 日的 5 个月里，共计花费了 251 000 美元，您可以看到，上述食品占了我们资源的 3/8。如果胡佛领导下的美国救济组织在运送食品去比利时，德国也这样做，那么您可以想象在美国会出现的怒吼！我们曾试图耐心地解决这件事，而且对日军会看到我们声明中的依然公正抱有信心。

背后的故事是，前任南京市市长分配给我们 20 009 袋大米（30 000 吨或 $20\,000 \times 100\text{ kg}$ ），而在你们军队进城时，我们只来得及运到安全区 9 076 袋。虽然大部分都很便利地堆放在城里安全区东边一点，但我们没有被准许看守剩余的大米。市长给了我们 1 万袋面粉，而我们并未得到。

换句话说，当我们 12 月 1 日组织建立安全区时，南京市市长给了我们 8 万美元及 20 009 袋大米和 1 万袋面粉。至今日本军队对于我们的工作没有任何直接贡献，而且还没收了上述数量的东西。谁最爱中国人民？被没收的数量比我们从外国救济机构中得到支持的所有数量还要多得多，这些援助大都是间接来自美国、英国和中国的救济基金。我们 5 月 31 日把账目提供给这些机构时，相应的钱出现在我们的货物账号上。

在向您汇报了这些原料和食品困扰的案例后,我想请您关注我们这个冬天最严峻的问题:第一是如何保护难民;第二是如何养活他们。

我相信,您在日本的朋友会关注这些少数“传教士”的福利问题!善待平民以及手无寸铁的士兵!在占领区首先要做的是,日本应恢复作为国家应有的名声与普适的“人性”。

您最亲切的

(张 红 译)

223. 史迈士致贝克

上海

国际委员会急切地需要资金援助宁嘉湖区的农民。为了这一目的,能否请求您提供5万美元,用于购买种子、牲畜、工具等必需品。更急迫的是,4月30日之前水稻种子最好到达。在有合作社或有组织的地方,他们会以贷款的方式向农民发放现金。请发电报通知其他的安全基金。

1938年4月17日晚上7:00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副本

天津路4号

南京,1938年5月28日

修订于1938年7月11日 & 16日

1938年7月20日

约翰·贝特斯博士

湖南路505号

上海

亲爱的贝克博士

在此我们意在回答您向J. C. 托马斯博士询问的关于我们这儿工作的问题。

1. 名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2. 办公室地址:宁海路5号,南京(目前)

6月1日后,天津路4号,南京

3. 照顾的难民数:

随着 12 月对抗的发生,25 万人涌入南京的安全区。这些人中有 7 万人在 25 个难民营得到照料。从 2 月开始,难民营的人数逐渐减少,至 5 月 31 日所有的难民营都会关闭。救济工作也有意识地将重点由大规模集中的群众转为照顾已经转移的个人和家庭。

2 月 7 日—5 月 31 日这段期间,我们的秩序恢复委员会在调查后给 17 536 户家庭涉及 84 403 人提供了帮助。由于本身资源有限,因而给予的援助很小。而援助应该拓宽并增加,使之远高于我们以前所能给予的。

在 6—8 月期间,国际委员会同红十字会计计划给大约 1 万人分发免费食品。此外,金陵大学在委员会的协助下,计划照料大约 800 名父母无法养活以及因为安全问题现在不能回家的女生。为几百名带孩子的妇女提供的一个难民中心仍会持续到这一时期,但是希望这个中心的运作能不再用委员会的资金。

放眼未来,委员会正在为接下来的秋冬工作积蓄资源。经调查,今年救济问题比去年还要严重。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内容只适用于在南京市区的工作。周边地区,尤其是 6 个邻县尚未受到任何援助。委员会希望把援助范围扩大,使之可以涉及到邻县的群众。

1. 每月救济花费

从 12 月 1 日—5 月 31 日的 6 个月里,我们给予的救济如下:(参照相关论述)

现金资源	174 035.74 美元
日用品	92 723.96 美元——参见第 6 页
共计	266 759.70 美元
平均每月	44 450.12 美元

2. 主要物资需求

夏天的 3 个月,目前计划需要大约每月 1 000 袋大米及 500 袋小麦作为免费食品如期发放。任何用于救济工作或援助其他组织所使用的小麦另计。夏天燃料需求较少,但是随着地方供应的减少,冬天将会是个问题。这个冬天我们每月要用差不多 200 吨燃料。下个冬天可能还要给大约 5 000 人提供棉衣。

3. 医疗服务

对于大多数平民来说,唯一可以享受的充足的医疗服务是由鼓楼医院提供的,它们在紧急时期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除了其紧急补充的160张床位及医院的所有常规诊所,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医院又成立了三个外出诊所。医院工作人员也展开了一场预防战,接种了10 265支天花疫苗和1.2万支预防伤寒和霍乱的疫苗。

但是医院的资金问题也是很严重的,只有5%的病人现在有能力支付第一和第二级别的费用。第三等级的病人只有30%可以支付,其余的70%都要免费。诊所也同样承受着很重的损失。近几个月第三等级的免费病人平均每月要耗费医院5 000美元,其中大部分都由红十字会的一个基金支付,但因为需求太多,支付的份额也在减少。

更为基本的是日常运作开支。现在现金收入非常少(差不多每月4 000美元,是正常时期收入的一小部分),每月整体运作的财政赤字要超过5 000美元——即便是使用了红十字会的特殊发票。

说到资金需求,这就意味着除了教会的平常支持外,还要找到其他的外部资源来为穷苦的病人每月提供5 000美元,以及每月给工作人员和日常运作的4 000—5 000美元。

4. 现在持有的供应。(可见相关陈述第9页 1938年5月31日)

大米	772 袋
小麦	4 472 袋
面粉	211 袋
蚕豆	57 袋
盐	23 袋
石油	2 039 加仑
润滑油	1 014 加仑
柴油	90 加仑
煤	76 吨
奶粉	345 磅

5. 目前持有的现金。

每份陈述的现金余额	153 433.52 美元
-----------	---------------

扣除：未支付的项目 10 946.83 美元

5 月 31 日净余现金资源 142 486.69 美元

6. 每月的“间接费用”(参见金融陈述第 6&7 页)。

6 个月：全体职员 2.981.04

费用 3 702.46

间接费用总计 6 684.10

每月平均 1 114.02

占救济总支出的百分比(266 759.70 美元,参见上述 4) 2.5%

7. 配给计划。

去年冬天,我们靠每 500 人一袋大米(215 lbs)或每人每天 716 lbs 的标准活下来。

夏天的免费谷物分发,我们计划如下:

每人 52 磅大米

每人 25 磅小麦

每人 77 磅谷物

(同上海的谷物津贴大致持平,上海总共是 75 磅的大米和小麦)

8. 关于就业的计划。

9. 其他的恢复秩序计划。

南京及周边地区的所有救济计划、就业和秩序恢复都必须考虑到经济崩溃的背景。国际委员会已对形势做了详细的调查,结果很快会公布于众。南京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民政府的直接或间接的拨款以及其复杂的利益关系;其次是依赖于之前在这里运作的许多教育机构。这些经济基础随着战争的进程被瓦解了,但这还只是苦难的开始。

在南京,31%的建筑被摧毁,46%的建筑被洗劫一空,23%的遭到了轻微的抢掠。平均每户损失为 902.35 美元,这仅仅是留在南京的相对贫穷的阶层。总计损失,加上现在未在南京居住的人的房屋和财产,要比这个数字多得多。在主要商业街,规模较小的财产仍然掌握在当地人手中。近期调查显示,现在 9.2%的人口有工作,相比正常时期同样家庭为 26.2%;目前每个家庭每天平均收入为 0.14 美元,而战前则是 1.23 美元。除了货运商和小贩外,没有大的群体能得到收入;而且失去了自

由流通以及恢复贸易与生产的指望。

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明显地依赖于周边乡村地区。但乡村同样面临灾难。在附近的江宁、句容、溧水、江浦及半个六合等县,我们的调查显示,平均每家损失 385.64 美元,仅仅包括建筑、牲口、储存的谷物、被破坏的庄稼以及农具等 5 项,超过 40% 的农舍被摧毁。这个地区正常冬季农作物可以提供超过 4 个月的食物;但现在报告显示只能提供一个半月的食物。在沿主要公路的受害最严重地区,水稻种植显得十分不足。政府的无能导致生命财产失去保障。剩下的一小部分牲畜也面临严峻的危机。

前几个月的外部情况以及最近手头上有限的资金,使得国际委员会无力为就业和恢复秩序提供大规模的工程。然而,进行了大量成功的救济工程,完成了下列类型的工作:食品生产、分级、修护沟渠、排水沟、公共卫生、为难民做床上用品、丛葬等,不久还会为年轻女性提供一个假期学校。委员会坚信,如果能够找到资源,那么在接下来的 12 个月里这种工作机会将得到增加,而且在进行救济时,希望 20 万或 30 万美元的救济款能有效利用。

国际委员会从上海市场运回了大约价值 1 000 美元的蔬菜种子;同时,过去有良好信用记录的合作社及江宁县的农民协会得到了 5 000 美元的特别基金贷款;在农村合作社和农村组织可以找到两位中国一级专家,他们都是受过农业科学培训的实验人员。委员会也已在农具问题(在这方面得到了显著的技术援助)及大豆种植的种子问题上做了探究工作。为了农村地区现在及将来的救济需要,委员会还将提供 10 万美元,增加对这一地区的食品供应与提高整体经济水平。

10. 一般性的建议。

最好的消息是,我们还活着。在过去的两个秋天里,靠着这个地区的大量农作物维持生计。最近价格下跌是因为购买力很小,而且没有人能够也不愿意持有供应。城市生产接近于零,而农业的前景很明显也是十分暗淡。没有银行交易,只有几缕商业运输的细流。目前几个月的贫苦只是轻度的,秋冬来临,情形可能更加恶化。我们建议所有的救济项目在试图满足此时紧急的需求时,也应该放眼于冬天的需求。

非常感谢您所有的帮助,我是

尊敬您的,

刘易斯·S. C. 史迈士,秘书及司库

1938 年 6 月 16 日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至 1938 年 5 月 31 日的初步总结(详细)

收入

捐助	307 171.55 *	
扣除:未收到的支票	100.00	307 071.55
出售:大米和面粉	22 126.71	
厨房收入	4 530.98	
合计收入	333 729.24	
扣除:兑换损失	302.37	
净收入合计	333 426.87	

支出

A. 直接用于救济的项目:

1. 食品和燃料		86 421.47
购买食品	69 277.28	
燃料	9 607.30	
食品和燃料运输	5 701.46	
食品委员会花费	287.31	
厨房花费	384.82	
外地工作人员	410.60	
劳工	752.70	
2. 住房		10 709.85
难民营花费	2 518.37	
外地工作人员	4 983.06	
劳工	3 208.42	
3. 健康与卫生		3 885.43

牛奶和鱼肝油	674.15	
健康与卫生花费	414.46	
外地工作人员	583.80	
劳工	2 213.02	
4. 现金救济		56 562.10
支付的现金救济	54 148.10	
贷款资金	400.00	
外地工作人员	1 945.00	
服务人员	69.00	
5. 工作救济		7 048.45
工作救济支出	6 890.45	
外地工作人员	150.00	
服务人员	8.00	
6. 特殊工程		2 028.66
种子	78.50	
寝具和衣物	492.26	
调查	1 457.90	
7. 农业贷款		1 911.68
贷款	1 840.00	
外地行政	59.08	
农业救济	12.60	
直接用于救济的项目总计		168 567.64
总计	168 567.64	333 426.87

* 这项“收入”总计中假定南京国际委员会支付用于购买小麦的所有 14 750.00 美元。

总计	168 567.64	333 426.87
B. 间接费用		
8. 工作人员		2 981.64
办公室人员	2 096.04	
警察及服务人员	885.60	

9. 日常支出	3 702. 46
办公室支出	757. 06
检查及旗帜	663. 30
运输支出	2 282. 10
间接支出总计	6 684. 10 6 684. 10
救济总计	175 251. 74
扣除:应付账款	1 215. 00
合计总支出	174 036. 74 174 036. 74
5 月 31 日的现金余额	159 390. 13
扣除:提前付款	1 155. 00
汽车零部件	202. 18
夏天供应	4 546. 37 5 903. 55

5 月 31 日现金净余额 153 486. 58 美元

扣除:未支付项目 10 946. 83 美元,剩余 142 539. 75 美元用于度过夏秋。

1938 年 5 月 31 日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收到的赠送物品

		单 价	价 值
大米	9 076 袋	11. 25 美元	103 105. 00 美元
面粉	1 000 袋	5. 00	5 000. 00
盐	350	5. 50	1 925. 00
煤	70 吨	15. 00	1 050. 00
汽油	6 035 加仑	1. 00	6 035. 00
润滑油	1 190 加仑	1. 00	1 190. 00
柴油	605 加仑	0. 35	201. 67
赠送物品总价值			117 556. 67 美元

5 月 31 日赠送物品结算账目

		单 价	价 值
大米	122 袋	5.50	610.00 美元
盐	23 袋(大)15.00	345.00	
润滑油	993 加仑	1.00	993.00 美元 1 948.00 美元
			115 608.67 美元
扣除:出售食品库存			22 126.72 美元
出售汽油和油 *		758.00	22 884.71
救济所使用			92 725.96 美元

* 在财政结算时扣去包含在“费用”里的运输费用。

1938 年 5 月 28 日

修订于 1938 年 6 月 11 日 & 16 日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物品结算

1937 年 12 月 1 日—1938 年 5 月 31 日

以袋计的食品库存

	大 米	小 麦	面 粉	蚕 豆	盐
收入	11 907	6 500	1 090	1 122	350
出售	1 886	—	818	—	245
分发	9 229	2 040	61	1 065	20
现有	772	4 472	211	57	65 小袋或 23 大袋

以加仑计的油类库存

	汽 油	润滑油	柴 油
收入	8 694	1 215	655
出售	753	5	—
使用	5 902	196	565
现有	2 039	1 014	90

(张 红 译)

224. 史迈士致罗森、杰弗里和爱利生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

宁海路5号

(副本)

1938年4月23日

G. 罗森博士,德国大使馆,

E. W. 杰弗里先生,英国大使馆,

约翰·M. 爱利生先生,美国大使馆,

南京

先生们:

随信附上了关于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工作信息,文件如下:

1. 账目初步总结,1937年12月1日—1938年5月31日。
2. 4、5月的预算修订,(1938年4月16日)。
3. 活动报告,1937年11月2日—1938年4月15日。
4. 南京战争救济报告,1938年4月30日。
5. 蚕豆分发报告,1938年4月9日。

前两个文件是委员会在1937年12月1日—1938年5月31日共6个月里,在其救济工作中所经手的现金统计总结,其中不包括提供给委员会的物品(另行汇报)。从1937年12月—1938年4月30日的5个月里,用于救济工作的物品和现金总价值是在“南京战争救济”中支出,为251 900.00美元。

在5月31日前,委员会所持有的剩余资源有:为照顾寡妇、孤寡老人及其他个人,保留的1万美元、2 450袋小麦和一些汽油。若我们要继续这些救济工作,需要更多的资金。

“活动报告”是一个历史总结,“4月30日的南京救济工作报告”对于我们现在所做的给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描述,将于5月1日发表。

“蚕豆分发报告”表明,97.5%的蚕豆都是通过我们自己的救济机构

分发的。我们可以断定,1%的损失是被某些人吃了,因为蚕豆可以预防脚气病!

再次感谢您对这项工作的大力帮助,并请您代为转达对尊敬的炮艇官员的感谢,感谢他们在运送供给和传送消息方面所做出的可贵贡献。

最感激和尊敬您的,

刘易斯·S. C. 史迈士,秘书及司库

另:“活动报告”是为支援救济机构而起草的保密报告,不便公开。

(张 红 译)

225. 南京战争救济报告

1938 年 4 月 30 日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除了在 12 月、1 月最严重的几个星期给近 25 万难民提供了尽管不全面、但无价的保护之外,从 1937 年 11 月起还展开了以下四项主要工作。

1. 难民营和食品 委员会直接给营地建立之初的 7 万人提供住房、管理以及多半所需食品,自 2 月起开始逐渐减少。近几个星期,形势已经趋于缓和,委员会希望储存其仅有的资源应对最严峻的需求,同时也提倡将营地人口减至 2.2 万人,其中寡妇、孤寡老人、带孩子的妇女占很大一部分。如果包括和红十字会的合作的话,现在要给 3 万人提供食物。至 4 月 30 日所分发的食品价值为 11.9 万美元,不包括燃料费、运输费及其他相关费用。所有的住房及部分行政人员都是无偿奉献的。

2. 现金救济 经过对每户申请家庭的仔细调查,5 月间进行了相当多的小面额现金赠款,还会以逐渐减少的数量继续。这种方式给难民营外的底层群众提供了一些帮助,同时也给返回家园及在难民区外独立的生活以援助,而且还刺激了少数私人贸易,可以临时为南京乡村地区提供急需的大米。14 300 个家庭收到了 50 500.00 元的赠款。

3. 工作救济 适度规模的劳工被用来满足特殊公共需要,项目包括:各种类型的卫生工作;食品生产;为贫困者准备寝具和衣服;埋葬队;分级和堤防工作;经济调查。除了某些原料外,为支付 2 万个工作日的工作提供了 10 700.00 美元。

4. 卫生服务 由于同大学医院及国际红十字会的合作,已为难民营里各种病例提供了医护治疗;14 300 人已接种疫苗;7 300 人也已接种了预防伤寒和霍乱的疫苗;为三餐无保障的儿童和一些人补充了鱼肝油和少量牛奶。100 吨的蚕豆以及蚕豆和面粉的混合粮食弥补了大米的缺乏。

5. 调查 为了了解群众的基本问题以及让从今以后的救济工作能

基于可靠的信息,委员会按照下列条款刚刚完成了关于损失及需求的调查:

(a) 调查南京每 50 户房屋被征用的所有者,包括房门外的部分;
(b) 南京每座建筑物的全面情况的核对清单;(c) 每 10 座建筑物的损失;(d) 关于市场的特殊调查;(e) 南京 6 个县的农场损失以及生产工具的匮乏情况。

6. 经济灾难 完整的调查结果尚未发布。这里只提一下:南京 31% 的建筑被烧毁;店铺被烧毁的百分比更高;因军队在南京毁坏及抢劫所造成的直接损失达到了 1 亿美元;靠近南京的主要公路沿线的农村地区几乎被洗劫一空,并陷入缺少种子、牲畜、劳力和工具的困境中,他们播种的粮食作物仅为平常年份的 10%;牲畜及工具损失也十分严重。

7. 救济工作中的合作 国际救济委员会在实际救济工作中挑起了主要重担,加上与中国红十字会、大学医院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的持续合作,这项工作更加有效;此外,它还得到当地自治委员会救济小组和其他机构的支持。这些合作都没有出现政策和利益之间的冲突。

8. 救济基金 目前委员会活动的财务报告以及收入支出的细节内容,都会呈给上海的南京国际救济协会办公室。5 月 30 日将就已完成的 6 个月的工作做定期审计。至 4 月 30 日的支出总计为 251 900.00 美元——相当于城市里每人 1 美元或是难民营中每人 5 美元。现有的资金能够将城市里的项目支撑至 6 月份,之后怎么办? 还有那些为南京及其整个地区提供粮食的农民又该怎么办?

战争救济(1938 年 4 月)

5 月 2 日后发表

除了组织和关心难民营的工作外,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还在情形最严峻的几个星期,为 25 万人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从 1937 年 11 月起主要做了以下四項工作:

1. 维持难民的生计 为难民营的 7.7 万人提供住房、管理和必要的食物,但从 2 月起难民的人数逐渐减少,委员会的工作也稍显轻松。在

形势缓和的几个星期里,委员会节省一些物资,以备必需之用。同时,将难民营的人数减少到 2.5 万人,其中主要是寡妇和孤儿,女性和孩子占绝大多数。

2. 现金救济 经过认真的调查,委员会于 3 月向南京的一些家庭提供了小额的现金救助,这笔钱一部分提供给私人贸易公司,以暂时稳定南京的大米供应,另一部分提供给难民营外的以及离开难民营回家的人们。

3. 工作救济 提供中等规模的就业机会以满足公众的特殊需要,主要工种有:清洁工、食品供应工、缝衣工以及埋尸工。

4. 医疗服务 加强与大学医院以及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合作,为难民营的难民提供医疗救助,同时,为孩子和其他需要的人们提供营养餐,如豆类、牛奶和鱼肝油等。

此外,委员会还与地方红十字会、地方救济组织以及一些非政府机构进行合作,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后果。

救济工作需要了解人们急需解决的困难,掌握准确的信息,为此,委员会就战争造成的损失和人们的需求展开了彻底的调查:(a) 房屋占有或居住状况;(b) 建筑物的状况;(c) 建筑物的损坏程度;(d) 市场状况;(e) 南京周围 6 个县的农田受损以及供应短缺状况。

在完整的调查报告发表前,调查的结果大致是:30%的房屋被毁坏,超过 30%的商店不复存在,南京直接的损失达到 1 亿美元。在农村,由于缺少种子、劳动力、工具和牲畜,种植面积只有平时年份的 10%。

委员会的活动以及财政记录存放在上海的“南京国际救济会”的办公处,目前尚未使用的资金用来维持已经被削弱的救济工作,可以支撑到 7 月,以后怎么办?

5. 救济合作 虽然国际救济委员会承担了目前主要的救济工作,但是与红十字会、大学医院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合作使救济工作更具成

效。此外,与地方红十字会、地方救济组织以及地方非政府机构的合作也十分和谐。

6. 救济基金 目前委员会的财务记录,详细的收支发票存放在上海的“南京国际救济会”的办公处,5月30日将由审计师审计。到4月30日,所有的开支为251 900.00美元,其中城市里每人1美元,难民营每人5美元。尚未用完的资金来用资助目前已经被削弱的城市项目,可以支撑到6月。以后该怎么办?农村怎么办?

(张 红 译)

226. 国际救济委员会关于决定项目的考量

1938年5月14日

导言：

营地项目因为下列因素需要大幅修改：

1. 5个月后会养成依赖习惯的危险。
2. 外国人管理的问题。
3. 与上海相比，南京与实际救济工作有关的人员多，且花费也很高。
4. 尽管没必要再满足难民营里难民的最大需求，但现有难民营仍然存在有花费所有资源的趋势，乡村地区及未来的需求必然会被忽视。

工作项目：

1. 尽力为以后尤其是冬天的需求储存资源，接下来的几个月是一个相对有利的季节。
2. 为仔细选择的10 000人提供2—3个月的粮食。
3. 通过援助当地中国人的一个志愿者委员会，来照料寡妇及其家属和其他贫穷的人。
4. 暂时照顾数量有限的、处于危险中(城市内外)的年轻女子。
5. 尽可能用我们的资源和能力在食品、种子、器具、贷款等方面帮助农民。

组织：

1. 一般事务委员会，包括许博士、韩先生、刘先生以及沈牧师。
2. 一个更加稳固方便的新地点和少数工作人员。
3. 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家庭的个人需求上。

国际委员会的特别努力：

1. 保证资金安全。
2. 保证食品供给。
3. 审计以及公共报告
4. 调查

暂定重组计划

I. 办公地点

5月31日前放弃现在的总部,搬到金陵大学的女生宿舍楼。

II. 工作人员

1. 大楼:2个服务人员,2个警察。

2. 办公室:一位业务员、一位打字员及财务助理,临时加一位中国人处理文字工作。

3. 食品:一位监督员,一位仓库经理,2个劳力。

4. 15 000.00 美元特殊基金。3个分发员以及需要的劳力。

5. 家庭案件工作人员。

包括工头6人(4个分发食品,2个处理特殊申请)

6. 农场救济:

一位信用监督员

主要工作人员	仓库人员及写字员	服务人员	警察	共计
10(1 临时)	2	2	2	16(17)

分发人员	劳力
------	----

如需要(3?)	(红十字会可能每个也需3人)
---------	----------------

III. 特殊项目

6月农作物调查	所需费用估计 500.00 美元
---------	------------------

IV. 运输

汽车:至5月31日收回主教用车;

至6月30日收回杜丁用车;

继续保留费吴生用车。

卡车:到6月30日,仍然是基础的运输工具。

V. 一般事务(或是政策)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准确名称及人员之后宣布。

(张 红 译)

227.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对 1938 年 2—5 月 申请救济的 52 539 个家庭的调查结果

每个家庭的平均额度及百分比

项 目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合计
1. 调查的家庭总数目	3 756	13 530	17 828	17 425	52 539
2. 接受救济的每户家庭的平均人数	3.0	3.7	5.4	2.7	3.7
接受救济的家庭百分比	7.7%	68.0%	27.7%	29.1%	42.9%
3 * 烧毁房屋百分比: 自有的	2.7%	3.0%	4.7%	1.6%	3.1%
租赁的	17.0%	18.0%	7.2%	2.4%	9.2%
总计	19.7%	21.0%	11.9%	4.2%	12.3%
4 * 每户烧毁房屋的价值	67.79 美元	104.84	35.26	26.69	53.66
* 每座烧毁房屋的价值	343.15 美元	490.00	296.93	717.74	497.66
5 * 平均金钱损失 **	18.31 美元	16.38	5.92	4.51	8.8
6 * 平均寝具损失	0.82	0.91	0.53	0.40	0.665
7 * 平均衣物损失	4.81	5.35	4.03	2.80	4.0
8 * 被带走的男人	22.2%	19.7%	8.3%	11.2%	13.5%
占 16—50 岁男性的百分比					
9 * 被强奸的妇女					
占 16—50 岁女性百分比	0.9% * * *	7.8%	0.9%	1.6%	3.3%
10. 寡妇					
占 16 岁以上女性百分比	14.2%	14.1%	14.1%	11.8%	13.3%
11. 受助家庭每户平均现金救济	3.77 美元	3.44	1.55	0.71	2.1

* 所有这些项目都是基于接受调查的家庭数目。

* * “损失”是指被日本兵掠夺。

* * * 在 2 月的进度表上并没有特别列出, 新的进度表 3 月 7 日采用。

228. 费吴生致史迈士

101, 北山大道

帕萨迪纳, 加利福尼亚

1938 年 8 月 3 日

刘易斯·史迈士博士,

C/O 埃德温·马克思先生,

元朗明园路 169 号,

上海, 中国

亲爱的刘易斯:

非常感谢您 6 月 21 日给我和拉贝先生的信。我已经制好副本并转寄给在华盛顿的卢米斯小姐、在纽约的中国同事以及其他感兴趣的人。沙尔芬贝格博士的去世实在是悲惨, 对此有没有任何更多的解释?

关于您在给克勒格尔信中提到的问题——我清楚地记得, 我交给他 2 786. 36 美元, 当时还少了 10 美分, 这恐怕是我唯一能提供的信息。从您的信中我并不是十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没有关于收到这笔钱的任何记录吗? 还是资金数额有出入? 我希望不是!

很少能收到你的来信! 我们带着最大的兴趣拜读您关于工作和资金的报告。但是我们希望您能让我们知道一些“人事”情况。王廷怎么样? 我急于想知道他同别人相处得如何。还有许传音、唐院长、洛以及其他。我的家以及那里的园丁好吗? 自从离开后, 我就再也不知道了。

现在说说我自己的计划。我 7 月 10 日从底特律开车来到西部, 一星期前到达, 现在准备休假。国际委员会已经拍电报让我早点回去, 但是这儿的许多人觉得, 我应在这个国家多待一段时间。一些关于我的不实的宣传, 似乎使得我现在不适宜、也无法返回被占领区。我只是希望这些不会对工作产生不良影响。

如果您在成都收到这封信, 您可以坦率地给我回信, 我真诚地希望

您这样做。如果您还在南京,请把我衷心的问候和良好的祝福转达给你的所有朋友。

您最真诚的

(张 红 译)

229. 经济信息片断

南京,1938年9月10日

农业

农作物调查的报告(汇总表将在9月13日完成)将显示洪水所造成的严重的损害及损耗。一份来自南京南部的专家报告说,表面上看,好的土地能生产出原来农作物产量的60%;没有足够的干热天气让农作物好好地生长。从镇江(chinkiang)到栖霞山,铁路沿线的大小通道都被淹没了;许多水田里有3英尺深的水,富裕地区的损失也非常严重。

另一组报告显示:南京及附近地区,遭受洪灾的水稻田的收成是正常产量的40%—50%,这些地区的农作物即使丰年也不敷需要。其他田地的收成为70%,这是一个相当好的数字。旱地农作物产量也非常的低。在南京附近地区,农作物总产量不能维持农民自己的生活,更不要说出售。在周边乡村地区,靠近主要通道的农作物产量也都很低;僻远地区最好的收成是70%—80%,实际上比去年还要高一些。大量的小麦因为雨天受到损害,某些地方根本就没有收割,因为没有运输费,而且特别低的价格使农民不足以付出艰辛的劳动。据说,这些粮食只能维持农民7—8个月的生活。一般说来,靠近河流的地区最为严重,而西北方向最好。

贸易

燃料的短缺是非常严重的现象,每月只有200吨煤通过经销商公会发放。城内外许多树都被砍了。房屋遭毁坏地区的供应尤为不足。煤油每罐的价格达到了10元以上;煤炭已售至40元以上,有时会降低。

棉布稀缺,而且大部分是日本货。中国纱已经买不到了,丝线脱销。市场上只有日本劣等肥皂和火柴,而且价格很高。蜡烛价格也高。据报道,尽管投诉高消费已取得一些成效,但少数人为了能够使用电力,每月仍然需要交付1元的费用。商店没有皮棉出售。

整个南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布店,没有兑换店或银行(只有两家日

本银行供军队和日本人使用),没有当铺。

任何行业都没有几家像样的店铺,但群众通常在自家房前或是沿着大街卖东西。对于真正的店铺来说,主要是卖大米,其次是杂货,然后是茶叶和饮料。小贩们(拥有从日本批发商到最小的零售商的所有运行方式)掌握着大部分日本商品,但由于价格的激烈竞争,他们也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岁月。拥有100元资金试图从事商业活动是远远不够的。偶然经商的人失败在所难免,但是他们的竞争又会伤害有经验的贸易商。

生产及就业

宇恒面粉厂(前身是大东)的开业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工厂复苏,据说,该厂由日本人完全控制。在当时,雇用了100个工人,日产量为500—800袋面粉。

其他的生产是家庭作坊手工业,因为在家庭外几乎不存在雇佣关系。当然产量是很小的。当地粗糙的棉布是用日本纱在机器上织成的,而日本纱又是高价从上海购买。通常认为每台织机可以维持3—7个人的生计。随着目前大米的低价及普遍下降的生活水平,如果可以维持一个稳定的令人满意的市场的话,一台粗布织机可能维持10个人的生活。将近100台缎布机开始恢复生产(战前3000台,15或20年前的辉煌时期时有5000台)。部分产品被乘客带到上海。一台缎布织机大约能维持13—14个人的生活。

所谓的手工活,如编篮子、竹器、小木工之类也开始恢复,人数只有以前的一半。因为购买力低下,市场很快饱和。200多个小型的针织机在运作,持续进行的话每台可以维持2个人的生活。也许有2000人在贸易大楼找到工作,主要是石工和木匠,他们可能每天会得到8分或者更多的报酬,但是雇佣关系是不规律的。许多房屋修复都是由家人或亲戚、邻居们完成,专门人员无用武之地。

受雇于日本人的劳工总数大约为2000—3000人,工资是每天28—50分,一些雇工能够得到全部或部分食物。

500多人从事警察工作。街道清洁人员及市属劳工和服务人员并不多。市政府各办公室雇用了400名男性,接近一半是南京人。有300人受雇于学校。邮局雇用了600人。

饭店及相关娱乐设施等大场所很难确定。当地人不喜欢介绍女孩子做女服务员、招待及女主持人；许多从事这些行当的女孩子都来自于上海和苏州。

钟表维修、雕刻印章、理发在蓬勃发展，但在可怕的竞争下，他们赢利甚微。

运输

运输和上面提到的物品短缺有关。举例说明：这儿的大米 6 元上下，在芜湖 3.50 元左右，在六合 2.50 元以下，在和县色泽好的只有 1.50 元，上海 16 元。

包裹邮寄非常贵，一方面，没有从上海来的卡车；另一方面，中国人无法使用日本的船运货。火车上的信使除了香烟外，不能赢得任何利润。

货币

日本人禁止或不愿意在公开贸易中接受除标准日元之外的其他货币（想必是要使日元升值并把军票塞进中国人手中？）实际上，中国货币和军票是等价的。日元兑换率随时间和交易的变化很大。一般是 1.10 元换 1.00 元左右，但在有些时候达到 1.20 元甚至 1.30 元。

贝德士

1938 年 9 月 10 日

（张 红 译）

230. 国际委员会致日高

日高先生，
日本大使馆，
上海

亲爱的先生：

尽管威利斯·R. 佩克先生和其他朋友经常热切地和我提到您的谦恭及认真负责，但很遗憾我一直没机会见到您。前段时间我在上海，本希望和您亲自讨论一下由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开展的调查报告，题目为“南京战祸写真”，但当时印刷尚未完成。

国际委员会不愿意把这些材料交给商业出版商，因而我自己负责印刷了一个小版本，旨在引起组织及个人对救济需求和救济工作的主动兴趣。我们希望您能将这些影印本送给那些关心普通大众利益的民政或军事官员。由于各种损失及运输和供给的匮乏，日常经济生活依然处境悲惨。实际上，如果没有推进或重大改善，接下来的冬天会给这个地区的大多数群众带来更深的苦难。

我们相信调查的真实报道，我们也相信他们关于救济需求和方式的讨论能够证明其兴趣及价值。

尊敬您的

（张 红 译）

231.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工作及规划

(至 1938 年 11 月 1 日的陈述)

I. 1937 年—1938 年 5 月

短时期内,在两个军事政权之下成立的国际委员会负责管理“安全区”,为将近 250 000 名群众提供住房和相对好的安全措施。70 000 人在 25 个难民营里得到照料。尽管部分秩序开始恢复,原本城里的人仍然留在难民营,直到 5 月,还需要为许多人提供食物。

在这期间,国际委员会收到了通过其账户,并由汤姆逊公司审计的总共 454 370.44 美元的现金及物资。捐赠通常来源很广,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大米和现金最主要的是由南京原市政府在安全区成立之时,以及 1938 年 5 月由行政院救济委员会所捐。用于食品和燃料的资金超过 178 000 美元。17 500 户家庭得到现金救济,救济委员会以小额补助金的形式帮助其返回家园,共支出了将近 5.7 万美元。1.4 万美元用于难民营的运作及医疗卫生工作;用于就业救济及特殊工程,尤其是农业的资金将近 1.2 万美元。运输费用及所有的间接支出,包括安全区的费用为 11 500 美元。所有的支出为 272 408.42 美元,到 5 月 31 日委员会对其首期 6 个月的工作进行账户审计时,剩余 181 962.02 美元。

II. 1938 年 6—11 月

国际委员会从 2 月初就运用其影响及政策推动难民返回家园,并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独立生存。至 5 月 31 日,难民营被废除,尽管还需要一些时间来完成全部的转移、清洁及最后关闭工作。委员会正致力于夏季的救济工作,并储存资源以满足冬天的需求。

根据春季救济工作的经验,委员会决定对城市和周围农村地区的情况进行调查,继续保持高标准,尤其是考虑给予救济的家庭。食品主要由与红十字会组建的联合委员会发放,在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上海)的请求下,指定国际委员会的 2.2 万美元作为其基础基金,之后增加到 3.1 万美元。仅这一项目,就为申请救济的 26 700 个家庭中的 13 865 个

家庭分发了 6 324 袋大米和小麦。食品分发的总支出为 4.4 万美元。到 10 月底,其他的支出达到了将近 2.3 万美元,包括:生产企业的小额贷款、关闭难民营的费用、现金及工作救济、运输和管理费用。因此,至 11 月 1 日总花费达到约 6.7 万美元。这些数字仅来自财务的初步报告,最后还需进行总决算。

11 月 1 日的财务状况如下:

资 源	大约支出		
6 月 1 日现有	181 962.02 美元	6 月 1 日—10 月 31 日	67 000 美元
至 10 月 31 日收入	16 536.00 美元	11 月项目	6 500 美元
11 月 1 日现有	198 498.02 美元	预计到 11 月 30 日	73 500 美元
	从 12 月 1 日可得拨款	125 000 美元	
			198 500 美元

Ⅲ. 审议目前的需求

1. 战争伤害。 南京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民政府的直接或间接拨款,以及其复杂的利益关系;其次是依赖之前运作的许多教育机构。这些经济基础,随着战争的进程被瓦解,商业通信也被中断。但这只是开始。国际委员会的调查——以“南京战祸写真”为题的印刷品——显示:南京 26% 的房屋被大火或军事行动摧毁,或遭到严重破坏;63% 的被抢劫,只剩下 11% 被掠较轻。留在南京的家庭平均损失 838 美元,其中股票以及商店设备等产生经济效益的损失为 291 美元;衣服、寝具以及家用设备等家庭动产的损失为 276 美元。这表明南京的劳工及中下阶层财产的很大部分被剥夺一空。农村的损失也很严重,在 5 月底,我们调查了四个半县,40% 的农房被毁,还损失了大约一半的牲畜和农具。

2. 小幅回升。 在目前条件下,恢复进程不可能太快。原料供应和直接的成品销售在地理环境和数量上都受到限制。农产品的供应也存在同样的难题。运送物资和资金都不安全,资金一般都是从城市安全转移,或者以其他方式。这里没有银行设施或其他正常的信用渠道。尽管

军票的引进和政治的动荡预示着公认的货币贬值,所幸,货币问题并没有变得十分严峻。成千上万的人回到乡村地区,他们通常身无分文,而且没有充足的衣服和寝具。少数商人和极少数的生产者获得了收益,但是,在低水平的经济状况下,取得广泛的成功要受到很大的限制。今年,虽然不会再遭遇去年那样的严重危机,但没有雄厚的积累,没有提供生活的必需品,我们很难度过以后的岁月。实际上,今年的作物一开始就歉收,而且不管是私人还是集体的都没有库存。

3. 关于谷物、燃料和衣服的报告。 国际委员会最近完成了一份夏季作物的调查报告,并附有影响救济工作的经济数据。结果显示,有一种作物低于平均水平。但是,如果地方在无强制或无经济阻碍的前提下进行交流,而且如果没有太多的商业输出给其他消费者,这些数量可以维持社会需求。事实上,交易者报告称,最近 50%—70% 运往南京的大米由于受日本利益的影响,又被运往其他地区;洪水对大部分种植区造成严重损害,由于战争创伤及接连不断的困难,使得耕种不可避免地减少。南京的燃料始终不足,但当地的草、芦苇和木材如果能自由地进入的话,能够满足做饭的需求。棉、丝、布、衣服和寝具的供应都不足,而且质量很差,但目前尚能满足小规模的有效需求。关于这些贸易的调查常常碰壁,因为“没有购买力”,同时表明在“必需品”行业中就业及交易机会的剧减。

4. 需求估计。准确估计城市救济需求的现实状况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乡村则更难。附近乡村地区的评估导致了人们对急需品的呼吁,对此我们不能给出答复。在城市中,据大量传教士和学校工作人员的综合估计,他们日常所接触的 44% 的中产阶级和贫民实际上是很困难的,没有救济可能就没有希望熬过这个冬天。最近,市政府名义下的慈善组织宣布,40 万南京人中有 20 万人需要帮助。我们大多数成员认为 10 万人急切需要帮助。从事商业贸易的人要比我们乐观一些。目前,我们已经收到 100 万美元救济金,考虑到实际的救济情况,就资源和需求而言,如果为 10 万人中的每一个人提供 2 美元,可以维持 5 个月。与城市损失的 2.46 亿美元(参见南京战祸写真,12—13 页及表 12)相比,100 万美元仅是一笔小钱。参考商人们的估计以及对有限资源的认识,我们已把救

济款降为 50 万美元。

5. 救济方式。国际委员会是否已经承担了重大责任？大量的调查表明，其他慈善组织资源很少，而且没有制定大规模救济的计划。市政府希望有 20 万美元用于救济，其中一部分用于养活 5 万人的 5 个大粥厂。虽然所需的资金尚未确定，而且政府救济资金在实际使用中时常会受到不良因素影响，但是，市政府在救济项目中承担部分重担将有利于救济工作的顺利进行。

6. 委员会的结论。国际委员会在研究形势后得出结论，决定同时开展两项工作：第一，在 12 月 1 日—4 月 31 日期间，运用手头上的实际资源完成自己的项目，并对某些合乎需要的项目进行修正，以确保与市政府服务相关的努力得到最好的利用。第二，寻求 10 万—20 万美元的捐款，用于目前适合的项目，但是随着形势发展，重点可能会有变化。

IV. 10 月 25 日和 11 月 1 日的拨款。(用于 1938 年 12 月—1939 年 4 月阶段)

用于救济的食品和燃料(包括已担保的)	65 000 美元
工作救济	10 000 美元
现金救济(包括医疗救助和对中产阶级的特别关注)	10 000 美元
衣物和寝具(加上之前的 2 000 美元拨款)	8 000 美元
小额贷款资金(加上之前的 3 000 美元)	3 000 美元
农业救济(之前预留的)	5 000 美元
目前的工作人员及管理	6 000 美元
保留的资金(作为指定的礼物)	2 000 美元
附随的资金	9 000 美元
合计拨款	118 000 美元
临时未拨的资金	7 000 美元
至 12 月 1 日资源总计	125 000 美元

(张 红 译)

232.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略)

(以上文献号:RG10;Box 102 Folder 868)

二十一、中日冲突中的南京 1939 年

233. 南京战祸写真(节略)^①

汉口路 21 号

1938 年 10 月 14 日

亲爱的朋友们：

“南京战祸写真”的报告副本已经推迟了很长时间，现已寄送出，却并未到达南京。现在送上这个副本，以表示我们的敬意。

我们印刷了 3 000 份副本，分配大概如下：300 份给了救济组织的领导者、宣传人员以及在中国和日本的外国官员；400 份分别送到纽约和伦敦，以供中国救济委员会的发言人、本地代表和经由挑选的编辑和作者使用；500 份分别送到纽约和伦敦出售；450 份用以供上海出售、本地使用以及保留备用；450 份被重庆外交部买下。

你们认为有一些人应该拥有这份报告，但是我们能够提供的副本数量相当有限。自然，在上海或国外购买更可取。如果你们需要，请提供姓名和职务，供管理人员确认身份。

你真诚的，

里尔

^① 按：此报告从开始到地图见本史料集第 15 册第 3—75 页。所续部分系相关书信，附在耶鲁文献原件中。

致读者：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后续组织。1938年2月，安全区被解除之后，委员会单纯作为一个力行人道主义事业的个人救济组织而运转。委员会努力关注南京的需求，也利用专项基金向南京周围地区的农民提供借款。

对于曾为它工作以及施以援助的所有人，委员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像这项调查所显示的那样，救济的需要仍然存在，因此，更多的援助渴求不已。捐助物请寄给委员会的财务主管麦克伦，中国，南京，天津路4号，如果是电报汇款，请直接汇入中国上海花旗银行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账户。

W. P. 米尔士

（以上文献号：RG10:Box 102 Folder 870）

（张 红 译）

（以上由张红翻译，张生校对）

二十二、中日冲突中的南京 1940—1941

234. 日本宣传传单(1938—1939,略)

235. 南京救济工作笔记

中国,南京

1938年8月26日

在南京的救济活动面临严峻的挑战。所有读到这些文字的人都会明白中国人窘迫的经济条件,但因为军方对长江下游大米交易的控制所造成的无情剥削,他们的状况更加糟糕,这使得南京的米价达到去年的两倍到一倍半(现在大约是20元)。国际救济委员会在确保大米供应方面已经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即使是用全城最高价买了一些大米,但依然难以做到保证供应。这使得救济只能局限于那些赤贫和没有18—49岁年龄段壮男劳力的家庭。即使是这个紧缩的计划也只能考虑为大约13000个家庭提供半担米的帮助(一担米约合2.8蒲式耳或180磅)。成千上万处境艰难的家庭不得被排除在外,其中包括有打短工的或可能找到工作的男子的家庭。

那些去年领受过委员会救济的家庭即便是根据他们以前的资料调查符合要求,也不应再次申请。去年没有接受救济的家庭可以在1月2—11日之间派一名家庭成员前往天津路4号委员会办公室申请。

申请人必须携带:(1) 一张写明每个家庭成员姓名、性别和年龄以及家庭住址的纸;(2) 家庭注册证明(户口证);(3) 申请者的“市民通行证”。如果他的家庭去年接受过救济或家庭成员中有 18—49 岁之间的壮男劳力,不管是谁来都没用(不会再救济)。当然对所有符合条件的申请者都会进行调查。

请协助宣传这些申请条件以减少不符合条件者的失望情绪。在 12 月 30 日、31 日和 1 月 1 日的当地报纸上将刊布一则完整的中文通告。这些报纸将发到牧师们手中。

(郑安光 译)

236. 关于家庭资料调查的建议方案

1940 年

目标：

1. 尽量全面深入地了解我们救济的家庭的真实境况和经济条件。
2. 确定一个基础,根据他们对救济需求的程度和类型将接受救济的家庭分为 4、5 或 6 类。这将大大便利未来的工作,如果下一季的资金比上一季少,为选择进行救济的家庭提供一个合理的基础。
3. 以这个调查的摘要报告为基础,可以具体有效地向委员会的委员们请求分配资金。
4. 为我们自己和其他方面的中国救济基金资助者提供关于救济需求者的准确信息,可能还要附上例行报告和为杂志写的文章。

程序：

1. 基本数据采自标明家庭成员年龄状况和性别的家庭记录,以及被救济家庭的构成情况。所有有收入来源者的过去和目前的工作及其收入状况。
2. 延续去年的做法,为了检查家庭是否达到需要救济的标准,所有家庭将被分为两类:
 - B. 没有潜在谋生能力的家庭。即那些没有 18—49 岁的壮男劳力,并且家长的年龄高于 60 岁或低于 15 岁,或者家长因残疾或罹患痼疾无法持家的家庭。
 - C. 有部分谋生能力的家庭(有潜在谋生能力)。即那些没有 18—49 岁的壮男劳力,并且家长的年龄在 50—59 岁之间或 15—17 岁之间,或者家长是 20—49 岁之间的寡妇或丈夫不在南京的妇女的家庭。
3. 作为分类检验的一部分,根据上一季给予每个家庭的实际救济额度,将 B 类和 C 类家庭分成三组:
 - (1) 在两次救济发放中接受 7 星期及以上供应;或在一次救济发放中接受 4 星期及以上供应的家庭。

(2) 接受救济数量在(1)组和(3)组之间的家庭。

(3) 在两次救济发放中接受 2 或 3 星期供应,或在一次救济发放中接受 1 星期供应的家庭。

4. 对每个有下述情况的家庭的报告做特别区分标记:

(1) 有 12 岁以下子女的家庭

(2) 家长是寡妇的;成员中有不是家长的寡妇的家庭

(3) 有一个身体残疾成员的家庭

(4) 出现严重的疾病或受到严重伤害,但不确定是否会因此失去谋生能力的家庭。

5. 让志愿者或兼职的学生抄录下需要特别关注的家庭的资料。

方法和手段:

为了完成本季我们救济的 1.5 万个在册家庭的调查工作,除了志愿者和兼职的学生之外,还需要 5 名十分符合条件并且富有经验的人进行工作。找一个能干的人从事半时工作将大有裨益。算下来恰有两个月的工作量。调查工作的最高工资为月薪 45 元,全部人工支出预算为 410 元。再加上 1.5 万张卡片以及 600 张大表格用纸以及其他文具和杂项支出,实际总开支预算为 500 元。任何超额部分将由个人自负。

贝德士

(1940 年 7 月 6 日修改)

表一

接受救济的家庭： 年龄段： 以谋生能力分类：

家庭数 目	百分比	家庭成 员数	百分 比	家庭 规模	家庭成员年龄段					
					0— 14岁	百分比	15— 49岁	百分比	50岁 以上	所有年龄段 百分比
全体居民 85 300		358 050		4.2		35		47		18
所有救济家庭 30 585	100	128 140	100	4.2	47 392	37	54 424	42	26 324	100
A类(“有”)17 789	58	84 312	66	4.7	30 705	36	42 012	50	11 595	100
B类(“没有”)4 361	14	12 492	10	2.9	3 716	30	2 759	22	6 017	100
C类(“部分有”)8 435	28	31 336	24	3.7	12 971	41	9 633	31	8 712	100

表二

按照性别, 结合年龄段的分配: 以谋生能力分类

	所有年龄段		0—14岁		15—49岁		50岁以上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所有被救济的家庭	59 893	68 247	24 537	22 855	24 158	30 266	11 198	15 126
A类(“有”)	42 322	41 990	15 983	14 722	22 199	19 813	4 140	7 455
B类(“没有”)	4 786	7 706	1 919	1 797	506	2 253	2 361	3 656
C类(“部分有”)	12 785	18 551	6 635	6 336	1 453	8 200	4 697	4 015

以百分比标示的相同数据:增加了性别比例

	0—14 岁				15—49 岁				50 岁以上			
	男女比例				男女比例				男女比例			
总人口				93				102				79
全部被救济家庭	100	100	100	86	100	100	100	107	100	100	100	74
A类(“有”)	71	62	101	101	65	64	109	109	92	66	37	55
B类(“没有”)	8	11	62	62	8	8	107	107	2	7	21	65
C类(“部分有”)	21	27	69	69	27	28	105	105	6	27	42	117

各类别家庭中全部男性和女性的分布(百分比)

	0—14 岁				15—49 岁				50 岁以上			
全部被救济的家庭	100	100	100	100	41	34	40	44	19	22	18	48
A类(“有”)	100	100	100	100	38	35	52	47	10	18	48	22
B类(“没有”)	100	100	100	100	40	23	11	29	49	48	22	22
C类(“部分有”)	100	100	100	100	52	34	11	44	37	22	22	22

表三

以全部在册家庭中不同家庭类型所占比例来标示的家庭构成状况

	正常家庭	不完整家庭	有男子的家庭	有孩子的家庭	仅有一人的家庭
全体居民	68.7	16.7	16.5	72.2	14.5
全部被救济家庭	59.7	24.8	28.2	75.3	15.5
A类(“有”)	73.7	20.2	14.3	86.4	6.1
B类(“没有”)	34.5	12.6	46.5	28.5	52.9
C类(“部分有”)	43.1	41.2	48.1	75.9	15.7

表四

被救济家庭中就业家庭成员的不同职业构成百分比,以及每人每天的平均工资
(与总人口的就业和收入调查情况进行比较)

	以前的职业	目前的职业	总人口	收入	全体居民的平均就业收入
农业	8	3	3	0.32(元)	0.48
制造业,手工业	24	13	18	0.16	0.47
贸易	31	40	34	0.20	0.49
运输业	10	11	10	0.25	0.67
家庭、私人服务	8	8	7	0.18	0.36
公共服务	5	1	2	0.41	1.06
自由职业	3	2	3	0.35	0.72
一般劳力	6	24	20	0.28	0.26
店主	4	1	3	0.21	1.13
职员	1	—	—	0.23	0.79
全部就业者	100	100	100	0.22	0.49
就业人口比例	16	17	27		
就业10年以上人口比例	26	27	41		

(郑安光 译)

237. 1940 年冬春季接受救济的家庭情况 调查报告摘要

共有包含 54 144 人在内的 16 170 个家庭接受了援助。

共有包含 4 136 人在内的 802 个家庭实际上没有被纳入委员会的工作范围,这些家庭可能被排除在我们的计划之外。

4 900 人接受了最低额度的救济,统计表明,这些人的状况没有其他人那么窘迫。

因此相应地可以有 9 000 人在不会遭受什么损害的情况下不被救济。

在其余 4.5 万人中,18 200 人接受了差不多是最高额度的救济,因为根据对年龄、性别、就业、收入以及寡妇人数等统计,这批人的生活状况明显是最为困苦的。

对于剩下的 26 800 人,我们认为根据收入能力难以区分。由于分类的结果应该是公平可靠的,我们采用别的区分方法。

我们过去的计划排除了那些包含 18—49 岁之间壮男劳力的家庭,而倾向于救济老年人,但对儿童的救济相比较之下很少。在去年冬天救助的 5.4 万人中,仅有 14 650 人是 12 岁以下的儿童(占全部被救助者总数的 27%)。由于按照现在的米价我们不可能救助第二类中的全部 26 800 人,我们应该在资源许可的范围内充分考虑对有孩子的家庭供应所需。有关细节将在拟定的计划中说明。

此外,6 107 个受助家庭的家长是寡妇,占受助家庭总数的 37%。接受救济的寡妇总数是 8 804 名,占 15 岁以上妇女总数的 40%,平均每两个受助家庭就有 1 名以上是寡妇。

1940 年 9 月 22 日

(郑安光 译)

238.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1940—1941 年项目摘要

1940 年 9 月 25 日

1. 虽然对救助的需求越来越多,但更高的米价使得项目缩减了。全面调查表明,上一个季节委员会以平均 21 元多一点的价格购买了 10 108 石米,共救济 54 144 人(16 170 个家庭)。考虑到今年的米价至少会是 50 元一担,因为在大米收获季节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委员会已经准备大幅度减少救助人数。这十分困难。因为上个季节救助的 54 144 人的选择原则就是那些没有 18—49 岁壮男劳力的家庭,他们明显是非常贫困的,同时也是通过逐户调查筛选出来的。

2. 选择减少的方法。我们认为,通过进一步严格区分和判定的标准,大约有 9 000 人可以依照规则被排除在继续救济计划外。在剩下的 4.5 万人中,我们可以看出有 18 200 人(第一类)的境况比其他人更危急。对于剩下的 26 800 人,我们无法根据收入能力或贫困水平进行区分(通过大量调查无法得出明确的结果)。因此我们建议根据每个家庭中的(12 岁以下)子女数量以家庭成员状况来划分他们的救助等级。我们更愿意采取这种原则,因为我们将有壮男劳力的家庭排除在外的方法自然地将救济针对年老体衰的成年人,而没有针对被抚养的孩子。纠正目前方案的这个不足有利于有孩子的家庭。

3. 只提供 6 个星期的粮食。根据前几年的经验并严格按照上个季节的操作方式,我们决定对每个被批准给予救济的家庭只发放够维持 6 个星期最低生活水平的大米(或者其他粮食,如果情况对被救济者有利的话)。在最困难季节的 3 个月中再补充发放维持最低生活所需一半的配给量。这大概是救济工作的最低标准,同时当然也不会让这些人去讨饭。

4. 将不会接受新的救济申请,除了在极少数情况下,向我们所了解的一些极端贫困的人提供救济。这个决定还包括痛苦地拒绝考虑成千

上万刚到南京的人,或是从上个季节以来因死亡、疾病或其他变故坠入困顿的人。

5. 为供应所需而计划的具体数字。

	人 数	大米(担)	估价(10 月份)
第一类家庭	18 200	3 370	168 500 元
第二类家庭中有 3 个以上孩子的	4 900	910	45 500
第二类家庭中有 2 个孩子的	5 000	925	46 250
第二类家庭中有 1 个孩子的	6 700	1 240	62 000
第二类家庭中没有孩子的	10 200	1 890	94 500
总 计	45 000	8 335	416 750 元

注:1940 年 12 月 6 日。米价现在是每石 68 元。总计收到 165 000 元,用来购买小麦和面粉

(郑安光 译)

239. 致豪尔

1940年10月12日

亲爱的豪尔：

这里对你的总结进行一些说明。你是对的，尽管展示活动的确很糟，但你还是从积极的角度加以总结。除了特别因条件所限部分之外，例如：大米税的情况只是来自商人的报告，我对我的陈述还是十分有信心的。关于日本商人运输特权的情况来自芜湖地区，但我认为是证据确凿的。了解情况的朋友坚持认为除了邮政以外的所有运输活动都是由日本老板直接经营的。

有一本6月15日最新一期的《南京日本商会和劳工杂志》将放在我家保留几天，其中有修订过的运输规章。我的日语不太好，但我相信我没弄错，并且向你传达了最重要的内容。如果你想核对一下，可以派人取去用一两天。

一、绝对禁止输出输入的物资。

1. 作战武器、炸药及类似物品
2. 火药及制造火药的化学原料(经采矿局批准的除外)
3. 鸦片(经戒烟总局批准的除外)
4. 其他可用于军事目的的物资可视情况需要增加

二、附有商品税和盐税完税证明后可以输出或输入的物资

1. 火柴
2. 水泥
3. 棉布
4. 烟草
5. 冰镇饮料
6. 米酒
7. 酒精
8. 盐

三、经陆海军特别办公室(Specified Military and Naval Office)批准可以运往上海的物资

1. 金属和矿石
2. 大米、小麦和小麦面粉
3. 大麻(苧麻)
4. 牛、猪、羊
5. 空瓶子
6. 砖头

四、经另外一个陆海军特别办公室批准可以运往上海的物资

1. 鸡蛋及其制品
2. 猪鬃
3. 羽毛
4. 猪肠
5. 桐油
6. 茶叶

7. 蚕茧 8. 生丝和丝废料 9. 烟叶 10. 皮革和兽皮 11. 棉花和棉废料

五、经陆海军专门办公室批准可以从上海运往日占区的物资

1. 金属,包括废金属 2. 机器 3. 油料和汽油 4. 木材 5. 肥皂 6. 火柴 7. 蜡烛 8. 盐 9. 烟草 10. 食用油 11. 棉布 12. 羽毛和皮革制品 13. 人造丝 14. 糖

这种东西可能对你来说很熟悉了,当然对整个上海来说也应该是很熟悉了。^①但我此前对这种全面的管制方案还是一无所知。

(郑安光 译)

^① 译者注:指日本占领上海后同样实施了严格的物资管制方案。

240.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增补)

1939年5月1日—1941年4月30日

本报告可以看作是对以“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1937年11月—1939年4月30)”所述内容的扼要增补。在后面的这些岁月里,由于经济形势的极度恶化,委员会的活动仅限于以发放谷物和面粉的形式提供食物方面的救助。大米和小麦的价格暴涨,目前已达1937年早期的11倍。由于失业率很高,工资水平增长十分缓慢。这里大批百姓生活悲惨程度日渐加深和延续。

委员会以中国货币形式收到的资助看起来还不错,但这些钱的购买力却大大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做出果断的抉择。在1939年夏天,委员会分析了上个季节接受救济的30 585个家庭(128 140人)的资料。只有那些没有18—49岁壮男劳力(因此没有足够的谋生能力)的家庭才被保留纳入重新调查的程序,这使得名单上只剩下1万个家庭。大量新的救济申请也被以同样的衡量标准压缩到仅6 000个家庭。

因此第三阶段(在财务报告中指1939年5月1日—1940年7月31日)我们共为16 170个家庭(54 144人)发放了食品。值得一提的是,其中30%共6 107个家庭的家长是寡妇,而全部接受救济的寡妇占15岁以上救济妇女总数的40%,达8 804人。

共有10 108担(容量单位,合170—176磅)米,按照最低生活标准发放了不到6个星期,在今年最艰辛的3个月里以减半量发放了不到3个月。早期购买的大米价格是每担21元多一点,共花费212 530.32元。发放了2 279件棉衣,保守估价值5 802.85元。841元经费使用到需要现金的特别事项。

包括文员、调查员、工人和看守在内的职员最多达到47人,每月支付较低的薪水总额为1 142元。本年不展开救济活动时仅保留雇员3人。

救济活动的第四阶段(1940年8月1日—1941年4月31日)在需要

继续压缩项目的忧虑中展开。由于根据相关谋生能力和贫困水平进行的分类结果很模糊,因此决定在资金许可的范围内尽量救助那些有几个年幼子女的家庭。按照上一季的原则经过严格的逐户调查,优先考虑了家庭成员死亡、被绑架以及其他变故,再加上更正以前的错漏,将救助名单压缩到 1.1 万个家庭。

这次救助没有开放新的申请。不过委员会请求教堂推荐了很有限的一些家庭过来,这使得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增加了 800 个新的家庭。因此最后接受食品救济的家庭总数为 11 724 个,总计 36 763 人。

在这一阶段,我们根据市场价格和家庭的利用情况对各种粮食的优缺点进行了认真研究。大米已经是最贵的谷物了,而且常常在数量上无法满足供应。因此委员会忽略了大米的普通优点和 90% 以上难民的饮食习惯,开始采购小麦和玉米。共计发放了 8 188 担小麦、碾碎的小麦(美国红十字会运来)、玉米和不同等级面粉。这在数量上超过了维持 6 个星期最低生活水平的所需。(详细的价格和数量在后面的物资说明中列出)

前述为度过冬天购买了 2 088 件棉衣,其中 1 000 件过季童装来自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Nanking International Relief Association)(上海)。后来该组织又引来 600 件棉衣,因此在第四阶段委员会共为 1 965 个家庭发放了 2 688 件棉衣。这些棉衣保守估计价值 9 910.23 元,比市价低一半。

本季职员总数平均约为 41 名,本年的其余时间仅保留 2 名职员。

下面是关于 1938—1939 年间小额贷款活动的总结说明。期间总共发放了 164 笔共计 6 920 元贷款。除少量利息外,已归还本金 5 407.08 元。其中 88 笔全额归还,38 笔还款超过一半,35 笔少于一半,3 笔未还。考虑到贷款者要在生活开支飞涨的情况下还要从目前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养家糊口,这个信用记录可以说是值得称赞的。未付款项已经从我们的账户中注销了,未来归还的款项将列于捐助清单上。

简要财务报告

本报告在主要项目下涵盖了委员会的全部现金收入和购买物资的支出,四舍五入到千。经知名审计师审计的账目可在附录 A 中查看。第

三阶段的时间是 1939 年 5 月 1 日—1940 年 7 月 31 日,第四阶段是从 1940 年 8 月 1 日—1941 年 4 月 30 日。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总 计
收入	1. 捐赠	192 000	316 000(b)	508 000
	2. 利息和汇率贴水	19 000		19 000
	3. 做衣服;销售收入	8 000	13 000(c)	21 000
	总收入	219 000	329 000	548 000
	上期结转	31 000	18 000(d)	31 000
	可用额度	250 000	347 000	579 000
开支	救济			
	4. 发放食物	215 000	289 000(e)	504 000
	5. 发放衣物	5 000	10 000(f)	15 000
	6. 现金救济	1 000	10 000(g)	11 000
	7. 小额贷款注销	(2 000)a	2 000	2 000
	救济支出总计	221 000	311 000	532 000
开支	经常性开支			
	8. 职员	7 000	7 000	14 000
	9. 常规交通	4 000	1 000	5 000
	总支出	232 000	319 000	551 000
	一阶段结束时的剩余	18 000	28 000	28 000
	可用金额	250 000	347 000	579 000

说明:

这里使用的计算货币是中国流通货币,即“元”。1941 年 5 月 1 日,其价值稍微比 5 美分多点,亦即 19 元兑 1 美元。在文中所述阶段,汇率大约是 15 到 16 元兑 1 美元。

(a) 在审计报告中出现了这个数字,用以保持小额贷款账目的平衡。本表中未计入。

(b) 包括价值 60 000 元的碎麦(3 000 袋)和价值 3 000 元的衣物。

(c) 销售收入包括用不着的袋子,以及从前几个救济季转来的一辆客货两用车。

(d) 包括近 8 000 元的衣物和油料。

(e) 包括价值 6 000 元的碎麦。

(f) 包括从上期转入的价值 7 000 元的衣物,有 3 000 元是新捐助的。

(g) 委员会将这笔款项付给了金陵大学农业福利基金会(University of Nanking Agricultural Welfare Fund),用以支持金陵大学农学院直接向农民提供技术服务。

捐赠报告

救济项目主任、金陵神学院的宋煦伯和美国基督降临会(Advent Mission)的大卫·杨承担了大部分重要的日常工作。其他众多工作的参与者还有美国耶稣会传道会(柯尼和马格纳神父、费尼甘修士),金陵大学(委员会的主席和财务负责人以及 T. H. 邵教授),美国基督降临会(弗兰克·图斯牧师)的人。

这里还要特别感谢项目的审计单位汤笙(上海)事务所的各位先生,他们免费提供了大量服务。委员会继续得以使用金陵大学的三座建筑:Sage Hall 用做仓库,存放了成千上万袋粮食;女生宿舍用做办公室和登记处;女生交流会堂(Women's Social Hall)用做物资发放处。

现金捐赠主要来自美国中国救济总会(“教会委员会”,上海)、英国中国救济总会,以及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这是一个中国慈善家团体。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还以贷款形式捐助的一批专用衣物,而最受欢迎的惊喜来自美国红十字会(捐赠了 3 000 袋约 75 吨碎麦)。它使这个岌岌可危的项目得以度过难关。

依惯例,下面列出委员会在各个阶段收到的等值中国货币 1 000 元以上的现金捐助者名单。这个名单没有包括已提及的物资捐助。

第三阶段主要捐助者:1939—1940

美国救济总会	116 000(元)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30 044.77
英国中国救济总会	30 000
Aimee B. Millican	1 747.16
南京基督会	1 542.29
Cora D. Reeves	1 164.00 (账面价值 194 美元,以美元 兑中国元 6 比 1 计算)

第四阶段主要捐助者,1940—1941

美国救济总会	175 000
--------	---------

英国中国救济总会	50 000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24 000

附录 A

(两个阶段的完整审计报告)

附录 B

国际委员会组成人员

从 1939 年 5 月 1 日—1941 年 5 月份委员名单

(导语,或是总结)

读过这份报告的人一定能理解目前南京的窘境是多么严重,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工作因为捐助数额和人手问题捉襟见肘。南京委员会并非想独享捐助,但很愿意大家捐款到南京市天津路 4 号,也可以通过设在上海和海外的各种委员会进行捐助。

(郑安光 译)

241. 南京平均零售物价资料(1941)

商品名称	单 位	1937 年 1—6 月份	1941 年 4 月份	1941 年 5 月份	1941 年 6 月份	1941 年 6 月的 最后一个星期
粮食等						
1. 大米	担	9.63	103.00	129.00	154.00	155.00
2. 小麦	担	5.84	56	59.00	53.00	55.00
3. 面条	斤(Catty)	0.089	0.60	0.58	0.52	0.52
4. 大豆	担	8.83	54.5	57.40	58.25	58.00
5. 玉米	担	5.55	63.75	58.00	53	54.00
肉类,鱼						
6. 牛肉	斤	0.27	1.63	1.94	2.15	2.20
7. 猪肉	斤	0.34	1.40	1.60	1.65	1.80
8. 鲤鱼,普通	斤	0.18	1.00	1.19	1.43	1.50
蔬菜						
9. 萝卜	斤	0.036	0.31	0.17	0.14	0.12
10. 卷心菜、 青菜①	斤	0.29	0.07	0.09	0.16	0.20
11. 豆芽	斤	0.036	0.18	0.19	0.19	0.20
12. 卷心菜、 青菜②	斤	0.53	—	—	—	—
其他食品						
13. 豆油	斤	0.27	1.25	1.31	1.54	1.60
14. 芝麻油	斤	0.27	1.25	1.31	1.59	1.68
15. 酱油	斤	0.08	0.40	0.42	0.45	0.50
16. 高粱酒	斤	0.35	1.80	2.00	2.00	2.00

①② 此两处原文皆为“cabbage, chin”,依价格和中国一般种植情况,应为卷心菜、青菜。

续 表

商品名称	单 位	1937 年 1—6 月份	1941 年 4 月份	1941 年 5 月份	1941 年 6 月份	1941 年 6 月的 最后一个星期
17. 糖	斤	0.19	1.86	2.12	1.93	1.90
18. 盐	斤	0.12	0.80	0.80	0.65	0.60
纺织品等						
19. 原棉	斤	0.54	2.30	2.40	2.30	2.30
20. 粗布	尺	—	0.52	0.57	0.56	0.56
21. 细布	尺	0.11	0.74	0.80	0.81	0.82
22. 衬衫衣料	尺	0.07	0.70	0.77	0.79	0.78
23. Black Jesus	尺	0.18	1.10	1.24	1.24	1.26
24. 粗斜纹布	尺	0.18	1.15	1.33	1.40	1.44
25. 毛巾	条	0.11	1.00	1.20	1.50	1.50
26. 长袜	双	0.13	1.00	1.12	1.20	1.20
27. 线	束	0.007	0.09	0.10	0.10	0.10
燃料						
28. 芦苇	担(Picul)	0.75	5.30	6.52	9.10	9.50
29. 木柴	担	0.91	6.50	7.32	10.88	12.00
30. 树枝	担	0.70	5.00	6.18	9.56	10.00
31. 煤	吨	25.13	325.00	384.00	400.00	400.00
其他						
32. 茶, 茵陈 (Ying Chen)	两	0.05	0.30	0.31	0.33	0.35
33. 茶, 青头 (Chien Tou)	两	0.02	0.16	0.19	0.20	0.20
34. 烟草, 好	两	0.07	0.30	0.30	0.30	0.30
35. 烟草, 差	两	0.02	0.20	0.20	0.20	0.20
36. 香烟	包	0.06	0.37	0.39	0.36	0.34
37. 蜡烛	包	0.17	1.60	1.60	1.60	1.60
38. 煤油	斤	0.19	1.70	1.80	1.80	1.80
39. 肥皂	块	0.04	0.46	0.49	0.44	0.42
40. 洋钉	斤	0.13	2.22	2.72	3.30	3.40

(郑安光 译)

242. 按比例计算的物价变化

商品名称	1937 年 1—6 月份	1941 年 4 月份	1941 年 5 月份	1941 年 6 月份	1941 年 6 月的 最后一个星期
粮食等					
1. 大米	100	1 069	1 339	1 599	1 610
2. 小麦	100	959	1 010	909	942
3. 面条	100	674	652	544	554
4. 大豆	100	617	650	660	657
5. 玉米	100	1 149	1 045	964	975
肉类, 鱼					
6. 牛肉	100	604	710	800	815
7. 猪肉	100	500	500	515	529
8. 鲤鱼, 普通	100	556	661	800	833
蔬菜					
9. 萝卜	100	861	472	589	333
10. 卷心菜、青菜	100	241	310	552	690
11. 豆芽	100	500	528	528	556
12. 卷心菜、青菜	100	—	—	—	—
其他食品					
13. 豆油	100	463	485	570	593
14. 芝麻油	100	463	485	589	622
15. 酱油	100	500	528	563	628
16. 高粱酒	100	514	543	543	543
17. 糖	100	980	1 116	1 016	1 000
18. 盐	100	667	667	542	500

续 表

商品名称	1937 年 1—6 月份	1941 年 4 月份	1941 年 5 月份	1941 年 6 月份	1941 年 6 月的 最后一个星期
纺织品等					
19. 原棉	100	497	444	426	426
20. 粗布	100	—	—	—	—
21. 细布	100	673	727	736	745
22. 衬衫衣料	100	1 000	1 100	1 029	1 014
23. Black Jesus	100	687	775	775	787
24. 粗斜纹布	100	639	730	783	800
25. 毛巾	100	909	1 065	1 364	1 364
26. 长袜	100	700	862	925	923
27. 线	100	1 286	1 429	1 429	1 429
燃料					
28. 芦苇	100	707	869	1 213	1 266
29. 木柴	100	714	804	1 186	1 319
30. 树枝	100	714	883	1 364	1 429
31. 煤	100	1 293	1 528	1 592	1 592
其他					
32. 茶, 茵陈	100	600	620	700	700
33. 茶, 青头	100	800	950	1 000	1 000
34. 烟草, 好	100	429	429	429	420
35. 烟草, 差	1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36. 香烟	100	617	650	600	567
37. 蜡烛	100	941	941	941	941
38. 煤油	100	900	947	947	947
39. 肥皂	100	1 200	1 250	1 100	1 050
40. 洋钉	100	1 693	2 092	2 538	2 615

(以上文献号:RG10:Box 102 Folder 870)

(郑安光 译)

二十三、中日冲突中的南京(无日期)

243. 日本《晚邮报(the Eve Post)》宣传照片(略)

244. 国际救济委员会相关文件副本

(1)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致拉贝的感谢信

南京国际安全区(现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外国居民希望向约翰·拉贝先生的工作表示真挚感谢,他在3个月的艰难时光里出任我们委员会的主席。在领导困难的慈善救济工作中,拉贝先生勇敢而和善。这些将被所有南京人和他们的亲属以及利害相关的人长久铭记,我们主席的优秀品质也充分展现:不仅在一项庞大的事业中积极干练,同时也体现了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的深切同情和关爱。

中国人对这种无私的服务也表示感激和认可。拉贝先生还为外国人树立了一种超越经济和国家利益、献身人道主义福利事业的长久典范。通过我们主席最近的工作,拉贝先生在南京出色地代表的西门子公司也因对一项伟大公共事业的支持而赢得极高尊敬。同样,拉贝先生理所应当获得的荣誉也给所有德国公司的驻华机构和德国人在华群体带来新的光荣。

怀着个人感激和祝愿签名:

米尔士(Mills)

史迈士(Smythe)
林查理(Riggs)
马吉(Magee)
特里默(Trimmer)
施佩林(Sperling)
贝德士(Bates)

我们其他留在南京的非官方委员会人士希望和国际委员会一起表达对拉贝先生的感谢:

魏特琳(Vautrin)
齐阿尔(Zial)
海因兹(Hynds)
威尔逊(Wilson)
波德希沃洛夫(Podishivoloff)
黑姆佩尔(Hempel)
鲍尔(Bauer)
麦克伦(McCallum)
哈茨(Hatz)
宋煦伯(Sone)
福斯特(Forster)

(2) 路透社上海电

27日的信刚刚收到。在目前的控制之下不可能提供完整的报告。在经过了对外国人财产长时间严重的侵犯之后,下面所列的是新近发生的一些事例:1月8日,日本宪兵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从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内的难民营抓走了刘文彬翻译,此处是美国财产。10日他逃了出来,躲在金陵大学紧急状态委员会主席贝德士家中。11日日本宪兵再次抓到了他,此后他就没有音信了。10日日本宪兵迫使门卫带他们到金陵神学院大楼三楼,并迫使门卫替他们拿走了大量蜡烛,此处是美国财产。11日中午12:30,日本宪兵队包围了位于宁海路5号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说是寻找坏人,结果一个也没找到就离开了,此处是德国财

产。同日下午 1:30,他们以同样借口在费吴生的办公室抢走了难民的一大笔钱。在这四件事发生以前,都没有通知上述地方的外国拥有者和管理者。美国大使馆和德国大使馆向日本大使馆提交了书面抗议,要求以后这种搜查要提前通知他们国家的大使馆。12 日夜晩,12 名日本士兵翻墙进来,开枪并绑走了金陵大学附中难民营中的姑娘。

与鲍引登商量提供救济必需品的問題。

迄今 25 万平民仍然缺少稳定的食品和燃料供应。救济供应不足。购买更多生活必需品的请求被拒绝。从 12 月 19 日日军开始大规模焚烧店铺。所有店铺都遭到洗劫,多数被焚毁。没有邮局,没有银行,没有交通,连黄包车和手推车都没有,电话不通,只有少数楼房里有电灯和自来水。

驴肉卖到了 5 角钱一磅。

史迈士

(3) 组织安全区的最初草案(手稿)

资金

政策:出入控制

边界

数量和位置

士兵和军事设施:

撤出命令和检查

防空

伤兵

食物:

数量

位置

发放

交通

住宿

总体安排

使用和管理

(a) 公共机构的房屋

(b) 空置的民房

设施

供水

灯

电话

卫生与健康

额外的公共厕所;污物处理

垃圾和废物的收集

医疗

(4) 在金陵神学院的调查

1. 192 人因日本士兵的驻扎地离他们的家太近而不愿离开。
 2. 79 人自愿在难民营关闭时离开。
 3. 11 人亲属失散——都是在没留下地址的情况下离开。
 4. 6 人被困此处,他们有亲属在外地,也知道他们的地址。
 5. 97 人贫困,没有门路谋生。
 6. 96 人无法回家,因为他们的房子被烧掉了。
 7. 30 人来自其他城市或乡下。
 8. 2 人肢体残疾或病弱。
 9. 19 人是寡妇、孤儿和老人。
- 总人数是 532 人。

另一种分类方法

1. 年轻女孩,16—25 岁,单身或没有亲属,包括上过学和没有上过学的。
2. 年轻女孩,16—25 岁,有可以为她们提供某种援助的家人和

亲属。

3. 年轻女孩,16—25岁,有家人或亲属,但他们十分贫困。
4. 年轻寡妇,有需要抚养的人但却无法谋生。
5. 家在城市或城外不安全区域的年轻女孩或妇女。
6. 16岁以下的女孤儿和14岁以下的男孤儿,没有亲属或朋友可以照顾他们。
7. 所有年龄段的跛足、失明和患病的人。

(5) “特别委员会”的安置建议

1. 把所有的肢体残疾者和老人送到“老人堂”。
 2. 如若可能,把所有盲童(和失明的青年人)送到盲人学校。
 3. 国际委员会将为他们支付必要的入学费用。
 4. 把有需要抚养者的年轻寡妇送到诸如卫臣里(Wei Chen Li)公寓之类的地方,并且要由自愿负责的委员照看她们。
 5. 国际委员会将为她们每人提供至少3个月的食物,如果条件允许或是必需,根据负责照料她们的委员的意见,可以提供更长时间的供应。
 6. 父母不在南京或没有亲戚朋友照顾的年轻妇女将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些地方,直到她们可以和家人联系上。
 7. 如果需要的话,国际委员会将给她们中的一些人提供资金救助。
- 除第7类中的青年妇女外,其中的第1,2,5,6,7类人员要对自己担负起全部或几乎全部的责任。

(6) 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请向美国学校和鲍引登打听贝德士太太和幼子的下落以及活动安排。

美国驻汉口总领事馆

驻汉口总领事馆,请向金陵大学校方转达以下信息:

“大学庇护了3万难民,学校的损失在南京市算是中等,许多居民遭到抢劫,学校职员所受伤害较小,而他们的家人受到的伤害则严重得多,

大学医院目前已经在大规模帮助当地居民。需要柏睿德的帮助,他和家人在哪里?

多谢!

你的
贝德士

(7) 国际委员会致高斯

国际委员会恳请高斯总领事将以下信息和关于成立南京安全区最初计划的文本转达给里斯·纳特(Rees Nat G. G.)和基督教青年会的佩蒂特。我们建议您安排三四人(男子),如威勒、贝克、雅坎诺、普罗斯特·哈里斯,尽快拜访日高顾问和获得授权的日本大使以进一步推动建立安全区。获得授权的中国官员已经同意了安全区计划的具体条件,并且已经提供了大米和其他实际支持。

尽快完成这些事十分关键。

拉贝 史迈士 贝德士

(8) 拉贝致日本当局

国际委员会已经在南京组织了一个安全区,愿意再次向日军当局进一步阐述该人道主义计划,即如果国际委员会可以保证中国当局不在南京城墙以内进行军事行动,日本军方也应该承诺不对该地区进行攻击。考虑到目前大量平民处于危险之中,国际安全委员会请求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本计划尽早答复。

拉贝 主席

(9) 史迈士致里斯·纳特等

银行在汇款到达之前就关闭了,已经通过以你名义开出手写承兑汇票的方式从 Menglou L. Ou 那里领到了 1 000 元钱,也从德克萨斯公司名下领到了 1 000 元,这些钱请你在上海支付。这些钱用做未来提供救济品的备用金。

史迈士

附言：请给 McCoy Disciples Toley 打电报说贝德士在南京一切安好。

(10) 致大使密函

给大使的机密信件。

根据官方保证，委员会确认它对唐生智态度的表述是准确的。委员会总部确信，如果蒋介石了解军事形势的话，他也会同意。

拉贝 主席

附言

给蒋介石的电报

在“因此”后加上“迫切的”和“20 万人处于危险中”。

(11) 安全区筹备人致日本当局

鉴于南京及附近地带不免受战事之影响，旅京丹麦及德、英、美侨民特组织国际安全区域为平民避难之所。

本委员会担保向中国当局取得确实保证，即于安全区域设立后，该区域内不得有任何军事设备或机关，军事性交通一概停止。除佩有手枪之警士外，一切武装官员或兵士不得在该区域内经过或住居。本委员会担保随时监察以上保证之满意执行。

本委员会谨建议以下述安全区域为平民避难处所，该地带在本京西部，迄今日本飞机来事袭击时所力避轰炸者。该地带之界址如下：东面以中山北路自新街口迄山西路广场为界；北面以由山西路广场沿西至西康路（即新住宅区之西南界路）为界；西面以由西康路向南与汉口路交接处（此交界处即新住宅区之西南角）转向东南成直线至上海路与汉口路交界处为界；南面以由汉中路与上海路交界处至原起点之新街口为界。本委员会担任以白旗或其他双方同意之标记将各处界址明白划分，并建议一俟接洽布置妥当即向双方通知该安全区正式设立日期。

本委员会恳切希望日本当局为人道观念而顾全遵守此建议之安全区，因此区域纯为平民避难之所。倘能对于平民优加保护，实系双方荣誉之中。本委员会兹特切恳日本当局迅速考虑答复，俾之即向中国当局

接洽并筹备一切。本委员会企望对于此项请求有圆满之善意考虑。

南京难民安全区国际筹备人

(12) 无名文件

星期一晚上,下面这个建立一个安全区的报告送到了上海的日本当局处,考虑到传递的便利,报告是通过好心的美国大使馆职能部门转交的。

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是西门子公司的商务代表拉贝先生。

如果安全区运作起来,国际委员会准备任命一位干事并配备一些职员执行对该地区亟待保护的平民的实际安置工作。非官方估计这些平民的数目有 15 万或 20 万人。

从军事角度看,这个区域是唯一双方都能接受并且可以安排如此众多人口的地方。

(13) 暂拟重组方案

I. 建筑

到 5 月 31 日以前放弃目前的总部。可能会转移到金陵大学的女生宿舍。

II. 职员

1. 建筑:2 名佣人,2 名警卫。

2. 办公室:1 名办事员,1 名打字员兼出纳助理。可能还需要 1 名临时人员。1 名中文书记员。

3. 食品:1 名监督员,1 名仓库管理员,2 名小工。

4. 1.5 万元特别基金:视情况所需安排 3 名发放员和小工。

5. 针对家庭救济的工作人员:包括负责职员在内 6 人(4 人管食物分发,2 人管特别申请)。

6. 农业救济:1 名信贷管理员。

主要职员 10 人(1 人为临时工),仓库保管员和书记员 2 人,佣人 2 人,警卫 2 人,总计 16(17)人,发放员 3 人,小工视需要而定(3 人?)。(红色的卍字标记可能也需要每人 3 个)

Ⅲ. 6月份的收成调查。为此需要500元。

Ⅳ. 交通

轿车:毕晓普的车用到5月31日

杜丁的车用到6月30日

卡车:在目前基础上用到6月30日

V. 一般事务(或政策)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准确人数和名单以后再统计。

(14) 国际委员会致中国当局

国际委员会已经在南京组织了一个安全区,委员会满怀敬意地请中国当局进一步支持该人道主义计划,即如果国际委员会可以保证日本当局同意不攻击南京城墙以内的区域,中国政府也应该承诺不在该区域内执行军事行动。考虑到大量处于危险中的平民的利益,国际委员会恳请尽快答复本建议。

拉贝 主席

(15) 沈玉书致贝德士

贝德士博士,你的信我已收到了。万分感谢你的帮助。报告送上一份,请你收阅。吴小姐系小学程度,没有学过护士,若是能替她找点别的相当工作,那就更好。

敬祝

道安!

教末 沈玉书上

三月廿日

(16) 国际委员会致中日双方

一个由丹麦、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公民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希望向中国和日本当局建议,为在不幸的南京冲突事件中的平民难民建立一个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将承诺确保中国当局切实保证不在该安全区内保留军

事设施和官方人员,包括联络人员;不在安全区内驻留除佩戴手枪的民警之外的武装人员;军队官兵不在安全区内以任何方式通行。国际安全区将进行检查和观察,以确保上述承诺得到满意执行。

出于照顾难民的需要,国际委员会建议该区域应如下设置。这个区域应该位于南京城的西部,该处是日本空军在空袭中尽力避免轰炸的地方。安全区域的建议范围如下:东界,从新街口到山西路转盘段的中山路。北界,从山西路转盘向西至西康路一线(新居民区的西界)。西界,从上面提及的北界向南至汉口路交界处(该交界处是新居民区的西南角),从该处起沿直线向东南至上海路和汉中路交界处。南界,从汉中路和上海路交界处至起点处的新街口。国际委员会将确保该区域通过白旗和其他双方同意的标志表示出来。

(17) 国际委员会致蒋介石

国际委员会在工作之初征求了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将军和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的意见。所有官员都对此表示同意,还委派了一名代表(马超俊市长)和委员会谈判并协助其工作。在报告送交日方以前,马市长在和军方沟通以后批准了它的具体内容。最近,卫戍司令唐生智送来了他同意该方案的完整书面保证。

所有这些承诺的重要内容已经公之于众,这些是以中国政府和委员会的声誉为保障的。不过,最大的实际困难可能是如何从拟议中的安全区撤出军事设施和人员,以使之变成真正的平民区。在目前情形下,除非获得来自最高当局的具体支持,否则委员会无法确保蜂拥进入安全区的大量难民的安全。

因此,国际委员会谦恭地想知道蒋委员长是否批准我们根据目前的计划救助平民和难民的活动。

(18) 经济调查方法说明

A. 被损坏或严重损坏房屋的计算。类型:被火、炮弹或炸弹摧毁? 挑出 1/10 受损房屋进行损失估值?

B. 抽样估算被抢劫店铺的损失。

C. 调查每 1 000 户或以上

当前和平常住所

人员数量

就业人数、就业途径或谋生手段？

被杀害或伤害的人口、性别和年龄，因战争或是士兵的直接行为造成的损害？损失，不论是因为火灾，或是因为军人或平民的抢劫造成的。建筑，机械、设备、家具，物资、原料、补给品，衣服，其他个人和家庭财物，车辆受损情况；在过去一周中食用的大米和面粉的来源和保障情况。

D. 调查当地园丁和农民的情况和困难，例如调查不同地方的 50 个家庭。

E. 采用同样的方法直接或间接调查人口中占较大比例的职业？如工头或建筑工人、商人或小贩？

F. 考察市场和零售价格。与我们农业经济系以前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进行比较。

G. 调查生活和公共服务的情况。

H. 与自治委员会的朋友会谈，了解他们掌握的店铺执照发放和其他经济事务的情况。

(19) 预备草稿

已经在南京组织了一个安全区的国际委员向中日当局建议，进一步落实该人道主义计划，只有一方接受了该计划，对方才会接受。

一方面，城墙以内的南京城不设防；另一方面，该区域也要免于任何形式的军事袭击。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进一步请求中国当局保证，如果日本当局宣布他们不攻击城墙以内的南京城区的话，中国当局也不应在此处设防。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同样请求日本当局保证，如果中国人不在此处设防的话，日本当局也不应该攻击该地区。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愿意谦恭地请求日本当局进一步推进该人道主

义计划,即如果国际委员会可以确保中国方面不在上述区域内执行军事行动的话,日本当局也不应该攻击该区域。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愿意谦恭地请求中国当局进一步推进该人道主义计划,即如果国际委员会可以确保日本方面也不攻击该区域的话,中国当局也不应该在上述区域内执行军事行动。

(20) 拉贝致饶神父

请将如下来自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信息转告饶神父:

“衷心感谢您的工作。委员会感谢日本保证在满足军事需要的最大限度内努力尊重该区域。我们已经得到了中国遵守最初草案的全面保证。因此委员会正在进行安全区的组织和管理工作的,并且告知您委员会难民已经进入安全区。在经过充分检查后,委员会将在恰当的时间正式向中日双方通告安全区已经开始运作。委员会想请您再次和日本当局接洽,请告知他们对我们的直接保证将会进一步减少悲惨平民的焦虑,并且如果他们这样做,委员会谦恭地请求他们尽早通知我们。”

拉贝 主席

(sent 9rd,12月3日发布)

(21) 贝德士与帕克斯顿谈话备忘录

主题:保护计划继续留在南京的美国人

金陵大学的贝德士博士

帕克斯顿先生

应帕克斯顿先生的要求,贝德士博士打来电话讨论保护那些决定继续留在南京的美国人的问题,主要是安全委员会和大学医院相关的一些人士。

帕克斯顿先生建议,一旦大使馆官员撤到巴纳号上,贝德士博士就担当留在南京的美国人的“撤退主管”。他在地图上为贝德士博士挑选了两处翻越城墙撤离的地点,一处在美孚石油公司的工厂,一处 in 汉西门北边。他答应把现在存在使馆用以翻墙而下的绳子留给贝德士博士,

并且建议,如果可能的话,这种撤离方法仅限于在一种情况下使用:即城门完全关闭、而不是允许小部分人分别出城后,当所有想离开的人认为到了使用这种方法出城的时候,才能使用。帕克斯顿博士还说,英国方面正在和日军当局谈判,试图使后者允许从美孚石油公司工厂附近的城墙撤离,如果这个谈判成功的话,美国官方也可以同样要求允许美国人从那里还有汉西门撤离。贝德士博士请求提供在大使馆官员撤离后和巴纳号联系的方法。帕克斯顿先生说,如果可能,每天的 8:00—9:00、12:00—下午 1:00 和下午 5:00—6:00 会有一个人在海员俱乐部(电话号码 32814)去接收有关安全区和其他紧急事务的信息。如果电话不通可以派人送信,将会要求巴纳号安排一个瞭望哨,如果可能的话,在接到如下信号后派一条小船去太古洋行浮桥:白天以如下规则打旗语信号 3—1—停—3—1—停,或者在夜晚用车头灯或闪光灯打同样的信号。帕克斯顿先生还说,他认为除非特别需要巴纳号不会离开下关,即便有特殊情况,一旦问题解决“巴纳”号也会尽快返回。

J. 豪尔·帕克斯顿

大使馆二秘

抄送 Hughos 船长

抄送贝德士博士

(22) 呈报强奸案一则

为呈报日军闯进难民收容所奸淫难民女子吴荷元情由,窃职所 10 日昨下午 3:30 之间,忽有一名身着军服腰挂刺刀的日兵闯进职所,院内适有常州逃难来京难民女子吴荷元,年 19 岁,在井边提水,被该日军睹见,强行拖入所内 2 号职员住宅后厨房内强行奸淫。其时适值美国人贝德士先生来所参观难民情形,恰值该日兵奸毕欲行,在北楼后门口与美国贝德士相遇,贝德士问其进来做什么,而日军拔出刺刀示威,及经贝德士询明情形觅同被奸女子欲同其理喻之际,而该日兵乘机乘自行车……

(23) 本处逐日调查难民受害诊治者姓名性别及一切情列表呈报

国际委员会计开

姓 名	性别	年 龄	住 址	受害情形	其他	附 注
梁鸿全	男	29 岁	难民区	日兵命其拔菜稍缓,被日兵用刀砍伤头角		12 月 31 日
张少良	男	31 岁	难民区	日兵迫其抬煤,行走稍慢,被枪打伤头部		12 月 30 日
叶松年 张长如	男	43 岁 23 岁	胡家菜园 5(号)	日军三人强奸同住妇女,往前劝阻致触其怒,当将该二人枪毙		12 月 25 日

(24) 大学主楼内难民的学习班和集会安排

时 间	内 容	每周次数	1—2 月份平均参加人数
8—9	男子体育训练	7	10
9—10	高级日语	7	20
10—11	高级英语	6	10
	基础英语	6	40
	基础日语	6	20
	星期日礼拜	1	150
11—12	妇女体育训练	7	10
1—3	高级汉语	7	60
	基础汉语	7	60
3—4	妇女卫生	5	20
	圣经学习	2	120
4—5	唱赞美诗	3	60
	基础科学	3	60
7—9	圣经学习	7	60

(由陈嵘和齐兆昌组织)

(25) 金中收容所布告第 26 号

为布告事案奉

国际救济委员会令开于本年五月三十一日解散本所所有难民,米麦及本所服务人员津贴完全停发,等因奉此,仰本所各服务人员及难民等早为筹备,各归其家,免到期迁移困难,致干未便。毋违切切此布。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十五日

所长 姜正云

(26) 100 000 元救济资金使用计划

1. 第 8 次会议决定将 32 000 元用于提供稀饭救济 22 000 元

1. 延长提供稀饭救济和其他特别救济 20 000 元

上述两项资金应该交给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和被请求参与该项工作的南京红卍字会。中国红十字会也被邀请参与此项工作。

1. 劳动救济(包括誊写、计算、制表等工作) 15 000 元

1. 农民和工人 23 000 元

上述两笔款项应发给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执行该工作。南京红卍字会和红十字会也被邀请参与此项工作。

1. 鼓楼医院(大学医院) 10 000 元

这笔钱应该交给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请委员会将其发给医院并取得收据。

1. 在城内外建立更多的诊所和进行医疗救济 10 000 元

这笔钱应该安排如下:

在上新河和三汊河之间的区域建立一个诊所 2 000 元

在东门建立一个诊所 2 000 元

在西门建立一个诊所 2 000 元

在城中建立一个诊所 2 000 元

医疗救济 2 000 元

合计:10 000 元

(东门和西门的诊所应该由红卍字会管理,另外两个由红十字会管理)

总计:100 000 元

(以上文献号:RG10:Box 102 Folder 871)

(郑安光 译)

二十四、政治和宗教情形 1937—1938

245. 日本在华北的秘密新闻法

特别军事代表团发布

A. 新闻审查的重要标准

1. 哪些新闻可以发表,哪些不可发表,在本标准的第二部分有严格的表述。
2. 不论何时新闻不被允许发表,新闻审查委员会必须进行通知。
3. 当报社不知道一条新闻是否被允许发表时,必须咨询新闻审查委员会,并且必须严格按照委员会的回复行事。
4. 来自广播、新闻社电讯稿和外国报纸的支持南京政府的新闻不许发表。
5. 在第二或第三页上的大字标题必须仔细组织,其中如果有令人不快的文字,必须以常规标准替换。
6. 南京政府的军人必须被称做“宁”军(南京的简称),或“党”军(国民“党”)。
7. 满洲国或冀东不许被称做“伪”国或加引号,如日本“满洲国”军队,等等。
8. 提及日本人时不准只称姓氏,将姓氏和全名与职衔连用时除外。
9. 印刷和出售报纸号外必须请求新闻审查委员会的批准。
10. 本文件的一、二部分必须保密;也就是,不许公开。报社经理和报社要负责执行该标准。

B. 新闻出版和插图禁止事项

1. 与战争相关的禁止事项

- a. 日本部队将要进行军事行动,以及他们当前和未来的计划。
- b. 有关日本部队驻扎和军事运输的细节。
- c. 日军详细的建制情况和兵员数目。指挥官名字和单位数目不准在报纸上发表;特殊的师团、旅团、联队等不准提及。只有特定单位的领导的名字可以引用。
- d. 在任何情况下日本军用飞机的数量和名称都不能提及,如侦察机、战斗机和轰炸机等。在新闻中只能提及它们是日本飞机。
- e. 不能提及日本部队的调动。
- f. 日军不利的情况在社论和新闻中都不能发表。
- g. 不准报道占领某地的日军无法维持当地的治安。
- h. 不准报道中国军队获胜。
- i. 不准报道中国飞机轰炸某地。
- j. 不准报道日军的痛苦和失败,以及与之相关的事。
- k. 最后,不准报道即将参加战斗的日军。

2. 其他与战争相关的事项

- a. 天皇、皇室、民族英雄、友好国家的政府首脑和大臣严禁亵渎,禁止写任何对他们不敬的内容。
- b. 敌视、反抗、侮辱或类似诽谤日本的情节禁止在新闻和小说中发表(也要注意在简评和广告中的类似情况)。
- c. 禁止报道治安混乱的流言。
- d. 报道中禁止提及金融动荡。
- e. 禁止报道商人罢市、工人和学徒将罢工等破坏经济生活的图谋。
- f. 禁止报道日军在某地居住付的房租比以往低,或者工人比以往工资低,或者有人失业,或者工资被克扣,最后或者担心食品匮乏。
- g. 如果维持会没成功,禁止报道。
- h. 禁止发表海淫、谩骂、作恶或堕落的内容。
- i. 有关冀东要员和蒙古旗王公的新闻禁止报道,无论他们在北京还是天津。

j. 禁止刊登不利于回教和回教徒的内容。

C. 鼓励在报纸上刊登符合以下原则的文章和图片(被鼓励的图文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 日军是为了崇高的理想而战,他们惩罚和消灭中国反动派和共产党。日本人想在远东地区缔造和平,并且十分清楚的是他们并不敌视善良的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应该清楚地理解所有这一切。

2. 日本人怀着爱国热忱来到中国,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们抛妻别子来到中国是为了关心中国人民的冷暖;他们不得不承受辛劳和其他各种困难;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前进;他们埋骨他乡。他们这一切是为了中国人及其后代生活得更幸福。日本人是为了解放事业,而决没有其他意图。因此中国人必须和日军合作。如果通过共同努力实现了这个神圣的目标,那么我们将会开创未来一百年的远东新纪元。

如果不遵守上述建议并且如果有人不据此而行,将会严惩不贷,决不姑息。

3. 为了让所有人认识清楚,应该说明作为黄种人的代表,日本、满洲国和中国越来越友好,条件日益改善。因此,让我们为远东的未来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4. 南京政府必须公开承认它完全失败了。如果它不这样做,日军将不得不打击它。

中国人民担心战争迁延日久,媒体就不应该强调(已经在媒体上发表了太多的此类观点)日本人好战。

5. 如果南京政府的士兵做坏事,那么媒体应当详细描述这些行为,以使尽人皆知。

6. 应该在媒体上详细说明蒋介石家族和国民党以权谋私,他们执政并不是为了4万万人民的福利,蒋介石现在想打仗是因为他以前没有尽职。

7. 应该报道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攫取太多,祸国殃民。

8. 应该在媒体上报道南京政府的高官贪污了大量金钱,以及他们坑蒙拐骗的行为。

9. 应该在媒体上宣传南京政府的军队很快就要被消灭。

10. 应该在媒体上宣传对中国沿海的封锁使中国陷入困境。

还应该刊登：

11. 南京政府部队之间的分歧，雇佣兵、非蒋系部队和南京部队之间勾心斗角。

12. 南京政府和共产党人合作，与苏俄交朋友；共产党在全世界制造麻烦，人人都鄙视他们，但蒋介石与他们成了好朋友，是为了把整个国家变成共产主义化。蒋的所有这种意图应该予以报道。

13. 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越来越弱，中国的飞机全部被摧毁了。

故意做如下说明：

14. 南京政府的部队到处都被击溃，蒋介石散布假新闻。

15. 南京政府发行了太多的债券，从外国借了太多的贷款。

16. 必须在媒体上宣传日本士兵心地善良，彬彬有礼，他们喜欢中国人。

17. 必须在媒体上说明南京政府的士兵粗鲁无礼，心地邪恶，军纪败坏。在任何地方中国人民都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制造麻烦，破坏治安。

18. 要宣传南京政府部队军备和军费不足。

19. 应该宣传南京政府军队损失惨重。

20. 要宣传满洲国的条件日益改善，那里的人民十分幸福。

（郑安光 译）

246. 马克思致保罗

邮寄地址：香港，九龙，菲利普斯楼

电报地址：菲利匹克 (Philippic)，香港

1938 年 1 月 11 日

亲爱的保罗先生，

随信附上的是 1 月 8 日通过快速航空邮递的资料。因为坏天气快速航空的邮递服务被延误了，我得以有机会又为这封已经写好的信增加了一页资料，——这是今天才从普莱斯小姐处送来的，并且附上了有关新近我们关心的主题的剪报。

当然这封快速航空的邮件相当贵，但我知道你急切盼望知道我们的情况，我们也希望你尽快得到有关报告，我继续使用这种方法，但已经不再发电报了，那会更费钱。

在这个危急时刻，有许多人靠我们的中国传道会时事通讯来了解新闻，比如我们提供的中国现状报告。虽然我不想让他们失望，但照常例该出版的 12 月份时事通讯尚未刊出。这些人都包括在中国时事通讯的名单上。我相信他们特别期待贝德士写的文章，在这里我附上一份。

我几乎不能准确地建议你做什么，但如果你选择部分所附材料油印的话，特别是贝德士的文章、“南京国际委员会工作报告”，可能还有法瑞尔先生的信，请将它寄给邮寄名单上的人，邮资等开支由我们来付，十分感谢。普莱斯小姐关于金陵大学的报告也应归为此类。

我确信如果我打印像这样一份适合油印的稿子的话，此事会更简单，但我不得不在时间紧张、常常被打断的情况下断断续续地写。重点是，据我所知，不仅我们自己的教会，还有其他不是我们教徒的人也靠这个新闻来源了解情况，我们感谢你在传递这些通讯方面所提供的任何帮助。

你一贯忠诚的
埃德温·马克思
差会秘书

(郑安光 译)

247. 马克思致保罗及附件

邮寄地址：香港，九龙，菲利普斯楼

1938 年 1 月 8 日

电报：菲利匹克，香港

亚历山大·保罗

印第安纳波利斯，印第安纳

亲爱的保罗先生，

国际列车。由领事馆从中日官方获得安全保证的第四辆国际列车把华中地区的难民从汉口转移到香港，火车 12 月 30 日离开汉口，1 月 1 日上午 11:00 抵达香港。车上有 289 名外国人。我们传道会的人有：柏睿德博士夫妇及家人、麦克伦太太及孩子、史迈士太太及孩子。为了与中国友人同行，吉斯太太乘坐的是普通列车，1 月 5 日到达这里。

我们立即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的最佳计划。从和平和安全来说，此时的香港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栖身之所，但住处十分难找，特别是对家庭来说更是如此，而且孩子们也无法继续他们的美国学校课程。上海有美国学校，但考虑到生活条件的话，如果说比香港强，也强不了多少，压抑的气氛让每个人的精神负担都很重。关于这一阶段的情况，请见所附法瑞尔先生的信。

经过反复讨论和调查以及权衡利弊之后，到目前为止作出了如下决定：

麦克伦太太决定继续前往上海，主要是因为孩子上学问题，特别是罗伯特正在上高中二年级。吉斯太太将去上海，在那里她觉得可以帮助进行社区服务，这是令她满意的消磨时间的方式。柏睿德太太已经找到了一个住处（一间带有阳台和专用卫生间的大卧室），她计划在这里至少停留一个月。史迈士太太和她的两个孩子倾向于暂时留在这里看看中国形势的发展。马克思太太和舒尔茨小姐目前也留在这里。舒尔茨小

姐将参加语言学习。

至于我自己,我正计划一俟完成在这里的一些事情就前往上海。从抵达之后我就忙于为大家寻找住处并办理一些手续,如警察登记、护照签证等。我还没定下具体的出发日期,但我希望是本月的晚些时候。就我掌握的情况,去上海不会马上有什么工作上的好处,因为不可能前往我们的传教点,现时的上海多多少少还是一座孤城。但我希望也会努力一旦有机会就前往传教点并与工作人员联系。收到进一步的信息后,你可以往那里给我写信或打电报。如果我离开这里,我太太会在,无论如何,我们会留下一个固定地址。

传教团地址。为了你方便起见,我在这里提供一份包含我目前为止所了解的包含我们传教团人员最新信息的名单:

合肥:伯奇先生和夫人、蒂加顿小姐、威尔金森小姐和杨小姐

香港:柏睿德博士和家人、吉斯太太、马克思夫妇、舒尔茨小姐、史迈士太太和孩子

牯岭:弗瑞小姐、哈格曼夫人

日本:贝德士夫人和孩子

南京:贝德士、麦克伦、史迈士先生,魏特琳小姐

南通:马什布鲁斯小姐

上海:劳伦斯小姐,麦克伦夫人和孩子

芜湖:哈格曼博士

我附上来自滁州、合肥和南通的一些最新情况的描述。我完全没有来自这些地区直接目击者或是我们人员的最新情况介绍。

关于芜湖,我没有来自哈格曼博士的消息,但芜湖总医院院长的夫人布朗太太在这里,她接到了一封她先生发来的表达圣诞节问候的电报。这封电报使她确信她丈夫尚安好,我们据此推测哈格曼博士也应当安然无恙。

一位从上海来香港的英国巡洋舰上的军官告诉我们,他在上海的报纸上看到玛格丽特·劳伦斯 12 月 23 日抵达上海的消息。布朗夫人告诉我劳伦斯小姐和其他人可能有机会乘英国军舰“瓢虫”号从芜湖去上

海。我希望尽快收到她的来信。

据我所知,目前我们所有成员都安然无恙,身体健康状况也良好。不过我得再说一遍,12月11日后我就没有来自合肥的消息,19日后就没有来自南通的马什布鲁斯小姐的消息。

弗瑞小姐和哈格曼夫人决定不和其他人一起撤离牯岭。她们给出的主要原因是在牯岭有8名中国姑娘和她们在一起,这些人是南通医院护士学校以前的学生,她们需要照顾这些女孩。这些姑娘的家乡在不同的地方,她们回不去,弗瑞小姐和哈格曼夫人认为单凭她们自己的能力无法在牯岭生活下去。哈格曼夫人把她的养女露易丝送到湖南某地去上学了,但仍然把芭芭拉留在身边。

我概要叙述一下我所了解的我们工作和工作人员所在地区的情况:

上海 上海对我们很重要,因为这里是我们资金和物资供给的源地,也是我们进入中国和回到美国的口岸。随信附上法瑞尔先生的一封信,据我调查和从报纸了解的情况判断,这封信全面清楚地描述了上海的状况。由于我不掌握太多细节,因此没什么要补充的了。许多人认为日本人想要完全控制上海租界,而且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达到这个目标。这表现在租界不断遭到丑恶的突发事件的威胁,这甚至给整座城市带来了严重劫难。从最轻的后果来说,似乎很长时间内上海将成为一个令人生厌的地方。和政治及军事局势一样,经济前景也十分暗淡。

南京 南京成了日本人的大兵营,至今任何人不准出入,邮件也禁止进出。最近从上海回来的A. R. 科普勒先生认为,至少要6个月后平民才可以回到那里。不过今天早晨的报纸说两名美国大使馆的人员从美国军舰“瓦胡”号上登岸,回到城里打开了美国大使馆。如果他们可以留下来,这可能是外国籍平民返回城里的一个机会。他们还提到所有外国人都没受到侵害,但外国财产被大量劫掠。我们已做好了我们的住处和其他教会财产被洗劫的思想准备。

合肥 自从南京陷落以后,就一直有人说合肥是日军向长江以北推进的主要目标。昨天报纸报道合肥于1月2日被占领。之前一段时间

中国部队在那里大规模集结。对这座城市的争夺战使我们的工作人员无法继续留在那里,伯奇先生12月11日写信说,由于到处都是残兵流寇,乡下也十分危险,他们都不知道该去哪里。鉴于这种情况,你该明白我们对于留在那里的同事的状况是多么的焦虑,但是除了坐等从他们那里传来消息或局势好转以外,我们束手无策。

南通 马什布鲁斯小姐12月19日的信表明,由于大战战场已经溯扬子江往上很远了,以至于南通可能不会再有大的战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认为我们在那里的人安然无事,当地人也可侥幸远离兵燹。我们希望如此。

汉口 现在我们没有人员在那里,但有一些中国教徒在那里,而且那些留在牯岭的人会直接受到汉口命运的影响。过去的一星期中,他们已经遭到几次大规模空袭。我认为最终牯岭会变成进攻目标,这只是时间问题。目前战场主要以徐州府为目标沿津浦路展开。一旦徐州被攻陷,日本人必将沿陇海铁路进攻河南郑州。攻陷郑州,汉口北边的门户大开,同样日军部队一旦进入江西,汉口南方的门户也将大开。我很高兴我们的传教人员除了两处外都撤出了长江流域(我指的是长江中游,未撤出的两处是汉口和牯岭)。我只是希望弗瑞小姐和哈格曼夫人以及其他人可以设法撤出。

滁州及周边 就像我说的,日军部队正在从浦口出发沿津浦路开进,同时也沿从合肥出发淮南铁路向北开进。这意味着滁州及周边地区将成为争夺激烈的战场,几乎我们所有的外面的传教点所在地区:全椒、乌衣、滁州,甚至无为,都在战事新闻中被提及。经过中国和日本士兵的劫掠,再加上战事本身造成的损害,如果得知我们所有的教堂都被摧毁或严重破坏了,我也不会吃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没有关于我们的建筑物的任何信息。一旦我得到这些信息,我会马上告知你。

致以永久的最好祝愿!

你忠诚的

埃德温·马克思

附件(来自上海的法瑞尔先生的信)

上海温岭(Winling)路 14 号

玛丽·李·斯隆小姐,

香港,九龙,菲利普大楼

亲爱的玛丽·李:

今天下午在上海的苏北传教会的成员碰头并讨论了很多问题。我们认为我们在牯岭的所有同事都想获得关于上海形势的消息,以及可否来这里的建议。我们决定发送如下电报:“上海十分拥挤,建议获得暂时休假许可的人直接回美国。”

我还被委托写一封信详细说明目前这里的状况。现在要想住在美国学校相当困难。(注:这指的是虽然自从夏天以来,美国学校就不再接受寄宿生,但现在他们的宿舍里住满了难民。有父母陪伴的孩子当然也接受,但只能上日校。——马克思)现在宿舍已经住满了,如果再招收学生,一些难民必须搬出去。事实上,最近有些刚刚离开,我还听说其他人也可能很快离开,但很难保证那里有足够的地方。很难在其他地方已同样优惠的租金找到住处。贝曼斯已经客满了,我认为其他 Tifeng 路上贝曼斯管理的旅馆也客满了。目前最好的选择似乎是租用那些不愿呆在公共租界路以外的上层中国人的房子,他们要么搬到公共租界,要么搬到法租界。我认为,这些房子当中有些相当不错,价钱也合理。只是我不了解房子中有多少家具。当然,没有家具的公寓需要额外花一笔钱去添置家具。

对那些打算到上海的人来说,还有其他问题。一个是健康问题,生活在入侵部队包围之中难免紧张。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迄今尚平安,但也发生了几次意外事件,打破了以往那种完全安全的感觉。有 20 多万拥挤的难民营肯定会带来健康危险。他们也带来了食物供应问题。目前尚有充足的供应,但有时也会供应紧张。

而且目前要前往我们的传教点做一些工作完全不可能。现在除了湖州的一些传教士以外,我们还没获得可以去传教点的通行证,更不用说呆在那里了。我听说已经答应给一些教士发放前往传教点巡视的

通行证,但尚未发放。日本领事馆声称在最近的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允许教士返回传教点。我们在江北的传教点正在前线上,现在前往似乎是不明智的。

总之,除非有工作要做或是家庭团聚,当前来上海似乎是不明智的。在菲律宾碧瑶可以找到一些乡村别墅。那里的租金和生活开支肯定不比上海高,可能比上海还低,气候也更好,而且那里没有在这里无法摆脱的紧张压抑。如果有的人对别人受苦比较敏感,难民营里和街上成千上万无家可归、衣不蔽体的人聚集的景象令人厌倦,也无法躲避。置身其中令人倍感无助。我自己的家人仍在碧瑶。虽然许多人回到上海,但我觉得接家人回来并不适合。

法瑞尔,上海

我们在这里的人觉得我们应该告诉你这些事实,这样即使你无论如何都要来上海的话,也可以对你要来的地方有些了解。对于这些事件我丝毫没有夸大其词,你肯定也在报纸上看到对它们的报道了。

请你将该信息转告给那些目前在香港、想来上海的我们传道会成员。

你真诚的

S. C. 法瑞尔

(原注:这封信没有注明时间,但是1月3日从上海寄出的。)

(以上文献号:RG10:Box 102 Folder 874)

(郑安光 译)

二十五、政治和宗教情形 1939 年

248. 日本军队口号汇编

1939 年 1 月 1 日

传单 “这是真正的愉快新年,因为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的民众已经从苦难和压迫走向幸福生活。”

1939 年 3 月 6 日

海报 “中国、日本和满洲国将消灭共产党,这样亚洲才可以进步和发展。”

传单 “我们想保持密切关系的好邻居。”

这些宣传语的句式非常佶屈聱牙,常常完全套用日语的句式结构。它们的作者可能不太通晓中文,更不用说是本土的中国人。

我们想保持密切关系的好邻居

“如果没有日本,中国早就被消灭了。这是中国学者公认的事实。清末中国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极为衰弱。列强之所以没有瓜分中国的原因是,同时期在日本出现了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时期,随着日本国运日昌,开始不引人注目地(“暗地里”的书面语)保护中国。时至今日,日本国防方面打下的基础尤其巩固。不管是陆军、海军还是空军,都是保卫东亚疆界、维护东亚安全的强大力量。日本在科学方面的进步全面超

越了傲慢的欧美国家。科学方面的进步表现在农业、工业和商业；日本有丰富超量的农产品，有遍布全国的轻重工业，有行销世界、各国人民都愿意购买和使用的商品。还有其他东西，如享有巨大声誉的东方道德，被广泛传扬和发展并塑造了日本人民优秀而美好品格的儒教和佛教教义，如为社会献身的友爱精神；誓死报国的信念，这种信念使人们产生了最强烈的责任感；工作勤勉的作风和朴实的习惯。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绅士，他们一跨进日本的大门，就会发现日本庄重、整洁、平静而亲切的优点。中国古语说得好：居必择邻，交必择友。我们有这种芳邻善友，是上天的恩赐，无比幸运。在当前危险的氛围中充满猜疑和惊人的仇恨，我们希望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建设一个新中国幡然醒悟！为了复兴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联合我们的好邻居。除了日本，难道还有哪个国家可以成为我们真正理想的朋友吗？”

（说明：严格按照原文分段。由于全文仅有问号、感叹号和习惯断句处有逗号，因此标点符号改过了。）

布告（来自一张描述共产党罪恶的布告）

只有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可以消灭共产主义，并谋划世界。

传单 南北方的人民应该共同致力于建立东亚新秩序，为此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摆脱白人的压迫。

打倒蒋介石，消灭共产党：为了和平和救国这是当务之急。

布告 捍卫（两国）共存共荣的根本任务：

1. 中日合作确保增加原料生产。
2. 中日合作确保人民有充分的谋生手段。
3. 中日合作确保商业发展。
4. 中日合作确保文化进步。

1939 年 3 月 28 日（维新政府成立 1 周年）

海报 “建立东亚新秩序，维护中国主权。”

传单 “庆祝维新政府成立 1 周年！现在人民贫困是因为蒋介石拿我们的钱去盖豪华公馆，但是现在的政府将帮助人民。”

“只有和平才能救中国！”

“东亚独立繁荣!”

“蒋介石祸国殃民。”

“我们必须肃清游击队和暴徒。”

“蒋介石、共产党和英国人是害民的三大寇。”

“蒋介石,你原来打击共产党,为什么现在和他们狼狈为奸与人民作对?你是大罪犯。”

“消灭共产党,否则他们会使我们亡国灭种。”

(维新政府宣布的执政原则概要)

1. 实行三权宪制,铲除一党专政。
2. 将扰民的共产党逐出东亚。
3. 与外国平等相处。与日本紧密合作共保东亚和平。
4. 重建。清剿乡村土匪。
5. 救济失业者;提高生产;在国家管理下吸收外资。
6. 帮助现有的工商业发展。
7. 在中国古代道德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世界的科学和知识,以培养有能力又强健的国民。肃清陈旧的、妄自尊大的教育和歪理邪说。
8. 减轻人民负担;减税。
9. 提拔有前途的人,提倡言论自由,鼓励批评政府。
10. 惩治贪官污吏。

大民会

尽管维新政府政务院有自己的宣传机构,而且许多地方政府部门也不时进行讨好日本或维护自己利益的宣传,但做这项工作最突出的是大民会。那个组织绝对不是民间组织,完全是官方的,其成员包括领取薪水的官员及其支持者。其成员一般品质低劣。1939年首任大民会中国人头目高朔突然死去,普遍认为他是因为拒绝进行支持汪精卫的宣传而被日本人毒死的。1939年底,在华北掌管新民会的日本人来到南京,将大民会按照华北新民会方案改造成进行监督、调查和从事半社会性工作

的组织,以使政府更了解人民和民间状况。不过一直到农历新年(1940年2月8日),大民会还只是为南京的几千个家庭提供了春联。(它们的工作主要是呼吁和平和繁荣,呼吁和日本及满洲国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

在许多出版物中,大民会的纲领被描述如下:

1. 振兴实践民德主义,确立新中国国民精神。(仿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用词)

2. 政教普施,民情上达。

3. 革新生活,强化民力。

4. 中日提携,以图东亚之自主兴隆。

综合 30 多种大民会出版的小册子和图书,选出如下可以代表其特点或予以特别关注的内容:

我们亚洲 是一本 1939 年 8 月出版、印数 1.8 万份的小册子的题目。其前言叫“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内容如下:

“亚洲是我们的祖先开辟的神圣土地,也是供我们后世亚洲人生活之所。野心勃勃的白人妄图通过坚船利炮鱼肉亚洲。但为了追求亚洲人的共同生存和繁荣,除了团结一致夺回全亚洲以外,别无他途,决不再让白人蹂躏我们。”

配图宣传标语 内容不同,包含如下主题:

“抗战是共产党借刀杀人的毒计。”

“抗战是拉我们一同去送死。”

“为了挽救我们的生命和福祉,加紧肃清共产党和游击队。”

“和平救国。”

“维新政府是人民的救星。”

“没有和平救国无门。”

各种出版物 包括如下主题:

“英国人残酷屠杀中国人的痛苦历史。”

“英国侵华罪行简史。”

(上述两种小册子标明的印行者是中国经济学会,印行者可能署名任何组织。)

“孙中山诞辰”(1939 年)。

内容主要包括大亚洲主义思想,必须和平奋斗方能救中国,汪精卫是这些思想的继承人和追随者,而蒋介石是叛徒。

“游击队的真实情况。”

一个充满暴力和残忍的耸人听闻的故事,夹杂着呼吁人们返回他们被日军保护的幸福家园的内容。

“中日同文同种研究。”

这个小册子的内容肯定不仅仅是历史。

“号召全中国人惩处蒋中正(介石)”

“抗日之谬误讨论。”

“七七事变两周年纪念,亚洲人民的解放”——在日本袭击卢沟桥事件发生的日期发表的一个精心选择的有关日本袭击卢沟桥事件的演讲和言论集。

大民会成立 1 周年的传单

“告全国劳工宣言”——内容包括宣传新政权正在进行各种建设,保证全国工人有工做有饭吃。

广播稿集(大民会)

这些资料有五卷,它们很有意思是因为表明了日本的宣传手段中也包括广播在内,这些广播稿也经常刊登在报纸上。例如,1939 年秋季部分就包含了汪精卫的一些宣传倡议,内容关于东方对于欧洲战争的态度,关于“生产教育”等,标题包括:

“从反共和反英努力到建立新的中央政府。”

“反英运动始末。”

“从满洲事件中我们的人民应该认识到什么。”

世界得到和平,四幕剧

(没有演出信息,但是留有为日本顾问娱乐而撰写和印刷的标记。)

一个姓黄的家庭有 4 个兄弟和 1 个漂亮的妹妹(中国)。他们拥有

宝贵的土地,但其中的两兄弟与坏人英吉利(英国)、佛朗西(法国)、美利坚(美国)的团伙同流合污,挥霍无度地浪费他们的财产,整个家庭陷入哀伤。第三个兄弟更糟糕,与苏行赤(苏俄,字面意思是装扮成红色的姓苏的人)狼狈为奸。为了摆脱贫困无望的生活,前两个兄弟密谋把自己的妹妹转让给他们危险的同伙。但是他们发现第三个兄弟早已把她抵押给赤色分子了。争夺变成了武力抢夺,恰在此时,一个叫华德邻(中国的有道德的邻居)的人前来救助,这是来自东村的一个心甘情愿来帮助“黄家”的朋友,他很早想追求这个女孩,而且也获得她的芳心。第四个兄弟此前一直置身事外,最后其他兄弟的恶行让他不得不介入。转向华德邻部分是由于他的睿智,部分是由于女孩此前一直被压抑的对华德邻发自内心的感情。(因此很明显这些兄弟们代表国民党中亲欧、亲美势力,共产党或亲苏俄势力,以及恭顺的汪精卫。)

结局当然是邪恶狡猾的外来入侵者遭到惨败,永久和平降临,一个新天地被开辟出来。这个剧中最动人的花絮是,在女孩和那个好哥哥对于如何摆脱困境达成一致意见后,一边喝酒,一边唱着大民会歌。

大民(会)歌

人民的美德光辉照耀,道德标准日益提高,我们的人民多么伟大!

日月争辉,举世称颂东亚的文明,我们的人民多么伟大!

神圣的信条光荣无比,礼貌、正直、诚信、尊严,四种伟大的道德盛行于世,我们的人民多么伟大!

源远流长,同一种文化同一个道路,黄种人真正强大非凡;我们的人民多么伟大!

大民会的宣传口号杂集:

这里给出的是一些感觉不太那么趾高气扬的例子。

“变质的水果和蔬菜或不新鲜的肉千万不要吃。”

“大民会成员必须行为端正，为民楷模。”

“清洁延年。”

“名人必须践行人民的道德原则。”

其他来源的宣传口号，

刷在墙上或印在传单上

“相信日本军队。”

“日中一心。”

“一支新的强大的日本派遣军将强化防卫，市民无需担心公共秩序和生命财产安全。”(1940年1月，在一个已经被占领2年的城市里)

“请爱护铁路；这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关于日本宣传目标的简要陈述，

就其中不断出现的主要主题来看。

这些宣传全面深层次的目标是劝诱中国人民服从日本的统治。这一目标体现在不同的段落中：

1. 和平。免于在战争中被屠杀和致残。拯救经济上的困苦。攻击抵抗是“自杀”以及焦土政策的残酷。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包括就业和经济繁荣。

2. 与日本和解。有“友好关系”、睦邻、合作(尤其是经济合作)、相互支持等名目。

3. 反对蒋介石、各类共产党分子、俄国、英国和其他通过鼓励或帮助中国保持独立，妨碍日本实现其目标的任何力量。当然包括游击队，他们和国民党被与共产党同等看待。

4. 东亚新秩序。这是一种将日本利益融合起来的宣传形式，在其消极一面来说最具体的是剥夺所有白种人的利益。通过中国经历西方帝国主义的历史来进行宣传，将西方国家的政策和俄国共产主义政策混为一谈。

（很明显，第 2、3、4 部分在宣传中常常结合起来，也可以用其他方法分类。但是，目前这个分类总体上呈现了这场宣传合奏中各种有代表性的论调。）

（郑安光 译）

249. 华中被占领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

这是一份来自居住在江苏和安徽省不同城市的 10 个美国人关于被占地区状况的综合说明。(由于它的特殊以及其他情况更广为人知,上海在外。除另有说明外,数据截止到 1939 年夏天。)

1. 维新政府的中央和地方机构

(1) 控制的地区

完全控制的地区不到江苏的 1/10 或安徽的 1/25。除了其他各个层次的统治力量以外,充分控制的地区大概有江苏省的 1/5 和安徽省的 1/12。被控制区域紧靠长江、铁路沿线、部分公路(通常以重要城市为中心呈较短的放射状区域)以及部分运河河段。在少数地区,控制区域从交通线向外扩展了二三英里,从一些主要的中心城市发散出一些重要的辐射状据点。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由日本人控制的区域总体上变化不大,而由有组织的中国人控制的地方大幅增加,已经接近了日本军队的控制线,这大量填充了在中国人失败和撤出后出现的众多“无人地带”。

(2) 人口的类型和特点

除了一个三线城市只是有轻微的衰败以外,其他所有报告都表明城市的人口质量大大降低,已经远远不能与这些城市名义上的重要性相匹配,统治这些城市官员的素质同样大大下降。老人和没有受过现代训练的人数目极大。年轻一点的人通常是级别比较低的人,寻求和保留这些职位主要是为家人谋生,因为艰难的岁月如此漫长。在各个阶层中,吸食鸦片者都很多。这些城市里有少数上了年纪的乡绅和其他有产者,他们主要担心财产会被没收,因此明显积极参与新政权;但在较小的地区,他们的数目常常还没有以往无法谋生甚至是被明确划为罪犯一类人的数目多。在有些行政机构中,整个部门都落入令人憎恶的秘密会社青帮和洪帮手中,他们控制了所有行当的就业,他们以死亡相威胁来收取高昂的“保护费”。

在某些官僚团体中,有些相对正直的官员也只能努力在恶劣的情况下求得一个最好的结果,承担他们在地方上的传统责任,尽最大努力减轻他们作为一个团体和所在社区所遭受的无情压力,在其间他们担当了一个缓冲的角色。在中央政府中,有一批10—20年前因为国民党或其他政治变迁而离职的人,现在在家人和旧部的推动下回到“正确”的位置,而他们的支持者也控制了这些地区;对其他一些人来说,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至少是他们在政府中任职的原因之一。不过总而言之,获得各级职位的人基本都是日中亲善的鼓吹者。在他们当中,没有发现更广泛的服务公众的精神和对城市重建的热忱。有证据表明,这些官员个人大多遭到过日本军方的粗暴对待,而现在也是时常遇到,这是号召更多的好人从事行政管理的一个严重障碍,因为对中国的文人来说,个人尊严是体面生活的基础。

(3) 人民对新政权的态度

通过日本军队来使人民广泛支持新秩序是不可能的。在被日军控制的地区,很大一部分家庭都有日军带来的痛苦经历,一个以上的家庭成员遭到杀害、伤残、强奸或殴打;他们的房子、店铺、粮食或设施被烧毁;一部分或全部财产被劫掠;而更重要的是,经历了长达几个月的恐惧、饥饿和绝望的生活。在一些较小的地区,恐怖的生活延续到现在;所有地区经济状况都在恶化,而军事占领给日常生活造成的压力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各处的苦力和农民当中都可以听到类似的、一般是小声的提问:“中央军什么时候回来?”“中国还有没有希望?”或者是其他的表述:“日军呆在这里一天,就不会有生意和安全。”“一切都完了。”“我们想让儿子逃出去,年轻人在这里毫无希望。”

就算是最后知后觉的人,也明白权力掌握在那些有枪也用枪的人手里,而不是被叫做“维新政府”的政权手中。所有阶层的公职人员都被称作“为日本人工作”(不是故意批评,而是对事实的描述)。但是,由于传统上对权威服从,普通市民无以自保,再加上经济上的需要,使得许多没有文化的人开始不再十分憎恨维新政府。由于没有上升到政治哲学的高度,对个人所遭受的虐待、不公和艰辛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因此在下层社会中,出现了一种趋势,对日本人的敌意日益潜藏起来。如果中国

人的活动能够带来任何令中国复兴的直接希望的话,大规模反抗或许是可以期待的。但同时,饥饿的家人和啼哭的孩子也需要照顾。在有文化的人、被剥夺了机会的商人、被掠夺和驱赶的有产者当中,对日本人的仇恨并未明显消失,事实上由于日军新的掠夺行为而愈加激化。对低素质的行政官员中国人的蔑视和仇恨十分普遍,社会上盛传当真正的政府重建时,这些人将被全部除掉。

不应该忘记的是,未被占领的自由区就在几里之外,事实上每个人在对面都有亲朋好友。成年人都明白经济意义上的边界在哪里,以及边界对他们的食粮供应和生计维持的影响。因此被占领区造成的限制真实地存在于每个居民的心中。

(4) 日本维持统治的方法

不仅日军士兵到处都是,水兵在一些地方很普遍,而且在所有重要地区都有大量的宪兵、领事警察以及那些恐怖而令人憎恶的“特高课”(这种最近成立的组织目前仅仅以其分支机构的名字命名,叫宣抚班)的人。这些人都有武器且很活跃。

日本军事当局的权力既不够集中,分工也不明确。因此这些组织,甚至是那些较高级的经济组织以及那些半官方的交通和市政公用公司都能在政府事务中插一把手。由于宪兵和特高课的掣肘,中国官员常常无所作为,只是偶尔由于宪兵和特高课的矛盾,才使得这些官员可以暂时逃脱这种尴尬境遇。在一些重要的中心城市,日方常常任命一些顾问,尤其是在维新政府的各种组织中。一个无所事事的官员对一个外国熟人说自己并不忙,因为“日本人把所有的工作都做了”。

日本人的控制从根本上来说是通过人事任免进行的。这种控制的险恶体现在:他们通过各种监视组织及其密探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告发和间谍体系。有些密探是落入严酷的警察组织手中的下层人,他们靠不断检举告发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在某些有影响的职位上或是富裕的中国人来赎命。在小城市,有时在大城市里,殴打、没收财产、对家人施加压力等方法被首先用来迫使人们就任管理职位,然后用来使他们俯首帖耳。某些官员被以五人互保的方式束缚着,如果一旦五人中的一人逃走或脱离了正确的政治轨道(这是摘录的专门用语),所有五人的自由和财产就

可能都被剥夺。

考虑到这些方法的简单性,必须说日本人对中国人还非常不信任。在维新政府内部有人定期向重庆汇报有关情况,也有大量令西方人吃惊的私人谈话,虽然这种谈话不常有。傀儡政府的官员团体极少对中国军队胜利的每则报道(报道的数目超过实际数目)都进行庆贺。此外,目前的傀儡官员常常反对汪精卫及其手下取而代之,这些抵制活动大量出现,令日军当局上层集团不满意,部分是因为这些抵制活动是得到某些日本团体支持的,这些团体发现现在的政权结构对他们的利益不无好处。

2. 公共秩序和公共福利

(1) 安全、治安、司法

来自这些城市的报告表明,日军刚刚占领后恐怖的几个月中的混乱状态已经好转了。由于贫困、吸毒、差劲的照明设施和内务治安工作,小规模抢劫事件经常发生。对财产的最大威胁是征用以及征服者的其他行为和政策。虽然安全状况比战前是恶化了,但比一年前有所好转。乡村地区由于土匪而很不安全,而士兵不受监督的行为更糟。

在谈到日军对中国官员的控制时有些警察手段已经有所提及。但私有家宅和店铺由于同样原因被侵占,警察自己就从合法拥有者那里掠夺了很多财产。对韦斯帕的书《我曾是一个日本间谍》经常出现的一个评论是:没有在被占领土地上生活过的人很难相信有这样的罪恶行为。有些官员行为还不错;但太多的无辜者受苦于警察的行为,太多的肮脏行为来自警察内部或是受到他们的支持。西方人理解的侦察工作实际上没有听到过。在办案时折磨嫌疑人、亲属和旁观者是主要的方法。拘押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不审判也很常见。常常听到许多人抱怨,说司法和安全有四个层次:一个是为日本军人准备的;一个是为日本平民准备的;第三特权层次是为傀儡们和受日本人照顾的中国人准备的;而在第四层次上,大部分人民只能忍受粗暴严厉和不安全的待遇。

(2) 福利、教育、毒品

两三个城市的医院,更广泛的医疗救助,以及提供某些药品和疫苗接种的服务:在新的统治下,日本人只提供了很少的确定有用的类似服务。必须指出对这些服务也不宜心存多少感激,因为他们只恢复了入侵前人民可以得到的小部分,医疗服务饱受非议,而强制的特点和军事程序也剥夺了一些预防工作本应得到的赞誉。据目击者的可靠报告,日本人用同一个未经消毒的针头为几百人进行连续接种,几百人在刺刀的威逼下被要求用3个杯子漱口。在较小的地方没有任何医疗服务;有时通过差劲的医疗人员来装装门面;义务免疫常常因出售免疫证而遭人耻笑。

救济工作可以忽略不计,尽管社会上非常需要这种工作。在这些地区刚刚被占领的几周到几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发放了少量征收来的稻谷;此外,傀儡政权当局已经确保了稻米供应,并低于市场价出售了部分稻米。各处都没有把大量资金用于救济工作的迹象和意图。救济品的发放工作与日本人的摄像机关系密切,也和地方政府中的人际关系息息相关。

在教育方面,开始从完全的停滞状态有了一些缓慢微小的恢复。高等教育没有被认真地考虑,常规工作很少而且具有政治性;中学数目不到战前的 $1/10$;小学只有战前的 $1/3$ 。质量比数量更低。到处都有对没受过训练的教师的抱怨,他们之所以获得这些工作是由于亲戚关系。在学校中通过课本、日本人的演讲、歌曲和演出以及海报和美术课来进行支持日军、维新政府,反对国民政府和西方国家的宣传。日军当局通过常规教育体系,还有特别培训课等方法,努力推广日语。许多父母把他们年龄大点的孩子送到未被占领的地区接受教育。

在中国这部分地区的“新秩序”下,提供和销售毒品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后果,与其提供的一点点健康服务相比,它对社会的影响要严重得多。除了一个例外,所有报告都指出毒品问题比战前严重得多。鸦片是维新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与维新政府在政治上有关联的一批人谋生的一个主要来源。几乎所有的鸦片都来自大连经上海运入。

鸦片在作为禁烟局代理的店铺里公开合法出售。一个来自二级城市的报告说那里有 300 多家这样的店铺,所有的城市这样的店铺都以 20 甚至上百计。除了专售鸦片的店铺以外,还有很多旅馆和妓院被授权销售鸦片,另外还有大量非法交易。许多非法交易就是在“禁烟局”内部的“合法”供应处周围进行的。一个掌管 133 户居民的保长向他的朋友倾诉自己的烦恼,他不得不应付这些家庭中的 85 名吸毒者,他们坚持要以最低的价格获得鸦片,而当局以逮捕相威胁,要求他必须保证他们从官方店铺购买鸦片。海洛因也十分普遍,由于与军方的特高课相关联而无法根除。其销售是秘密的,在有些地区为了保证更容易控制的鸦片交易其贩卖有所下降。但在许多城市的街道上都可以获得,以小包包装的价格低至两角五分;据官方报告警察局里满是为获得海洛因而引发的抢劫和勒索案件(对政府来说,这个情况是有利可图的)。

3. 公共财政和公共设施

(1) 财政收支

由于被占地区公共机构的开支并不大,而且也没有关于这一问题的官方报告,所以这一问题必须涵盖日军占领以前的情况。关税收入被封存在横滨银行,支取情况不明。政治和金融部门关于此问题的审计报告表明,该项资金的一部分被高息借贷给傀儡政府,一部分贷款也借给汪精卫用做新中央政府未建立之前的预备开支。鸦片的商业化是傀儡政府财政当中不可或缺的来源,这也得到了为之辩护的日本高官的认可。在上海征收的卷烟税是其财政收入的有用补充。由于一般的生产和贸易都少得可怜,因此维新政府的其他收入几乎没有。许多地方政府刚刚开始或试图开始征收地方税。去年,零散的报告表明,在维新政府控制的范围内,江苏和安徽只征收了相当于以往 1%—2% 的税收。有些城市征收印花税、房屋税,并有一些其他微小收入,包括一些市场税(但是这些税与在无人地带内部和边界上非法交易造成的税收损失相比微不足道)。

除了维持庞大、低效的人员开支以外,政府没有什么大的支出项目,而这些人薪水并不高(他们所有的收入可能都不高)。学校很少而用途也很低;道路和卫生服务也一样。警察不太负责,他们也同样得不到

充分的支持。就目前来看,在提供公用设施方面也没有多少市政负担。

(2) 银行业和货币流通

银行业被日本人垄断。中国人的私有银行不仅不允许重新开业,还遭到故意破坏和财产征用;当然在新秩序下中国政府的银行都被关闭了。日本银行的分支机构为日籍居民服务,分支机构数目很多,证明它们财力雄厚,它们很少和有需要的中国人做生意。华兴商业银行(中国发展银行)仍然是个谜。它的资本据称是5 000万元,分由维新政府和一个日本银行团出资,明显的意图是想掠夺外汇。在法币币值骤降之后,华兴银行宣布撤回华兴券可以和法币等值互换的承诺,小心地把其币值维持在高于法币20%—40%的水平。由于华兴券到目前只发行了300万元,因此到目前为止整件事都是名义上的,并未实际实行。由于支付关税和普通税必须使用华兴券,政府雇员的薪水也是用华兴券支付,这一数字据此而得。但实际上最近(10月份)这类支付大多数还是根据法币对华兴券的官方汇率以法币进行。主要城市的大多数人都没见过华兴券是什么样子。日元军票靠刺刀保证安全,用以支付日军需要的给养和劳力,其币值的维持部分靠强制,部分基于铁路和其他公共事业接受且只能接受日元这样一个事实。

(3) 公共事业

铁路是由军队控制、军队经营的。总体上来说,货物只能由日本商人开办的或半官方的运输和快递公司来承运。外国公司经常被拒绝以自己的名义运输货物。(顺便提一下,沪宁铁路的英国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完全被漠视了,甚至没有检查自己财产的契约权力。)日本车辆部门取代了被占领前差不多完全被运走了的中国车辆。交通运输方面的信息和程序规定完全是日文的,此外还有复杂的军方要求。公共交通服务开始逐渐从无到有地恢复(大概恢复了战前规模的1/5—2/5)。票价差不多是之前的两倍。内河航运几乎被日本人垄断,只允许很少的中国船只在严格控制下营运。河流和运河航运服务在数量和质量方面与以前相比只是可怜的零头。虽然所有日本船只都运输一般货物,但外国船只禁止在长江口以上航行。总体上运输规模仍然很小。

据报告,由于军队要使用,公路运输完全停止了,公路状况没有多少

改善。有少数例外是为了军事目的修建公路。大多数地方的报告称公共汽车服务范围很小,设施也不足,交通量只及战前的一小部分。电厂和照明常常被轰炸破坏,有时因为为非作歹的日军士兵闯入而遭到进一步破坏。各处都没有进行令人满意的修复。不论是私人所有还是政府所有的工厂都被征用了,尽管有些德国人声称有些机械是他们的抵押品,也一样被征用。由于袭击和占领,电话系统被严重破坏了,总体上来说中国居民的通话服务尚未恢复。普遍抱怨华中水电公司(Central China Water and Light Company)通过扣押计费表和乱收复通费等手段巧取豪夺。

4. 经济政策和经济状况

(1) 农业和工业

最明显的政策不过是剥削者进行赤裸裸的剥削,根本谈不上发展或改善。例如除了通过官方渠道,从内地向上海运输大米是被禁止的。大体来说,长江上游地区的米价只有上海的一半,而在小城市则肯定更低得多。棉花和其他农产品同样被加以控制,以获得额外利益,而农民和公众消费者都会为此付出代价。对农业的帮助仅限于某些方面,如提供了一些蚕种、作物种子和水牛。发来报告的地区并未从中享受多少益处,或者益处如此少以至于和它宣传的好处完全不相符。农民的困难很大,如运输问题,没有信贷组织,缺少制作工具和建造房屋的材料,严重缺乏药品以及所需的衣物等。经过 1937—1938 年冬天的严重破坏,没有合适的恢复方法。农民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在这一地区为数不多的半工业城市中,部分工厂被炸毁,部分工厂的机器设备被中国人转移,部分被日本人恶意破坏。目前所知,没有一家工厂在中国人手里。大部分工厂都被完全征用,有的在被占领和威胁没收的情况下付给很低的价钱做做样子,要么就是被迫进行“合作”,中国人将工厂交由日本人管理和分配利润。没有建设新工厂。一些纺纱厂和面粉厂经过维修开始运转,一般规模有限。总产出和用工水平不及战前的 1/3。据信位于芜湖附近的炼铁厂正在生产,不过产量仅相当于以前的一小部分,以前该厂的产品都是直接出口日本的。目前所知,仅

为当地供应产品的小煤矿开始生产。一家大水泥厂正在使用其战前老板购买的德国机器适时生产了大量水泥。德国的同行在上海的中国法庭提起诉讼,目的是希望保证现在在日本人手里的那些机器的留置权,希望通过控制市场来迫使日本人答应他们的要求。

(2) 垄断和控制方法

对运输业和银行业的垄断不仅是为了获得利润,也是保护日本利益,阻挠或排挤他国利益的手段。更进一步说,任何行业 and 经营业务都需要获得许可,甚至不需要在法律上的(如果这个地区还有法律的话)加以歧视。经营许可申请要么直接被拒绝,要么就是被搁置几个月甚至几年。这些事务掌握在特高课或宪兵队手里,这些人几乎不太可能以宽广的和经济的角度看待他们的权威。在许多地方,维持垄断的方法是把某种商品的批发权完全授予一家日本公司,或者把商品的运输权和供应权分别授予不同公司,使彼此都不能同时获得全部经营权。根据仔细观察,一个例外是油和香烟的交易,这两种东西此时日本尚不能独自满足其供应和销售,但外国企业被完全禁止参与其贸易,甚至以前设立的德国公司都关闭了。

(3) 没收和其他损害中国人利益的形式

严重损害中国人利益的情况很多,而且在很多地区仍在继续。首先是轰炸以及把社会上的统治集团赶跑,这些人包括金融和商业领袖以及本地区内与企业联系紧密的政府官员。在中国政府因军事原因进行无规律的拆除和破坏后,日本人洗劫了城镇,还有大批壮丁被屠杀,同时残疾人数量大增。日本人大肆抢劫,包括那些已经被迁移过的工商业财产。他们还到处放火,烧毁了所有城市的大部分街区以及几百个较小的市镇和村落。

但是远不止此。在大一点的城市中,通过征用或以武力强制转移和占有财产等手段已经把大多数中国人赶出了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商店,并在其中安排了日本商人进行经营。日本陆海军已经控制了大量可以使用的房产,他们还随意毁坏建筑。不仅警察和政府机构,甚至新到的日本平民都被允许在“空置房产”中定居。在以前政府中任职的官员的所有财产都被自动没收,不管职位高低。此外,在日军刚进入时占用和

其他想要占用的房产都被从房主和代理人那里抢走。有时这种抢占是在出租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几乎看不到有付房租超过一月的。剥夺财产的事情由特高课和宪兵执行。

结论

除了一小部分特权者外,这里描述的事件过程对每个中国人来说意味着贫穷和绝望。重建工作只能留待将来。这里叙述的一连串的剥夺表明:在日本的统治下经济发展很糟糕。既定的利益已经确立,不会因来自东京美化侵略的新闻稿而动摇。

(郑安光 译)

250. 国际委员会致英美中国救济总会

1939 年 10 月 14 日

美国中国救济总会，

英国中国救济总会，

上海

先生们：

我们给委员会的各位委员发了这封信的复件，并附带了一份关于“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展望和政策的备忘录”和一份名为“救济进程报告节选”的更长的文件。诸位对我们的主要工作内容并不陌生，而且已经拿到了介绍我们 1937—1939 年夏初这段时间工作情况的印刷报告。

对于附属的备忘录，我们想加上一条信息。如同我们在印刷报告第 45 页所说明的，给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捐助有 4/5 来自与中国有关的渠道。虽然来自贵委员会的捐助用途巨大，非常重要，总值达近 10 万美元，但我们仍不得不呼吁大家承担更大的责任。目前我们只能期待从中国和外国私人手中得到小额并且不及时的捐赠。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为南京人民服务的可能性取决于贵委员会的能力和兴趣。

我们最关切的是生活在无现金收入来源的家庭中的 4 万人。最低限度这些人每人每月需要两斗大米才能维持生活，总计需要大米 8 000 市石，以目前的米价计需要 10.4 万美元。我们希望使用我们的小额资金救助像我们以往救济中发现的 4 万人那样新来到南京的难民，如果可能，再给他们一些豆子和些许其他帮助。

因此，现在我们最急切地希望得到 10 万美元来买粮食。

（郑安光 译）

251.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基本问题：

日本人是如何去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忠诚和好恶的？其目标、结果和方法为何？

需要的资料类型：

情况汇总是有帮助的。

具体情况和具体案例的描述更有价值。

不管是什么情况，都要标明日期。

具体问题：

1. 日本势力存在的最直观的证据是什么（眼睛直接看到的事物）？

例如：布告牌，日本店铺，日本酒店，日本人。

2. 日本人做了什么去镇压“危险思想”？

例如：各种限制，不同形式的审查和威胁，告密体系，保甲制度。

3. 报纸对（或其他大型连续出版物）当前时事如何评说？

如果可能，请援引标题、口号和社论的主题或节选。

民众对该报纸一般持什么意见？

4. 日本人通过何种途径控制教育，将它当做他们目标服务的工具？

注：组织，检查，日语，演讲，课本。

与战前相比，学校的数量和质量如何？

5. 日本人在宗教信仰方面做了什么？

注：对基督教、佛教和传统信仰进行的镇压、控制、恢复或重新解释。

6. 日本人对大众娱乐有什么影响?

7. 请描述下述方面的重要活动:会议,游行,示威,庆祝,海报,传单,电台播音,青年运动,秘密会社。

8. 日本人力图使中国人接受的主要思想是什么?中国民众对此反应如何?

9. 有没有大量民众出现智力、审美和道德方面的退化?

将用以制作重要说明材料的具体引证资料

1. 现在正在使用或今年的任何时候使用过的海报、口号、歌曲的词句和内容。

2. 日本人或傀儡政府发放的任何印刷材料的综述、节选或复件。

3. 学校里使用的重要教科书的内容和节选。

4. “新秩序”体制中的代表人物在学校、教堂、特别会议或其他集会或通过电台进行的任何重要演讲的概要和引用。

5. 任何宣传电影或戏剧的概要。

6. 带有摘要和引文的报纸重大新闻、社论主题,涵盖的时间段尽可能长。

可以通过对 1939 年中每月报纸所关注的重点作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该研究可以在一个尽可能长的时段内每 3—4 天选择一期做抽样研究,记录其中的重要新闻、主题和宣传口号。

7. 为了解普通人对日本人的理解,设计了一个问卷:

从不同的人中间,如流浪汉、农民、店主、工人、职员,选取 10 人对下面的问题进行回答。注:如果可能,使用简练的语言。我们并非汇集了一长串新的愚蠢可笑的错误,但也不排斥任何那些被送来的好的例子。

- a. 什么是“东亚新秩序”?
- b. 谁是中国的“好邻居”?
- c. “与日本合作”意味着什么?
- d. 日本想从中国得到什么?

在这部分我们通过坦诚地提问获取了大量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十分有价值,值得努力去收集。

你可否找一个你认识的贫困的知识分子,通过给他提供一两个星期的“劳动救济”来保证这个调查的成功?

关于语言的注意事项:对那些重要的、简短的引用语,理想的是使用双语——本来的语言和英语翻译。如果这样不可行,请以最方便的形式提供这些材料、英语译稿或原稿。

理解日本在中国政策的报告

附带有对日本宣传中反复出现的概念的说明

程序:在可靠的中国朋友的帮助下,在华东一个大城市附近,向 80 个不同职业、年龄和教育程度的人提出了下列问题:

1. 什么是“东亚新秩序”?
2. 谁是中国的“好邻居”(这个名词被日本人广泛宣传有时迫使别人承认是他们自己)?
3. “与日本合作”意味着什么(有的提问者用常见的“经济合作”作为关键词)?
4. 日本想从中国得到什么?

一、什么是东亚新秩序?

19 人回答他们不知道,包括 3 个受过一些教育的人;还有些模糊混

乱的回答者因为无法分类或不能称之为回答而被排除在外。

虽然可以想象,有很多人出于谨慎或是鹦鹉学舌而重复日本宣传机构使用的词句,在请被调查者说明这个新发明词汇的意思时,他们的回答在两个方面令人吃惊:一方面,涌现出了那么多充满愤恨和悲痛的亲身经历的表述,以至于关于在日军统治下他们正在和曾经遭受的苦难的控诉取代了对正式概念(东亚新秩序)的解释;另一方面,许多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人不是从政治形势的角度,而是从他们在刺刀的威逼下被迫接受的一种新生活方式和习惯的角度去理解它——向哨兵脱帽鞠躬,要过城门就得出示通行证和各种证明,在各个方面都与日本人待遇不同。有时这两种回答混在一起,因为对屠杀、强奸、抢劫、纵火、没收、开除等恶性的叙述常常包含了在新秩序下被迫谦恭和严密控制等羞辱行为。有 34 人做出了上述类型的回答。

23 人直白地说新秩序意味着日本人的统治。5 个人说新秩序的意思是把白人赶出东亚;2 人说意味着反对共产主义;2 人说意思是反对蒋介石。

评论:虽然各种报刊、电台和演讲日复一日地重复这个名词长达 1 年之久,但引人注目的是仍有 25% 以上的人对它的意义没有确切的理解。仅有 9 个或者说占 11% 的回答包含了日本人努力大肆宣传希望民众接受的意思(当然,这些回答并不是说这些回答者同意它的意思,只是说明他们理解它的含义)。4/10 以上的人铭记于心的是他们的命运紧紧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接近 3/10 的人也理解和表述认为新秩序意味着日本人的统治,虽然这种表达不是那么具体和醒目。

注:对于这一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的回答混在一起了,大多数这些问题都在两个标题下进行了回答,因此答案的总数比回答者的总数明显多一些。

例子:

(农民)“日本人来了,那就是新秩序。”

(农民—力工)“现在根本没有秩序。粗暴的镇压和干预是家常便饭。”

(以前是鞋匠,现在沿街叫卖)“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我现在无法谋生。”

(园丁)“米价去年这个时候是 7 元 2 角,现在是 22 元 1 角 5 分。”

(识字的地主)“这就是新秩序! 物价飞涨,没有自由,没有尊严。我们的生活不是我们自己的。”

(有产教师)“它意味着我们从未经历过的情况:高物价;限制旅行;大量粗暴的搜查;妓女、乞丐和鸦片大量涌现;操纵币值;中国社会中的丑恶现象沉渣泛起。”

(受过教育的地主,士绅阶层)“它意味着中国人不再是自由的人民。我们完全被奴役了。”

(识字农民)“那只是他们的新秩序,在其中我们只是奴隶。”

(失业的职员,受过教育)“它是日本的秩序,不是中国的。”

(农民)“它可能是一些大炮弹。”

(农民)“现在我听到人们都在谈这个,可能它的意思是说让我们服从他们。”

(商人)“新秩序意味着在亚洲没有白人。”

(学者)“他们的意思是在中国没有白人。新秩序是日本人提出来的。”

(商人)“黄种人联合起来赶走白人的势力。日本人自己当黄种人的老大,是我们的师傅,所以中国人就是他们的奴仆。”

(男学生)“它只是日本人野蛮征服的掩饰。”

(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东亚新秩序是完全吞并中国的同义词。”

(裁缝)“那是日本人愚弄中国人民的诡计。你不要理它。”

二、谁是中国的好邻居?

有 21 名都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人认为中国没有好邻居,这些人还满怀悲凉地说那些本应成为好邻居的国家要么对中国进行侵略,要么就是漠不关心。

两人说这个词指的是日本,而另外两人以人们都熟悉的陈词滥调“同文同种”来暗示这个意思。11 人猛批日本,说它和好邻居的形象截然相反。

5人说中国在西方国家中有许多朋友;23个人说美国是,9人说俄国是,8人说英国是,4人说法国是。2人说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就是中国的朋友。10人不知道答案(都是没受过教育的人);而14个受过教育的人给出了一般化或抽象的答案,给出了好邻居的特点(一两个回答者引用了中国的成语,这只是好邻居的定义而不是具体答案)。

评论:很明显,“好邻居”的概念没有像“东亚新秩序”和“中日亲善”等概念对公众的影响大,事实上它在媒体和宣传中出现的几率也小。事实再次胜过雄辩。都没有什么人认为日本是个合格的邻居,更不用说“好”邻居了;只有4个人认为这个词指的是日本。难得的是有51人认为或者是作为全体的或者是某些个别西方国家是中国的好邻居。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25%的人认为中国没有好邻居(也就是对中国友好的国家),而14人不能接受用这个词来暗指日本。

例子:

(园丁的妻子)“这是什么友谊?我们的男青年被杀害,女青年被糟蹋。我们能指望什么?只有汉奸和流氓才欢迎他们。”

(人力车夫)“中国的好邻居——那指的是日本。别的国家都不这样称呼自己。”

(士绅)“纯粹是空话。看他们的行为你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朋友了。”

(识字农民)“中国在各国中有很多好朋友,但日本不是。”

(贩卖食品的人)“除了日本,他们都是中国的朋友。”

(前教师,他的兄弟被士兵杀死了)“没有一个国家是中国的好邻居。甚至美国也不是。”

(一个餐馆里机灵的厨子)“没有国家对中国好。美国是文化帝国主义,英国是经济帝国主义,俄国是强盗国家。日本更坏,没人性。”

(种地的力工)“我被日本士兵毫无来由地打了两次。我不想要那样的朋友。”

(鞋匠)“我看不出日本一方有友善和改善关系的表现。看上去好像他们在拉拢孩子:他们去周围的学校,给孩子们发糖、水果和哨子。”

(裁缝)“所有不对我们发动战争的国家都是我们的朋友。”

(男学生)“我恨他们。我哥哥是大学毕业生,在日本进城后的大屠杀中失踪了,我妈妈的眼睛都快哭瞎了。”

三、与日本合作是什么意思?

40 人用不同方式清楚地表明,所谓合作是完全单方面的,常常是损害中国的利益;6 个人说事实是与合作的状态正相反。(持这种观点的回答者在所有教育层次的人中比率相同。)另外 20 人说“合作”意味着日本人获得经济利益。

11 人说“合作”不过是日本军队的第二个伎俩,因为军事征服还没有成功。

6 个人完全不明白提问的意思。

评论:超过 80% 的被访者敏锐清楚地认识到,不管叫不叫“合作”,日本人的目的就是剥削。答案如此高度一致是建立在这些人亲身经历和观察的基础上的。不管有没有文化、男人、女人或是孩子没有一个人像日本人所宣传的那样去理解这个问题。

例子:

(受过良好教育的职员)“他们合作的方式就是强盗合作的方式。”

(人力车夫)“这意味着要求中国人为日本人打仗或工作。”

(识字农民)“这意味着为他们工作,给他们所有好处。现在他们垄断了所有的买卖。”

(裁缝)“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事务完全被日本人控制。”

(有 3 个儿子、没受过教育的母亲)“他们想让我们喜欢他们,为他们工作。他们很恐怖。我儿子为他们干活时他们对他又打又踢。”

(皮革工人)“中国的生意必须全部给日本人做。其他国家的人全都不允许在这里做生意。”

(有文化的地主)“合作意味着为他们干活,做他们的奴隶,做他们的走狗。只有汉奸才那样做。”

(人力车夫)“这就是合作:中国人不能卖自己的货物,必须让日本人来卖。”

(食品商贩)“当我们要卖鱼时,我们必须在日本人的市场上卖。只有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可证,才可以卖。否则我们就违犯了中日合作的法律,他们就会罚我们的款或拿走我们的货物。”

(勤劳的园丁)“他们掠夺我们的国家。合作的基础是什么?”

(教师)“名义上是合作,实际上是捞好处。”

(地主)“意思是让我们听他们的。我们处于弱势。他们凌驾于我们之上。”

(燃料商贩)“日本人不想和我们合作。如果他们愿意和我们合作,那就万事大吉了。”

(学者,拥有房产)“是的,他们合作,但他们是和我们所有的流氓们合作。现在粗野游民们的地位正在提高。”

(土地被军队征用的园丁)“只是对日本而言,而不是中国。”

(干农活的力工)“日本人不会帮助中国。他们不会合作。”

(燃料商贩)“在我家附近的山上,日本人准备把树木运走。他们不让我们砍,自己却把树木全部砍倒了。至今也没付一分钱。”

(农民)“他们拿纸来向我们买值钱的东西。”

四、日本人想从中国得到什么?

29人明确说“土地”(答案经常只有这两个字)。如此回答的人的数量在农民和工人中相对较高,但在受过教育的人当中则尤其高。这反映了日本人没收土地和控制财产与谋生手段的现象十分普通也很普遍;其中对后者来说,土地具有一般的象征意义。有些回答者说“我们的土地”,不是想到了国家的情况,就是想到了自己附近的情况;其他人说“中国的土地”。

36人回答“他们想要所有的东西”,有时会具体指出许多利益、资源、各种财产、各种权威,这些很难在一个简短的报告中一一列举。许多回答是基于他们看到的抢劫和强夺等行为;另外一些人对日本人的政策进行总体评价;有些人使用了两种方法进行回答。

20人说“他们想控制一切”。12人更温和一些,强调某种形式的经济利益,2人说是经济垄断权。

4 人用消灭和奴役之类的词语作答。

在回答中有人同意日本人宣传的观点：1 人提到目标是消灭蒋介石，1 人说是为了把中国和日本融合为一个国家，1 人说是为了在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建立一家人般的关系。

评论：事实再次胜于雄辩。具体行动充分揭露了日本人征服和统治的目标，以至于老百姓根本没把平时的一些宣传口号放在心上。25 人中没有一个人的回答接近日本对自己在华行动目标的宣传内容。

例子：

（食品商贩）“他们控制了中国。不管他们要什么都能拿到。”

（农民）“他们想要我们的粮食。”

（农民）“他们想要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甚至来找鸡吃。他们存在一天就多一天的麻烦。”

（鞋匠）“他们想要我们的土地。他们已经拿走了一块我拥有的土地，没有任何补偿。”

（识字的地主）“他们想奴役我们。”

（人力车夫）“他们想让我们国家接受他们的统治。”

（农民）“他们想要我们的城市和铁路。他们想灭亡我们的民族。”

（食品商贩）“他们想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死掉，这样日本人就可以来这里生活了。”

（人力车夫）“他们想要我们中国。否则他们干嘛跑来这里和我们打仗。”

（识字农民）“日本并不是真爱中国人民，它只是想我们都早点死。它只是想要我们拥有的东西。”

（蔬菜商贩）“他们想要我们的土地。我家曾耕种过一大片地，全被日本人抢走了，一分钱没给，现在禁止我们再种那些地了。”

（人力车夫）“他们已经杀了大批普通的中国百姓。这说明他们想要我们的命。”

（燃料商贩）“他们不想要中国的泥土，因为他们没法将其运到日本。除此以外的所有东西都被他们运走了。”

(理发匠)“他们想要我们的土地,我们的主权,更想控制我们的经济。他们嘴上说不想要,但实际上他们想要。”

(商人)“他们想要统治中国人;这就是他们想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原因。他们想要中国的工商业,这就是他们想进行积极合作的原因。他们想要中国的土地,这就是他们想合作反共的原因,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意驻军。”

结论

根据民众对日本人宣传中常见的4个口号或概念的接受和理解程度的检验,证明日本在华东被占领土地上的宣传还没能真正克服对其统治的抗拒。民众的经历包括了大量残酷的军事行动、财产掠夺、剥削以及正常生活被粗暴地打乱。这充分抵消了对模糊的东亚新秩序和实为进行大肆掠夺的的合作的效果。的确,新秩序和中日合作只有在想象的迷雾中、远离现实生活中才有吸引力。中国人一般都是现实而务实的。其中有一个人说:“日本的宣传毫无效果。事实上,经历了50年之后,这一地区的人民不会被任何赞扬日本的言辞说服。他们军队的所作所为深深侵害了每个家庭的生活,包括那些因在傀儡政府中工作而免遭饥饿的人。”

(郑安光 译)

252. 事变镜像中的日本宣传

一个长期居住在中国的美国人——莱顿·斯图亚特

日本已运用各种辩解试图证明其侵略中国是合法的,大部分辩解可以按照以下三个标题进行粗略分类。现在已经出现很多机会通过真实事件来验证这些辩解的真实性。

第一,拯救亚洲其他民族的神圣使命。这种宣传主要为国内的受众而设计。据此,不仅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裔,而且整个国家尤其是军队也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半神的血缘。这赋予他们种族优越感和传播其文化的神圣使命。他们必须把受压迫的民族(如中国人)从腐败无能的官僚和西方的剥削中解放出来,并给他们带来日本统治的仁慈恩惠,而这只会给东亚带来和平。日本军队不再与中国人民作战,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必须适当地惩罚甚至推翻他们邪恶的政府,人们一定会为此弹冠相庆。从日本开始无端入侵至今已经过去7个月,无论日本军队到达何处,他们都留下了破坏和混乱的痕迹。由于日本人无情的漠视和蓄意的恐吓,平民遭到屠杀和空军的轰炸;因为无情的新闻审查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比人们已知的情况更加糟糕。最可信的事实是,在日军前进的过程中,京沪地区估计有至少30万平民遭到杀害。在南京,日军放纵地屠杀平民以及自愿放弃武器并已经被许诺获得保护的中国士兵,强奸从幼女到50多岁的老姬,抢劫、纵火以及其他故意破坏文化的行为,这些行为的野蛮残暴在近代史上无出其右。由于这个城市残留着一些新闻记者和其他外国人士,他们采取一些措施把日军进城后几周内无法无天的野蛮行为公布于众;除了和平津地区和青岛的仅有例外,在日军途经之处都发生着同样的混乱。即使在这两个北方的城市,在残暴军队的威胁下,仍然一直存在着非暴力的敲诈勒索行为,残酷的军队被用于对付最细微的挑衅。在河北的其他地方、山东、内蒙古和长江流域,目击者报道了同样的屠杀平民、强奸、抢劫、纵火行为,但是由于害怕遭到报复,他们不敢使用自己的姓名。同时一些非常阴险的军官把责任推给

中国官僚,他们宣布通过中国官僚拯救了平民。在上海,外国居民点周围的地区被分为若干防御区;外国商人已经发现,为了保护商品流通或者对解决贸易限制问题至关重要的其他特权,寻找有影响力的日本企业是必要的。日本企业与有关将领进行谈判,答应与他分享利益以赢得这些特权。同样的活动似乎充斥于军队各级军官。在日本军事占领下,由于得到强力的军官保护,鸦片制成品的销售得到扩大,这些军官毫无疑问分享着鸦片利益。这些证明,要求日本人为之牺牲的神圣战争遭到玷污,它公开表现出卑鄙至极的人类内心的私欲。

第二,保护东亚文化。这种宣传一方面主要是针对国内民众,但更重要的可能是针对中国上了一定岁数的人,这些人大多缺乏现代或西方知识。日本人的到来为东亚文化的兴盛提供了条件。但是很有趣的是这里有明显的矛盾。这种保护东亚文化的宣传只有在武力相随时可能听到;另外的矛盾之处,日本人从军舰到轰炸机再到刺刀的细节都是学自西方。军队的服装和运用的战术也是学自西方。希望扩大贸易的商人和工厂主从头到脚都穿着西方的服装,穿戴西方的礼服及其他所有装饰品,也生产和销售着西方商品的廉价仿制品。军官居住于港口城市最昂贵的英式和法式宾馆。甚至他们最时髦的恶习也学自西方,他们酗酒的倾向表现得很明显。这些貌似有理的宣传的真正原因在于,日本希望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这样他们对中国的军事占领和经济剥削都将不会受到阻碍。

第三,镇压共产主义。这一宣传完全利用了西方国家的偏见,在西方国家,布尔什维克的魔怪被塑造出来。经过历史的证明,这是日本所有辩解中最狡诈的一个。目前遭到激烈谴责的蒋介石政府,积极努力在中国消灭有组织有武装的共产主义势力。在新政府首个重要发展时期的8年内,它坚持不懈地保持着这个目标,并且最终确立了国民党军队的绝对优势。这期间,日本从未对这场精疲力尽的战争提供最微小的援助。相反,他们千方百计地让反共的政府陷入困境,煽动北方和南方的叛乱,攫取土地和税收,一直力求中国持续着政治分裂和羸弱。他们试图强迫中国签署一个《反共产主义协定》,但自尊的国家都不会接受其条款。它实际上是在委婉说法的掩饰之下对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进行的修补。蒋介石将军经常遭到批评:他在微不足道和相对琐碎的问题上

浪费了时间和国家资源；而此时存在的其他危险构成了更大的威胁。西方国家时常提供一些援助。日本从容地关注着中国局势，直到 1931 年 9 月，国民政府不顾一切地对付棘手的红军，中国遭受了人类历史上最灾难性的洪水的折磨，并且西方国家也同样陷入困境，日本获得了占领满洲国的机会。翌年，日本占据满洲的热河省；它一直骚扰着华北，建立了臭名昭著的冀东政权，作为其试图操纵和实现华北五省分离主义运动的第一步；在华北沿海怂恿和保护大规模走私活动；试图阻止西方国家增加贷款和提供军需品；在南方和北方继续密谋和威胁。总之，尽可能地削弱蒋介石政府，虽然蒋介石政府面临着许多国内问题，仍坚持不懈地对付共产党，但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以及对其侵略可怕后果的认识，却令中共产生了奇妙的变化，他们意识到自己是所有中国人的先锋队，提出与原来的敌人实现和解，建立“联合阵线”一起应对共同的危险，对于他们来说这比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更加重要。

接下来，共产党可能将被吸纳到中国的国家生活中，或者演变为一个次要的政党，或者对各种社会改革施加影响。中国共产党将不断地为抗日提供精神刺激和有效手段。根据日本官方宣称，在其占领期间“满洲没有共产主义危险”。所援引的相同信息来源表明，共产主义危险有所发展，尽力积极抑制共产主义影响的必要性也增大了。目前日本军队十分乐观地期望在 10 年内“平定满洲国”。朝鲜的实际情况本质上与满洲国是同样的，毒素的传播归因于日本。在日本占领华北的过去几个月中，这些很快实现了。除了铁路线上的大城市和狭长地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中慢慢地重新组织起游击战。毫无疑问，再往南的被占领地区也将出现共产党组织的游击队。因此在日本统治和共产党之间存在着一个紧密的联系。探求其原因并不困难。共产党是一种形式的社会叛乱，它因遭到特权阶级的过度压迫而产生。它对于普通民众具有特殊的吸引力，特别是在农村，民主观念和习惯尚未传播到那里。它也吸引着学生和其他青年激进分子。共产党拥有一个朴素的信念，一个非常具体的纲领，以及一个通过不断运用而逐渐完善的技巧。它也包括拯救所有处于日本野蛮暴虐的军事统治之下的亚洲大陆地区的承诺。唯一真正防范布尔什维克的措施是实现社会和经济的改

善,采用民主的原则以使民众感觉他们拥有真正的政治平等,放弃专制的军事力量,通过税收、高利率和土地所有制等方面的改革,改善平民的自由和个体的人权。在日本异族的军事统治之下,任何地区都不会出现任何进步的希望。这种形式的政治专制将只能产生贫困和不满,紧随其后的革命活动自然就会利用共产党的术语和技巧。不熟悉实际情况的西方读者应该警惕日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宣传。在国民政府的统治地区没有出现日本人宣称的情况,也没有采取任何苏维埃国家特有的政策。在日本内部及其进行军事独裁统治的所有地区,日本是东亚共产主义势力传播的真正之源。就像身体形成一个清除伤害生命活力的毒素的机制一样,共产主义也可以比喻为能够自然清除政治机构的恶性感染的治疗体制。

日本声称它是在中国和西伯利亚东部的“远东反共堡垒”,它仅仅真正地采取了一次行动来证明这个主张。在大战之后的动乱中,其真正的目标当然是控制符拉迪沃斯托克到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日本耗资巨大,得到其他几个大国的同情和支持,但4年后又徒劳地撤出这一地区。对于这篇文章来说,这些可耻的情节的意义在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日本军队和俄国冒险家的统治下这些地区的民众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而这些人绝不是处于共产党占据优势的领导下;日本和俄国建立起傀儡政权,不管它是共产党政权还是其他别的什么政权,只要它可以叛离自己的祖国,对日本人来说都是受欢迎的。

对待日本宣传的最佳方法并不是赞成或者反对它,而是可以通过容易查明的事实档案来验证。他们不断侵略中国的真正动机是获得荣誉和利益,主要是帝国主义征服和商业剥削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就像他们坦率陈述的那样,他们必须摧毁中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阻碍中国的工业开发,驱除外国尤其是英国的势力。这三个目标也可以通过日本最高指挥部筹划和实施的事件记录来证明。近卫文麿公爵炫耀地总结道,所有这些恐怖政策和灾难性暴力的目标是“打败中国人民,让他们屈膝投降,打碎他们反抗的决心”。

(以上文献号:RG10;Box 103 Folder 875)

(郑安光 译)

二十六、A. J^①

253. 日本的大冒险

[贝德士应弗兰克·普瑞斯的电报请求,1937年11月为《纽约时报》所写。因为文字不甚活泼而被拒绝,后来被美国国务院和特别机构使用。]

目前日本正在大规模进行的冒险活动史无前例地大胆。日本已经吞并了土地丰饶的战利品台湾和半个萨哈林群岛,相当重要的朝鲜,最近还有领土广袤的满洲国。朝鲜和满洲国在面积上比三个德国还大;并且它们拥有的非日裔人口比英国和法国的人口还多。这两个国家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矿产和森林资源。国土狭小的岛国人民要求更多空间和原料的好战呼声,让美国人民听起来刺耳而且显得底气不足——当然,除了那些拥有更好空间和资源的少数国家外,对全世界人民来说也是如此。

但是这仅是朝向真正扩张的第一步。此时,我们来自东方的电报中充斥着日本在征服中国过程中迅速地取得成果的消息。日本政府发言人已经公开表露出他们统治华北5省的企图,就差没说要把这5省并入日本帝国;他们还想使中国的其他地区都全面服从于日本的统治。

就算是我们只关注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和山西5省,这5省拥有比两个德国大得多的面积和除俄国以外任何欧洲国家都多的8000万人口。世界历史上从未有如此众多的国民被全部置于异国的统治之下。

① 编者注:原意不明。

罗马帝国在其领土扩张的几百年里,至多统治了5 000万人口。英属印度人口更多,但是它是通过一代人的辛苦努力才实现的,而且直到征服结束以前英国的目标也和日本不同。

1935年和1936年日本攫取华北5省的计划直接给中国当局带来了沉重压力。掌控一切的将军们不会温良恭俭让。实际上,日本扩张计划的官方声明还包括“华北”的另外两省,即河北和山西;其他的官方表态甚至还提出日本应继续推进至陇海线,陇海线从西安经由洛阳、郑州、开封和徐州到海州,这不仅将囊括山西和河北两省,同时深入至江苏。这样一个计划将使日本直接和实际上吞并的国土相当于德国面积的3倍那么大。

但是,一个正在扩张的军事帝国能通过夺取陇海线而得到心理上和政策上的安全感,并且将最重要的通往汉口和南京的铁路置于他人之手吗?所以询问中国事务的专家时,得到的回答是:只有那些人对日本保持“合作”和“友好”,或者用日本术语说彼此亲善才行。

目前充斥每日新闻的内容使我们不能低估日本侵华行动的目的。日本朝俄国方向的扩张意图还没有非常清楚地暴露出来,但是综合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表明日本考虑俄国因素而进行扩张的方向和可能的范围:1918—1920年拼命要占领东西伯利亚,但没有成功,由于华盛顿会议上英美联合坚决反对而撤退;军事参谋们的军事报告中提出了战略性的但不审慎的计划;对远至贝加尔湖的资源满怀艳羡地进行调查;日本明确要求将插手外蒙古事务作为其宏大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也包括了打击满洲国以西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现在日本野心勃勃的军官们希望征服从伊尔库茨克或赤塔东至大海的广袤地区。

在日本看来,沿海省份自然被置于日本体制之下。对满洲国的所有威胁必须被消除,而且如果扫一眼地图,你就会发现那是一大片区域,因为大帝国拥有漫长的边疆,满洲国是如此的显眼而引起俄国军界相当大的愤慨。俄国已经感受到满洲国带来的压力,日本在中国北部的扩张必然导致俄国在外蒙古边境上的相应行动剧增。这些因素会导致日本可能沿着从中国蒙古到萨哈林岛的基地对西伯利亚的进攻,对贝加尔湖以东的侵占没有节制。一些日本人已经在梦想、培育和计划在中亚复兴一

个蒙古—土库曼斯坦帝国,设想会出现一个身着日本参谋制服的机械化装备的成吉思汗。但是这还要等几年才能实现。

如果日本目前的在华行动和在俄国亚洲部分的预期行动在 1937 年能够达到目的,我们就应该从控制东亚及其岛屿的总计划的视角来看待这件事。日本经济和海军专家们不总是一直谨慎地掩饰其对征服印度支那和马来半岛沿岸以及荷属、美属和英属群岛的能力与野心。“沉默的海军”也许计划得深谋远虑,但是它的官员们偶尔撰写和谈论有关问题时,常常招致政府对其挑衅性言论进行压制。

东亚的主导,亚洲人民的领导者,最终通过东方文化的精英传播到世界:有许多概念在日本人心中被扩大。陆海军被荣耀地当做神圣皇帝的仆人,皇帝的统治权直接来自于神。在日本,我们深入细致地了解了从外交和贸易扩张到统治计划以及服务于帝国扩张的宗教政策;我们还了解了日本用以巩固国家力量的政治军事方式,甚至是有水陆飞机和炮兵部队的资讯。据说克伦威尔是历史上拥有最可怕力量的人,也是一个讲究实际的神秘主义者。日本帝国是集体神秘主义的著名国度,通过战舰和坦克表现自己。可以问一下墨索里尼先生,他不得不创造一个神秘的利维坦,而日本人只不过是他们的利维坦进行了现代化的武装。

当然,我们不能把日本最“现实”的计划同那些属于情感而非理性或者与兴趣有关的因素分割开来。那些我们刚刚提到的日本扩张总目标,源自于日本对强大、富有而具有种族优越感的英国和美国心怀怨恨。英国合法地占有世界 1/5 的领土,而在日本眼里,这 1/5 土地被极大地夸大了。他们认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获利惊人并且严厉地垄断一切,还认为英国对非洲的统治是无所不包的。同时少数英国人靠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广阔资源获取奢侈品和权力(日本的政治地图和人口密集度统计并没有把北极地区荒芜而贫瘠的未开垦土地排除在外)。美国人在其国内尽情享受,欢迎成千上万的外来移民,唯独不欢迎日本人。美国凭借其积累的财富和权力,把南美洲变成一块租借地,成为美国公司和美国伪善外交控制下的势力范围。

为了回击这些傲慢不敬,日本必须在她神圣的道路上努力奋斗。每一次侮辱都会被铭记以图后报,每次误解都会被视为一种侮辱。随着日

本国力上升,它也会让那些曾经压迫它的国家感到恐惧。算总账的时候近在眼前。至少,美国和英国会被赶出东亚和临近岛屿,而且世界将会有三大地区体系,即美国、英国和日本。现在有机会能使一个野蛮人对付另一个野蛮人,日本利用德国和意大利的仇恨不满,加速英国及其可疑的盟友俄国的衰落;并且把这种憎恨作为日本有勇气对抗美国民主制度的一剂补药,正如戈培尔曾经描述整个西方民众那样,把那些愚蠢的奶牛送到屠宰场。

近来在日本的反英倾向,因其与英联邦自治领和印度的贸易摩擦以及殖民地贸易配额问题而增强,再加上有一种观点认为:英国不顾日本的政策正在中国发展势力,将其变成一个维护英国利益的市场。相比之下,只要美国的中立政策不干涉日本对中国或俄国的人侵,并且继续向日本提供必要的石油、棉花和军工机器需要的钢铁,美国就会暂时受益。但是抛开目前的因素,日本与曾经傲慢的西方白人领导者之间占上风的竞争因其在亚洲的行动而加快了胜利的步伐。中国人、俄国人和更弱小的东方群体是“毫无法制观念的次等种群”,他们应该被更切合实际地称为“连一支海军也没有的次等种群”。他们的土地命中注定属于日本。因此他们中出现独立自主的主张就是“反日的”;这些国家与美国人或英国人的联系在西方人眼里是无害而且自然的,但在日本人看来这些联系是罪恶的侵占,让日本以外的国家从中渔利,因此这与“远东的和平”是相悖的。对日本和其他人而言,看似重要的是,英国和美国应该理解这些目标。

日本人对中国人和俄国人也有敌视情绪。中国人被视为一群骚乱的暴徒,拒绝把有一半是基于想象的自然资源给予日本,而日本有能力并且完全准备好了开发它们。这种满含妒忌的敌意是日本行动全面展开的首要因素,这使得中国把固执的“反日主义”作为国家的主要目标。而且,中国人曾经与共产主义眉来眼去,在中国消灭共产主义的努力也半途而废。在罗马、柏林和东京的实验室里,新魔法通过意识形态、地缘因素和共同利益,将中国人塑造成俄国可能的反日盟友而加以谴责和攻击。

俄国人由于多种原因而被日本人憎恶,其中恐惧是一个直接因素。

俄国的人口大致相当于整个日本人口的两倍，它的领土和资源使日本相形见绌。在世界上也许唯独它能在工业与战争潜力方面可以与美国和英国并驾齐驱，其中有些方面正迅速发展。俄国与日本之间有着漫长的陆地疆界。俄国与日本相邻的海岸线彼此间有渔业争端，俄国还拥有潜艇基地和能直达大阪与东京的轰炸机群。俄国是唯一与日本接壤的大国。的确，除了被征服大半的中国这个特殊例子，俄国还是唯一与日本军队直接面对面的国家，因而遭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特别敌视。

俄国人是白人，他们是欧洲人，但远离他们所属的欧洲。他们屡次想使中国成为他们的势力范围，并将日本排除出去。一些日本人意识到，一旦他们通过在满洲和朝鲜推进而威胁日本，并重新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某些有利的条件下俄国可能获得的好处无法估量。除了俄国的实力和诸多恶行，它现在还信仰共产主义。这与日本用来化解其神秘主义传统的全面资本主义格格不入，并且还会导致世界革命、对资本主义的挹伐并使追求建立神圣集权帝国的人们改弦更张。毫无疑问，苏俄是这出戏中的大反派。只要设想对付俄国进攻的防御战迫在眉睫，而且日本人已经为此满怀仇恨地进行了长期军事准备，那么日本在中国和欧洲的行为就容易理解。

日本的野心有其内在的因素，这已被我们西方作者们频繁分析过。军事领导人利用我们上面提到的实际的和可能的矛盾冲突提高了他们的权势并获得更多的军事预算。旧的军国主义传统在日本比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更有影响力，这种旧的军国主义传统又通过普及教育、被控制的媒体、青年联合会(Young Men's Association)、在乡军人联合会(Ex-Serviceman League)和各种专业技术而被现代化了。这种战争的号角必须很快激起行动，否则就会因成本高昂和单调乏味而变得无用。自由宪政团体和眼光相对长远地关注外贸的企业家们被压制、被迫“合作”并被说服，直到对职业陆军军官们的雄心壮志没有明显的阻碍，这些陆军军官们为了荣誉和“帝国最高权力”彼此竞争并与海军一较雌雄。

处于军国主义状态的满洲国需要迅速工业化、尽快发展交通、快速扩张军事能力，这对日本军方挪用经费和经济控制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满洲国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独立的军事基地,它本身相当于一个二流国家,并且完全没有文官统治,或者说完全全成了日本的原料输出地。

日本通过军事手段展现出来的经济愿望和野心代表着一个贫困的民族为争得食物而与自然和人类的共同阴谋做斗争。日本问题众多,尽管根本上说不见得有其他民族那么多;他们承受着不成比例的军事支出负担。而且,日本已经侵占了那么多土地,完全可以不用侵略而靠商业发展国家,正如其他国家做的那样,但这些都被为日本辩护的人弃如敝履。好战精神使统计学服从于它的要求。将军们坦率地宣布他们将做他们应该为帝国扩张该做的事情,不屑于经济方面的考虑。知名的西方评论家们也许埋首于研究中,正如我们一些在纽约的朋友那样,这些评论家们满意地估计,日本的财力不足以支持一场军事大冒险。但是这种看法对日本在中国的角逐和它计划中在西伯利亚的事业没有影响。或许有一天,经济会在场巨大的冲突中给军国主义以打击;但是在目前,将军们在操弄经济,他们同时迫使农民们和工厂的工人们一再降低他们的实际工资。现在是需要一个懂得社会逻辑的魔术师去日本兜售经济决定主义的时候了。

日本的大冒险将会创造一个强大的陆地和海洋霸主并且能等同于甚至超越它目前的竞争对手吗?日本在中国大肆侵略,每次在进行违犯条约的国际调查时它都占领一个省。也许外务省在日本的对外决策中没有影响力,但是它是进行正式抗议的方便场所。是否还记得我们的通讯员一两个月前发自北平的报告?——一个日本将军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将推进到扬子江,届时英国政府将会进行抗议。”中国的军事抵抗显得不足以维持其四分五裂的独立状态。日本看似已经达到了它在华的夺取物质资源的直接目标。乍一看,日本的目标是经济方面,即通过强迫的“合作”获得不断增长的贸易机会,但是更多的军事考虑:掌控棉花和钢铁为未来的战争服务,使中国北方的铁路供他们而不是共产党人使用。

不过代价已经太高了。一支50万人的陆军,一支大海军,世界上最大的空军力量业已形成。能够供应这些武装的资金和资源是如此之少,

以至于这成为对“富人”抱怨的一个原因，而这仅仅是个开始。中国的意志可能受到打击，但还尚未破灭。交通线正在拉长，在不幸的中国当局接受苛刻的和平之后，日本必定需要保护这些交通线。而这部分是为了准备与俄国开战。还有更疯狂的精神错乱般的计划吗？

苏联军事体系遭到了多大的削弱和在接下来关键的几个月里它会遭到德国多大程度的攻击，也许只有先知和骗子可以说清楚。比起两年前，俄国明显勇气不足，日本也不害怕它了。但是德国似乎更愿意推迟进攻并对日本的鲁莽有些不安。去年有一个明确的观点认为，如果中国能动员 10 个师，就可能改变苏日战争中对日有利的力量对比。今天华盛顿有的人认为，日本在华有 25 个师团。也许那可以解释，在讨论日本在华军事行动时某些德国批评家的情绪带有忧虑而并不喜形于色，同样日本最高指挥部明显加快了消灭中国的主要抵抗力量的步伐，比起消耗战的负担和久拖不决的风险，他们更愿意在开始时付出高成本。

军事专家对日俄直接开战的后果认识不一。这场冲突肯定激起中国人抵抗或反叛的热情，来抓住这个政治时代最后一次卷土重来的机会。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俄国将在人力、物力和资金方面拖住日本。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不会冒那个险，但仍然会为此做准备。

从长远来看，可以肯定日本军国主义者由于过度扩张将会失败。他们试图统治太多不情愿接受他们统治的人民，面对太多的充满怨恨和不安的敌人。目前他们觉得他们的反共盟友很强大。但是其他国家对于意识形态共识很看重的人不妨问问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杉山元他们之间彼此可以增强多大信心，甚至对于发动战争的时间和计划也是如此。每个人都将眼前私利的重要性吹嘘得超过任何协定，并且每个人心里都明白基于共同原则的人是多么不可依靠。但是在早晚会打破孤立的世界，日本基本上是唱独角戏。而且，朝鲜、台湾和满洲国的情况说明，日本能在物质供应和一些公共服务上管理良好，但是它既没有取得被统治者的谅解，也没有取得上层人士的财富支持，没有通过巨大的变革扩大它的统治基础。

但是在命运使其骄横遭到打击之前，日本会遭受多大损失呢？充满希望的新中国的梦想一定会在血腥的统治下被粉碎吗？俄国一定会转

向全面军国主义,或者极端反动,或者再来一场破坏性革命吗?勤奋、谦恭而智慧的普通日本人民一定甘愿在战争机器压迫下陷于贫困吗?同时亚洲人民和欧美人民明显吸取了教训。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与那些犹豫不决的英美外交官和政治家们在这些方面看法一致:武力能用于实现政治目标,国家利益是世界的法则。较弱小的国家必须加强军事力量才能获得尊重。除非组织起防范强盗的措施,并且迅速行动,否则世界将走向更大的战争。芝加哥人曾经对艾尔·卡彭(Al Capone)^①和他的受害者一视同仁,只要对自己有利,根据同样的理由与两方要么都有牵连要么都漠不关心。

(以上文献号:RG10:Box 87 Folder 682)

(郑安光 译)

^① 译者注:卡彭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芝加哥一位罪恶累累的黑手党教父,后被捕入狱。

二十七、A. L^①

254. 贝德士致《字林西报》 (North-China Daily News)编辑

先生：

我在密切接触一些长期在南京居住的朋友，但是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消息。在军事暴行 5 个月之后，一些残酷行为和犯罪活动一直折磨着这座城市的不幸平民，我希望呼吁日本高层权力机构制止这些残酷行为和犯罪活动。下级军官似乎漠视人道主义原则，不注意其国家名誉，违抗其上级宣布的对中国平民的友善政策。

虽然相对于去年 12 月、今年 1 月和 2 月初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暴行，目前南京的形势有些好转，城市里的士兵更少了，但是仍然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抢劫是卫兵的家常便饭，更不用说散兵游勇了。进入南京的中国平民通常被三四伙卫兵搜查，绝大部分警卫抢劫现金，如果他们愿意要的话，也会抢劫可以用来买卖的物品。大家对于遭到身穿制服的士兵抢劫都感到习惯了，这些人宣称自己是天皇的特别代表，抢劫行为实际上不会碰到什么麻烦。除此之外，这座城市有时还处于“强制征购”的笼罩之下，士兵仅仅使用军票和不再流通的德国马克支付 1/10 的价值就带走了他们喜欢的物品。

强奸、杀人和伤害等严重的犯罪行为一直都在发生着。这里有最近

① 编者注：原意不明。

几天的一些例子,在可信的朋友注意到这些事之前,它们就已经出现:

在一条大路上,几名士兵闯入一所住宅寻找妇女,在此过程中他们杀死一个男人。

几名士兵光天化日之下把一位年轻的妇女追逐到她的家里,从一个房间追到另一个房间,直到她从高处的窗户上跳下来,把腿摔断。

几个醉醺醺的士兵试图强奸一个9岁的孩子,严重伤害了她。后来,这伙士兵的其中一人给孩子的父母3块钱,并恐吓他们不要把孩子送到医院,试图把这件事隐瞒起来。

最近一天晚上,几个士兵通过窗户进入一所住宅,在一个房间里找到一位50多岁的妇女。这位妇女拒绝了士兵寻找年轻妇女的要求,并表示要报告附近司令部的军官。当她往外走的时候,士兵用刺刀刺她的面部和胸部,致其毙命。

一天晚上,几个士兵和浪人走进一个布店,把店主一家男女5口绑在一起,拿走现金和价值数百美元的布匹,许多人赖以谋生的手段被完全破坏了。早晨受害者向一名高级警官报案,警官审慎地警告他们:“不要对此过于激动,否则日本人会放把火把你家给烧了。”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

几名士兵命令一位70岁的老人为他们挑担子,这个老人走得不够快。他们用枪托打断了老人的胳膊,骨头都裸露在血肉之外。

这就是武士道精神?这就是帝国品德在大陆的传播?日本高级军官是否注意到远东“绥靖”的执行方式?

除非日本某些部门制止这些犯罪行为;除非上级部门向南京派遣一些负责的官员,具有足够的名誉和决心来建立预防性控制措施并稳定有效地实施;除非遭受凶杀、残害、强奸的家庭能够安全、有效、迅速地向称职的军官报告,否则情况不会有什么改善。

毫无例外,南京遭受了中国中部被占领地区普遍存在的苦难。由于没有高级军官在,一些小地方遭受的苦难更加糟糕。数以千万的平民被彻头彻尾地污蔑为“抗日”(这个词语被等同于强奸和杀人一样的罪行),国民党从来没有想到情况会如此糟糕。

职业发言人对此温和地拒绝和油滑地否认,但其作用微不足道,这

对于重塑帝国形象这个长期而重大的任务来说,其实质上并不可靠。日本人的刺刀在每天砍杀无辜平民血肉之躯的同时,每天也在劈砍着帝国的形象。

佛瑞塔斯

1938年5月

(以上文献号:RG10;Box 87 Folder 684)

(郑安光 译)

二十八、中国差会信札中的国家、公众、 社会事务 1935—1950(无日期)

255. 国内事务

1936年4月5日

国民政府继续埋头从事铁路建设和各种防御的准备活动,尽管在此期间它在外交上彬彬有礼,此时日本领导人正下定决心对付俄国、可能也对付中国。从日本最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两种计划之间存在的分歧彼此相当:一些人期望集中精力对付俄国,这将使中国从容地获得大量时间;一些人期望今年在中国采取强硬的行动,这也将会使俄国暗地里获得大量的时间。旷日持久的俄日战争可能给中国更多的喘息机会,虽然这日俄两个对手中一方的最终失败将使另一方更加自由地实施自己的计划,不会因为担心在亚洲东海岸出现强大的制衡力量而受到阻碍。但是无论共产主义对抗帝国主义的战争最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日本对中国都会施加强大的压力,至少可以扫清其进军蒙古的道路,并通过阻止中国可能采取的日本所不希望看到的措施进行防御。此外,日本坚决要求中国同意“共同防共”,这被公开理解为,中国将被迫采取措施对付俄国,或者打击俄国在西北地区的利益。当撰写这份报告时(4月5日),日本与德国结盟的威胁已经记录在官方文件上而成为现实;这是日本第一次承认人们久已觉察到的趋势,它立即让人更加觉得会出现大变动。但是,当语言上的暴力达到顶峰时也标志着正是达成共识的最后阶段,即使在东方这也是正确的。

关于长期以来就计划进行的与南京政府的谈判,从东京方面来说,还没有明确的可以成功的信号。日本驻华大使有田与中国外交部长张群举行了预备会谈,看起来双方对会谈结果都不满意;但是有田已经被东京任命为外相,而新任大使重光葵尚未收到委任状。这些人事调整并没有预示着政策的变动。有田和重光葵都是广田的党羽,后者是他的副大臣。重光葵原来担任日本驻中国代表,并在这里受到了极大的尊敬。他可能对中国存在一些情绪,因为他在上海进行的一次劝解活动结束后不久,被朝鲜人投放的炸弹炸掉了一条腿。

广东领导人与蒋介石和南京集团之间长期以来很难得到解决的关系近来很活跃。王宠惠是一个受到普遍尊敬的法官,他长期在海牙的国际法院工作,现在已经返回中国担任政治调解人。一些重要人士称,广州派系最重要的代表胡汉民,要求他们的集团在国民政府中取得大量高级职位,并要求实施强硬的对日政策。其中涉及的军事利益和财政利益被小心翼翼地排除在公众的视野之外,虽然众所周知广东省政府在短期公债方面存在着困境。因此广东这个中国最不满的政治利益集团也很有希望转而支持南京政府。但是索要的价格、原有敌意和猜疑,以及和解存在的明显困难,都会引起各种集团的矛盾与不满,这些必须全部加以解决。

统一的名义充满吸引力,但实际上这很可能比最近几年的非正式联邦制度更糟糕。在这种联邦制度中,南方政客和将领虽然管理着其自己的地区事务,但并未干涉全国的关税和债务部门、交通、司法和高等教育。广州的地方实力派非常坚定地批评蒋介石及其集团的错误;但在中央政府看来,他们似乎对自己主张的正确性过于自信,以致无力应付革命和民族主义,同时他们还是最排外的地方集团。没有人能够否认他们的首创精神和活动能力,但是其地方政治的成就并不能得到尊重。广州地方集团的个人已经在南京政绩优异,经常担任最高级别的官员;但是就像美国人通过其历史也可以知道,有组织的地方主义很难与国民政府融为一体。因而,在日本冲击的压力下,紧密的政治联合既不像公众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也不会带来真正的益处。如果这意味着把个人的仇恨和危险的感情用事带入中国政治的大本营,那么将不可能带来团结和冷静的决策。但我祝愿能够实现完全真正的调整和合作!

(郑安光 译)

256. 国内事务

1936 年 5 月

所有纳税人以及马克林博士和亨利·乔治的朋友们都将对“单一税”的原则感兴趣,这一原则在中国各个地区以各种方式实施。最近的例子是南京,那里的市政当局正在对土地进行系统的测量和登记工作。农业用地将要交税 6 厘;住房地基将要交税 10 厘;未利用的建筑用地将要交税 20 厘(如果必要的话,它将可以提高到 100 厘,或者提高到 10%)。

拖延长达 4 年之久的中段工程建成之后,粤汉铁路已经竣工。汉口的火车轮渡为从广州到北平的铁路提供了通行的可能性,虽然有人怀疑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能否从巨大的需求和巨大的努力中实现完全的回报。无论如何,长江以南潜在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是重要的;中央第一次可以容易地影响到西南,目前中央与广州之间困难的关系必然进入新的接触阶段。在去年的灾难性决口之后,恢复黄河河道的大型工程现在已经成功竣工;同时,穿越苏北的淮河泄洪道和长江危险江段的沿江堤防建设都正在取得很大的进展。总的来说,这个季节的河流水位很高,而且存在着大量的忧患。

行动敏捷的共产党集团已经被完全地驱出山西,并且被紧紧压缩在陕西的几个部分。但相比自己可以选择进攻时间和地点的共产党军队,国民政府的行动似乎仍显迟缓。另一方面,如果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英勇的长征和一系列不断的兵员增减使其无法摆脱劫掠军队的状态,建立一个单独的基地或者组织。中国共产党中的俄国人已经对中共事业的特点和结果感到大失所望,虽然一个派别仍然大力鼓吹中共是在俄国之外唯一一个能够自称为政治力量的共产党。目前,俄国高层没有对中共进行官方援助或者认可的迹象,虽然已经可以在华北和华东地区从来自伦敦和巴黎的信件中看到类似影响甚微的宣传,这些信件显然是由中共流亡者起草和印刷的。

从表面上看,国民政府的政治活动非常平静。修订过的宪法草案已经于今天(5月5日)公布,即将在秋天召开的国民大会可能通过,并确定行宪的日期。公众对此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们记得颁布的许多法律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官僚和军事统治;大部分人认为一次国际危机就会改变计划或搁置行宪这件事。那些认识到北方官员与国民政府的内部关系,以及南方领袖及其目前正在掌权的政治对手态度的人必然不会对形势感到乐观。国内一直诱导人们对抗日的内部分歧保持沉默,但是一些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这样将后果严重;对于其他人对他们的畏缩行为进行的狂雨般的激烈批评,他们保持沉默。另一个国内问题是,对令人绝望的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在这些问题上内部虽然的确有意见分歧,一些人为了争权夺利,考虑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地区和集团利益,但是没有公开的反目,当然也没有联合和足够的合作。

日本在华北的暴行增加,中日关系正在恶化,同时日本政府继续拒绝与国民政府讨论华北问题,而是宣布它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局部地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在东京和天津不断地召开会议之后,我们还不清楚,由于各种公开要求,决裂是否将要来临。在日本一步步蚕食中国政权的过程中,中国也许只能被迫按照日本的意图逐渐地重新整理这个烂摊子。因而,他们通过贿赂和胁迫的不断努力,在山东、福建和广东等省远远没有成功。但是在北方,日本军官现在控制着察哈尔和绥远的交通、商业和税收,因而实际上也成功地吞并了内蒙古。日本利用冀东的傀儡政权从大连引进大批日本商品,既利用治外法权的保护通过朝鲜和日本暴徒直接进行走私,又通过强迫中国削减关税以破坏中国的关税体制。目前,这些商品甚至向南涌入长江流域,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税收、行政管理和国内市场。日本坚持单方面地解释关于长城以南“非军事区”的协议,不允许天津海关存在武装船只。虽然细节尚未揭露,但目前看起来中国驻北平的官员可能被迫以同意日本在河北和察哈尔两省随意驻军为代价来挽救他们的财政和经济体制。在外交辞令上这被称为“共同对付共产党”和“可能废除冀东政权”。让读者自己理解吧!

(郑安光 译)

257. 国内事务

1936年6月

日本仍然没有派遣常驻大使,并拒绝与南京国民政府讨论关于华北的重要问题,情况继续悬而未决。在天津地区,日军从容地增兵一倍,东京的军部以惯用的毫不掩饰的方式否认其深层的动机,但又把其野心泄露给谨慎的读者:“增兵将不会侵害中国的主权,也不会侵害其他大国的既得利益,而是将使驻军满意地履行职责,将给华北带来和平,最终调整华北与日本、满洲国及其他国家的关系。”其他国家驻军的司令官都没有能力这样做!军队并不庞大,但3天后全体陆军和海军的先头部队抵达的时候,他们会表现出十倍的英勇。日本驻南京的总领事兼大使馆参赞须磨先生是中国艺术的内行,但可能不是中国文学风格的内行。他最近宣布:“在抉择是与日本共存还是与日本大战的问题上,中国将不能再拖延。”因而“改善中日关系”和“远东绥靖”的计划变得更加清晰。

从大量出现的问题中抽取这些实例足以说明中国正坚定地实行军事化的原因。领袖们已试图设想到抵抗的致命性后果,但是在国家处于外国统治的情况下,他们不能坚持龟缩军队。他们以政治家的身份建议举行谈判以迎合日本的要求,这在各种情况下都可以为中国争取利益,但遭到东京轻蔑的对待。令我们中一些人感到非常不安的是,我们必须预料到战争的不幸及其灾难性的后果,这在明年的任何时刻都将越发变得可能。

与此同时,国家领袖也痛苦地意识到他们的弱点。去年派系斗争的恶果阻碍了近几年的巨大进展,阻碍了目前确保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合作的不懈努力。即使小心谨慎又颇负责任地尽力避免与日本发生任何不必要的摩擦,特别是强大压力下的华北和感情用事的华南,都将之理解为没有骨气和追逐私利的顺从。这时(6月7日)广州派以抗日为名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批评蒋介石个人权力的膨胀,令我们感到困惑。虽然南方领袖的政治和经济目的尚不清楚,但日本官方新闻机构报道了耸人

听闻而又尚未证实的“攘外必先安内”，让一些人的思想更加混乱。看起来中国国内政治分歧很严重，不过武装争斗是不可能的。

其中一个难题在于，相比地方势力，国民政府的实力稳定增长。南京政府直接控制着长江流域 10 个省的行政管理和人事任命：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和四川。南京政府还在贵州、陕西和宁夏保持着局部的控制和相当的势力；并与山东和云南保持着友好的联系和影响力。甘肃和新疆属偏僻之地，南京政府已经插手前者，而俄国插手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广东和广西对其内部政治起作用。河北、察哈尔和绥远很快处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在全国，知识分子都具有坚定的民族主义情感，虽然目前也出现了地方主义的基调，这在广州及其周边地区最为明显。很显然，即使存在着地方政治利益，全国的交通、关税和教育管理部门都还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一个重大的例外就是日本干涉天津地区的关税，同样插手铁路和教育事业。

因为日本在华北支持从事走私的政治集团，国民收入的关税部分下降了大约 1/3。这个数目非常严重，不仅是因为它占到中央政府全部收入的 1/6 左右，还因为关税是国内和国外借款的主要担保，因而这牵涉到在国内外的信用和大银行的利益。如果允许以重建关税和海关体系为代价来解决这样的形势，我们不可能详细地论述走私对合法商业活动的损害并导致商品价格普遍下跌的情况、对政府士气的打击以及日本官员所坚持的重订关税和重建关税体系的破坏性主张。报纸长期忧虑地避免侵犯日本人，在这样的形势下，它们也进行了概括总结。《曼彻斯特平民卫报》宣称，冀东的走私形势“可能是大国默许下最卑鄙的抢劫事件”——日本增兵也明显地证明其试图侵蚀南京政府的基础。《伦敦时报》也同样直截了当：“日本政府对华北走私进行外交保护的辩解含糊其辞，表明纵容假冒诈骗的行为不仅是地方军阀的事情，而是日本蓄意地打击中国政府的政策。一些日本人经常宣称，他们的使命是稳定远东的局势，但他们华而不实的词藻与旨在打垮坚挺的中国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驰。那些政策也将损害日本自身的国家名誉。”

最后消息 6 月 15 日

南方将领施加的压力比想象的更加激烈,妥协可以勉强转化冲突,而这仅仅是尝试性的。广东和广西要求财政援助,要求将控制范围扩大到周围省份;普遍要求对日本采取强有力的防御措施,一些政治集团不顾一切地以此来强烈打击有些独裁的蒋介石,南方广泛地憎恨蒋介石,广西的领袖白崇禧和李宗仁也强烈地憎恨他。日本已经通过一次交易就向广西提供价值约 2 000 万的作战物资,达成如此简单的条款是前所未有的。此外,日本当局经常急切地防范中国哪怕是最轻微的抵抗行为,很明显因为广州大力鼓动反对日本在华北推进,而对其大献殷勤。对于中国来说,整个形势是可耻而危险的;因为日本纵容了它国的分裂,这个形势对于它来说也是可耻的。

(郑安光 译)

258. 国内事务

1936年7月9日^①

明天(7月10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将召开会议讨论国内争端和现阶段的对日关系,这两者有关联。由于自觉地坚持国民政府的立场,两广向湖南的进军行动已经停止,同时也已经避免了敌对行动。一些协议有望达成,虽然没有人能够断定在全民抗日的名义下南方将领能否通过妥协或者大胆的军事冒险来应对财政和政治压力。

在国家统一的过程中,虽然1928年以来这个国家已经日趋稳定,但最难以解决的遗留问题是“两广问题”。由于语言的差异、刚强的民风 and 野心、国民革命早期阶段占据领导地位而出现的傲慢、集团习性和强烈的省籍意识,南方诸省的领袖长期以来就是原来的北京政府和现在的南京政府实现真正统一的障碍。同时,南方诸省滋养了最强烈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与政治组织的联系并不紧密。此外,才华横溢和雄心勃勃的广西军事首领白崇禧和李宗仁,都因为遭到蒋介石的排挤而满怀私恨。

国民政府对两广已经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政策,但是在1931年满洲事件出现时,它们仍然存在着爆发战争的可能。因为那时在南方已经出现了许多密谋行为,但直到目前出现财政危机以及即将实施新宪法和政治协商,南京也没有强令南方将领进行军事调遣活动。国民政府畏缩的对日政策以及蒋介石集权,引起了公众的广泛不满,这种不满态度掩盖了南方领袖对集团利益和地域利益的要求。很显然,他们希望从全国各地得到支持,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如果政治拖鞋可以出现的话,它一定是对内部斗争广泛的谴责和日本对南方反蒋行动的明显支持促成的。但有人认为白崇禧和李宗仁不驯服的力量迟早会遭到强行剥夺。即使当地有严格的新闻控制,南方的舆论也是纷扰不宁。

^① 编者注:原档作7月10日,依下文应为9日。

川越大使就职时发表声明,他支持近卫的无条件三原则,加强与华北不受限制的“经济合作”。他还阐述了人们熟悉的观点:为了制止走私,中国的关税应该符合日本的意愿。据称,在日本的支持下,沧州到石家庄铁路的最后筹备工作已经完成,它缩短了从天津到山西纵贯华北的路程。日本人再次发现,人们希望撤换原来任命的天津市长;在持续的统制下,在北平的中国人已经表现出其他不安定现象。日本将领正在引诱和敦促山东与冀察地方组织合并。当海关缉私船按照国际普遍承认的条约和规则要求悬挂日本国旗的走私船停下来接受检查的时候,日本海军和领事机构提出大量无耻的要求和声明。他们派遣巡洋舰到达现场,宣布任何阻止日本船只的行动将被视为海盗行为,并逼迫海关部门对其履行职责的行为进行道歉。

难怪对立冲突的感觉会加深。基本的争论点是,中国是否有机会继续独立自主地发展,日本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及其建立帝国的野心是否将促使它进一步侵略中国。面对难以收拾的灾难,中国会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采取抵抗政策?大部分公共事务的讨论都是关于这些问题的。

(郑安光 译)

259. 国内事务

1936年9月19日

现在国内民众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处于半叛离状态的华南的形势。在全国经济和政治压力之下,再加上省内严重的不满情绪,广东地方政权垮台了。中央政府迅速但谨慎地接手,开始解决苛捐杂税、地方军队臃肿不堪、鸦片和赌博等问题。以往与中央政府合作的广东官员大部分被在省内委以重任,中央政府借此抚慰广东地方的情绪,并力图将在广东的团结合作纳入到国内政治体系中。

广西问题的解决仍然需要中央政府的不懈努力。白(崇禧)将军和李(宗仁)将军的不理智态度使他们在国内得不到支持,而广东局势的变化也给他们带来了压力。虽然广西没有被完全封锁,但是经济已经严重运转不灵,训练有素的中央军已经部署到广西前线,以对广西军队带有威胁性的调动保持警戒。同时,尝试达成妥协的努力已经进行3个月了,每天都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徘徊。中央政府作出了一些挑衅行为,这些行为在过去足以引起战争,但官方的理智、公众舆论和害怕日本干预等因素都要求问题能够和平解决。这些要求甚至被广西的将军们所利用,他们本应为了国内政治和军事和解先迈出一大步。由于广西当局的态度越来越差,而中央政府的立场同样也越来越强硬,事情的结局几乎无需怀疑,只是时间和方式的问题。尽管日本官方媒体报道了许多假新闻,但在华南诸多的艰难时事中尚未包含战争。

因此在全国统一的问题上广东问题解决了,广西问题也不大。除了严重的华北问题以外,全国对于国家统一的看法还是比较乐观的。由于中国地方官员没有成为日本将军的忠实奴仆,来自日本的压力越来越大。一个日本将军称不允许南京政府撤换山东省主席,而另外一个说日军可能会要求解散全中国的国民党组织。日本人要求撤销关税的各种形式压力仍在无情地持续,而这会招致严重的经济和财政风险。河北和察哈尔学校使用的课本被强制由满洲国供应。课本中剔除了“中国人

民”或“中华民族”之类的字眼,孙中山的言论和辛亥革命也被删除了,当然使用了大量捏造的事实来描述日本、朝鲜和满洲国。

两名日本记者被野蛮打死是四川成都暴动的几个悲惨后果之一。中国政府焦虑地犹豫着不愿承担全部责任。日本政府的立场一开始表示十分关切但比较温和,但现在在军方和新闻媒体的压力下,外交官们开始言辞激烈,并声称出现了“一场大范围的反日运动”(实际并不存在)。由于出现了大规模走私日货的现象,再加上日本未经任何条约批准就坚持要在成都建立一个领事馆(这意味着成都将有日本的商务代表和宪兵),中国人对日本的愤怒情绪被激发出来。激进的煽动分子要为此负多大责任、警察发挥了多少作用仍然处于争论中。日本声称学生参与了袭击的说法被中立的目击者否定了。

(郑安光 译)

260. 国内事务

1936年10月

日本对中国的长期扩张活动,从9月份开始进入了一个严峻的新阶段。自日本二月兵变造成内部局势紧张以来,人们几乎听不到广田“三原则”(全面合作,共同防共,调整与满洲国的关系)了,但现在它正迅速传播。这个春季和夏季,日本陆军、海军和外交部门的长官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时而在日本,时而在中国。每次会议都以“就我们统一和不变的政策达成完全一致”这个声明结束,一面又开始准备下一次会议。他们在谋划一些大事。

9月末发生了一连串的枪杀事件。在成都,一群人示威反对日本游客,此时正值中国政府反对日本在没有条约授权的情况下试图在当地新开一个领事馆。当地的警察做得不好,在这次暴民行动中有两人丧命(我们必须更正一个先前的声明,这次是一些中学生帮忙召集了这群人;对华西大学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在广东北海,一个日本居民被杀,显然是受抗日宣传影响的第19路军士兵所为。对于这两起事件,中国政府已做出了适当的道歉并承担了责任,它同时也意识到了成都当地的失误,而且也感到他们当前无力控制南方的一些对政府不满的势力虚张声势的反日举动。在上海,2名日本水兵被枪杀。在汉口,1名日本警察被枪杀。这引起了日本海军和其他部门领导人的愤怒,他们指控中国政府在全面地、别有用心地纵容这些行为。但后来他们又承认这些事件是一部分人试图通过制造中日摩擦来打击中国政府;另外这些凶杀都发生在中国司法管辖权之外的租界,在这些地方有大量的日本警察。

笔者所知所有中国政府的声明都对这些事件表示遗憾,并且也认为它们损害了当前的总体形势。这些事件并不是普遍的。公正地说,考虑到民众对日本从中国手中夺去那么多东西的憎恨,以及大量的日本人在其占领的中国的土地上活动,在大多数国家这种攻击可能会更多。尽管事实上并不存在一场“反日运动”,但反日情绪却十分强烈。满洲事件时

期盛行的反日组织和出版物已被禁止了3年多,它们当中很少有能逃过当局控制的。这些凶杀事件当前并未遭到日本官员的深究,但它却被用做一场更大规模运动的前奏。

9月晚些时候,秘密的厚云终于被打破。据了解,日本大使正迫使中国接受带有具体条款的广田计划:华北5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自治;对关税作出符合日本利益的修订;日本享有审核教科书及检查学校的权利,以此确保防止民众反日;日本享有在中国中部和南部重要的河口和海口驻军的权利(具体形式尚不清楚)。未作详述的经济合作将优先保证日本控制通讯系统、货币和银行业;针对共产主义分子的共同行动将把中国拖入与苏联的战争,或者它会为日本对中国内陆地区的干涉提供正当理由。

中国领导人直截了当地拒绝考虑日本的这一分裂和支配中国的计划(“世界呼声[world call]”里的一篇文章将讨论日本的要求对未来中国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无论这种坚定的立场会给中国人带来多大的风险,他们还是觉得必须坚持这种立场。士气的提高和组织的改善使得人们摆脱了前几年彻底失望的情绪,无情的压力使得他们在尚无法斗争的条件下去选择斗争,尽管这与他们的资源和装备存在着一种令人不安的不相称。

中国人的拒绝使日本人大吃一惊,日本人此时看上去正试图一方面以不卷入战争的方式来获得他们想要的一切;另一方面也向中国展示他们的陆海军已准备好以一切必要的方式使中国屈服于“理智”和“真诚”。

现在仍有谈判的期待,这种谈判可能会拖延数月,或许甚至会达成一些局部的、临时的协议来“掩饰”;但是即使从最乐观的角度来看,这些谈判也不可能协调日本的要求与中国拼命坚持其生存意愿的根本冲突。广田和其他高层官员提及“最后的机会”及“和平或战争”,这些都含有最后通牒的意思,尽管他们主张缓和。如果一个陆军大将或海军大将按照传统独立行动的话,如果日本的政策转向以武力在中国北方采取一些特定行动的话,如果一些中国人或别有用心的日本人或朝鲜人在日本的军营或领事馆引爆一个炸弹的话,那么谈判的希望会在夜间破灭。

这两个国家的每一位朋友肯定仍然在期望理智、时间和协商。一旦

双方选择战争道路时,东方世界就会无可避免地走向长达几十年的一系列可怕的冲突,直至中日两国都被毁灭。一个不小的危险是苏联,或许还有其他一些在太平洋地区有利益的国家最终加入战争,同时日本和德国采取的共同政策也会把躁动的欧洲卷入进来。

贝德士

1936年10月16日

(郑安光 译)

261. 国内事务

1936 年 11 月

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各种谈判已经停止了(11 月 7 日)。日本大使为了掩饰他自己无力使中国同意日本计划中各主要条款,便对外宣称两国已达成了几点协议。他的这一说法遭到了中国外交部长的驳斥,尽管中国外长宣称如果中国独立自主这个大问题能够得到满意解决的话,那么中日两国可以就经济问题和一些较次要的问题进行协商。

但是中日之间已经有了摩擦。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已开进绥远,他们由经日本人武装、训练、提供给养并指挥的土匪和蒙古人组成。这支军队成分杂乱,但是它拥有的坦克、飞机和军用卡车在蒙古从未有这么多。日本外交官一直否认这与日本侵略绥远有关系,甚至是在这群乌合之众的长官被日本人用军用飞机带到天津同其首长协商并于次日乘飞机回到绥远发动进攻后,他们仍然这么说。但是同往常一样,日本的将军泄露了行动的秘密,尽管中国方面的谴责中并没有提到有什么书面证据。在与美国记者的访谈中,甚至是在与满洲国联合发布的官方声明中,这些将军们宣称他们的目标与这些蒙古军队的目标恰巧是一致的,他们的政策是在沿外蒙古的边界上建立一圈“可信赖的反共产主义国家”。换句话说,现在应以惯常的对付红色威胁的理由使另外的一两个省份脱离中国加入日本。

中国决心守住他们的领土,他们已经向绥远的地方守军派去了中央军队的援军和飞机,以显示这个国家新的团结。政府收到了全国各地民众赞助和捐赠的物资并准备运往绥远。这种运动不但是被允许的而且是由中央政府所指挥的;现在有了一种新的爱国热忱,随着日本人在这种反抗迹象下表现出困惑和犹豫,民众的信心日增。因此日本关于西北的政策和各种要求,加大了它通过外交努力来加紧控制中国北部并迫使南京签订反苏条约所可能带来的战争风险。

德日和意日协定的宣布出乎人们的意料,它使中国对日本的意图更

加焦虑地猜疑。人们普遍相信日本正准备在不远的将来发动对苏战争，并且日本也会加强它在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势力以准备这场大的斗争。德国和意大利因明显地支持和鼓励日本的政策而遭到中国人厌恶。

从湖南到广州运粮的几个大合同显示了完工后的粤汉铁路的价值，也意味着中国向不依赖国外的粮食供应迈出了新的一步。

(郑安光 译)

262. 国内事务

1936 年 12 月

这个国家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一个国际问题，它现在正处于一个有趣但令人困惑的阶段。日本政治家明显并未预料中国政府会对其最近提出的要求持强烈的反对立场，也没有提前决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他们该怎么做。中国已宣称愿积极考虑日本计划中的几点，但拒绝讨论五省自治以及共同防共（它看上去越来越明显是对付苏联的预备动作）。当有人透露眼下日本是在吓唬人，并且由于其对苏关系恶化日本不会使其军队卷入中国时，中国的高层领导人都松了一口气。但是日本外交政策中的蓬勃野心已不断地被揭露出来，而且另一方面，在这种侵略势力的阴影下，中国还是没有多少安全感的。

日本会找到一种保面子的方法来修改或推迟它的两项要求吗？有一些可能的是，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些经济协定的讨论将会产生出一个五省计划的临时替代品，尽管这些经济协定的讨论也十分棘手。另外，来自日本方面最有利的消息是，对于那些扩张主义者的即时愿望而言，日本可用于在中国进行冒险的资金不足。最后，外交进程也可能因局部或彻底失败而中断。

那么以后呢？日本或许会转而向中国北方的地方当局施压，使用一些伎俩或许还会从中受益。但是中国的国内团结已有所改善，日本军事投机不会像过去那样容易了。日本陆军或海军军官或许会再次不管有没有借口便在中国某地擅自行事。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军事演习、保护走私及其他一些冒犯行为的憎恨仍然很强烈。这种憎恨因中国的进步和日本目前的窘迫而得到加强，而且这种憎恨或许会因某些民众或鲁莽官员的危险行为而爆发，对此日本人肯定会予以武力回应。

中国的内部团结因山东省主席公开和真诚的合作而得到加强，他过去的统治和全国的制度一直不怎么合拍。在陕西和甘肃一带的共产党人被迫沦为有几千个人的活跃的匪帮。在一些省份铁路和公路建设正

稳步推进,例如从西安府到成都,以及长江以南的多条线路。在很多地区,基本的土地税征收权被从专门的、世袭的“征收者”手中收回,以往他们经常利用征税权巧取豪夺,胡作非为。土地税由农民直接交至农业银行或当地的国库,并实行一套独立的审计系统。

绥远受到了满洲的非正规军的威胁,他们装备了从蒙古草原以外地区运来的坦克、飞机及其他设备。中国当局宣称他们正成功地维护自己的立场,但也正焦急地观察着日本驻北平军队对他们的傀儡命运的态度。

(郑安光 译)

263. 国内事务

1937年2月

表面上过去的一个月是沉闷的,但在政府圈子里,藉由西安事变而引发的各种问题矛盾重重。尽管北方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军队引起了许多纠纷和紧张形势,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央政府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对中国对外政策和总体政策的影响。灵活的中共领导人已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形势并把自己当做爱国公民来发起抗日合作,这样便结束了中央政府镇压红军这一代价高昂但并不完全成功的斗争。

把这些进展可以玩世不恭地解释成如下内容:1. 对于消沉的和精疲力竭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最好的生存机会,他们曾经被赶到荒凉的西北地区。2. 它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计划的过程,共产党试图在抵抗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口号下通过与各国民主与大众人士合作来接近资产阶级。但是确实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一些共产党领导人是真诚的,或者至少是他们有能力向蒋介石和其他人证明他们愿意做出真正的让步。另一方面,在反复召开的会议中,共产党人代表们认识到蒋介石并非像他们一直在漫画中谴责的那样是日本人的代理人或者是愚蠢的法西斯分子。

中央政府正急切地想以不通过继续或扩大战争的方式来结束西北地区的混乱。它也想以某种方法解决共产党人问题,而同时毋需使国家陷入更大的激进主义之中。所以这一问题既带有安抚的意思又有保守的一面,很难以这种态度去对付一支革命的红军。总的看来,我们预料共产党人会在适当的保证下接受中央政府的指挥。在这一问题上有的人意见偏右,有的偏左。

对于政府圈现在出现的各种看法进行判断时存在的多重变量,应该予以理解,同时人们也应该意识到要找到一个可以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可行的政策是多么困难。但是人们一定不会对恶化国内问题的个人和派系斗争感到满意。这些斗争在西安事变的冲击、鼓吹统一战线(民族解

放联合),以及汪精卫从欧洲返回中国等事件中凸显出来。有一种推论比较公正,即马上要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不会有重大的人事变动,但许多人事问题可能以其他方式发生变动。

中国必定对日本政府的危机感兴趣,自然也害怕日本因此而炫耀武力,宣布强硬的外交政策,通过庞大的陆军和海军预算以及文官政府失势。日本在绥远的军事部署以及其走私和贩毒活动仍在继续。日本在中国北部的经济施压和渗透并没有达到像人们所担忧的那种程度,这部分是因为日本对使用其力量有所节制。但是许多在天津的企业无论是新的还是老的,都处于日本人的支配之下,他们已经打下了在铁路、矿产、棉花等行业全面控制的基础。

中国的货币和银行业已在过去几年的改革中得到较好的改善。但是,一方面是因走私导致的财政困难,另一方面是没有止境的军事开支;河北和山东对于由中央统一发行纸币的抵制;一些理论家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对通货膨胀问题施压;日元贬值给中国货币带来的危害;持续的政治不确定性;所有这些都产生了这样一种担忧,即金融改革在巩固之前是否会崩溃。

1937年2月9日

(郑安光 译)

264. 国内事务

随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喧闹逐渐消逝,人们普遍认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将继续执行原来的政策。国内政策将沿着经济重建这条人们熟悉的路线前进;国内政治联合将通过积极而宽容的合作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武力;对外政策将建立在国家实力建设的基础之上。这些就意味着,坚决抵抗侵略和收复国土这两个公开宣布的目标都不会轻率地贯彻下去。

关于共产党军队的一个难题就是迈向和解方案的步伐缓慢,国民政府可能将在和解方案中声明:“停止叛乱,我们就会为你们保留一席之地”;而共产党可能将会声明:“你们让我们确信你们坚决抵抗日本,并为贫穷阶级做些事情,我们就会保持安静。”政府尖锐地提起共产党人的经历,激烈地指责共产党挑起国内动荡和阶级战争,作为其免遭消灭的代价,还要求红军必须完全服从详细的作战指令。从中国修辞角度来理解,这就意味着一个协议将要达成。如果这些努力取得成功,将会实现一致的赞同,但各方似乎都以为可以通过谨慎的警觉来胜出对方,否则就期望通过精心安排新的行动来占上风。

必须冒昧地提出两个问题:共产党为什么想要放弃其军事革命和整个计划?激进分子始终把共产党领袖绝对的神圣奉献跟资产阶级政府安逸的统治进行对比,这些人的信仰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不管是左是右,有些人将要陷入迷惑。当一头豹子改妆了斑点,这要么是欺骗,要么就十分神奇。一位中国朋友的冷嘲热讽值得引用:“是的,他们是共产党人,但是他们是疲劳饥饿的共产党人。当国民政府开始供给他们时,他们将不再挨饿。”有人推测,实现包括所有团体的和解并不容易,维持这种和解更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西安事变之后,国民政府的军事部署将张学良的军队调向东南,进驻河南、安徽;把中央军一部重新调往西安地区;把杨虎城和共产党的军

队推向西北的甘肃和陕西的一部分。这些调动非常复杂,且深受约束。但总的来说,国家受了点小损失,大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但愿政治手段会出现非常稳定的结果。

在国际法庭颇有名望的前司法院院长王宠惠接替张群,担任外交部长。这是一个微小的人事调动,也可能是临时的。张的政策和影响力将秘密地保持下去。王将在党内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中施加影响,而不是在实际的政府职位上。

由于日本在东京激烈地讨论陆军及其政策,明显地试图在中日合作的名义下推动一些大规模的经济让步,我们预计中日关系要出现变化。

贝德士

(郑安光 译)

265. 国内事务

1937年4月

4月的第一周出现了大规模的“春游”活动。但最引人注目的是,财政部长孔祥熙作为中国官方代表,前赴伦敦参加加冕典礼。孔祥熙带着一大批随从,包括两个厨师、一位内阁部长、一名理发师、各种经济和政治专家和一名医生,因而他引得一名美国记者问道“究竟是谁要加冕”?我们看来,在经济方面,这个国家不会出现大的麻烦,他们在英国和欧洲大陆还有些公共和个人形象力,可能还与这些地区有些金融和军火交易。林森主席正在访问广西省,标志着这一长期混乱的地区将要实现稳定。在蒋介石养病期间,包括山东的韩复榘在内的北方将领在杭州附近得到蒋的召见。因而在坦率的交换意见中,解决了一些小的困难,并努力减少猜疑,这些好的苗头在一夜间突然出现。

前几个月内,日本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公开表示提前两年归还中国银行家和商人的担保金。它的实际效果微不足道,尽管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完善转由中国人控制日本银行持有的白银的程序,这些白银用来弥补1935年中国金融改革的赤字。某些工业界领袖举行的非正式会谈有利于信息交流和增强了解;日本代表不加掩饰地表示,他们在认识中国新形势和新潮流上大有进步。中国人痛心而清醒地认识到,只要日本在华北的政治和军事侵略继续引人注目地进行着,只要经济政策由将领们制定,并与破坏性的走私活动联系起来,经济合作会谈就没有什么意义。日本报道忽热忽冷,暗示经济的不确定将会导致下一次军事行动,中国官员对最近日本在中国的次等人物的人事调整表示满意。

沉寂冷淡的中苏关系没有任何变化的征兆;中英之间存在中等规模的金融联系,彼此的关系也没有变化的征兆。日本对这两个问题的报道颇具宣传性。只要投降的时间足够,西北的共产党似乎要接受这一状况,左派对此感到不知如何是好。国民政府可以做出微小的调整,让孔祥熙旅行欧洲,安排汪精卫和王宠惠临时担任蒋介石的行政院长职务,

调停四川的地方军事争端,所有这些都不会造成骚动和批评。以愚蠢为乐,这还会长期持续下去!

西部的饥荒成为最主要的新问题,它沿着中国的边界从北向南全面地蔓延开来。干旱不仅削减了秋季的收成,而且还会妨碍补种,并使植物枯萎。政府正在收集大批资金,虽然这对于数百万百姓用处了了。成渝线的建设因而也成为救灾行动的一部分。从贵池到南平的铁路线建设工作也即将开始,它从长江流域伸展到福建,这一行动最初遭到日本的反对。从南平到福州的铁路勘探工作也在筹划之中。

(郑安光 译)

266. 国内事务

1937年5月

四五月之交,中国公众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东京和伦敦,而不是集中在平静的国内政治。日本的选举受到密切关注;中国公众充满疑虑地研究着日本内阁期望关注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努力制定大陆方针的趋势。总的来说,佐藤外相和川越大使关于中国的声明已经有所进步,但陆军大臣表示支持可恶的冀东傀儡政权,以警告中国平定混乱的雄心。

日本官方和民间的新闻媒体以及伦敦的几家报纸已经散布消息,日本计划与英国在东亚政策上达成共识。中国担忧任何这种举动都将削弱针对日本侵略的约束措施(有一种可能会受到批评的论调认为,虽然妥协比军事行动给予日本的利益还要多,然而如果日本仍然与英国处于相互妒忌的敌对状态,它就要铤而走险地部署军队)。实际上,这个协议对中国处境的危害是不大可能发生的,整个事件并不可能真正地阻碍孔祥熙从伦敦获得贷款。知情人士认为,铁路修建的贷款将会得到保证,特别是广州到汕头的铁路,但是不太可能获得巨额或者一般性的贷款。

孔祥熙访问西方国家,王宠惠赴任驻美大使,在基督教世界内广泛宣传蒋介石关于复活节的演说词,孔祥熙原来发给牛津团体会议的电报以及其他此类通信,却让理性而谨慎的人警惕。这些人沉浸于基督教的喜悦是自然的,并且这些通信的撰稿人也相信他们的虔诚。但是这种传教士的热情比目前政治团体存在更大的危险,西方人普遍做出的反应和期望也是如此。首先,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都不能把基督教与某个政治集团的善恶和中立联系起来。其次,精明而博识的人似乎并不赞同整个国民政府尤其是某些个人的行为和政策。相对于前一时期,中国民族生命力的真正进步是振奋人心的,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裙带关系和贪污腐化,秘密而毫无约束地花费农民缴纳的巨额税款,危险的审查制度和政治司法系统保护着鼠目寸光的官僚机构,铁路和农村

重建的管理方法非常有利于上海的金融家：所有这些罪恶的责任都在于上层。人的美德在于能够为良好动机而感动，能够真正为国家效力，而不是保护私利和渎职的行为。我们需要这些新官员提供精心选择的、富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而不是宗派主义的愚昧。冯玉祥可能不是恰当的类比，但他确实为今日之事提供了教训。

(郑安光 译)

267. 国内事务

1937 年 6 月 6 日

国内的重大事件就是中央政权进入四川,长期以来这里是混乱的军阀乐土。这个省面积广阔,拥有 6 000 万人口,本身就像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仅仅通过狭长的江道与中国的主体部分相连。直至两年前,国民政府仅仅对四川的地方将领行使监督和调停的职能。共产党的军队撤离江西后,在追剿共军的过程中,强大的中央力量进入四川。但只有到现在——饥荒与金融困境并存的时期,当证明地方利益得不到满足并且存在分歧的时候,南京介入四川并宣布全面控制该地区。不仅该省税务官员和国家机构代表的任命都处于中央的直接监督之下,军事集团的弹药及其他必需品也由南京派员接管。为了对付老练的各省军阀,在正进行的统一过程中,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长期措施,进入四川标志着最后一步的完成。直到去年 12 月的西安事件,四川的重要将领都表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独立态度;但只要现存制度继续存在,他们几乎不可能再次独立。人们认为,国家应该会提高财政效率和企业效能。河运的进步,远程电话设施的配备,从东南和西北进入四川的铁路的运作,成功的航空服务,通过三个邻省的汽车运输,在国境上对货币流通和银行业务的检查:所有这些是最近和目前进展的成果,也表明在政治上国家制度的一体化成为可能,而且非常必要。

日本内阁的变动自然得到了密切的关注。虽然东京方面表现平静,中国领袖认为上一届内阁登台的原因是陆军希望出现改变,陆军宣布了杉山将军在新内阁中继续担任作战部长的决定。此外,给人和平希望的佐藤先生的外相职位被撤,广田先生得到支持,他因支持把中国吸收到日本计划中的“近卫三原则”而闻名。日本声明“解决”中日问题的时机已经来到,这在中国听起来绝不会令人愉快,因为他们暗示这个决定取决于东京,而不是取决于两国利益不受约束的调整。

与此同时,两个不愉快的事件可以作为例子证明两国隐藏的敌意冲

突。我们并没好好验证这两个事件的事实。但似乎清楚的是,日军当局向汕头派遣军舰,并发出立场强硬的电报,抱怨日本警察遭到中国宪兵的虐待;但后来发现这个日本人闯入禁区,并首先使用武力。如果东京方面想解决此事的话很容易。在天津,一个背景和管理都很特别的日本农场遭到中国人的压力,最终被一群暴民捣毁。在这样的形势下,冀察政务委员会最近发布命令,任何人把土地出售给外国人都将被处死。就像其表述的立场一样,这个命令当然是不合理的;但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它是“渗透”和仇恨的结果,这些“渗透”都出自日本军方并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而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我们有理由担心,目前的利益冲突经常会导致暴力事件的出现。

(郑安光 译)

268. 国内事务

1937年8月

(这篇文章于8月2日发自东京,有明显的局限性当然也有一些参考价值。)

所有公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中日战争上来。在日本充满挑衅地控制北平西南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小规模军事抵抗,日本高级军官认为这是决战华北的好时机。日本政府急切地采取了大陆推进计划的另一项措施,又因为遭到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局部抵抗而感到不满,这个机构是一年前通过日本的劝说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地采取措施,以维持甚至加强其对河北省不牢靠的控制,这就是深受日本斥责的真正的“抗日政策”。虽然像原来那样,谈判还是秘密的,要求只是口头上的;但是通过日本的报道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把河北省军队的撤离和地方官员由日本将领任命,作为最低限度的初步要求。在“不再扩大事态”的动听词句下,日本坚决主张,国民政府对于争端和拟议中的政治重组不要置喙。

日本政策的真正目标在1936年9—10月的谈判中展现出来(参见1936年12月的《世界之声》(World Call)、《东方的悲剧》,有微小的修改,体现了对这一危急事态的观点);目前,在公开的声明和日本媒体的新闻细节中,一些“泄密”的情报和线索都进一步展现了其真正目标。例如,媒体平静地讲道,“解决目前的事件之后”,朝鲜银行(Chosen Bank)的钞票将取代华北的中国法币;本月在大连召开的特别会议将要组织“朝鲜、满洲和华北的经济共同体”。

日本主要政策的本质在于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国,其所拥有8000万人口以及虽不丰富但很关键的资源,都处于由日本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政治实体掌管之下。此外,中国保证进行尚无具体内容的“经济合作”,这包括关税的合并和其他几项符合日本根本利益的合作;“共同对抗国际共产主义的合作”意味着追随日本的要求共同对付俄国;完全停止“抗

日主义”意味着从行动和语言上都必须与日本的计划保持一致。

在半官方性质的《当代日本》(Contemporary Japan)中,小崎(H. Ozaki)以惯有而又直率的优越感谈到这个问题:“实际上,中国激进的解放运动与日本的大陆政策相冲突。”相对自由的《东京朝日新闻》是日本最畅销的日报,在7月14日即所谓的“华北事变”发生一周后,该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更加引人注目:“不仅仅在日本举国一致,中国人也与政府团结起来共同解决华北事变。在危急时刻蒋介石将军的反对派宣布援助国民政府,以尽自己的爱国责任。几年来,南京政府一直努力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这个政策看起来与日本的大陆政策很不协调。一些观察者认为,他们很久之前就已经预测到华北目前的困境。”毫无疑问,这位聪明的编辑希望把这篇社论当做善于思考者的思想食粮,但是大多数日本人阅读起来只是感到非常舒服。

独立而又非常谨慎的《字林西报》是此期时事评价最可靠的消息来源,为了避免冒犯日本而受到巨大的限制,它还一直劝说中国人通过各种可行的方式顺从日本。在7月17日的《字林西报》宣称:“对中国事件的明显夸大和扭曲激怒了日本,对此事态的报道非常令人不满。中国的克制仍然是这一事件最鲜明的特征。实际上,蒋介石将军及其政府同僚表现出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沉默、稳重和谨慎。中国受到华北事变影响的情景非常清晰。以夸张的和煽动的描述所表达的情感不仅不公正,而且显然不真实。毫无疑问,中国清楚自己的弱点,就像日本发言人的评价集中于探讨力量对比一样。”7月20日又报道:“日本要求中国在思想、行动和语言上向日本民族明确表示友善,这个民族的议员只要通过军队的批准,就有权力主张在中国的土地上推行他们的法律……她以刺刀作为威胁,要求进行经济合作。日本吞并中国1/6的领土(即满洲)之后,宣布打算将满洲与中国实际联合体的其他部分隔离开来;然而自远古以来,这一地区的资源、传统和文化就与中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每个外国政府或者国家只要其思维没有被严重扭曲,都能辨认出在刺激和义愤的外衣下进行的赤裸裸的侵略。”

在日本,相对于为了占领满洲而提出的理由,关于其侵略行为的辩解非常缺乏说服力。这些都被强调了一万次:中国人袭击我们的军队,

我们必须自卫;然后,我们要吸取沉痛的教训;接着,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府武断而荒唐地培育出反日力量,反对所有的事实和理性;最后,首相最近发表声明,主张日本必须“让中国恢复其作为一个东方国家的原有本质”,这意味着,除了日本之外,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它们与中国的联系都要被清除,媒体对此进行了如实的复述和解释。

日本动员和派遣第二批和第三批预备部队以及利用汽车运输进行集结和兵力运送,让聪明的市民感到震惊。据说第一批预备部队正在派往满洲,控制其边界可能发生的事件。一开始,5个师团几乎全部被派往天津。由于华北事变的出现,紧急的额外预算在一周内从1 000万日元增至9 000万日元,又猛增到3亿日元。毫无疑问,双方都做好了真正战争的准备。日本政府已经要求全国和地方的各类机构宣誓大力支持征兵政策。建立极权主义国家的过程明显加速,当然也有令人感兴趣的阻碍这一进程的因素,不过在此不详述。每一个车站都日复一日地为即将出发的预备部队士兵摇旗欢送,不过在此刻即使是老友相逢也没什么热情,所有的体育活动和节日活动仍像从前一样继续进行着。

(郑安光 译)

269. 国内事务

1937年10月1日

战争继续进行,其过程可以划分为北方战役、上海会战、大范围的空袭和封锁河流、海岸的行动等四个阶段。

9月,日本在华北的军事力量已经增至30多万,配备最精良的装备,利用机械化运输。日军已经向西北奋力前进,占领了平绥线的一段,抵至内蒙古的边界,另外还进入了山西北部。但是他们仓促地扩大战线,其西部的侧翼遭到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其中一支共产党军队分遣队也发挥了作用。^①军事专家认为,这些游击队将会继续骚扰日本的交通和小据点。同时,平汉线和津浦线的北方阵地已经遭到中国将领的严重破坏。由于缺乏协调和决心,在保定和沧州精心准备的重要阵地轻易失守。虽然这不是主要的防线,但其意义重大且损失惨重。

山东形势混乱,但不会出现大的行动。日本明确表示要保持其在青岛的巨大利益;因而这种协定远未成功;还企图通过空头支票,引诱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华北负责建立一个新傀儡国家。一些直接的证据和大量的政治军事分析表明,日本将领意图向前推进,控制陇海线(西安—洛阳—郑州—徐州—海州),但那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

在上海,日军通过从长江上展开的一系列登陆行动,向中国军队在上海中心以北新建的一条阵地施加压力,日军最终把中国军队驱逐出黄浦江下游左岸一带。但是中国军队仍然占据北站,还在浦东一侧保留兵力,本周竟然又在总领事和旗舰锚地的对面建立了防御工事。目前日本兵力达到12万,再加上炮兵和空军拥有20比1的优势以及每天得到40多艘军舰的支援,面对数量占优且作战顽强的中国步兵,也能够进行大步推进。中立国专家的统计表明,中国在上海战事的伤亡达到2.7万人,日本则达到1万人,他们承认的数字要低一些。我们预计战争将不

^① 译者注:指平型关大捷。

会立即出现变化,除非日本为了直接进攻或者新的登陆而派来更多兵力,但目前看起来这两种行动方案并没有很大的吸引力。蒋介石为了证明他在军事上的表现值得国人信任,中国已经投入了最精良的部队,付出了最大的努力,更不用说惨重的工业和财产损失。

除了在日本之外,空袭在所有国家都有了广泛报道,这里我们并不想详细叙述。(例如,9月25日日军对南京的大规模空袭,福克斯、环球和派拉蒙公司的摄像师正在这个城市,他们有机会拍摄这惊人的现代战争轰炸场景。)我们还不能断定展现你面前的画面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摄像师们亲眼目睹了对发电厂和中央医院的狂轰乱炸。可能不会出现炸得粉碎熊熊燃烧的茅屋和穷人的身上布满碎弹片这类现在更为常见的场景。

我们并不想广泛地传播这些故事,也没有断言所有的罪恶都归于哪一方。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这一新型的战争形式非常重要;东京十分明确地宣布,“在这个炸弹纷飞的国家,对于我们以及一些可靠的朋友亲眼目睹的情况,我们一定进行报道,并且相信这些情况都是真的”。这是非常虚伪的。在许多空袭中,没有一名士兵受伤,没有一个军事设施遭到破坏。在许多情况下,飞机向城市和农村中不设防的街道进行机枪射击。这是野蛮的恐怖主义。令人担忧的是,这也表明了当今战争形式的主要趋势。几次空袭对通讯设施造成的军事损害已经证明是巨大的,虽然这远远低于日本空军的巨额成本。一位德国专家估计,单单日本炸弹的价值,就远远高于南京方面的财产损失。我在另外一个地方看到,遭到50枚炸弹的不断袭击之后,一座大桥安然无恙。我们都惊奇地看到这些高级炸药的破坏力;士兵们不断地进入防空洞,坚持而又勇敢地维持和补充必需品的供应,他们采取这样的行动也让我们感到惊奇。这些已经受到折磨和正在遭受折磨的人们未来的命运又如何呢?

“和平”封锁不如空袭“壮观”,但是比它更加有效。外国装载弹药和必需品的运输船被吓跑;中国的整个海运业以及所有依靠海运业的生计都被摧毁;渔业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关税也严重缩减;重要的出口贸易也遭到削减。由于容易靠近外国船只的几个海港的运输受到阻挠,重要的出口贸易也被削减。日本完全控制了天

津,专门派遣海军监视青岛,从海上和空中轰炸广州、海南岛、汕头、厦门、福州和海州,对上海发动了持续的攻击并造成严重的破坏;所有这些行动对封锁宣言所允许的小规模对外贸易所造成的实际影响都异常严重。观察员认为,上海的经济困境及影响比军事斗争还要凄惨。在整个广州地区和长江沿岸的海上和空中的军事行动,再加上持续地空袭所有铁路和部分运河,同样也成为扼制政策的延伸。

我们必须关注其他的重要事件,例如,虽然中国能力有限制但真切地希望得到海外的援助,国家的士气、财政,政府转向战时体制,国际社会对战争的态度,日本政策的目标和计划对中国的意义,日本为应付可能的对俄战争所做的准备,中国的工业和教育状况。如果你认为这篇文章是无知的,请你体会到,它写于“解除警报”命令响起之前的防空洞里。对于战地记者来说,战争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东西,它经常妨碍工作。

(郑安光 译)

270. 国内事务

1937 年 11 月 10 日^①, 南京

中国主要的努力放在困难重重的防御, 但防御的进展更多地依靠精神上的补给品, 而物质上却没有为胜利带来希望。经过 85 天出人意料的顽强抵抗, 虽然在上海周围仍然存在一些战斗, 但是中国已经不能控制这个工业和金融中心。目前日本已经在那里投入了 20 万兵力, 已有 4 万的伤亡减员。根据最保守的估计, 中国已经损失了整整 10 万军队。几个优秀的权威机构所估计的双方伤亡的平均数目都明显更高。中国直接负责的军官承认, 几天前就已经有 7.5 万人受伤, 有 5 万人牺牲。损失的财产包括, 中国所有工厂的大部分和几百万居民的家园。如果考虑到这些损失, 可以说日本已经通过绝对占优的炮兵、空军和海军的支持, 取得了胜利。日本从杭州湾突然向北进攻并进展顺利, 而中国对此并未有效地应对。直到那时, 双方都没有取得优势。按照推测, 双方还将在上海和苏州之间展开数周的厮杀, 在这里中国已经沿着长江到杭州的铁路修建了一系列坚固的阵地。但是我们并不能判断日本从杭州湾进攻的效果。

在本月, 华北战事的变化不大, 但是意义重大。虽然直接的防御战和游击队对交通线的骚扰, 给日军造成了巨大损失, 但 14 万日军已经进入山西; 在占据该省土地超过 1/3 后, 日军包围了太原。在绥远和察哈尔, 日军占据了主要的战略要地, 但一些小范围的零星冲突不断。在被推至河南北端之后, 中国军队正在向平汉线以东集结, 并已经收复了河北南部的一些据点。日本从天津向东南前进, 轻易地挺至山东的边界, 实际上中国已经撤退了所有的精锐部队。中国当局已经控制了韩复榘, 并把他的精锐部队调往西部。目前在这条战线上, 日本似乎正在恢复活

^① 编者注: 原编者定为 10 月 10 日, 但据下文对上海战役的描述, 应为 11 月 10 日。

力。双方进行这些行动的军事和政治策略令人费解。在华北的日军数量已经不足 30 万,这已经得到确认。大约 40 万日军撤至满洲,在满洲充满敌意的中国人正在掀起动乱,日本将领在俄国边界上继续部署部队。另外 4 万日军调往上海,但是上海的兵力仍然不足。

除了中国渔船沉没的哀号之外,封锁正在静静地维持着。虽然一些日本海军和空军也在该区域活动,但中国通过香港和广州得到一些供给;通过青岛以及连接长江下游的狭小水道,获得少量无关紧要的物资;通过遥远的云南,从安南得到一些物资,但是数量并不多。宣战和合法的全面封锁以及更严厉的非合法封锁行为,随时都有可能减少这个数量。

空袭还在继续,偶尔从北向南轰炸内陆的据点,这主要集中于上海附近的中国驻军和二线城市。诸如苏州和嘉兴这样的城市,日本空军每周都要光顾 50 次以上!这一地区和广州附近的铁路都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相对来说,日本比原来更倾向于进攻军事目标和半军事目标,虽然最近的记录并不充分,无论如何铁路和公路沿线的非军事伤亡都高于军事行动造成的伤亡。不过还是让轰炸机随便炸吧,如果投弹技术更好些我们就很感激了。^① 中国空军为了支援华北的陆军而采取了一些有效的军事行动,轻微地限制了日本空军机群的自由,通过一系列夜袭重创了上海的日军,这也损害了日本军舰和物资基地附近的英国泊碇和工厂。从国外进口的 300 多架新型飞机正在途中,但中国在目前的行动中需要 3 倍的飞机才能敌得过日本空军。

庄稼普遍丰收。棉花产量将会首次满足中国境内所有的工厂。但是存在着战争,以运输和工厂目前的状况,只有不足 1/3 的工厂有希望投入使用。处于政府控制之下的铁路收入只有原来的 1/5,这个数字可以表明这个国家的政府遭到严重的破坏。费用略微超过原来的水平。在前线和其他一些地区,生活用品极端短缺。外国的物资和商品非常重要;工厂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区,特别是上海;内陆交通非常混乱;资金短缺和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阻碍了重整旗鼓和再做调整的机会。军事设

① 译者注:这是作者对日军飞机不区分军事和非军事目标狂轰滥炸恶行的反讽。

施遭到轰炸,投入巨大的努力和昂贵的物资进行修复和替换也是无效的,因为在几周内它们将被再次炸毁。一个很好的化工厂连续遭到三次袭击,我们认为它不能继续生产了。政府正在努力把机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并扶植地方的小工业;但是政府的资金、运输和人手都非常紧张,这不可能出现奇迹。

曾经的经历使中国对国际条约、公约和协议不抱希望。然而,我们可以充分地认识到,其他大国的态度和政策会影响以后的局势,而不是现在;在布鲁塞尔九国会议上,各国也会讨论相关事态的利害。日本欢迎德国和意大利的行为和声明,这引起了中国的憎恨和恐慌;然而,这些国家的外交官及其公开表态又在表面上支持中国,通过另外一些“好处”安抚中国。德国军方向中国提供了各种技术援助,这在有效地抵抗日本中起到一点作用;中德贸易被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甚至包括一些非关键物资的军需品贸易;意大利在维持中国的一个重要军用航空设施运转上起到显著的作用。很可能是因为内部问题和危险的满洲里边界这两个原因,俄国对中国似乎非常麻木。俄国有理由为日本在满洲、朝鲜北部以及周围岛屿的大范围战争准备担心。

这是关于流血、饥饿和焦虑的让人心冷酷麻木的简短总结。

(郑安光 译)

271. 国内事务

1937 年 12 月 8 日

在上海至南京一线,中国军队遭到惨败,明显地他们被赶出了阵地,转为散乱的抵抗,也没有表现出有效的部署。外国军事专家预测,目前训练有素且富有经验的部队已经伤亡过半。几个星期内,在密集的炮火和不断的飞机轰炸中,他们毫无对策,严重减员。最近,日本在中国增加到 30 万兵力;一位外国武官估计,从上海到通州日本拥有 141 艘军舰和运输船。

在日本陆军和数百架飞机的沉重打击之下,中国为了维持有限的胜利,增加了一些笨拙的参谋人员,补充了几个战斗力十分低劣的师。最惨重的失败是在杭州湾北岸、乍浦以东的军事行动。原来中国已经很好地控制了那个地区,但是守卫部队被仓促地调往上海西部,参加苏州河战役。在抵抗日军登陆作战时,负责接替的张学良东北军行动迟缓,犹豫不决;在从淞江和苏州撤退时,这支部队军纪涣散,到处抢劫,有害无益。在苏州和镇江,为了恢复秩序,中央军向他们开枪并击毙数百人。

日本从杭州湾和长江的侧翼进攻都得到海军的大力支援,不断把中国军队驱赶出战壕,使其不能充分利用准备已久的阵地。还有几次激烈的战斗,但毫无疑问都是大规模军事调动中的战斗。直到目前,江阴江面的水栅有力地阻滞了日本舰队,尽管经过长时间的炮轰之后,中国已经丢掉了防守要塞。但日本的陆上前进颇具活力,它充分地利用公路和运河交通,没有留给中国军队时间,让他们重新建立足够长的阵地来对付侧翼运动。既然中国一些师仍然士气高涨、人员齐备,但是它们并不能保持联系和协调,甚至不能准确地侦察,这个情况令人难以理解。尽管日本空军具有巨大的优势,中国飞机仍然可以看到,并且它们似乎已经被更直接地用于支援自己的陆军。

今天日本人的枪声在南京的三个方向响起;在农民仓惶出逃之后,中国人点着了村子,烟气弥漫。南京城附近的中国阵地看起来已经进行

了精心备战,附近也秩序井然。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轻易放弃外部防御工事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在南京周围的环形江面上,中国军队怎样才能挡住大规模的日本大军。我们猜测,最后的抵抗实际规模将会相对较小并且效果有限;这对于与南京城有着紧密联系的政府来说,从战略上是适当的,但是从心理上很难。

由于中国人在上海、苏州和无锡战斗中的悲惨命运,再加上国土被大片侵占、毁灭和完全放弃,人民普遍感到异常恐惧。公众完全赞成激烈的抗战。我们正在试图拼命地劝说,双方都尊重由国际委员会管理下的平民安全区,它在短暂的关键时期能够容纳 10 万—20 万滞留人口,也希望这种劝说能够奏效。在中日双方看来,安全区在经济、外交和军事方面价值不大。

通过代价高昂的进攻,日本占据了山西省的 2/3,其后便裹足不前。山东的局势仍然半死不活,扑朔迷离。日本的空袭继续破坏中国的交通,每天都有一批批平民遭到残酷的伤害,这是不可宽恕的。镇江、芜湖以及广州附近的据点在本周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而苏州和无锡也先后遭受了最惨重的破坏。南京和浦口已经成为废墟,这甚至让冷漠的新闻记者为之动容。11 月底,一些苏联飞机和飞行员抵达中国,表明苏联开始援助中国。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比从其他国家购买的飞机和临时租用的飞行员更有意义。

国民政府主要在汉口运作,虽然其正式驻地在重庆;为了实用或者安全起见,某些机构又被分散了。原则上,已经确定利用持久的游击战争消磨日军,因为日军占据广大地区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是,军事大溃败、大片富饶国土的丧失、“现代”经济和财政的实际毁坏,所有这些损害日积月累,真正的抵抗将会非常困难。德国和其他利益集团都试图进行斡旋,但是我们不知道,在日本意图全面侵略和中国决心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着妥协的希望。同时,苦难正笼罩着中国,两国的未来也积怨重重。

(郑安光 译)

272. 公共事务

1938年6月14日

6个月的停刊之后,这篇文章以一个新的标题重新出版。实际上,言论自由是不可能的。现在即使是试图发表谨慎的报告和评论,都被双方猛烈地批评为“叛国的”或者“反日的”。我们的目标仅仅是平静而悲悯地寻求真相;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一项危险的事业。除了政治危险之外,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地了解,在广大地区和数以亿计人口生活中的重要阶段迅速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我认为,任何人都做不到这一点。目前,活动和信息中心广泛地分散于上海、广州、香港、昆明(云南府)、重庆、汉口、北平、东京和军事前线。南京并未在名单中,虽然这些文章都写于南京。

目前日本已经征服了拥有1.5亿左右人口的地区,这已经超过了自古以来历次战役甚至历次战争夺取的人口。日本人的征服速度快,范围广。在铁路和公路干线的沿线城市、沿海城市和江口城市,中国所有独立的权力机构和有组织的商业机构都遭到破坏。目前最主要的现实情况是日本的陆军和海军控制了局势,半垄断的经济机构与之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华北,银行、货币、关税、工厂和交通都不再属于中国,已经完全地日本化了。在华东,破坏活动和强制迁移都基本结束,除了上海的公司还在遭到破坏。天津和北平的破坏和迁移自然更少,因为在那里日本人已经接管了企业,只使用了很少的强制手段,迁移就完成了。

在所有被占领的地区,乡村地区与日本军事隔离区有一点联系;但处于当地人的控制之下,其中有些人仍然与中国政府保持着联系。在北方的广大地区,共产党及其联盟已经组织起来进行防守。在华中地区,扎根百姓的游击队凸显了这里的无政府状态。

日本明确宣布,它对中国的占领政策是通过在日本陆军的支持和指导下建立的中国行政机构进行统治。北平的临时政府已经在范围不大的区域内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在南京成立的维新政府有名无

实,他们尚未走出受到秘密保护的上海旅馆。这些机构的官员素质不高,他们的加入伪政权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是对权力的贪婪,有的是对蒋介石政权的愤恨,有的是想从当前绝望的形势中渔利。在每一个城市和乡镇,一些当地人毛遂自荐承担管理责任,他们要么是为了谋求利益,要么是为了在军事占领的混乱中维持社会秩序和规范。这些人通常不是最优秀甚至有时是最糟糕的。

如果这简单扼要地叙述了日本的成功,那么中国的失败是什么呢?虽然中国军队在上海和山东南部坚决抵抗,但在每场重要战役中他们都失利了,并被引发了灾难性后果。无论是在陆上、在空中、在海上,还是在河上,他们极其低劣的机械装备都给部队造成巨大的困难;在系统的军事训练方面,中国士兵也逊于他们的敌人。

国家统一,建立现代军事制度,配备新型装备等方面刚刚取得一点成就,无法对抗日本这个强国的一连串无休止的残酷进攻。有人听说日本官员对此坦白地评价到:“蒋介石政府实力的增长对我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几年后也许他们能够抗得住我们的进攻,所以军方在今年夏天挑起争端,现在又挑起战争。”虽然事实证明,日本取得的成功比他们的国家领袖所期望的更困难,造成的损失也更大,但是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日军取得了重大胜利。

随着日本调集军队进攻汉口,“自由中国”越来越向南向西收缩。虽然中国内部协调存在着严重问题,但部署和实施一场长期斗争的士气与组织仍在。中国拥有大量经过普通军事训练的士兵,虽然技术人员和经验丰富的士兵的减员很难及时补充。通往香港和中印边界的补给线仍然畅通,这些补给线虽然规模不大但是非常重要。但是原有的经济组织仅有一小部分完整地掌握在中国手中,虽然中国人在荒凉的西南地区所付出狂热努力,并不能在一夜之间建立一个现代工业体系。俄国的援助和活动作用甚微。

我们认为,未来将可能出现以下四种情况:(1)日本继续前进,并征服除了最西端和最西南端之外的整个中国,傀儡政府将会逐渐稳定下来,变成另外一个情况更糟糕的满洲国;(2)日本的行动止步于汉口,最多止步于长沙,另外可能在南部沿海进一步采取行动,然后长期坚守防

线对付中国的反攻,期望通过强大的压力最终迫使中国投降;(3) 与前述的情况十分相似,由于损失逐渐加大、傀儡政府运行困难及其他组织问题,还有急迫地决定侵略西伯利亚,日本可能想做出一点妥协;(4) 由于中国将要在现有条件改善的基础之上采取措施恢复军事和政治状况,再加上日本军队战线过长,日方力量将会削弱。

我们认为最可能出现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也应该予以仔细思考。我的观点可能有不掌握地方情况的局限,也可能没有充分重视中国在西部和西南部重整旗鼓的努力。

(郑安光 译)

273. 公共事务

1938 年 11 月

这篇文章写于休战日。^①不用说世界其他地区的窘境,仅仅在中国,炸弹、炮弹以及经济的凋敝和残破,都正在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肆虐着,并且危及更大的范围。一个已经完成了十年辉煌的现代化建设的最大的国家正在遭受军国主义铁蹄的践踏。日本所犯下的罪行及其带来的灾难,对中国尊严的蹂躏达到了极点。

最近几周,经过长期而又残酷的战役,日本占领了汉口,大规模出动空军和海军支援陆军表明了战役的激烈。虽然中国在几个方面的努力可圈可点,但在几个重要据点的防御上又表现出十足的笨拙。目前南昌、长沙、沙市,甚至长江沿岸的宜昌,可能还包括西安,都成为日军在华中即将进攻的目标。我们推测,中国将要在湖南中部和西部、湖北西部和陕西投入巨大力量进行防御;虽然现时日本正在迅速向汉口的南面和西面推进。广州的突然陷落原因不明。这一情况确实表明参谋工作的低劣,但并不是背叛。海军对沿海的压制将继续下去,现在除了被占领土之外,只有极少的商品和邮件能够从东部进入中国。空袭的范围已经达到昆明(云南府)、成都和兰州的广大地区。遭到轰炸的居民区的数目已经达到了几千。

日本的军事胜利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必定不会被低估。中国政府仅仅还控制着铁路系统的支线,但大部分铁路干线繁忙地为日本的军事和经济利益服务。没有遭到破坏的工业和商业资源仍在大量内迁;但掌握在“自由中国”手中的资源只是以前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很明显,远离交通主干道的广大地区,甚至紧靠被占领土主要军事中心的广大地区仍然是独立的。我们可以有保留地说,日本控制了中国的大部分;也可以说,中国官员仍然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也可以说,哪一方都不能有效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休战日。

地利用整个国家资源。

外国人士和日本非军事利益集团建议举行和平会谈。当然日本希望尽可能地减少代价,但它并非没有能力获得全胜。当我向一位日本朋友表示,“如果日本军队撤退,他的和平愿望就能很容易地变成现实”。他说:“但是我们的将领明白,中国军队必然要收复这些领土。”对于持这种观点的人又能说些什么呢?

日方领导人似乎感觉到他们宣布的条款非常宽大,也似乎能够被清醒的中国人接受:(1) 停止所有抗日政策的原则(这似乎意味着,放弃独立的生活,完全接受日本人的操纵);(2) 经济上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这意味着,把资源、关税、货币银行和交通交给日本队控制,以满足日本的要求);(3) 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意味着,由日本控制中国所有的对外关系,这样日本就提前宣告日本完全有理由利用中国所有的资源对付俄国)。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引用军方和新闻记者的说法,虽然它们揭示了日本占领的真正情形,但它们不适合外国读者。关于驻军和进行经济剥削的布告在日占区内随处可见,以前在满洲国也是如此。面对这种形势,即使处境艰难,中国领袖和所有团结起来的民众都坚决抵抗,这并没有令人感到吃惊。对中国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可再失去,为自己征得谈判的砝码要比可怜的投降好得多。广州和汉口的陷落给中国人造成了巨大打击,广州的失陷更是出乎意料,但看起来中国的士气尚存。但是这些事态当然让日占区民众失望,必然也会逐渐影响到西部仍在坚守阵地的将士。

当前的形势大体如下:在西部和西南部,日本像一头鲁莽的公牛,不断地左冲右突,驱赶中国军队。日本军队似乎期望占领关键的城市、铁路线、海岸线和通航的河流,这样中国人就无法拥有足够的物质和精神资源来进攻日军。在政治上来说,日本希望马上就突然发动这些战役。不过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日本显然将要采取以下准备工作:日本将扶植软弱的傀儡政府,强迫他们签署和平条约,为军事征服和经济统治赋予合法形式。日本甚至可能轻蔑地将尚有一丝作用的九国公约彻底毁掉。日本的猖獗是因为美国的孤立政策,还有美国心甘情愿向其出售军需品

(只要给钱,卖给魔鬼都行);日本的猖獗还因为英国专注欧洲形势,因为俄国看起来力量不足;日本的猖獗更因为其盟友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公开表态。

那么中国的前景如何?目前在西方世界仍然有一种乐观的观点,相信中国的军事行动才刚刚开始,随着在运动战中中国军队从多个方向展开进攻,尤其是破坏漫长的交通线,战线很长的日本军队将逐渐陷入困境。另一种观点审慎乐观,认为在被占地区的游击战和地方组织使日本的占领变得无利可图并且难以彻底完成其占领行动,进而期待日本一方最终在经济和士气上都会遭到削弱。第三种观点绝望地承认了军事失败,认为傀儡政权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对日本也不忠诚,他们都暗地里盘算,期望俄日发生战争或者日本出现其他危机的新时代出现,那时又是另一番天地。

夏天以来长期的停战,使大量的专题报告完全地转向日本的军事统治。这篇报告开了头记述经济和士气问题,可能开始探讨与中日战争有关的国际关系,虽然似乎不是十分重要。

(以上文献号:RG10:Box87 Folder690)

(郑安光 译)

二十九、博士论文所附简历

274. 贝德士简历

公共信息办公室

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百老汇 3041 号

纽约 27, 纽约

简历: 贝德士博士, 宣教学教授

出生: 1897 年 5 月 28 日生于俄亥俄州纽瓦克

父母: 米讷·李·贝德士(Miner Lee Bates)和乔其亚·金妮·贝德士(Georgia Kinney Bates)

教育: 哈莱姆学院, 文学学士, 1916 年毕业; 获得 4 年艾伯特·提克浩特奖(Albert R. Teachout prize); 被选为俄亥俄州罗兹学者(Rhodes Scholar)。

牛津大学, 文学学士, 近代史专业, 1920 年。

牛津大学, 硕士,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专业, 1920 年。

耶鲁大学研究生院, 1925—1926 年, 大学学者(University Scholar)。

耶鲁大学研究生院, 1933—1934 年, 历史学助教。

哈佛大学, 1934—1935 年, 获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研究俄罗斯和

日本语言。

耶鲁大学,博士,1935年;论文:“中国集权式帝国的建立:公元前221—287年”。

耶鲁大学,访问学者,1942—1944年。

婚姻状况:1923年6月21日在中国南京与莉丽娅·罗宾斯(Lilliath Robbins)结婚。

子女:莫顿·盖罗德(Morton Gaylord),1926年生,罗伯特·舍尔(Robert Searle),1928年生。

职业:国际基督教青年会战时服务团,industry和美索不达米亚,1917—1918年。

作为基督教联合传教会(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即基督会)传教士进行传教工作,1920年7月。

历史学教授,金陵大学,1920—1950年。

历史学讲师,国立东南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1927—1929年。

历史学讲师,中央政治研究所(Central Political Institute)

中国政治制度讲师,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1951—1953年。

宣教学教授,纽约协和神学院,1950—

社会兼职和公共服务:

基督教高等教育中国委员会(China Council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执行委员,1924—1950年。

美国东方学会,1926—1952年。

太平洋关系研究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31—

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1937—1938年。

日本占领区鸦片和海洛因走私调查员。

1937年当金陵大学迁到中国西部的成都后,贝德士博士仍然留在南京长达4年,以保护包括医院和面积广大的农场在内的大学财产并维持日常活动,此外还负责由一所中学和几所小学组成的难民紧急安置所的工作。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1938—1941年。

主席,1939—1941 年。

远东顾问,国际宣教协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1939—1945 年。

因为在日本大屠杀和占领期间为南京市民的服务两次被中国政府
授勋。

领导关于南京经济和社会调查工作(缺少日期)。

联邦教会协会(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和北美外国传教大会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宗教自由联合委员会
(Foreign Mission on Religious Liberty),1942—1945 年。

中国基督教协会(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执行委员,
1946—1950 年。

(以上文献号:RG10:Box126 Folder1132)

(郑安光 译)

第四部分
中国纪录项目混杂的个人文件集
第八组——普拉默·米尔士

一、米尔士与家庭通信

——1938 年 1 月 3—10 日

1. 米尔士致妻子

【信头的附言】

亲爱的玛丽：

我没时间多写了，就按现在的样子寄出吧。

米尔士

莫愁路 65 号

南京，中国

1938 年 1 月 3 日

亲爱的妮娜：

这是我新的一年第一次写信，由于一个多月信件无法递送，也是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给你写信。我相信你已经从一两个消息来源获知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一切都好。日本大使馆的人还不错，当他们有人去上海时，就替我们带出一些邮件。通过这种方法我可以给哈里特和玛丽写信，请玛丽把信的复件带给哈里特。但我没通过这个渠道给你写信，因为我认为往长江上游方向没有办法联络。史迈士似乎通过这个途径给马蒂写过信，即把信寄到上海，然后再从上海通过航空途径送往汉口和牯岭。我希望仍然可以从上海往香港寄航空信。如果那样的话我可以把信给你寄到牯岭。无论如何，我会试试。

我十分确定你们已经收到电报,知道在南京的外国人都平安地度过了激战。幸运的是战斗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一两晚炮声大作,几乎没有什么落到我们家里或平仓巷。我在地下室睡了两三次,我感觉那里很安全。在战斗中我们传教会的财产几乎完全没受损失。一发小炮弹击中了安迪·罗伊家门口的台阶,但没有引起太大的损失。其他教会财产恐怕大致如此,甚至情况更好些。我们十分欣慰没有人员伤亡同时只有这么小的财产损失。

在战斗开始之前安全区里挤满了难民。我们估计有 20 万人。他们中的有些人来自城外,中国军队撤退时烧毁了那里的房舍。其他人来自下关和南京城的其他区域,那些地方比安全区更易受到攻击。在城周围发生战斗期间,由于几乎没有炸弹落入安全区,所以这里的中国平民几乎没有人员伤亡。我们希望不久这些人就可以回家。当局现正在为这些人登记,一旦这个程序完成,无疑这些人就可以返回了。

我想我没告诉过你厨师在离开牯岭一个星期左右以后已经返回南京的事。他来这里正好,恰当其时。赛珍珠家的男佣人想离开返回乡下,所以陆师傅很快顶替了他的位子,而且干得很不错。所有那些人,他和现在为我们做饭的鲍勃的厨师,都是好朋友,所以他决定返回很不错。王师傅也很好。他妻子后来睡在平仓巷,王经常来看她。婴儿和妈妈在一起,小女儿和爸爸在一起。告诉安吉,米奇和帕斯妈妈都很好。当我去那房子时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她们。

现在已经是 1938 年了,明年我们将回国休假。不是很不错的期待吗?顺便问一下你的衣箱多少钱?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一只那样的箱子。我希望你可以很快返回这里,但不要费劲从牯岭带任何瓶瓶罐罐回来,我们可以在这里或是上海买到我们需要的另外的箱子。

爱你的

米尔士

(郑安光 译)

2. 米尔士致妻子

平仓巷3号

南京

1938年1月9日

亲爱的妮娜：

这段时间我都没机会给你写信，直到我感觉这样做是安全的。日本大使馆给我们一两次机会帮我们带信件出去，但我们知道他们对所有的东西都会进行检查，所以人们无法写出想说的话。简单来说，情形就是如此。南京陷落以前，中国军队的行为良好，至少在城内是如此。他们抢劫了城外的一些地方，或许还有城内某些地方，但这种行为相对较少。外国人的财产得到了很好的尊重。但是自从日本人来了，这里就变成了地狱。我想我们所有人都认为只有这个词才可以描述日本人占领最初10天到两周时间内这里的情形。南京城被攻破后日军士兵的冷血屠杀就开始了，许多无辜的平民被诬称为士兵而被杀死，还有很多人连这样的借口也没有就被枪毙，强奸妇女的现象大规模出现，大量市民被抢劫再加上对城市的大规模蓄意破坏，使得我只有使用那个词才可以形容它。

我们很好地逃避了城市周围的实际战斗。几乎没有炮弹落到安全区里来。鼓楼基督教堂被击中了一次，大学医院里有些弹片，可能来自同一发炮弹，金陵大学的一幢宿舍被击中了，史德蔚家的房子也被击中了。这是附近的受损情况。在其他地方，安迪·罗伊家的房子遭到了一点破坏，太平路上的美国基督会的法瑞什楼(Farish House)被炮火严重损毁了。除此以外，据我们所知所有的房屋和建筑都没有遭到严重破坏。日军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城市东南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轻易逃脱战祸的原因。我不认为日本人多么尊重安全区，只是他们没有攻击它的计划而已。当然由于日本人的行事方式，他们从未正式承认过安全区的地位，只是说如果那里没有中国

士兵的话他们不会有意袭击那里。当然在安全区内我提及的地方以外也落下了一些炮弹,但总的来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不大。或许你对安全区的位置不甚了解,我大致给你描述一下,它从汉中路以北直到山西路转盘,包括了在上述南北界之内的中山路以西的南京城。当然安迪家的房子和美国教会差会的产业都不在上述范围内。郊区特别是在下关的许多房子都被中国军队在撤退时烧毁了,除了交通部大楼被他们愚蠢地烧毁以外(如果真的是他们烧毁的话,有人说大火是炸弹引起的),在日军进来以前城内的建筑几乎没受损坏。而从那以后就遭到大量破坏。

中华路(旧称府东街)大部分被烧毁了。太平路也一样。江塘街(音)也严重受损。这些都是主要的商业街道。差会在这些街上房产的损失你能想到多严重就有多严重。江塘街上的卫理公会教堂不见了,南门附近基督教差会男子学校的两栋建筑也被烧毁了。我们府东教堂北面陈阿明先生的店铺也被摧毁了,这使得我们楼房(租给救世军的那栋)北面的所有窗户都被烧毁了。由于在陈先生的店铺和我们的楼房之间还有一个小店铺和一小片空地,才使得我们的楼房幸免于难。基督教青年会被焚烧了。这是基督教会在战火中的主要损失。至于其他房子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被烧毁。我认为日军进城以后没有一天不在某个地方纵火,常常是不止一处。在日军一开始占领的一个晚上,我一次就数到有11处纵火点。费奇在同天晚上数到8起,而另一次数到14起。

至于抢劫,这是日本兵从头到尾都在干的事。我认为几乎没有一个店铺和中国人的住家没有遭到他们抢劫,如果那里有日军想要的东西的话。日本人编造的占领后城市很快恢复正常的故事完全是无耻谎言。到目前为止在安全区之外还没有店铺开张。居住在安全区以外的人害怕回家。他们因为仍然可能会遭到抢劫、被强制做苦工或是被强奸而感到无比悲伤。在安全区内,由于我们经常抗议,情况现在有所好转,但依然不能令人完全满意。

我必须意外地马上结束这封信了,因为刚好有个机会可以把它寄

出。容后再叙。

爱你的
米尔士

【信后附言】

亲爱的玛丽：

（内容无法辨认）

（郑安光 译）

3. 米尔士致妻子

平仓巷3号

南京

1938年1月10日

亲爱的妮娜：

正在对失事的“巴纳”号军舰执行搜救任务的美国驱逐舰“索西”号 (the U. S. S. Saucy) 在星期三之前不会前往上海, 因此我仍然有机会给你写另一封信, 很高兴我能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唯一的问题是从何开始讲起, 既然我在上一封信的结尾处提及了关于财产的相关问题, 或许现在我可以从这个话题讲起。

在南京的日本兵几乎没有放过这座城市里任何一座住房或者说任何类型的建筑物, 他们进入并洗劫了几乎所有的房子或建筑物。只有少许外国人的房屋得以幸免, 这个数量非常小。由于某些原因, 就损失情况而言, 我们自己的房子相较于艾尔缅的房子要好一些。正如我在写给你的另一封信中所提及的那样, 我们财产的主要损失包括你的衣橱被砸碎、你床上的床垫以及安吉的自行车被日本兵抢走, 他们用卡车将这些东西运走。当然这也得益于我已经寄了如此多的东西到牯岭。王师傅尽全力保护我们的房子, 但这些日子里一个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行径无能为力, 当然我也不可能一直呆在这个地方。艾尔缅的三张完整的床以及床垫被偷, 其中至少有一个是日本兵翻后墙偷走的, 正如贝德士所言, “就他所知, 日本人是所有身材矮小的种族当中最善于翻墙的”, 你的床垫也是这样被偷走的。不要认为出现这些失窃情况是由于我们对财产看管不严或认为是仆人的责任, 抑或是“老百姓”干的。我自己也捉到过许多日本兵, 包括位于 Dzing Deh 艾尔缅家的阁楼里、不止一次在老 Drummono 的院子里、艾尔缅的房子里、芬斯的阁楼里、丹尼尔的楼上以及许多其他地方, 地方太多以至于我现在不能将它们全都回忆起来。这其中的很多时候, 当我抓住这些日本兵时, 就有日本领事警察陪同在场。

事实上,偷窃行为如此的堂而皇之,以至于挂有美国国旗以及贴有美国领事馆公告的外国房子都难以幸免,由于日本兵进入贴有日本领事馆通告的房子,日本人不再试图否认已经发生的事情,他们仅仅对此表示歉意。他们已经拿走了所有的东西,从留声机到摩托车,从食品存储柜里可食用的东西到床以及寝具。他们偷窃时不分人,穷人和富人均不放过,他们偷窃时也已经不分国别,虽然德国和日本皆为反共协定的签字国,但是日本兵像偷美国人的东西一样偷德国人的东西。日本兵对待英国人也是如此。就破坏程度而言,高特先生的房子与费尔滕先生的房子受到破坏的程度看起来差不多,他们两个人房子遭受破坏的程度与许多德国人的房子遭受破坏的程度也差不多。

日本驻中国领事馆的领事人员对此也予以道歉。我认为他们确实是对此心生歉意。在过去将近3周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告诉我们“严格的命令已经下达到了部队”,这其中包括似乎级别是最高的来自于“东京的命令”,但是这些日本兵已经习惯过这样的幸福生活,没有认真执行命令,尽管这样,局势至少还是好了一些,当时我们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以及进行抗议才能使日本兵的行径与我们所看到的命令规定的行为有所相似。在安全区外,没有一个中国人已经是真正安全的,甚至于在安全区里也没有一个中国人是完全安全的。现在外国人的房舍受到的骚扰比以前要少一些,当时闯进这些房子,尤其是在安全区外的房子,仍然大多是日本兵一时兴起所致。

说到我们所遭受的物质损失,我并不是故意暗示许多外国人的房子已经被完全洗劫。情况不是这样的,在许多地方,大型建筑大多仍然保持得相当完整,不管怎样,因为看起来日本兵对外国书籍没有什么偏好,所以图书馆看起来没有遭到什么损失,但是实际上,每所房子都被仔细搜查过好多次。日本兵也拿走了一些他们感兴趣的小物品,有时候,如我指出的那样,日本兵不仅带走小物品,而且还带走椅子、地毯、床或者是其他任何能使其在南京的这段时间过得舒适的东西。日本人是变化无常的这一观念是我们过去对日本人的看法,这一观念现在已经不适用了,从他们开始占领这座城市时,他们说他们想尽快使城市的供水、供电以及电话系统再次运转起来,但是他们还在继续对这座城市的商业部门

进行彻底摧毁,与此同时,他们对待平民的行为如此残暴以至于没有工人敢自愿出来为他们工作,有一次他们甚至十分愚蠢、残忍地枪杀了 40 个电力工人,作为西门子公司驻南京的代表,同时也是我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的拉贝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十分生气,日本人已经让他在电力系统重新运转事宜上提供援助,因为他的公司已经安装了机器,所以他能够有充分的权利以电力恢复和人道主义为由对这种行径提出抗议。

当我回顾这封信时,我发现自己倾注了这么多笔墨介绍财产状况,似乎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对此几乎感到惭愧。当然尽管我知道读这封信的人想知道一些关于我们传教机构的财产以及自己私人物品的情况,这种想法很自然,也是对的,但我还是认为最重要的不是财产,而是生命,最要紧的是平民所遭受到的苦难,至少在安全区内,现在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如果你在早晨看到成群妇女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时(她们认为这个地方比前一个晚上她们遭受恐惧的地方稍微安全一点),你一定会心如刀绞。事实上,已经发生了上千起强奸事件,妇女向我们下跪,乞求我们帮助他们,幸运的是我们有时候能伸出援助之手,但有时也无能为力。

我原本可以更详细地跟你讲讲我个人的故事以及我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可是邮件在 20 分钟后要寄出,所以我必须停止,我指的是邮件,此信由专人运送,我们不能通过正常的邮政系统邮寄它,到目前为止,这些都还没有正常运转起来。

全心爱你的米尔士

(以上文献号:RG8;Box 104 Folder 11)

(郑安光 译)

二、米尔士与家庭通信

4. 米尔士太太致家人

贾尔业爱路7号

上海

1938年1月19日

亲爱的家人：

自从上一次写信给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位之后，已有一个月没和大家联系了，我将讲讲这段时间里有关我们大家生活的故事，并将信的副本寄至不同的家庭。

我不准备提及与战争的发展有关的事情，触动我们个人情感与战争有关的事情除外，因为我知道你们在我们得知相关新闻之前就已经在国内报纸上看到了这些新闻。12月1日之前，我们在牯岭的生活十分平静，我们甚至希望我们或许能够整个冬天都呆在这里。然而，随着上海的陷落以及日军向南京的快速推进，对于我们而言，看起来形势开始日益严峻。12月4日之前，我和米尔士一直保持联系。我甚至在11月30日早上还和他通了电话，但是在那之后，电话线断了，12月4日，我们就没有了书信往来。自那以后，我们完全依靠广播了解外界的新闻，通过收听广播我们得知了南京已经陷落，这之后，我们又得知“巴纳”号的沉没，对于四位丈夫在南京的牯岭妇女而言（这四位分别是麦克伦夫人、特里默夫人、史迈士夫人和我），这几天无疑是令人痛苦的，她们不知道她们的丈夫是否还呆在南京，或者在“巴纳”号上，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

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如何。大家都很善良,有一点消息都会告诉我们。最后在12月16日我们得知了他们不在“巴纳”号的消息,所有留在南京的外国人都是安全的。这条消息是通过美国驻华使馆转告我们的。我们仍然不知道在南京城发生的事情,但是至少我们知道我们的丈夫是安全的,没有其他的事比这更重要了。你们应该知道“巴纳”号沉没这一事件,你们当中一些人甚至可能看到过有关“巴纳”号沉没的图片,这些图片拍下来后经过小心保管寄回国内。从12月13日至今,南京城里发生的一切仍然没有被完整地讲述,当这一切为世界所知时,即使它的内容不是那么令人愉悦,最终一切也将会大白于天下。

但是现在我只能讲讲自己的个人经历,12月19日,奥古德(Allgood)先生告诉我,他感到自己已经不能承担在牯岭保持学校正常运转的责任了,因为只要学校还在,其他的人就会呆在这里,但是就当前的局势而言,一大群人呆在这里或许是最不明智的选择,补充说一点,学校面临煤和必需品短缺的问题,当然,除了不能发送任何邮件之外,其他一切尚好。学校因此关闭了,国际委员会立即开始安排相关人员离开牯岭事宜,我们离开的惟一通道是经过汉口到香港,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得到一些保证,即在未来的两天里,我们乘坐的火车所途经的铁路不会被轰炸。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与中日当局进行充分的协商,这一过程颇费周折,比我们预想的要麻烦一些,当我们收拾行李时,我们认为我们会在圣诞节前离开牯岭镇,圣诞节这一天离开汉口。然而事实证明我们的想法错了,我们在学校过的圣诞节,就各方面而言,我们过的这个圣诞节既充满欢乐也极为简单,没有圣诞礼物,因为牯岭的商店连最简单的礼物也无法提供,所以这里既没有圣诞贺卡,也没有欢快的圣诞晚会。不过我们仍然在圣诞夜为孩子们举行了一个不错的聚会,在这个聚会上,有圣诞老人、圣诞树、小礼物、苹果以及为消遣用的爆米花,圣诞节当天,我们举行了温馨的礼拜,聆听了美妙的圣诞音乐,享用了可口的圣诞晚餐,这个圣诞节虽不及我们在正常时期过的那样丰富,但是仍然令人非常愉快。当然,牯岭镇是一个让人喜爱的地方,这里下了一点雪,更有圣诞节的氛围,总的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圣诞节,如果呆下来是明智的或者说是确实可能的话,我们一直都愿意呆在这里。来自于汉口的

船将我们带到汉口,我们在 27 日中午离开九江,我们当中的一些人 26 日离开,其他的人 27 日离开。劳力和座位的问题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看起来最好是分成小组。不管怎样,每个人都能顺利地安全离开,27 日中午,大约 130 名牯岭社区的成员启程前往汉口,出于各方面的原因,我们留下了大约 60 人在这里,我们认为他们最好留下,轮船非常拥挤,噪音非常大,但是我们实际上过得非常舒适,一路上非常顺利。在汉口,我们不得不办理护照,负责弄行李、食品以及安排火车铺位。那里专门安排了一列国际列车,而且我们所乘坐的火车获得了特殊保证,即那辆国际列车不会被袭击,所以我们感到比较安全,尽管我必须说的是这个承诺是文官集团做出的并常常不为军事集团所认可。不管怎样,我们都获得了火车票,也准备好了食品,因为我们不能指望在火车上能够吃上正餐,在 12 月 30 日早上我们离开汉口前往香港,牯岭社区只是整个团体中的一部分,在九江和汉口的其他分支成员也加入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总共有 300 人,各个国家的人都有,除了中国人。这辆列车被认定为中立国家的人乘坐的列车,除了少数的中国奶妈需要留下来照顾列车上的婴儿外,列车上没有其他的中国人。

列车已经超载,由于我们被告知不能托运行李,所以我们所有人不得不亲自照看自己的行李,接下来的两天我们与其说是在享受旅途生活,还不如说是在忍受旅途生活,不过这一切仍然十分有趣,旅途中的一部分我们过得尤为开心。去广州的一路上,我们度过了好时光,然后,我们到达的时间稍微往后推了一点,但是最终我们在新年那天早上 11:00 到达。我们到达后发现香港挤满了难民,食宿条件非常差,并且价格非常高,而且可供选择的余地非常小。安吉和我到了一座设在英国学校里面的难民营,也可以说这座难民营设在形式上被学校使用的大楼里,就各方面的条件而言,这里的生活极其简单,我们睡在行军床上,每间房住 6 或 8 人,实际上在房间里除了行军床之外别无他物,刚开始的几天连椅子都没有,椅子是后来才有的。我们每次离开房间都不得不在高低不平的路上走上 50 步,由于在我们这层是没有水的,我们不得不为了弄水一天出去好多次。我们在没有暖气的情况下在凉棚里洗澡,我们用公用自来水刷牙,食品在数量上是充足的,但是都由肉和土豆组成——一日三

餐都是家常煮土豆,所以安吉说她再也不想看到土豆了。在这段时间里,除了我买给自己的橙子,我从来没看到过一片水果,即使这样,我们仍然活了下来而且过得不错。另外我们的一些朋友也能在条件较好的地方过得不错,当我们在汉口时(更多的人在香港),汉口这个地方感冒比较流行,30位牯岭社区的成员进了医院,在我们乘船去上海时之前,我们在香港呆了9天,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风景。那里的天气非常好,早晚比较冷,中午天气特别好,阳光明媚,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穿外套,只是在中午才穿轻薄的衣服。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知道香港码头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码头之一,它周围的风景也非常好,我们被这片新土地所吸引,多次横跨港湾,在九龙和香港岛之间来回穿梭,我们还到了香港的制高点和浅水湾,我看到一大群中国广东人和卜凯一起吃饭,去天主教堂,看了好多好电影,进行了小型采购。当我回首这段时光时,我在想这段时间是怎么过完的,当时我在这段时间里看起来挺忙的,我真的很享受。离开的时候到了,我真的讨厌离开拥有明媚阳光的香港,在1月前往沉闷寒冷的上海。不管怎样,安吉必须去上学,我也希望在上海能够与米尔士取得联系,要知道12月4日之后我除了知道他是安全的这一点外,没有再从他那里得到过任何消息。

所以我们以最快的速度买了票,Conte Biancamano号轮船1月10日离开香港,13日到达上海,这期间的12日,我们当天的最佳时间都呆在沙洲外,等待潮水将我们所乘的船引入港内。在这里我们非常幸运地再次拥有非常好的食宿条件并且一路顺利,意大利人看起来似乎在处理行李方面效率不高,所以上岸时忙个不停。由于我在海关码头没有遇到一个熟人,所以我不得不独自处理繁重的行李,自己匆匆走掉,让一个检查人员帮助我通关。当任职于中国顾问办公室的沃拉因博士到来并帮助我拿最后一些物品时,我已经将手头的所有事情处理得相当不错了。然后他告诉我在找到自己固定的生活住所之前可以住到杨格夫人那里,你们当中一些认识她的人知道,能和她一起住在她那座房子里(哪怕只是住短暂的时间)是多么的幸运。我们现在就住在这里,而且我们会在这里呆一段时间,杨格博士在汉口,做财政部长的顾问,他们的孩子都在美国,所以奈莉·梅在这里孤身一人,希望有人能和她一起住在这所大

房子里,听说我要来,她问我能否和她住在一起,当然我和安吉都很高兴能和她一起住在这里。

我们在1月12日(星期四)到上海,星期五早上我送安吉去学校,重新开始她的学习生活,事实上她直到下个星期一才会上学,虽然我们在星期五就将上学的各项预备工作做好。那之后的下一个星期四晚上,我接到了学校莫里斯女士打来的电话,她让我去上一个班的算术课。我告诉她我愿意做这件事,准备第二天早上去学校和她就这件事谈一下,结果是我开始教授七年级的算术课,两个班,每天一节课,因此我每天早上要讲两个小时的课。我看起来不能使自己置身于教室之外,甚至于在我不需要像在南京时那样负责学校事务时也是这样。不管怎样,我喜欢教书,也很高兴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实在在的工作,因为如果不这样我的时间将会花在一些其他事情上,我做这些事情可能不会像教书那样做得好。我星期一开始教书,安吉也在这一天开始上学,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步入正轨,我担心她重新学习会遇到一点困难,因为这里很多人她不认识,我也担心在牯岭学校的学习没有为她在这里的学习提供最好的准备。令人欣喜的是,在这里我和她在一起,能够帮助她重新开始自己的学业。

上海非常拥挤,挤满了来自于被日军占领城市的难民,所以找一个地方住下非常难。今年,美国学校没有提供寄宿处,而是将这些过去通常用于学生寄宿的房子让给一个正在负责维持集体寄宿的难民委员会。我的许多朋友都在那里,如果我想要一个住处的话,我将过与在牯岭学校里差不多的集体生活,但是我情愿如果可能的话拥有自己的住处,我认为这一切将有可能。由于杨格太太在这里一直孤身一人,她不想要这座房子,她想住进一套小公寓,一直住到夏天,到那时她将回美国,目前的计划是这样的。她在2月1日搬走,现在开始收拾她想带回美国的东西,我们把她留下的家具搬到我们找的一个公寓。然后,她将去吴哥(Ankor)一个月,安吉和我也要找公寓。当她回来后,我们三个人将呆在这里直到她回美国,在那之后,我要么继续在这里,要么回学校,抑或去找一套更便宜的公寓。当然,与此同时,如果她不回美国,当她从吴哥回来的时候,我们将会对计划做一些调整。但是

无论怎样,在接下来两个月的时间里,我都将会住在这舒适而便利的房子里,与此同时,我将会去找一些事做以使我能维持固定生活所需的开支。不管怎样,我期望这学年我都呆在上海,这学年结束后,我不知道将在哪里。

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收到你们当中任何一人发来的邮件,我感觉与你们完全失去联系。最终在我到达上海之后,我收到了米尔士寄来的信件,我感觉我不能重复他寄给我信中的大部分内容。有一天我们会通过安全渠道告诉你们这些消息的,他说他很好,而且非常忙,我原本希望他能够很快就来我这里,但是他似乎认为在一段时间里他都不可能过来。他寄给我信件让我转寄给玛丽和哈里特,我认为他在这些信中大胆披露了许多情况。我非常急切想收到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寄来的信件,但是我恐怕大多数的信件已经丢失,我恐怕将不会收到你们上个星期寄出的邮件(如果确实有信寄出的话)。在你们收到这封信之后,请写信给我,地址栏要写上海,不要写南京,南京和外界的邮件联系已经被切断,这种情况自日军进入这座城市之后就开始了,没有人知道重建这种联系需要多长时间,我在上海的公寓地址是上海高恩路 346 号 16 号公寓,只要信件可能在 4 月 1 日到达上海就可能被寄送到这个地址,在那之后,我不知道我能给你们什么邮寄地址,不过我认为最佳邮寄地址是上海贝当路 10 号美国学校转交。不管我是否搬到那里住,我都将每天在那里,写这些地址比写闹市区的办公地址,我接收起来更便利,因为我只是在必须要去这些地方时候才会前往。最重要的事情是务必要写。收不到你们当中任何一人的信实在是令人不快,我收到你们当中一位写给我的最近一封信的日期是在 11 月之前或者是大约在 11 月 1 日。

这就是对我们行踪的最简单的概述,但是能够帮助你们了解我们的活动情况。我现在没有时间讲我们发现的自己各方面的变化、每天都接到某些求助要求、我们许多朋友所遭受到的诸多不幸以及我们深爱的城市所遭受到的苦难。在上海的每个人都忙于一些重要的救济工作,当然,我已经习惯于从事这种类型的工作。我不知道结局将会是怎样的,我也不知道这将会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有一天的某个时刻会知

道的。

我希望你们都过得很好,我也希望我将很快收到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发来的消息。

深爱你们每个人和所有人

(郑安光 译)

5. 米尔士太太致玛丽

1938年1月22日

亲爱的玛丽：

自从12月早些时候收到你10月底寄出的信以及11月2日从家里寄出的信之后，我已经没有再收到任何一封从美国寄来的信了。自从12月收到哈里特在10月14日写的只有几个段落的信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收到她的信了，寄至南京的信很可能已经不见了，不要寄任何东西到那里，无论是寄给我还是寄给米尔士，这些信都不会被投递，那里什么都不存在了。城市的大部分被烧毁，那里与外界的邮件联系已经中断，不管怎样，我将在这一直呆到6月，所以最好把要寄的所有东西寄到这里。

明天有一条船经过，所以我急切地想到时将这些信寄走，我希望你们都很好，过着比我们在过去几个星期里过的生活要更加正常的生活。请将这封信与你家庭中任何一位可能对信的内容感兴趣的人分享，我正将复件寄给哈里特并寄一封给我家里。

深爱你的

（附米尔士的信）

如果可能，我希望当他在上海时你去见见他。在这个悲惨的时期，一个令人意想不到但却使人高兴的副产品是在过去两个半月里德国人和我们差会的成员之间产生了温馨的同志情谊。他们和我们一样理解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这些问题做出和我们一样反应，这大大有助于我们和日本人打交道。按照逻辑，人们无法想象，在这样的危机面前，一群德国纳粹和一群美国新教传教士之间可以如此亲密无间地合作，但我说我们之间毫无矛盾不过是道出了简单的事实，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共同的想法，即如何完成这个工作，如何共克时艰。因此在我们彼此成为知心朋友之前就与这些陌生人一起完成了这个任务。很高兴去见证这些人的勇气、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西门子公司的拉贝先生是我们国际安全区的主席，克勒格尔先生是安全区的财务主管，施佩林先生也在整个

过程中做了大量出色的服务工作。

这个时代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是种豆得瓜。在我们安全区这件事上也一样。它本来是规划在南京城周围战斗进行时保护市民的,但它最大的用处却与此不同。在中文里我们把安全区叫“难民区”——一个为穷人或难民提供的庇护所,事实证明它名至实归,它在日军占领后为难民提供的保护远远超过一开始的时候。对于我以前信中提到的强奸、抢劫和谋杀等情况,日军占领初期安全区也只能提供部分的保护,但由于外国居民的存在以及我们不断的强烈抗议后建立的某种形式的秩序,安全区还是比城市的其他地区更早实现了一定的安全。即便现在日军占领后6个星期,人们仍然不愿回他们在安全区之外的家,害怕回家会遭遇不测。日本人说他们希望人们回家,理论上他们的确是这样,但他们言行不一。

深爱你的

(郑安光 译)

6. 米尔士致妻子

平仓巷3号

南京

1938年1月31日

亲爱的妮娜：

我24日的信写到我们努力促成一个停战协定的事，故事讲到一半就停止了。当“巴纳”号往上游开行以后，城门就关闭了，没人能出去，因此就无法再传出任何消息了，但停战协定的事还没说完。除了星期六因炮击引起了最严重的火灾，以及下午和晚上都一直在枪声大作，现在我暂时略过星期五和星期六(12月10日、11日)的事。星期天唐将军的秘书再次来见我们。他们想知道我们“有没有收到来自东京的讯息”或者“来自汉口的讯息”？当然我们告诉他们我们联系不上“巴纳”号，也不能再传递出任何信息。我们讨论了使用他们的军用电台的可能性，我们认为电台仍然可以使用，起草了一封新电报，内容如下：

“由于20万无助平民的原因，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谨建议中日当局从12月12日下午3:00或之后尽早时间开始停战三整天。唐生智将军同意从南京城墙内撤出，并保证不再破坏城市，条件是日本军队不在撤退期间攻击他的部队并且保证同样不会破坏城市，国际委员会将保证停战协定的执行，并在双方之间进行沟通。”

拉贝 主席

如果停战协定能够按照这些条款执行那真是谢天谢地了，但实际上没有。唐将军的秘书回去征求唐将军对电报的意见，并将在午饭后回来告知他的态度。你看到这个新消息应当明白，关于停战协定一事现在唐将军是自己一人负全责，而无法征求蒋介石总司令的意见，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唐将军的秘书说事情已经到了一个重要关头，唐将军很愿意这样做，但他和我们都觉得在电报发出之前唐将军应该确定无疑地批准

它。这封电报被翻译成中文并由他们带回。

但唐将军的秘书们不仅仅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一份新电报。事实上这最不重要。他们特别想要的是希望我们能够派一个人打着停战旗到中国日本的阵地之间,谋求达成双方停战,不管能否从日方或蒋将军获得答复,都应该这样做。换句话说,中国人对目前的局势感到绝望,认为只有停战才可以拯救他们在城内和附近的部队。不过从日方来看,停战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意味着日军可以不需激战而自由地进入这座城市。此外一周前我们还得到一份来自东京的电报,称日本不反对在南京停战的想法。这个信息通过大使馆的一个人(不是我们自己大使馆的)告知我们,但是直接联系的,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准备争取达成停战协议的主要原因。在这个消息中没有使用“停战协定”这样的字眼,但确实明确表达了日方的停战意向,如果可能,“拯救这个城市……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以及南京的和平的中国人民”。这封电报进一步说,“日本希望其他国家劝告中国政府不要把首都变成战场”。我们把这封电报看做是有诚意的,或许的确有,虽然后来在南京的事并没有证明它的说法,至少到目前为止在涉及到“中国人民”时是这样。实际上后来的事态证明它关于“外国人财产”的说法也是虚言。但对于负责发出这份电报的东京官员或它的语句来说,态度应该是诚恳的,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怀疑。但是即使这些都是真实情况的话,12月12日星期天时的情形也不过如此。东京方面没有官方答复,蒋介石明确拒绝了建议,尽管唐将军的司令部说如果蒋真正明白目前南京周边的军事状况的话,他肯定会批准停战。即便蒋没有批准,唐将军也准备同意自己负责停战协议。如此后果会很严重,但他准备这样做。这就是唐将军的秘书离开我们这里去司令部汇报时候的情况。所有这些谈判一边进行一边伴随着空袭和炮火的肆虐。真是紧张忙碌的一天。^①

唐的人回来后,我们开始计划带着提到过的停战旗到两军阵地之间去。我们知道无法通过电台获得蒋介石或日方的消息,因此能做的只有出去到两军阵前。我们委员会的一名德籍成员施佩林先生愿意去做这

^① 原注:我们整天都没吃午饭。

件事。作为一个德国人和没有任何近亲属的单身汉，看起来的确是他最适合做这件事。此外，在青岛陷落时他有类似的经历。但他真是不错，如此乐意做这件事的确是十分勇敢的。接下来的问题是到哪里去找一块足够大的白布做旗子或是停火的横幅，计划是做一面白布大旗，上面用日文写上“不要开枪，我想和你们交谈。我有重要的信息要传递。”由于没有白布，所以我就狂奔回平仓巷找来一条我没给你寄到牯岭去的床单，把它带回到我们在宁海路的办公室。在上面写上了必需的日文字。我现在还保留着那床床单。但是太晚了。床单上的字迹未干，中国人开始撤退，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无法力挽狂澜了。这个故事的其余部分我将在下封信告诉你。

爱你的

米尔士

(郑安光 译)

7. 米尔士致妻子

平仓巷3号，

南京

1938年2月3日

亲爱的妮娜，

我1月31日给你写上封信说到我们达成停火协议的努力失败就结束了，但我一直很高兴我们做了那件事。有的人批评我们的举动让中国人失去了保卫城市的信心。提出这种批评的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但从那时到现在我都一直觉得这种批评是完全不公平的。原因包括：(1) 国外军事专家都一致认为如果句容到江阴要塞一线被攻破的话，中国军队不可能守住南京城；(2) 即便是说上述外国军事专家的判断错了，南京城外的中国军队士气如此低落，以至于也根本没有希望在城内组织有效的抵抗，必须说明的是对停火建议持批评态度的人都是在城市周围战斗打响前撤出南京的人。如果他们从头到尾留下来的话，可能会有不同看法。即使批评是对的，但事实是中国军方指挥官如此急切地想达成停火，在战斗期间我没见到一个不欢迎停火建议的中国人。如果我们的建议可以成功，就可以使南京城避免在陷落后所遭受的破坏，你可以想到我们提出这个建议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建议双方承诺不再破坏城市，仅此一点就可以证明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正确的，但可惜没能实现。对我们来说这只是邪恶力量占上风的一个例子而已。我们无能为力，只能坐视最坏的状况发生。

但12月12日星期日下午过半之前，我们知道已经没有机会达成停火了。法语中所说的“总崩溃”(sauve qui peut)出现了。部队涌出城门或者说是几个城门，奔向江边。唐将军自己也在晚上的某个时间离开了。关于他离开的时间我听到了不同说法，有的说8:00，有的说是半夜，但无论在什么时间他也是仓皇撤离。后来通向长江的主要城门挹江(下关)门要么就是被关上了，要么就是被断壁残垣给堵住了，许多士兵无法

出城。日军对南京城的东南部进行了持续的袭击,不过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中国部队,他们要么离开了南京要么撤到了城市北部。一部分日军在星期日晚就开始进城了,但只是少数部队,到星期一中午日军就大规模占领了南京城。我们首次和日本部队接触是在星期一,就在午饭之后,当时我们在美国大使馆和山顶之间的上海路和广州路交界处偶然碰到了一个日本小分队。那时这支部队举止老实,当时没有用任何不当举动打扰周围的中国人。后来拉贝、刘易斯和我一起出去想找一个官阶高一点的日本军官,向他解释国际安全区以及我们在外交部建立的伤兵医院,并请求他们饶恕一些向我们缴械的士兵。不,在最后这件事上我做错了。这次我们只谈到了安全区和伤兵问题。我们谈话的军官的部队驻扎在汉中路,在汉道·李医生家东面一点。他们的官阶都不高,可能不会超过上尉,但那时我们接触不到更高级的军官。我说我们和他们“交谈”,实际上是我们怪里怪气地混杂使用英语、德语和中文进行交流。我想我们很成功地让他们理解了我们想做什么。那时这些部队规矩礼貌。我们做梦也想不到接下来几天发生的事。

由于我急着要告诉你我们推动停火的努力,故事向前跳了一点,因此现在我应该倒回去告诉你12月11日、12日战斗在南京周围进行时发生的事情。最猛烈的炮击发生在11日星期六的晚上。炮火不停地猛击城东南的光华门,至少看起来日军是重点攻击那个地方,枪炮隆隆声全城都听得到。我们一边吃晚饭一边在担心炮弹是否会落到我们旁边。我想正是在11日下午安迪·罗伊的房子被击中。他的小工杜师傅跑来告诉我他不能呆在那里了,当然我也没有责备他。我自己也不愿呆在那里。它不在安全区之内,甚至安全区都不是百分之百安全的,不过有理由相信它比城市的其他地方安全。在这期间我在地下室睡了两三个晚上。我在洛辛家的就寝处在睡觉用的阳台上,阳台三面有玻璃,我想这个位置太没有遮挡了。就算没有炸弹击中房子,如果附近有爆炸的话也会使得玻璃四溅,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把床放在阳台上。在地下室里我觉得十分安全,除了遭到直接攻击之外别的都不会有危险,在那里我睡了两个好觉。除了林查理和我在地下室呆了一晚以外,其他人都在楼上听天由命,不过后来他们的床都被邻近的墙更好地保护起来了,比我的床

好。佣人们也都在地下室，陆师傅和我共用一间房。

我前面说过11日和12日是战斗最猛烈的日子。那没错，但10日和13日我们也碰到一些紧急情况。10日星期五上午，一些炮弹落到了新街口和汉中路的某些地方。有一起爆炸发生在施佩林住的福中饭店，他的手被玻璃轻微划伤了。街上有些人被炸死或炸伤，有一辆汽车因爆炸起火。在距离管家桥附近的黑石【史德蔚的房产】不远的高家酒馆也有落下一枚炸弹，并造成人员伤亡。还有一枚炮弹落到了圣经师资培训学校和普拉珀家之间，我想会有弹片落到金陵神学院，不过虽然有大批难民挤在那些地方，但幸运的是没有人员伤亡。13日虽然日军牢牢控制了城南，但还是有炮弹落到城北来，鼓楼教堂、大学宿舍和史德蔚家被击中了。那天下午鲍勃·威尔逊正在做一台全天最需要小心谨慎的手术，他故意把手术安排到那个时间，以为那时会是全天最安静的时段，就在此时几片弹片穿过手术室的窗户飞了进来。舍尔认为日本人正在错误地东西相对、自己人朝自己人开火，他很可能是对的，因为那时他碰巧处在很好的观察位置，正在金陵大学的主楼上。这似乎很愚蠢，但却是事实。

我不得不再次让我的信“且听下回分解”了。这封信将由毕晓普瑞克(Bishopric)先生带到上海。他是一名木材商，日本人非常想让他来南京，这也是他来这里的原因。他这间“邮局”关门的时间比我希望的早了几个小时，而且我手头的难民工作也放不下，所以现在我不能再多写了。我希望可以从明天的“蜜蜂号”上收到你的信，不过当费吴生返回的时候一定要通过“瓦胡”号带信过来。

爱你和安吉

你的

又及：在我24日写的信的第2页倒数第6行，我写了“两架日本飞机”，其实我应该说“两组日本飞机”。我想每组有3架飞机。

米尔士

(郑安光 译)

8. 米尔士致妻子

平仓巷3号

南京

1938年2月9日

亲爱的妮娜：

我2月3日写的上封信把我的故事追溯到12月13日。那天的情形一直长留在我的记忆里，不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什么特别的危险，虽然我提到过，也有子弹在身边飞过，而是因为那天发生的事格外清晰生动以至于我难以忘怀。第一件事发生在午饭后不久。我在第三封信里提到那时我们第一次接触到日军部队，不过上次我没有告诉你所有的经过。现在我告诉你最有意思的部分。午饭后，在我们回位于宁海路的国际委员会办公室之前，决定去看看已经控制全城或者说至少是南城的日本兵，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因此我们出了平仓巷向西走到上海路，然后我们决定向南走直到我们碰到日本兵，但是当我们走到山脚下美国大使馆的北边时，我们碰到了开车经过的国际委员会的德国（奥地利）成员哈茨先生。他正开车向北走，很紧张。这时我们也注意到有一队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在一名青年军官的带领下，正在开始往山上爬。我们认出了这个军官，他那天早些时候和他的上级一起来到我们的委员会，我们以为他把武器交给我们，而他的上级也这样做了。但是我们错了，现在他正带领着有15—20个人的小股部队往山上爬。此时看到有中国部队像这样往南走我们感到十分吃惊，因为当时尚在城内的中国士兵都在城北，并且都尽快地脱掉军服抛弃了装备。（至少我们知道有很多正在这样做的）当碰到哈茨先生时，他朝我们大声喊，说中国军队不能爬到山上去，因为日军就在另一侧山脚下。因此我们就向中国军队转告了哈茨先生说的话，并让他们返回。的确，当我们自己爬上山并下到另一面山坡下的广州路时，我们发现了哈茨先生说的日军小分队。这些日军很规矩。他们正在搜查一些因某种原因在那边的一辆旧公共汽车上的中国

人,看上去他们好像不会伤害任何人。但我常常在想如果中国部队爬上山后在另一边山坡遇到日本人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由于全副武装,打起仗来他们肯定表现不错,但很快就会落了下风,最后肯定是这些军人以某种方式死亡,可能还会有不少平民死亡。战斗没有发生。可以说,我们离战斗也就只有一线距离,确切地说是只有一座山的距离。后来当我们转回头向北走时,又在路上碰到这支部队,不过这次他们是在向北走。至于他们后来命运如何,当然我们不得而知。他们可能在日军“扫荡”的过程中被打死了,或者是缴械后被杀死了(如果他们缴械了的话),日军杀死了那么多缴械的中国军人,情况就是这样。不过作为这场战争悲剧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这股部队往南走还是往北走,结局肯定是走向死亡。当然,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即便他们往北走,也可能是走向死亡,因为我们以为日本人会善待俘虏,而且我们以为如果他们放下武器并换上平民的衣服他们就可能逃脱,或者对他们来说最差也不过是当战俘。但是非常可能这股军队中的一些人后来被杀害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人们因被怀疑为士兵而遭杀害的情况太普遍了。

那天我们碰到的第二件难忘的事是在汉中路上汉道·李医生家东边一点的地方碰到了日本军队。不过这事的作用没有拉贝先生、刘易斯和我想象的大,因为我们不得不和日本人谈判。在中国住了25年之后,与别的国家的人打交道来处理中国当地的事务还是一个崭新的经历,但别无选择。日本人就是这座城市无可争议的主人,因此他们说的话也就成了法律。在那种状况下我们肯定是努力得到最好的结果,但是却十分艰难。我们和日军军官们交谈时混杂使用了英语、德语、中文和日语(和我们一起去的一个年轻白俄^①会讲一些日语),军官们似乎很好地弄清楚了我们说的关于安全区、难民和位于外交部的红十字医院等事情。我们很和气地告别。我们以为日军进城了,我们的麻烦也就没有了,我们几乎没有预见到最大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离开这些日军,我们径直开车来到新街口,然后转向北来到中山路上。这些路上满是战争和撤退中产生的垃圾,主要是在撤退中产生的,

① 指科拉·波德希沃洛夫。

因为新街口地区的战斗没造成什么大的损失。不过路上到处都是丢弃的各式各样的武器装备。司机必须小心驾驶,以免压到手榴弹或别的错误地晃动或碾压就会爆炸的东西。不过我们什么意外也没碰到,很安全地开到了山西路转盘。那里的景象很奇怪,也是第三件难忘的事。从没有如此一群人让我想起“哈姆林穿花衣的笛手(Pied Piper of Hamlin)”^①。开过来一辆车,速度就像蜗牛爬,后面跟着、旁边扒着几十人。过了一会我看到司机是林查理。可这些人是干嘛的?为什么扒着车呢?我首先想到的是可能查理的车撞倒了人,这些人跟着让他赔钱或其他什么的。但我很快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这些人是下午的时候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的中国士兵,并且在那里放弃了武器,要求保护。我们每天都一再声明安全区不能像保护平民那样保护士兵,不过我们确实认为日本人会适当地处置解除武装的士兵,因此当这些人来找我们时,我们告诉他们我们认为如果他们放下武器躲进一两个难民营就会安全的。这天早上已经有人来放下武器了,到了下午当拉贝先生、刘易斯和我完成了上面提到的任务后,更多的人来放下武器请求我们给他们在难民营里找个容身之处。有一个地方——法学院(Law College),那里的难民比别处少,当我们碰到林查理时他正带着他们往那里去。可怜的人们,后来的几天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杀死了!这是一个比我们的想象更真实的“穿花衣的笛手”。可能那天跟在林查理后面的大多数人在那之后再也没有得到过安全。林查理和他后面的那群人刚去过,从另外一个方向又来了一大群武装的中国士兵。此时日本人明显都还在汉中路以南、中山路以东。看到这么多中国士兵在城北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我十分吃惊,而此时往北去的城门已经都不通了,他们根本无法出城。就

① 译者注:传说,在德国普鲁士的哈姆林(Hamlin)曾发生鼠疫,死伤极多,居民们束手无策。后来,来了一位法力高强的魔笛手,身穿红黄相间的及地长袍,自称他能铲除老鼠。镇子里的首脑们答应给他丰厚的财宝作为答谢,魔笛手便吹起神奇的笛子,结果全村的老鼠都在笛声的指引下跑到了河里,全部被铲除。但是那些见利忘义的首脑们却没有兑现承诺,拒绝付给魔笛手酬劳。为了进行报复,花衣魔笛手就又吹起神奇的笛子,全村的小孩都跟着他走了,从此便无影无踪。此后“哈姆林穿花衣的笛手”便指把一群人引向死亡的人,也指开空头支票的领导人。

在这时马吉和麦克丹尼尔(McDaniel)也开车过来了,他们和拉贝、刘易斯让这些人快逃走,并劝他们放下武器。这些士兵是广东人,他们对这么做有点犹豫,但除此以外他们也别无选择。我们觉得如果放下武器他们还有安全的机会。气氛很紧张。我们刚刚在汉中路和新街口看到日本部队。而这些人就在山西路转盘,我们知道日军小分队随时会出现,巷战立刻就要爆发。中国军队肯定会被消灭,不过一旦被包围的话,他们肯定会打,在城市的那种地方发生战斗,情况会更加糟糕。此外,由于山西路转盘就在有许多难民入住的安全区的东北角,我们自然希望尽可能不发生巷战。我已经说过气氛很紧张,尤其是当我们听到西边传来复枪射击的声音后气氛变得更加紧张。这意味着什么?射击处肯定很近。枪声并不多,一开始有一声,后来又有另外一声,一声一声地断续着。安全区内有没有开枪?让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发现是西边一个骑马往山西路转盘方向走的人正在射击。由于这人沿路射击,一开始我想他肯定是名日本士兵。不过我错了,后来发现这名落单的骑马人是一名中国士兵。他在放空枪,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壮胆。他就是如此,骑在马上不时开枪。我们也不知道他碰到了什么情况。

刘易斯和约翰·马吉想继续往下走到铁道部去,建议听说还在那里的中国士兵放下武器,但我觉得这太冒险。我想日本人随时可以到城北来,在那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可能在双方交火中被打中。我认为我不是胆小,而是觉得那样太冒险了。后来约翰·马吉和科拉(我前面提到的白俄)为伤兵的问题去了那里,而且也没太困难就回去了,但他们没有和铁道部的中国士兵联系上,没有时间。我们后来再也知道这些人的命运了。他们无疑也被杀害了。(待续)

(续2月9日信)

12月13日夜里,宋煦伯和我不得不跑着从街上穿过去为红十字会办事。令我吃惊的是,在一次去办事时,我们碰到了另一伙带着武器的中国军人。这表明了那天这个城市的混乱。13日中午以前日军就控制了南城,虽然三四点钟以前日军就大规模推进到汉中路了,但直到当天夜里很晚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决定向北进军进而控制全城。为什么他们等到那么晚才控制全城,我不知道。那晚我上床睡觉之后还听到不时传

来枪声,说明日本人的“扫荡”行动开始了。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都没有发生真正的巷战。13日及之后安全区内都没有狙击手向外开枪射击。对此我们很感激,否则就会给日本人带来攻击安全区的借口。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街上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但经过13日夜间的黑暗恐怖后,任何中国人在街上都不安全了。金陵大学的齐先生和高先生那晚就幸免于难。那晚他们正从大学往他们容身的埃里克斯(Illicks)家走,你知道距离有多短,就在此时他们被日军哨兵抓住了。如果不是恰好林查理路过大学返回平仓巷,他们很可能在那里就被杀死了,因为日军哨兵对他们十分怀疑。即便是这样,当林查理向这个哨兵解释他们两位是金陵大学的人时,哨兵还不想放他们走,部分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听懂林查理说的话。林查理不再试图解释他们是大学的人,而是对哨兵说他们是他的“佣人”,哨兵才放他们走。

又经过两天我们才完全明白了日军的到来使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局面。13日以后日军士兵变得松散,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从那时到1月1日之间这里发生的一切。与日军占领后的最初两个星期相比,几个星期的空袭和南京周围发生的战斗所带来的肉体和精神伤害根本算不上什么。这期间我们真的感觉到我们在和邪恶的力量做斗争。恳请日军放了那些人,就像拉贝先生、刘易斯和我在那个难忘的下午所做的,看到他们被释放,这些人对我们报以微笑和感激,仅仅在回来后两个小时却发现不仅那二三十人被绑了起来,而且整个难民营几百人都被带走了——这个记忆永远难以磨灭。我们对这场悲剧束手无策。新命令下达了,这些人被带出去处死。这几个星期中有一天我回家吃午饭,发现那里的难民们平静而充满哀伤,就像查理含泪叙述那天早晨一个人如何被带走的过程一样。这个人千方百计不愿走,但却被猛扇耳光。这场战争最糟糕的不是被烧掉的建筑和被摧毁的家园,虽然那也很糟糕,而是男人永远不会再回来,而妇女终生都要承受强奸带给她们的身心痛苦和伤害。我几乎不知道男人被带走杀害和妇女在恐怖中幸存下来变成惊弓之鸟,哪件事更令人悲伤。

爱你的

(以上文献号:RG8:Box 141 Folder 12)

(郑安光 译)

三、米尔士与家庭通信

1938 年 2 月 19—26 日

9. 米尔士致女儿

平仓巷 3 号

南京

1938 年 2 月 19 日

亲爱的安吉：

当然我有很长时间没有给你写信了，但我认为你没给我写信的时间更长。因此当你收到这封信后马上拿起笔给我写信吧。英国炮艇“蜜蜂号”在 23 日星期三上午将往长江下游来，过段时间就会返回。或者可能其他炮艇也会来，或者常规的邮递服务将会恢复，因此或早或晚你给我写的信一定可以通过某种途径收到，因此不要不给我写信。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只能说经过了在这里几个星期的与世隔绝后，我们很渴望收到信，即便是现在我们仍然感觉与外界难通音讯，因为邮件来得很不规律。例如哈里特 10 月份写给我的两封信直到 10 天或两周前才收到，11 月和 12 月我没有收到她的来信。圣诞节刚过的时候妈妈的确通过炮艇寄来一封哈里特写的信，但两个月中间我什么信也没收到。我抱着一线希望期待有些信还在路上。

现在向你汇报一下米奇和帕斯妈妈的情况。我上次看到米奇时他很脏很丢脸。但他告诉我说“如果一只猫再也不能睡在壁炉旁舒适干净的毛毯上，你怎么指望他保持干净呢？”事实上米奇是想让人明白无误地

知道自己不喜欢这场战争。他说他希望你最迟 9 月份回来,可你到现在也没来,他感觉自己就像背井离乡的难民,不得不一直睡在佣人们那里。当 12 月份所有人都有点失去理智的时候,最糟糕的情况出现了,王师傅再不能出去为他买鱼。米奇偷偷告诉我说为此要向日本人要求赔偿。没有人有权对一个充满自尊和曾经听话的猫咪那样做。而且,米奇说他的“午前茶点”也没有了,他和帕斯妈妈想尽快恢复它。不过,除了上面说的伤心事以外,米奇和帕斯妈妈一切都还好。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从贝德士先生或莫顿(或在上海的鲍比)的来信中听到这场战争中的一些有趣故事。我知道贝德士博士给他们写过信,或许你听过。如果你没有的话,我告诉你。一天下午我和一名日本领事警察一起出去看看被抢劫过的房子并在上面贴上日本大使馆的布告。但在我开始去之前一名佣人紧张地跑过来。他说“一些日本兵去了林查理家的房子,其中一个人还把枪留在那里”。我们知道如果那是真的就会带来麻烦,因为日本兵可能会污蔑有人拿了那把枪,并且惩罚他们。因此我们决定我应该马上带这个警察高玉先生去那里并向他说明情况。林查理也去了他家并在那里等我们。我们几乎同时到达,询问了佣人和其他人,他们指出了那把枪所在的地方。结果那是把日本兵从林查理家里找到或从别处抢来的一只小玩具枪,不想要它了,就把它留在那里。跑来告诉我们的佣人太紧张了,以至于他没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枪。想到我们为了避免将来的麻烦,如此慌张地带警察去那里,我们都为此大笑起来,并且还笑了好几次。

我很抱歉你的自行车被偷了,你当做古董来收藏的 3 块银元也被偷了。你可以想起来夏天我把你的一些“宝贝”带到了牯岭,不过那 3 块银元并不在其中,我真的忘了你还有那 3 块银元,直到有一天王师傅告诉我日本兵把它们拿走了。你知道我现在不在家里住,而是和其他人一起住在卜凯博士家,我们有这么多事要做,以至于我不能花太多时间呆在家里。即便我在家,也做不了什么。日本兵不是老来,至少在我们家是这样,但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王师傅尽力帮我们看家,但当然他也无法应付那些士兵。他也只能让他们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不过他常常尽量看看他们拿走了什么东西,这就是他知道那 3 块银元情况的原

因。不过考虑到全部家里的东西的话,我们确实已经很幸运了。有的人家丢失的东西更多。

现在安全区的人们大多数都已经回家了。我很高兴这让难民营里的人数变少了。难民营里一度有6.5万—7万人,而整个安全区有25万人之多。可能妈妈告诉你了,安全区包括了金陵神学院、圣经学校、五台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鼓楼和新居民区。在战斗期间,几乎南京城里所有的人都住在安全区里。我希望你能看到安全区里我们一些难民营中有那么多人,我替他们感到高兴现在状况有所好转了,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城里更自由地活动,甚至可以回家去生活。但现在许多人已经无家可回了,因为这座城市的那么多地方被烧毁了。有些人甚至白天回家,晚上回安全区睡觉。

写信告诉我你在学校学习的情况。妈妈寄来的你在牯岭学校的作业都还不错。我希望你在上海做得一样好,也喜欢那里的学习生活。

或许我会想办法去上海看你和妈妈,但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太多。王师傅很想让你和妈妈回来,但目前还不可能。11月下半月以来陆师傅就在平仓巷帮助我们,我们很高兴有他的帮助。

我必须就此打住去睡觉了。

爱你的
爸爸

(郑安光 译)

10. 米尔士太太致玛丽

科恩路 16 号公寓

1938 年 2 月 20 日

亲爱的玛丽：

我把写给哈里特的信的一部分复件寄给你。第一部分是回答了她提出的一些问题，我想你不会感兴趣。过去的这一周真是棒极了！我连续好多星期什么信都没收到，感觉自己似乎完全和家人隔绝开来了，现在所有的信差不多同时到了，真是太好了，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这星期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家人寄来的信，期中包括你写的几封。有的是你寄给我在牯岭的地址的，有的是你寄给米尔士在南京的地址的，却没寄到那里。从 11 月末到现在差不多有 3 个月没和南京通信联系了。我现在已经让邮局把所有的信转寄到这里了，不论信上的地址是南京还是牯岭。这星期我收到的信早的有 10 月份的，晚的有 1 月份的。现在我觉得自己又和家人有联系了，当我回这些信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心心相依了。

谢谢你把哈里特的信寄给我。当然我也很高兴收到她的信。现在她有了一部打字机，我希望她也不要忘了自己的笔，可以把字写得工整一点。这是我对现代教育的一点看法。现在的年轻人几乎没有字写得好的。哈里特接受了正常水平的小学教育，才智发展挺好，不过当然写字也很糟糕。安吉也是这样。米尔士和我写字都不是非常好，但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比任何一个孩子要好。决定写字好坏的因素是遗传多一点还是训练多一点？我认为当今天学校的“产品”大部分都写字很差时，它一定是出了一些问题。我将开始用传统的习字本教安吉，看看在她长大前能不能改善她的写字水平。我让哈里特多练习打字直到她掌握打字方法。如果她不能靠自学掌握的话，我准备让她学习一些有关的课程。

感谢你存入我们在纽约账户的支票。你好心又慷慨,每月都帮助哈里特,圣诞节还额外给了一张支票。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接受那笔钱,我们不知怎么就收下了,还花掉了,仅仅是说了声“谢谢”。但我希望你明白我们的感激无以言表。或许有一天孩子们的学业完成了,我们会把钱还给你。我觉得在这里我应该向你解释一下我打算从中国给哈里特买或寄件白兔皮外套的想法。在外人看来这似乎是挥霍浪费,但并非如此。如你所知,在中国很多东西的价钱都比美国便宜很多,而且有些东西也是女孩必备的。如果我在这里买比哈里特在国内买更便宜,那么对我来说在这里买就很合算。并不是说毛皮外套对哈里特来说是必需的,但如果我在这里买件毛皮外套的价格不比哈里特在家买件布外套贵的话,她应该买这件毛皮的。我说过现在可能是在这里买东西的最后机会,这个消息很准确。我们不知道未来会遇到什么,当然结果无外乎战争结束后如果日军控制了这里,我们中的许多人就会成为不受当局欢迎的人。对那些这个冬天留在南京的男人们来说,尤其如此。他们知道得太多了。因此如果你或者梅或是其他家里的人很想要这里的特产的话,最好从现在起在我启程回家前一年告诉我。我不知道下个冬天怎么样,不过我权且假设我们还会呆在这里,直到1939年夏天我们的例行休假。我们可能会回南京,或者我还必须呆在上海,但目前我还不想回国,我知道米尔士也不想。

听到梅遭遇事故我很难过。我真心希望她现在好点可以下床活动了。她最近真是霉运连连。我希望我可以和她分享自己很棒的健康和精力,不过我一生身体好也真是幸运。

我将给哈里特寄一些剪报,或许你也会感兴趣,我让她看过后寄给你。谢谢你寄给我们的剪报。我很高兴地知道至少事情的真相在美国公开了。

在你的一封信里你问史德蔚一家和维克森小姐的情况。我想我前面给你写过不少有关他们的情况,史德蔚一家在9月份回国了。维克森小姐和我们坐同一趟火车去的香港,但到香港以后我就没见过她,我确实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我感觉她应该也是回美国了。南京的美国人有很大一部分现在在上海,中国其他地方的美国人也大多到了这儿,不

过其中有很多人已经回国了。

哈里特写信说这个春假她不知道去哪里。当然她想去南方,不过目前费用还有问题。我认为我们把她送到卫斯理学院读书是对的,但她离家里人那么远我很难过,而且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今年夏天她可能会通过我们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朋友在银湾(Silver Bay)找到一份工作,那样就会为她在夏天的花费挣到一些钱,到秋季开始时她还可以存一点现钱。如果她做那份工作的话,她就必须整个夏天呆在那里,不能到南部去了。不过如果她不愿做那份工作,她就必须支付去南方的开销,而且也没有收入,我不知道在家里她能找到什么工作,而且你也在那里。我希望她和家人呆在一起,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让她去做点事情也挺好,找一份工作做可以让她觉得她在以自己的方式帮助家里减轻负担。噢玛丽,为人父母真不容易!我的确想让孩子们成长为我们期望的那类人,学得最多做得最好,而要想知道何时我是在帮他们何时我是在束缚他们天性的发展,真的太难了。

纸短情长。请代我向全家人致以问候,把这封信给他们看看,他们可能会感兴趣。

深爱你的

科尼利亚

【附言】我把你写给我的所有的信都通过明天或后天出发的一艘炮艇转寄给米尔士了。

(该信附在米尔士太太给玛丽的信中,是她写给自己的女儿哈里特的信。)

1938年2月20日

差会在南京的财产都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抢劫,虽然情况不如1927年那么严重。有的地方比别的地方更严重些。我还没有让米尔士告诉我关于我们房子的具体情况,虽然从他大致的描述中我了解到我们的房子遭到洗劫的情况相对轻微。艾尔缅家情况更严重。或许他写信告诉你的比告诉我的还多。费吴生得以离开南京来到这里,当然所有在南京的人都想让他转达我们家里的状况。他似乎觉得我们家的损失不是很

严重。王师傅在我们家里尽力帮助我们，当然现在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所作所为也只能束手无策。恐怕费吴生自己家的房子损坏很严重。我对史密斯家房子的情况知道不多，没有人提起它，除了说到宋煦伯在那里碰到想征用它做军事指挥部的日本兵。不过最后没有使用。我已经把我所了解的抗议声明等寄给你。我听说汤姆森楼毫发无损，这是我所知的最好的情况！克劳德带出南京的财物可能比别人都多，因为他是战斗爆发前最后离开南京的外国人之一，而且他们在这里的财物也比别人多。他也应该拿走的多！我已经把米尔士从南京寄给我的所有的信寄给了你，我想他同样直接给你寄了信，所以对那里的情况我知道的和你知道的一样多。

上星期我寄给你一些在南京的人们写的一些关于那里发生的情况的材料。我把他们标记为不可发表。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能使用其中的内容，但请不要直接引用，并且决不要提及名字。我们不知道日军当局对尚在南京的那些人持什么态度，我们必须确保不要因为使用他们的名字而把事情搞复杂。我尽量多给你寄一些最近发生的事情的剪报。我会给你寄《字林西报》，但现在还不行。我将尽量把剪报汇集起来叙述运豆子去南京治疗难民脚气病的事。这个故事的结尾还没写出来，不过一旦我知道它出来就会告诉你。

建立一个上海美国学校校友联合会(S. A. Salumni association)真的很有意思！我希望它能成功，它可以成为和老朋友保持联络的很好途径。

直到几天前我才收到你要一件毛衣的信。如果我早知道你要的话我应该都织好并且通过埃莉诺·赖特(Eleanor Wright)寄给你了。也可能我织不好，因为9月1日以后牯岭就没有毛线卖了。不过上海毛线很多，而且埃莉诺给了我很多，因此我马上就可以开始给你织一件毛衣了。我有一点漂亮的绿色毛线，可以织一件不错的毛衣，还有一点黄色毛线，另外还有一点单独看不是很好看的黄绿色毛线，不过配上深褐色就很漂亮了——你可能会穿到一件花色的毛衣。或许我会把三种颜色都织上。毛线很好，有很多，所以我可以给你和安吉都织一些。如果我可以把你的小毯子从南京取来——如果它还在那里的话——如果我能找到人捎

带回国,我就会把它带给你。如果不能找人带给你,就等明年我回家时自己带给你。假如我有钱买点什么东西给你,不管是请人带给你还是我自己带给你,你最想要什么呢?我认为你可能会喜欢一件白兔皮的晚礼服,或者把它留到你高年级的时候再把它再当做一件新的毛皮外套来穿,到那时候你无疑需要一件这样的晚礼服。或者有什么其他你很想要的东西呢?请告诉我。虽然我不能保证一定会带给你,但我们不知道还能在中国呆多久,因此如果有什么想在这里买的,必须得早点。

我想我告诉过你我在汉口看到了多丽丝,而且到这里后与伊妮德一起吃了午饭。洛辛把他的办公室搬到香港去了,现在他一个人在那里,但我不知道伊妮德是否也去那里了。

这封信写得太长了——或许你不得不两次才能收到。但现在我还必须再和你说一些最新的家常事,并且答复你大部分的来信。安吉和我很喜欢我们的小公寓,在这里很舒适也很开心。我有范德贝格(Vanderbegg)家的女仆做佣人,她几乎为我们做了所有的事,包括大部分烹饪工作。当然我们的生活也很简单,而她会做很多事。她丈夫是一个刚刚失业的厨师,有一天我去学校的时候她丈夫来了,给我们做了一个多孔松软蛋糕,又用它给我们做了果酱蛋糕卷,还有一些小甜饼和一个巧克力派,这些都是我们的午餐食品。他为我们做这些真的很不错,但我希望他不要常做。安吉和我花了一个星期才吃完那些蛋糕卷,那时它们都已经变得很硬了!我们在这里的租约到期了,因此3月1日也就是下周,我们就要搬到别处,在那里我们将要呆到6月底。那之后我不知道怎么办,那里的地址是高恩路382号49号公寓。搬家是家常便饭。明天整个早上我都要忙于把我的电费和煤气费押金从这所公寓转到另外一所公寓,我都不知道我到那里的时候他们能不能联系上。有那么多繁琐手续,上海又那么大,因此需要一整天来把这些事情办妥。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搬过去。我新公寓的房客还在那里,想3月1日再搬走。而我必须在3月1日之前把这里的地方腾出来。3月1日又是一个学校的工作日,所以所有这些事情必须在下午处理,我也没有男佣人帮我搬大件行李。我搬来这里的时候是扬格太太的佣人帮忙的。或许我可以现在让女仆的丈夫过来帮一天忙。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会想办法描绘出

来,但现在我还不了解那里的具体细节。如果我到了那里我将给你寄一张公寓的平面图,并且告诉你我有什么家具,那样你就可以帮我们画到恰当的位置上。

今天在教堂做礼拜以后安吉和我将会和鲁斯还有克里夫一起去吃晚饭。和她们在一起我一直感觉很好。我觉得与像鲁斯和露西尔·奥利佛以及安妮·托德奈姆等基督教青年会的人在一起,比与我不怎么认识的差会的人在一起更自在一些。

请定期给我写信。你都不能想象收不到你的信的这几个月我是怎么过的,或者说这个星期你的来信给我带来了多大的快乐。直到这星期我已经几个星期没收到你的信了——不是几个月——我的家人从11月2日后就没有来过信,米尔士的家人大约10月底以后就没来过信,除了收到过一封威尔和一封梅寄来问候圣诞节的信。这段时间的大部分时候我也没收到米尔士的信。我都感觉我快崩溃了,必须得做点什么,不能再和我的家人音讯隔绝了。这个星期我开始收到信了!每天都有很多很多信,信的日期早的有10月份的,直到1月份,中间不同月份的都有。世界的颜色都变了!现在我觉得自己可以应付所有事情,搬家,甚至是可以对喧闹的七年级学生安之若素。不要再让我陷入深渊了。

我一直牵挂着你,我的孩子。我想要你做得最好,不一定是最容易或是最高兴,而是最好。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全身心投入你所做的事。在身体上、智力上、社会交往上或是精神上无论如何你都不能懒惰。

我们所有人都很爱你

(郑安光 译)

(以上由郑安光翻译,张生校对)

11. 米尔士致妻子

平仓巷3号

南京

1938年2月22日

亲爱的妮娜：

前信讲述了日军占领南京时的情形，如果你找到通信恢复后我给你的前两封信——时间是在美国大使馆成员回到南京的1月6日，你会发现相关内容。

大使馆工作人员重返南京令我们倍感宽慰。在没有官方人员倾诉与帮助的情况下，可以说我们确实非常孤独，每天都不得不处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导致严重的突发事件。我们每时每刻都不得不应对日军的骚扰，每天都数次与日本大使馆的官员打交道。我们还必须处理通常情况下应当完全由领事或大使来处理的一些问题，但我们不得不面对，因为我们别无选择。例如，我们曾经向日本大使馆递交了一封抗议信，抗议日军对美国大使馆的侵犯。在中国生活期间，我从未设想过会承担此种责任。

我们完全是被迫从事许多未曾设想过的事情。当然，在艾奇逊(Atcheson)先生及其他使馆工作人员离开之际，没有人想到他们会离开在如此长的时间。正是对“巴纳”号的轰炸改变了一切。实际上，于12月撤离使馆的美国使馆成员没有一个重新回到南京，一个全新的团队被派往这里，负责的爱利生(Allison)先生此前曾多次到南京，但在12月撤离时他并非使馆成员，因此可视为应对南京局势的新手。

在与贝德士之间关于爱利生回来之前所发生事情的谈话中，爱利生的一句话也许能够很好地描述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和经历的危险。爱利生问道：“能否告诉我你及你的同伴为何没有被迫排队、然后被枪毙？”我们渡过了日军攻入南京后的三个星期而没有人受伤，这的确是个奇迹。我经常看见我们中的一些人走出我们的住所，去驱赶这里或那里的日本

人,直到他们未受伤害地回来之前,我都非常不安,因为日军同我们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但有两件事帮助了我们,首先,我们是外国人。其次,“巴纳”号的沉没刚发生不久,日本大使馆深知他们的军队正日趋“粗野”——如同他们自己所说的一样,因此试图将事态缓和下来。但日本使馆对日本军队实际上无能为力,然而他们作一些事情,正是这一点发挥了作用。一天,当事态发展到最糟糕之时,尤其是焚烧整个城市之际,我们中的12或15个人前往日本大使馆,并用坦率的语言告诉其工作人员有关我们对日军行为的看法,并以人性和尊严的名义提出了抗议。我们确信提出抗议是正当的,因为正是不断的抗议以使事态得到改善。

德国大使馆人员在美国使馆人员回到南京几天后也回到了南京,此后,英国使馆人员也回到了南京。外国驻华使馆的陆续回归在很大程度上迫使日军采取适当的行为并趋向于恢复秩序。但秩序的恢复并没有达到应有程度,就在昨晚,据报在我们住所附近又发生了一起日军屠杀案。在先前的信中,我曾告知我亲眼所见三星期前遭枪杀的一名白发老人、一名妇女和两名男人的尸体仍然躺在他们遭枪杀的地方。即使那位老人偷了两张椅子——我认为这并没有被证实,这也不能成为屠杀四人的理由。两三天前,我亲见一名男人和一名小孩被日军开枪打伤,所幸伤势并不严重,但这一事件足以表明日本控制下的南京城仍然相当不安全。(日军的)抢劫行为即使不是我所提及事件的惟一原因,但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对“花姑娘”(美丽女孩)的追求也是的一个促成因素。就在今天早晨,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抗议之后,许多人仍然被强行带离大学附中从事强制劳动,在此过程,学校的门窗均被打碎。因此,外国大使馆的回归尽管有助于恢复更好的秩序,但离我们曾经享受到的和平仍然相去甚远。

现在已是深夜11:00多了,我必须停止打字并上床休息,否则就将打扰威尔逊(Wilson)医生并使其难以入眠。拉贝先生的信件将于明天早晨8:00发出,对于拉贝在此时不得不重返德国,我们深感遗憾,他是我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杰出主席,所有人都不愿看到他的离去,我希望拉贝在上海时你能去看看他。柏睿德博士已于昨天下午返回并已开始工作,今天下午刚给300余名难民接种了疫苗。你在上

海已久有耳闻的蚕豆——上海的无线电广播和报刊杂志均有所提及，这些报刊杂志是克劳德寄给我们的——将于星期六到达南京。下次写信时我将告诉你更多这边的情况，谢谢你的来信以及柏睿德博士的附件。

爱你的威尔逊·普拉默·米尔士

（舒建中 译）

12. 科尼利亚·米尔士致玛丽·米尔士

高恩路 382 号 49 室

上海

1938 年 2 月 26 日

亲爱的玛丽：

随信所附为米尔士最新的信件，我已将他发自南京的所有信件的副本发给你，因此，只要这些信件已经到达你手上，你将和我一样都了解那里发生的事情。我无法知道有多少（信）抵达，有多少被扣留，不过我是以成功可能性较大的方式邮寄东西。一些信是通过回家的人寄的；另一些包括这封信，则是以我认为不会受到检查的特殊方式寄的。我认为在中国，言论自由的好时光已经成为过去，至少目前是如此。

自我最近给你去信以来没有重大的新闻，我和安吉日复一日地过着平常的生活，我们俩人每天都到学校且相当忙碌。我没有直接从事难民工作，不过我为难民做了一些缝补衣物之类的事情。每次我去参加茶会或其他聚会，都会在此期间做一些难民衣物的缝补工作。就生活条件而言，上海看起来正逐步回到表面的正常状态，但物价仍然相当高，至少在夜晚 11:00 还有针对中国人的宵禁，但这丝毫没有困扰我，因为晚间我几乎不外出。上海的商业已经遭受重创，我从各方面获知世道艰难，商业凋零。我知道许多人已被迫回家，一大批公司正在大量裁员。

我和安吉目前尚未搬家，但将在 3 月 1 日（星期二）另搬新居，现将今后四个月内我们的地址告诉你，因为按照目前的地址，你将无法与我们联系。在此搬迁之际，我非常想念我善良忠实的帮工，好在我已安排杨女士的儿子过来帮助我。他是一个富有效率的人，能够比我更好地照料搬迁事宜，尤其是在我每天必须到学校去的情况下。在我下次给你写信之时，我希望能够告知所有事情都已经办妥，且在搬迁过程中没有任何损失。

星期二是华盛顿的生日，因此我们放了一天假。我并不知道孩子们和老师们谁更喜欢假日。在每一个假日，我通常计划备三天的课，当然，

其中的一些工作并没有做完。今年我会有更多空闲时间,因为我并不需要整天上课,我所居住的这个小单元很难称做大房子。因此这个假日更像是假日,我和安吉更加闲散。我们现在拥有更好的天气,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户外活动。

除米尔士的附件外,信中没有更多的内容,同时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告知——不管你相信与否。

祝全家好!

科尼利亚(Cornelia)

(以上文献号:RG8;Box 141 Folder 13)

(舒建中 译)

四、米尔士与家庭通信 1938 年 3 月 2—3 日,内有贝德士 2 月 26 日笔记

13. 米尔士致妻子

平仓巷 3 号

南京

1938 年 2 月 26 日

亲爱的妮娜:

运载蚕豆的轮船将于明天早晨返回上海,比英国使馆预计的时间提前了 24 个小时,因此写信的时间也被缩短,这是非正常通邮时期常见的情况。救济工作从未停止,时间通常不是我们自己的,否则我们可以坐下写信,用书信的方式记录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在最近的几个星期里,我至少有两次整夜写信,即使这样,仍然有许多信件没有来得及写,这些信件本来是要发给远在上海或其他地方的朋友的。

现在,我想谈谈关于运载蚕豆的轮船。这些蚕豆早在数星期前就已经定购完毕,最后于今天运抵南京。即使这样,这些蚕豆仍然未能运进南京城,而是滞留在下关码头,其中的一部分被放进仓库,绝大部分仍然摆放在卸货的货场,晚间由日军士兵把守。明天,这些蚕豆将运进南京城。将蚕豆从南京运往上海,确切地说,由上海运到南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长时间以来,确实没有轮船逆水而上,而且还要获得日本当局的准许。但最终,克劳德经多方努力成功获得了日本驻上海海军当局的准许以运送蚕豆并在南京卸货。然而,看来还要得到这里陆军当局的

批准,但他们不同意,除非我们同意将蚕豆转交给新的“自治委员会”分配。实际上,只要日本人愿意让“自治委员会”独立行事并真正地自治,我们对将蚕豆交由“自治委员会”分配并没有任何疑虑。我们与“自治委员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其中的许多人我们都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人工作相当刻苦并在安全区问题上与我们保持着密切联系。当然,我们对所谓“自治委员会”中另一些人的品质并不抱任何幻想,但不管怎样,我们与“自治委员会”的联系使我们相信,只要日本人愿意让“自治委员会”独立行事,我们就可以对蚕豆进行令人满意的分配。我们所担心的是,日本人试图对蚕豆的分配设置限制条件,尤其是日本人试图阻止蚕豆在安全区内使用。正如你所知道的,运送蚕豆的消息在上海已经公开,广播和报纸都曾提及此事,英国和美国使馆对此也给予关注,所有这些都是有所助益的。最终的结果是,我们获得了日本人的承诺,他们将不对蚕豆在南京城内任何地方的使用设置任何限制,我们也同意将蚕豆转交给“自治委员会”。我想蚕豆分配事宜将顺利进行,但整个事态从开始到结束却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插曲,因为截至昨天下午我们实际上还没有获得南京日本陆军当局关于卸载蚕豆的书面准许,我说“我们”,我指的是“自治委员会”。作为事态曲折发展的高潮,在经历了数天甚至数周的谈判之后,我们于昨天被告知必须准备相关文件以表明蚕豆来自上海。为此,宋煦伯——由于费吴生不在南京,宋煦伯成为负责救济工作的主管——在昨天下午忙碌了近半小时试图获得相关文件。就这件事的性质而言,它本身没有诸如装箱单之类的文件,因为这批蚕豆并不是装运在商船上,而是装运在一艘溯江而上的打捞船上。实际上,现在长江上除了日本商船之外,并没有任何商业船只,我相信即使是日本的商船现在也主要用于军事目的。装载蚕豆的“万通”号轮船溯江而上的目的是执行“大通”号的打捞任务——“大通”号于去年12月在芜湖附近遭遇轰炸,同时遭遇轰炸的还有“图克沃”(Tuckwo)号轮船。因此,“万通”号装载蚕豆纯粹是救济行为,自然就没有装箱单可以递交给日本人。“万通”号本应在卸下蚕豆后继续前往芜湖,只是由于那时我们还没有得到日本军事当局关于卸载蚕豆的准许而耽误了行程。宋煦伯最后所做的是——克劳德定会赏识——前往美国大使馆寻求克劳德关于蚕豆装运

的原始电报稿的抄本,并将其递交给“自治委员会”。该抄本是一份完全令人满意的文件,凭借这份文件,“自治委员会”最终获准卸载蚕豆。这就是南京现在的生活状况。

在目前新的局势下,我们遇到了不胜枚举的事情,以致人们不想谈论这些事情。下面是今天发生的众多事件中的一件,经过不断努力,大使馆的爱利生先生最终获准了两周前提出的一项请求,允许停泊于南京的美国军舰的官兵上岸,英国亦获得了同样的准许。此前的某一天,我在爱利生处遇见了希恩(Sheehan)舰长,我告诉他居住于平仓巷的美国人希望邀请他们共进午餐,为此确定的日期就是今天,路师傅和厨师已经准备了12人的聚会,其中平仓巷的美国人有8人出席,希恩及其朋友等4人出席。令人诧异的是,就在午餐前,我们突然获知希恩等人不能前来,因为日本人拒绝同意他们上岸。我们首先被告知美国海军官兵仅仅被允许偶尔上岸,而希恩等人在两天前刚上过岸。后来,进一步的消息称,日本军事当局不愿意美国海军官员在此时进入南京城的真实原因,是因为这些官员将进城同美国传教士见面。我并不是在开玩笑,这是事实。爱利生先生随即询问日本使馆代表,美国海军官员上岸到美国使馆进午餐与上岸同传教士共进午餐之间有什么区别。日方代表答称他认为没有任何区别,但日本军方认为有区别。这也是南京现在的生活状况。这件事是一个十足的笑话,尤其是鉴于我们曾三次应邀到日本使馆聚餐,最近一次是专门去见广田大佐,他被派往南京作为各国使馆与日本军方之间的联络官。然而,却不能让我们的官员来看我们,不过,我们迟早会通过适当途径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此前,我和刘易斯在英国使馆被滞留了两个小时,因为他们的宪兵正好外出,门口的警卫不允许任何人在没有护卫人员的情况下外出,尽管事实是我们进来时并没有护卫人员,而且自从日本人进入南京以来我们从来没有护卫人员。大使馆确实有卫兵守护,其工作人员外出时有宪兵或宪兵跟随,但我们这些平常百姓却是自己保护自己,因此也更自由。许多时候我们都以没有护卫人员而感到高兴,我们确实佩带特别的臂章,这是大使馆回到南京之前分发给我们“以避免同士兵产生误解”的。这种方法非常管用,但我认为其使用的需要已经成为过去。接着谈护卫

人员的事情,英国使馆的杰弗里先生表示,他已经对使馆聘用诸如滞留我和刘易斯的愚蠢警卫一事提出了异议,我不知道他是否这样做了,但从此以后进出英国使馆已经更加容易。故事到此远未结束,在我们的“滞留事件”之后的某个时间,杰弗里和威廉斯(Williams)先生到我们这里共进晚餐,他们也没有宪兵跟随。看来他们的宪兵也实行了每天8小时工作制,正如爱利生一样,他的宪兵只是白天跟随他,但从不在夜晚随他外出。不管怎样,当我们周围所有的外国人在另一个夜晚为拉贝先生举行告别聚会时,英国人是惟一没有出席的,而日本人则参加了聚会。后来,我们得知英国使馆的宪兵不允许英国人在那晚外出,因为那时没有宪兵可以跟随。这是此时这个首都的另一种生活。

鲍勃·威尔逊刚从使馆回来并带回了更加准确的说法——日本人今天不允许美国海军官员与我们共进午餐的原因。看来事情不是完全针对我们的,先前对美国官员的准许只是上岸并“在使馆进午餐”,因此,他们不可与我们共进午餐。我们明显没有全部进入日军的黑名单,这一点令人宽慰。我知道希望仍然存在,我们仍然拥有同我们的官员共进午餐的权利。你应当明白,在没有“准许”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走得太远,或者做出不平常的事情。人们都在渴望过去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时光。

致以全部的爱

米尔士

(舒建中 译)

14. 米尔士致妻子

平仓巷3号

南京

1938年3月2日

亲爱的妮娜:

在我们恢复联系以来你给我的第一批信件中,你流露出一种担心:由于缺乏食物,我们正在经受磨难,或者已经遇难。我们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糟,但食物及相关生活必需品的供给确实短缺,尤其缺乏合格的面粉。自攻打南京的战斗爆发以来,甚至从此前的一段时间起,我就没有品尝过用白面做成的食物。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已经没有了黄油,偶尔弄到一点,也是作为珍贵的物品进行分发。麦克伦帮助医院从当地一个奶农那里救出了一些奶牛,因此,我们多次得到了很好的黄油替代品。这种类似农家鲜干酪的东西是医院张女士为我们做的。她不能获得足够的牛奶为我们制成黄油,但她制作的这种奶酪替代品仍然深受欢迎。我们曾经从大都会饭店的仓库中找到了几磅黄油,它有黄油的所有特征,味道很足!但是,如果在黄油上涂上足够的果酱,你可以获得充足的维他命,但感觉不到黄油的味道。至于果酱,我们搜遍了所有能够进入的外国人的厨房,我相信斯洛克姆(Slocums)为我们的食物储藏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日本人在对一部分厨房的搜查中抢在了我们的前面,但也有我们抢先一步获得食物的时候,在这方面我们打了个平手。

肉类食品在一段时间内是不可能得到的,我们的膳食在相当时期内都非常雷同,正如鲍勃所说,我们的膳食就是“米饭、大白菜和桃子”,然后是“桃子、大白菜和米饭”。麦克伦从某处找到了大量听装桃子,味道相当不错,但我们所有人,尤其是费吴生,都对一成不变的听装桃子及膳食感到腻味。随后,我们又从另外一些厨房找到了大量泸州府听装水果并成为我们的食物之一。诚然,能够有这些食物作为依靠是非常好的,但这并没有使我们不感到食物的单调与腻味。你曾经谈到你、贝德士夫

人和麦克伦夫人为我们订购一些食物可能是多此一举,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我们订购的食物与你们寄来的的确重复,但你们提供的食物是派得上用场的,其中的一些食物已经在用。如果我们知道你们能够寄东西给我们,我们当然会修改我们的订单,但实际上我们是在经历了食物短缺之后才向你们发出订单的,因此,我们希望确信我们可以得到足够的食物供应以维持一段时间,而你们提供的食物对我们是重要的。每天外出忙碌的8个人将消耗大量食物,因此我相信所有的食物都不会浪费。尽管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没能如愿保持食物的多样性,但我们仍然有足够的食物,相对于我们周围数以千计的人而言,我们的日子好过得多,这也使我们为这样的生活倍感不安。由于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都非常辛苦,经常长时间外出,因此,我们需要足够的食物以保持体力,在进餐时胃口也很好,否则,在缺少所需食物的情况下我们将不可能从事承担的工作。我们还从后花园以及德拉蒙德(Drummond)和汤姆森(Thomson)家里找到了一些叶菜,这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却改善了我们的膳食并让我们胃口大开。我们还不时同使馆工作人员共享这一美食,他们亦为此感到欣喜万分。

上述内容写成于昨晚,我本希望今天能有更多的时间予以补充,但一旦开始救济工作我就几乎无法脱身。邮局将在20分钟内关门,我必须立即将信寄出。我的信中至少包含一段我们的经历,这也许对你有帮助。附件中的“经济笔记”说明了一些情况,并将有助于更加生动地向你展现目前的局势。后话待叙。

爱你的米尔士

(舒建中 译)

15. 米尔士致妻子

平仓巷3号

南京

1938年3月3日

妮娜吾妻:

昨天信中谈的几乎都是饮食之事,非常抱歉在发信之前我没有时间在信中添加我想谈的事情。我现在正充分利用本周另一次发送邮件的机会给你讲述我昨天想谈的事情。

你也许想知道我们在南京一起共同渡过最近几个月的人是怎样分配必须干的事的。近两周左右,在南京周围的战斗变得异常残酷之前,数以千计的伤员通过沪宁线涌进了南京城,马吉和福斯特接替比利·罗伯茨(Billy Roberts)在下关车站从事伤员的援助服务。他们在那里没日没夜地干了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夜晚的工作更加繁重,因为在最后几天以来,运送伤员的火车总是整夜运转以尽可能避免遭遇轰炸的危险,戴籁三夫人作为其中的一员也在车站工作。他们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至少在黎明前很少离开。马吉和福斯特都住在下关,因此自然就承担了救助受伤士兵的责任,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我们让他们承担了比他们能够承担的更繁重的工作。当在下关长期居住变得不可能之际,马吉和福斯特搬进了安全区并接管了汉森(Hansen)家以及其他几个地方的工作,专门负责照顾那里的难民。这些难民多数是他们教堂的教民,还有一些通过某种渠道委托给他们照料的人。

在安全区建立早期可谓困难重重,我和舍尔及刘易斯承担了大部分责任,为此,在中国人、外国朋友、大使馆及中国官员之间举行了难以数计的会议和讨论。我和舍尔在南京市市长的防空洞里经历了一次空袭,这是整个空袭期间我所呆过的少数一级防空洞之一。南京市市长在防空洞里有一部电话,因此,当我们被困在防空洞之际,我们可以通过电话与朋友联系,告诉他们我们身在何处。防空洞内能够安稳入座的椅子无

疑也是一件奢侈品,这在南京市内绝大多数避难点是找不到的。除了在南京举行必要的会议之外,我们还必须与在上海的日本人进行电报联系,这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尽管整个事态是个悲剧,但也有值得庆幸的事情。在最近几个月内我所喜欢的事情之一就是围绕安全区问题与日本人的斗智——我们不能接受次佳的结果。日本人让我们一寸,我们就进一尺,最终,在其他人的帮助下,我们建立起了安全区。

一旦安全区的建立确定下来,我们马上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制定为难民提供住所的规定、将食物运进安全区、连夜建立一个工作机构,制定筹措资金的计划,等等。更加困难的是,在我们做好充分准备之前,南京市市长及其工作人员要求我们接管这接管那,中国军方不愿迅速撤出他们的部队,而根据建立安全区协议,我们有权要求他们这样做。此外,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必须在战争条件下进行,并伴随着持续的空袭。中国军队为最后的抵抗而紧张准备,为此随时征用交通工具。林查理主要负责寻找住房;宋煦伯和克勒格尔(Kroeger)负责食物供应;费吴生主管行政事务;作为督察员,施佩林负责说服中国军队撤出安全区,同时协助将安全区的旗帜树立在安全区周围的边界线上。我们必须制作数百面安全区旗帜,仅此一项就需花费600美元,并且不允许有任何浪费。

特里默先生、威尔逊先生、鲍尔(Bauer)小姐和海因茨(Hynds)小姐自然都在医院从事救助工作。多数中国医务人员都在最后时刻匆忙逃出了南京城。我们最初并不赞同他们那样做,但后来当我们发现如果他们留下来将在日军手中遭遇灾难时,我们自然非常理解他们的离去。在整个这一时期,麦克伦作为总务主管服务于医院,并在该岗位上发挥了最好的作用。魏特琳小姐一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从事难民救助工作,这是我们最大的难民营地之一,难民人数在不同时间段从3500人到近1万人不等。我曾经不无幽默地告诉明妮,这个冬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是有史以来最多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高大的建筑和宽阔的校园使其成为理想的救济场所。金陵大学也是这样,还有金陵神学院和圣经教师培训学校。

除了上面谈到的人员之外,还有其他三个人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帮

助,他们中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奥地利人,一个是年轻的白俄罗斯人。哈茨与齐阿尔(Zial)跟随卡车帮助运送货物,波德希沃洛夫——人们也称他为科拉(Cola)——也经常帮着忙里忙外。另外两个德国人——黑姆佩尔(Hempel)先生和曹迪希(Zaudig)——也同我们一起渡过了南京被围困的日子,但前者时常不得不忙于自己的事务,而后者的年龄太大,不能更多地参与我们的工作。不幸的是,黑姆佩尔先生位于中山东路上的一个小旅馆却在日军进城后被烧毁了。

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最初两到三周时间里,我们的主要工作集中于尽我们所能地缓和日军对待中国人的方式。我们的救济工作在这一时期也面临更多的困难,因为人们几乎不敢将轿车或卡车置于没有外国人护卫的状态甚至几分钟,否则,日本人就会将其偷走。我们的人不得不跟随每一辆运送食物或燃料的汽车,甚至不得不陪伴我们所雇用的帮工往返于其驻地以防止其在途中被骚扰。在那些日子里,救济工作不得不与警察职责相结合。

向你和安吉致以全部的爱

米尔士

(以上文献号:RG8:Box 141 Folder 14)

(舒建中 译)

五、米尔士与家庭通信

1938 年 3 月 9—20 日

马克西·史密斯的信以及拉贝讲话

16. 拉贝在上海的讲话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茶会(Tiffin-Foreign YMCA-Shanghai)

1938 年 2 月 28 日

先生们：

感谢你们安排了今天的这次聚会，使我有机会同你们建立直接的联系，并在我前往欧洲之前与你们交流。

现在，你们已经知道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已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这一新的名称更加符合其目前的职能，也就是说，该机构是一个纯粹的救济委员会，正如在许多其他城市都能发现的一样，它是一个私人机构，除了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和方式帮助南京城内遭遇困境的穷人外，没有其他目的。

我已经向南京的日本大使馆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的救济委员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干预驻南京的日本机关及自治委员会的工作，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将非常愿意同自治委员会进行合作。

你们已经获悉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会补充任何你们已经知道的暴行。南京的状况远没有恢复正常，但那里的秩序已经比以前好多了。有近 2/5 的人回到前安全区外自己的家中，局势正在逐步改善，但我必须说明的是，到目前为止，回到家中的绝大多数是老人和小孩。

坦率地讲,已经取消的安全区总体上是成功的。令我深怀感激的是,这一成功主要归因于国际委员会所有成员夜以继日地忠于职守,他们照顾难民的饮食起居,尽其最大能力保护难民免遭肆虐全城的日军的侵袭——诸如抢劫、强奸、焚烧和杀戮等。

如果我们在保护难民方面存在诸多失败——正如我非常遗憾地承认一样,其原因就在于缺乏外国人。你们知道,国际委员会只有留在南京的22名外国人,同时难民人数却在20万—25万人之间。

除5人外,其余留在南京的外国人都是美国人,我由此向你们勇敢的同胞表示祝贺,你们可以为他们骄傲,他们——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表现得非常英勇。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明妮·魏特琳小姐,在去年12月的最艰难的日子里,她带领约400名女难民穿过南京城,其间数次遭遇四处流窜寻找女孩的日军,但魏特琳成功将她们带到了安全地带——设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营地。

我将永远铭记海因茨小姐和鲍尔小姐,她们在我们惟一控制的医院——鼓楼医院——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必须向你们提及米尔士先生,正是他最先提出了建立安全区的设想。实际上,我们组织(国际委员会)的神经中枢就在南京平仓巷3号。我要向我睿智的美国朋友致以谢意:米尔士先生、贝德士博士、史迈士博士、费吴生先生、宋煦伯先生、马吉先生、福斯特先生和林查理先生。

国际委员会最终建立起来,正是由于其成员的努力工作,国际委员会才能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按照人们的预期顺利地运转。

尽管鼓楼医院的工作人员减少到只有两个医生——特里默医生和威尔逊医生,一个行政主管麦克伦和几位已经提及的女士,但他们从事了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出色的医务工作。事实上,我们曾担心鼓楼医院将被迫暂时关闭,因为有关的工作人员——包括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已过度劳累。

请允许我简单提及我的德国朋友,他们是: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先生——我们的财务主管;爱德华·施佩林先生——我们的内务主管;哈茨与科拉先生——我们的机动车维修专家。

他们同样勇敢地履行职责，不仅致力于赋予他们的专门工作，而且一旦有遇险的中国人需要从日军手上解救出来，他们从来没有错过任何一个紧急召唤。

在外国人的努力取得成功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中国朋友，他们真心实意地与我们站在一起，从事了大量不同的实际工作。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履行其职责时，中国朋友经常冒着巨大的危险。你们知道，即使是外国人也时常举步维艰。例如，日军曾粗暴地对待米尔士先生、贝德士博士和林查理先生，刺伤麦克伦先生，甚至殴打美国大使馆的爱利生先生。因此，坚持与我们委员会站在一起的中国朋友将面临什么实在难以预料，但他们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努力工作。

中国工作人员人数较多，我无法在这里宣读所有人的名字，只能提及部门负责人：唐主任(Dean Tang)——中国秘书处负责人；韩湘琳(Han Hsian Ling)先生——食品主管；许传音(Dr. C. Y. Hsu)博士——住房主管；沈玉书(Shen Yu Shu)牧师——公共卫生部主管。

在这里，我将再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我还要向有关大使馆的官员表示感谢：美国大使馆的爱利生先生；英国大使馆的普里多·布龙(Prideaux Brune)先生及其继任者杰弗里先生；德国大使馆的罗森(Rosen)博士。

同时还要感谢有关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们对国际委员会的支持令人钦佩。

我要向美国和英国军舰的司令官表示谢意，当我们请求帮助时，他们总是伸出援手。我还要以个人的名义感谢“蜜蜂”号(H. M. S)的司令官阿姆斯特朗，正是他将我平安地带到了上海。

先生们，我最后将提到你们：你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的支柱。鉴于中国政府给予我们的资金支持相当有限，你们的支持将是我们的希望。

我请求你们继续向南京救济委员会提供支持，如同你们先前已经做的一样。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感激之情，你们知道我们工作的继续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你们。

非常高兴你们已经派柏睿德医生重返南京与我们一起工作，从抵达

南京的当天起,他就开始了防治天花的疫苗接种工作,以及难民营诊所的工作。

对于安全区内外的人们来说仍然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食物。

如果我进一步详细说明难民的饮食供应问题,就有点啰嗦,我希望你们能够通过我的一个新闻报告去更多地了解,该报告将在最近几天内发布。

对你们已经和将要提供的帮助,我再次表示感谢。

非常遗憾我不能重返南京,那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非常愿意与你们共同承担。但我的公司已经命我返回欧洲。在离开中国之际,我向南京救济委员会今后的工作致以最良好的祝愿。我相信,在你们的帮助下,南京救济委员会的工作将获致最终成功,并作为传教工作的光辉一页载入南京的史册。谢谢!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

约翰·D. H. 拉贝

(舒建中 译)

17. 马克西·史密斯致玛丽·米尔士

上海第 251 号信箱

1938 年 3 月 17 日

美国哥伦比亚城波德利顿大街 1421 号

玛丽·米尔士小姐

亲爱的玛丽：

你 2 月 2 日的来信，包括附件中给科尼利亚的信函于昨晚收到。在此之前你也许已经听说科尼利亚和安吉正居住在离我们住所不足 1 英里的一套小公寓里，我和玛格丽特于昨晚将信带给她，但她外出进晚餐。于是，我们与安吉作了短暂的交谈并将你的信留在安吉处。

在整个日本军队占领的地区，信件的往来非常缓慢且不确定。大约两周前，爱利生夫人从江阴城郊的一个小村庄到达上海，在那里，他们与一些基督徒避难了几个月，直到爱利生夫人于 2 月 26 日抵达上海后我告诉她为止，她甚至没有听说“巴纳”号沉没的事情，这足以说明他们与世隔绝的程度。毫无疑问，米尔士和科尼利亚在给你的有关信件中已经告知南京以及其他地方的情况，此信中的附件是几天前一位来自南京的德国商人在外国基督教青年会举行的一次晚餐聚会上的谈话摘要。相对于其他地方而言，南京所发生的事情也许更为人们所熟知，因为它毕竟是中国的首都，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那里有许多新闻记者并可将事态公诸于众，但南京所发生的事情在日本军队占领的中国其他地方也同时存在。

得知梅遭遇的事故，我们深感遗憾，希望她现在已经有所好转。我曾数次想给你和威利写信，但在目前局势下，由于有大量额外工作要做，因此非常繁忙，几乎没有时间写信。威利也许会对信中的附件感兴趣，

因此我建议你将书转交给他并致问候。

谨此表达我和玛格丽特真挚的问候

马克西·史密斯

(舒建中 译)

18. 米尔士致妻子

平仓巷3号

南京

1938年3月9日

亲爱的妮娜：

拉贝先生一直详细地记录着南京所发生的事情，并将其称为他生命中“值得纪念的一段经历”。除了最近的一些事态发展之外，我已经将我生命中“值得纪念的一段经历”详细地告诉了你。在谈论最近的事情之前，我想谈谈拉贝先生。除作为南京安全区委员会主席之外，拉贝先生还做了大量的救济工作，仅在其寓所里就同时庇护了约600名难民。这是毗邻干河沿的一套不大的寓所，曾经是一所德国学校。难民在那里非常拥挤，但十分安全。拉贝先生有个硬性规定，如果日本士兵经由大门进入其寓所，他会将其从大门赶出去；如果日本士兵翻墙而入，拉贝先生也会要求其翻墙而出，决不会允许他们从大门出去。有些时候，日本士兵会在拉贝先生不在寓所时闯入，但一旦被拉贝先生抓住，拉贝先生就会要求日本士兵遵守他的规则。拉贝先生宽厚仁慈，所有人都喜欢他。拉贝先生曾夸奖史迈士打字速度比他想象的要快，作为主席与秘书，两人共用一个办公室但相处融洽，在许多方面相互补充，从而达到了效率最大化。

在日军攻入南京后的最初两周左右，我们所有人都忙于维持治安，或者说，在从事救济工作的同时还要维持治安。曾经有几天，我帮着向各难民点分发大米，当我在卡车上分发大米时，还必须同时阻止日军的抢夺。后来，我的工作转变为同负责治安的日本领事警察高玉先生一起四处巡视以核查美国人的财产，随后，我向日本大使馆递交了一份声明，试图阻止日本士兵的劫夺行为。这项工作占据了几几天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此后，在福斯特先生以及几名中国人的帮助下，我开始对所有难民点展开调查并报告有关情况，尤其是每个难民点所需食物的数量，国际

委员会将以此为基础按每200人或每50人每天一袋的限额分发食物。这远不是足够的数量,但能够维持生命,我们认为储存食物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即使这样,我们也没有向所有人分发食物,而仅仅是分发给那些没有任何食物或钱币的人。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上述基础上核查食物的分配,尽可能纠正可能出现的任何违规行为。我想,通过这一工作,我更加切身地感受到了过去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人生苦难。令人惊奇的是,人们并没有出现抱怨或类似的事情,恰恰相反,鉴于能够勉强度日,尽管正在遭受磨难,人们仍然略显宽慰。但苦难确实存在,几乎所有家庭中都有人罹难,除了带到难民点的少量东西外,许多人失去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许多人的儿子、父亲或丈夫惨遭日军杀害或被带走,许多妇女惨遭日军蹂躏。整天在数以千计的难民中忙碌实际上就是与悲伤和苦难同行,许多妇女经常向我们询问能否将她们的男人找回来,尽管人们知道这是一个几乎无望的希望,如同让已经死亡的人起死回生一样。我们无法帮助重建被焚毁的家园、恢复被摧毁的商业、拯救我们本希望施以援手的惨遭摧残的生命。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力图让人们免遭饥饿,这是所有需求中相当微小的一部分。

在1937年12月—1938年1月间,向各难民点分发食物和燃料的绝大多数工作由宋煦伯和林查理承担。不管晴天雨天,宋煦伯和林查理日复一日地乘坐卡车并陪同雇工往返于他们的住所之间,因为雇工们在无人护送的情况下安全地外出确实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我帮助从事食物和燃料分发期间,清晨行进在大街上的队伍略显奇怪。我第一次从事这项工作是同肖弗尔(Chauffeur)一起,我经常将一面美国国旗缠绕在手臂上,而肖弗尔则将一面德国国旗缠绕在他的手臂上,以此表明卡车是德国的或受德国保护的,三三两两的雇工则跟在我们后面。在过去的经历中,我外出时并不总是展示美国国旗,我想肖弗尔也并不总是这样做。有一天,当宋煦伯乘坐在卡车上时,一队日军士兵拦下他并询问卡车上为何插有两面外国国旗,宋煦伯回答说他是美国人,而卡车是德国人的,随后,宋煦伯指着那些日子我们所有人都佩带的国际委员会徽章说,国际委员会是由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组成的。这种解释令人信服,因此,日本人也没有提出进一步的问题。对我们来说,由一位德国人担

任国际委员会主席是一笔可靠的财富,国际委员会中也有德国成员,但很多德国人在那段日子使用的是美国国旗。顺便谈谈国旗问题,我想,在最近几个月,我在国旗的制作上的花费已经超过了我们在中国工作的所有年份中一个长老会传教士的花费。我目前还没有准确的开销数据,估计应在200—300美元之间。但这些花费是必要的,它是我们安全保证的惟一形式。首先,30英尺宽、14英尺长的大型旗帜可以用来防止遭遇空袭,而小型旗帜则可以保护中国人免遭日本士兵的袭扰。大型旗帜通常铺展在地面上,或放在建筑物顶上;在社区中心,我还在屋顶上绘制了一面大型旗帜。当围绕南京城的战斗变得日益迫近时,小型旗帜的使用变得非常频繁,在每一间收容难民的房屋上通常都会插上两到五面旗帜,因此,不管接近房屋的人来自什么方向,他都不能说不知道这所房屋是属于美国人的。旗帜制作在南京现在是一个颇具规模的产业,因为此时所有人都在寻求通过这种方式以标示自己所拥有的财产。去年12月的一天,在围绕南京的战斗打响之后,鲍勃从医院回到家中,发现所有的金陵大学建筑物都飘扬着旗帜,鲍勃于是说道:“这里看起来真像到了7月4日”,毛先生和其他人答称:“此言听起来确实如此。”事实确实如此。

在前面提及的难民点调查工作结束之后,我被要求负责灾难后的修复工作,这项工作在一定意义上是调查工作的自然延伸。从那时起到现在,灾难后的修复工作成为我们国际委员会所承担工作的主要部分。必须强调的是,我们的所有工作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努力帮助人们重新恢复自立。当然,我们无法完全做到,因为资金有限,而需求则是无限的,但我们正在全力以赴。到目前为止,在对每个家庭的需要进行仔细调查之后,我们已经向近6000个家庭提供了特别的援助。我们组织了约40人的工作班子以从事这项工作,约有至少1万个家庭正在等待调查。随着一个良好工作班子的组建,前大都会饭店经理刘先生目前正自愿以最大的热情主持这项工作。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大都会饭店,因此,刘先生已不在那里工作并全身心地加入了我们的事业。

爱你的米尔士

(舒建中 译)

19. 科尼利亚·米尔士致玛丽·米尔士

高恩路 382 号 49 室

上海

1938年3月12日

亲爱的玛丽：

你于1月25日写给身在南京的米尔士先生的信已于上周的某一天转交给我。你对我们的行踪仍然一无所知，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不了解南京的局势。我希望现在你已经收到我们的一些信件并对有关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往南京发送信件是没有多少用处的，自从去年12月初以来，南京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邮政传递。现在，一定形式的基本服务正在组建中并有可能发展成为某种正常的渠道，当然，只要日本人还在南京，这种渠道仍将受到非常严格的检查。李奇(Ritchie)先生和莫兰德(Molland)先生已在这个星期行动起来以推动这一工作。我与米尔士书信往来的惟一渠道就是自1月中旬以来往返于长江江面的英国炮舰和美国炮舰，通过两国领事官员的定期安排传送我们的邮件。通过这一渠道，我们还能够发送包裹甚至大宗货物。我在信中曾经向你提到过蚕豆一事，我还曾想给你和哈里特(Harriet)捎带一些剪报。围绕蚕豆的事情曾经闹得人无宁日！事情的全部就是装运来的蚕豆，而随船带来的大量鱼肝油是提供给医院的。蚕豆最终得以卸货并用来救济难民。最近的笑话就是日本人通过来自东京的无线电广播称，鉴于日本最近已经向中国进口并分配了100吨蚕豆，其他人没有必要为南京难民的蚕豆供应费心。事实真相是日本人竭尽全力地将这批蚕豆阻拦在南京城外。后来，日本人虽然最终同意将蚕豆运进南京城，但却声称是他们购买了这批蚕豆并将其分发给难民。真相与荣耀在这里黯然失色！

我曾谈到上海和南京之间不久将恢复邮政服务，但我认为，这条渠道的邮件将比进入上海的其他信件接受更为严格的检查，尤其是发给南京少数被监视的外国人的信件，因为日本军方对这些人充满了极其强烈

的敌意。因此,我想你可以将给米尔士的信发给我,再由我通过领事邮件传递的方式转交给他,这是一个好办法。因为领事邮件并不通过邮局,而是由美国人或英国人个人携带,因而可以不接受检查。只要我能够使用领事投递系统,我将不会通过邮局往南京发送信件。

你在信中多次提到一个消息,称南京的 H. P. 米尔士已经受伤。实际上你并没有获得直接的信息,因此,我将尽我所知告诉你实情。有一个叫米尔士的男人——其姓名的首字母是 H. P. 或 H. A. ——在上海开办了一家报纸,我想这是一家中文报纸,尽管我并不是十分确定;如果是英文报纸,那一定不是有名的报纸。几个星期前,他的工厂遭到几名恐怖分子的袭击,爆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想米尔士先生只是受了轻伤。这可能是你听说的情况。现在上海有许多恐怖活动和爆炸事件,而且可能是日本人雇用的人所为。当然,一家报纸,尤其是胆敢发表一些至少是对日本不利的言论的报纸,自然就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如果乔比(Jobie)真的结婚了,我对他的婚姻自然感兴趣。你并不知道你最后一次写信的确切时间,我希望那个女孩对玛格丽特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尽管是乔比和那个女孩生活在一起。拉尔(Lar)为何还没有结婚?他身边是否没有足够合适的姑娘?他现在是你惟一单身的侄儿,我除外,因为我的两个侄子还没有到结婚的年龄。

上海在本周降下了今冬最大的一场雪,实际上也是上海最近几年最大的一场雪。尽管昨天下了雨,但地面上仍然有积雪,今天感觉很冷。我们有几天暖和的日子,这足以让我开始考虑与安吉一起着春装外出。但没过多久,天气又变冷了,现在,我们又回到了冬天。我们的公寓装有暖气,并供应大量热水,感觉很舒适,因此,上海的冬天并不像南京的冬天那样寒冷。我们搬进现在的新公寓已有近两星期的时间,我们很喜欢这套公寓。实际上,我既喜欢现在这套新公寓,也喜欢我们最初住过的那套较大的公寓,就某些方面而言,我更喜欢最初的那套公寓。只要租金在我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我会非常高兴重新搬回去。安吉曾说自从我们搬到这里之后,我每天都有茶会。这并不完全是事实,但也相差无几。自从来到这里之后,我就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款待,因此,一旦我在这里安顿下来,我就开始回报所有给予我善意的人。我并没有准备好请人们在

这里进晚餐,但准备茶是很容易的,而且我能够友好地与他们相处。在我来到这里的两周时间里,我举行了几次茶会。我只有十个茶杯,而安吉每次茶会基本都在场,这就意味着每次茶会我只能邀请八个人,但这已经足够了。大型茶会的确非常有趣,但当每次茶会只有几个人时,你就可以有更好的机会与人交谈。在最近的两周,我已经举行了四次或五次小型的茶会,在参加人员名单确定之后,我还想举办三次或四次更大型的茶会。这项活动,连同每天早晨的教学、一些难民工作、缝缝补补的针线活,以及其他日常事务,让我即使在这套两居室的小公寓中仍然感觉非常忙碌。安吉当然忙于学校的工作,我高兴地认为我们两个人都过得很好。伴随着正常状态的外貌,生活仍在继续,即使是在战争期间。工作以及保持所有时间的忙碌是我灵魂的救助之道,如果在这些日子里无事可做,我将会被逼疯。

附件是米尔士最新的信件,我欣慰地告知南京的情况看起来略有好转。米尔士他们甚至以磨难为乐,麦克伦还写了一首关于蚕豆的歌曲,另一首是关于鱼肝油的。麦克伦具有音乐天赋,因此在谱曲的同时还能演唱。

我已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哈丽雅特的消息了,进入上海的邮件仍然不正常,一周前,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康妮·惠勒(Connie Wheeler)的信件,而这封信写于1937年11月18日。

致以我们全部的爱
科尼利亚

(舒建中 译)

20. 米尔士致哈里特·米尔士

平仓巷3号

南京

1938年3月13日

亲爱的哈里特：

你的信已经开始送到我这里，但我仍然认为其中的一些信件已经丢失，因为我坚信你写给我的信比我收到的要多。南京和上海之间仍然没有正常的邮件服务，但往返于沪宁之间的美国炮舰和英国炮舰非常乐于为我们捎带邮件以及其他物品。在约一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偶尔通过日军占领后回到南京的日本大使馆部分官员这一向外发送邮件的机会之外，在南京的我们几乎与外部世界隔绝。尽管如此，这种渠道的联系方式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人们绝不可能自由地说出想说的话。由于美国使馆官员已于1938年1月6日回到南京，我们由此可以通过这一渠道发出我们想发的邮件。

在想念你的同时，我有理由感到高兴，因为你仍然平安地住在家里。我并不仅仅是指你应该在学校和家中，这当然是我真诚的希望，但我现在所想的是，你可以用不着紧张与悲伤，有关南京局势的第一手消息将能够直接带给你。我尤其感到高兴的是，你用不着经历亲眼看见你所熟悉和热爱的南京正处于苦难之中的痛苦。正因为如此，你将可以保留一份关于这座城市的美好记忆，如熙熙攘攘的街道，忙碌且非常友善的人们，但现在，所有这些大部分都被焚毁、洗劫或破坏了。我并不是夸大其词。例如，莫愁路仍如你离开时那样，没有遭到多大破坏的还有包括安全区、大学、金陵神学院等在内的其他一些地区。但主要的商业街区和夫子庙——你习惯于新年采购的地方——现在却遭到了令人痛心的破坏。除了主要的商业街区和城南部分外，南京多数商店和房屋的基本框架未受损伤，但均遭洗劫并遭不同程度的破坏，绝大多数房屋已无人居住。在战斗发生之前，南京城的人口就开始急剧减少，从100万减至25

万；在人们回来之前，这种状况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在未来的日子里，南京城将无疑呈现出荒芜的景象。也许在你回到中国之时，情况将变得更趋正常，至少让我们希望如此。

我在前面说过你会发现今天莫愁路仍如从前那样，但这实际上是不真实的。从某些方面来讲，莫愁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现在是南京城最繁忙的街道之一。莫愁路过去曾是一条宁静的街道，而现在街道两边每天都摆满了大量的路边市场。王师傅告诉我们，在我们房屋的前面就可以买到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对这种现象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当人们被迫于2月初搬出安全区时，沿上海路临时开设的商店也搬走了，其中的许多商店就搬到了莫愁路南端。另一种是除了偶尔出现的食物摊外，沿街叫卖的大多数东西都是从过去的店铺中抢救出来的库存商品，这些商品由某种形式的路边市场展现出来。看起来繁忙的街道实际上是南京城的正常生活被打乱的某种程度的表现。

我将在以后的信中给你讲更多的事情。

爱你的爸爸

(以上文献号:RG8: Box 141 Folder 15)

(舒建中 译)

六、米尔士与家人通信

1938 年 3 月 18 日、31 日

21. 米尔士致妻子

南京平仓巷 3 号

1938 年 3 月 18 日

亲爱的妮娜：

我自 1938 年 1 月 9 日以来发给你的信件基本涵盖了到目前为止的事情。在过去的 4 个月中，我们经历了一些具有明确阶段性的事情。建立安全区的构想首先孕育于 1937 年 11 月 16 日，随后是三周紧张的筹划与组织。在此之后又过了一个星期，战斗爆发并导致南京城于 12 月 13 日被占领。从那时起至 12 月底的一段时间可以最恰当地描述为恐怖时期。1938 年 1 月，外国驻华大使馆开始陆续回到南京，局势开始逐步改善。12 月底和 1 月初还是“登记”时期，但这件事导致了许多麻烦与困难，后来证明没有意义。从 2 月的第一周起，日本人开始强迫人们回到家中，值得庆幸的是，日本人的强迫行为没有表现为我们所担心的武力形式，这部分应归因于我们为反对使用暴力而通过各种方式向日本人所施加的“压力”。不管怎样，2 月份开始出现了“安民”运动且现在还没有结束。我们当然对“安民”运动抱有由衷的赞同，我们所反对的是使用暴力威胁。作为“安民”运动的必然结果，以及恐怖气氛的减缓，2 月份还出现了数以百计的临时性商店和摊位的搬迁，这些商店和摊位曾经设在上海路和宁海路，现在开始搬往安全区以外的莫愁路和汉中路。3 月份，伴

随着整个局势的总体缓和,“安民”运动进一步发展。

上述整个阶段还有助于观察人们的生活,首先是人们表现出来的惊慌失措。当我和克劳德于1937年8月底从桂林回来时,我认为这种状况是相当明显的。9月份,随着袭击事件的增多,人们开始大量逃离。至11月底12月初,只有那些无法脱身、或由于种种原因决定继续坚持的人留了下来。接下来就进入了安全区的艰苦历程,警察四处奔波并劝说留下来的人们搬进安全区。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做了,但绝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在安全区内的生存机会将比安全区外更好,因此人们潮水般涌入安全区,尤其是在中国军队开始撤离的一段日子里。我们要求人们带进食物和床铺,但由于空间的限制,我们不鼓励人们带进诸如家具之类的物品。尽管如此,有的人仍然带进了家具或他们认为最值得抢救的其他物品,南京城由此进入了安全区时期。此后是3周的战斗和最糟糕的恐怖时期;人们几乎完全被禁闭在安全区内,许多人生活在拥挤的难民点。在此期间,只有极少数人有胆量回家作短暂查看,但没有一个人生还。实际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月份。在日本人占领南京的前3周结束之后,局势开始有所好转,成年人出于谋生的需要和决心——哪怕只有一半的机会,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推动人们将安全区内的上海路和宁海路变成了商店街,在商业时间要穿过这些街道是很不容易的。诚然,所有这些都是小生意,但人们还是决定卖掉能够卖的东西为家庭挣得微薄的收入。2月份,当日本人通过“自治委员会”开始强迫人们回到家中时,也开始强迫那些路边小摊贩进行搬迁,结果是莫愁路和汉中路一夜之间变成了城市中繁忙的街道。这种状况到目前仍在继续,尽管事实是南京的人口在这个月已经普遍分散在城市的不同地方。

你也许会问“人们卖的是什么”?答案是,“他们手上现有的东西”,我所说的这一点毫不夸张。当然,粮食总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在市场长时间消失的地方以及市场重新出现之前,你会有趣地发现各种东西的供应是如何一点一点发展的。例如,在恐怖时期,几乎买不到任何东西,此后,逐步可以买到很少的蔬菜,然后是肉类食品,尽管其中一部分的质量存在严重问题。随着商品项目的逐渐增多,现在的市场可以提供相对多样的产品,我甚至清楚地记得市场上重现第一批鸡蛋是什么时

候。几个星期以来,我们不得不依赖于金陵大学仅有的储备物资供应,而这些物资是非常稀少的。除非购买日本人的苹果,否则,我们没有任何新鲜水果,尽管我们对抵制日货持同情态度,但我必须承认我们确实这样做了。目前,对于南京城中那些有钱购买东西的人来说已经不存在实际的食物短缺,但剩余储备仍然很低,南京城的食物或多或少处于勉强糊口的境地,尽管暂时够用。我们的救济委员会已经设法使食物供应能够维持数周以满足那些依赖于我们的人的需要,但我们经常为是否能够继续这样做而感到担忧。那些没有钱购买大米的人目前仍然依赖于免费供应的大米,或通过救济委员会,或通过红十字会,或通过“自治委员会”。对于那些更值得帮助的家庭,正如我们后来已经调查的一样,我们还给予了一定数量的资金支持,平均每人约 3.64 美元。当然,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只是杯水车薪,但人们仍怀着感激的心情予以接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资金帮助往往还配套有一张家庭生病成员的医院就医券,或一张床铺,或一些蚕豆,或规定时间期限的免费大米券。现在,我将离开这个话题。在本段开头,我曾告诉你难民所出售的东西,请允许我继续谈这个话题。正如你将了解的,他们所出售的更多的是其他东西而不是食品。

上帝可怜南京那些此时外逃的主人,或没有人照管财产的房主。首先是日本人洗劫了城镇并抢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现在,难民或老百姓也开始搜罗剩余的东西。人们实在不能责怪他们,贫穷的人们必须设法生活。事情的结果就是各种各样令人惊奇的物品现在正在南京的路边市场出售。这种情形正像 1927 年那样,不同的是现在出售物品的规模更大,物品来自中国家庭而不是外国家庭。这些物品包括家具、衣物、花瓶、电扇、图书、相片、古董、金属器具,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东西,总之是一大堆杂货。出售者随时准备将货物出手以换取他们认为值得交换的东西,人们不用花多少时间和金钱就可以完成交易。但到目前为止我没有买到任何东西,这是因为我没有时间而不是缺钱,可以说这是一件好事。如果这种行为可以称为生意,这种生意当然是非生产性的,简单地讲就是“动产”从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的转让,其间很少有货币支付,因此仅仅可称为易货游戏。总之,没有新的财富被创造出来,这里

所发生的只是财产的易手并被耗费。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生意正在兴起，实际上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浩劫。

爱你的米尔士

(舒建中 译)

22. 科尼利亚·米尔士致玛丽·米尔士

高恩路 382 号 49 室

上海

1938 年 3 月 31 日

亲爱的玛丽：

非常高兴收到你 2 月 18 日的来信，我感觉通信联络已经恢复，从现在起我们将可以保持联系。我想我已经最终收到你的大多数信件，包括直接给我的信件以及通过在上海的我转交给米尔士的信件，因为你与南京已经有 4 个月时间没有邮件联系。我希望从我发自上海的第一封信到达你处时起，所有的其他信件也已送达，因此，你可以同我们一样了解信中所谈到的事情。就在最近两三天内，与南京的邮件联络已经重新开通，因此，我们的信件将可以通过这一渠道发给米尔士。我已经通过正常的邮政渠道收到了米尔士的两封信，当然，相比于其他方向进入上海的信件，这些信件可能经过了更加严格的检查。我们有理由认定上海的检查仍在进行，因此，我们在信中必须字斟句酌。尽管如此，邮件服务的恢复仍然是一件让人略感欣慰的事情。我目前仍然利用美英炮舰渠道将重要的东西发给米尔士，希望这一渠道能够继续保持。

米尔士没有提及来上海的事情，我知道他并不打算离开南京，除非能够确信离开之后还可以重返南京，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得到这种确认，因此，他仍将留在南京。就在今天（更确切地讲是在今天我收到的信中），米尔士告知贝德士计划于 4 月 2 日前往上海，我希望这意味着在未来的某个时候，米尔士他们至少可以短期离开南京。

上海在表面上是宁静与和平的，我不知道这种伪装的局势下正在发生什么。现在，山东和山西正在爆发残酷激烈的战斗，据我们所得到的最可靠消息，日本人的穷凶极恶正发展到极限，当然，日本人决不会承认。如果他们自己的报道称“他们没有攻取某个地方和某座城镇”，或“他们正巩固在某个地方的地位”，这或许就是他们愿意承认的事情，而

其真实的含义就是他们正在退却。我主要依据路透社的报道,这就是他们的报道内容。不管怎样,结束的日子远未到来,我不会让我变得过分乐观。

我和安吉这里少有新闻,我们过着正常的生活,多数时间在学校上班,剩余的时间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我举办了一些小型茶会并借此机会履行我的社会责任,同时还经常外出参加茶会。但由于我没有陪同,同时也不愿意晚上将安吉一个人留在家里,因此,在下午6:00以后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在家中。现在,我们正享受明媚的春光,这样的天气吸引我们尽可能在户外度过时光。杰斯菲尔德(Jessfield)公园非常秀丽,我们经常会在那里享受美好的周日下午,此外,我还喜欢长时间呆在庭院里享受春色,我甚至对是否应该回到家里还是继续呆在庭院感到纳闷。所有这些看起来像一场梦,但我担心梦醒之际将不会感到如此舒适。

我们还没有关于夏天的规划,日本人控制中国领土看来是惟一的可能,我认为我不会有一个我所设想的假期,因此,我想还是继续留在上海。许多人都计划留在上海,我将因此拥有许多同伴。如果有人陪伴,我想安吉不会在意上海炎热的天气。

我所收到的哈里特的最新信件写于她的学年成绩出来之后,她做得非常棒,感觉也比考试之前好得多。我现在很想知道她是如何规划她的春假的,我们不久也将放春假,大约只有一个星期左右,我想你和哈里特的假期也是如此。

随信附上米尔士的最新信件。

请代我向你所有的家庭成员问好。

科尼利亚和安吉谨此问候

(以上文献号:RG8: Box 141 Folder 16)

(舒建中 译)

第五部分

中国纪录项目混杂的个人文件集 第八组——安娜·墨菲特·贾维斯

一、安娜·墨菲特·贾维斯——信函打字稿汇编——中国来信 1920—1949

1. 安娜·墨菲特·贾维斯的信

1936年6月14日

南京已开始军事化,所有居民必须参加军事讲座与训练,这个星期,我们的礼堂和校园也被要求用于军事讲座与训练。海伦·江(Helen Djang)——我们的中方校长——四处奔走,苦口婆心地劝说有关人员,称女子学校不能够将其校舍和校园腾出来给一群男人,而这些男人有可能对女生做出放纵行为。我们不打算依赖于我们外国人的权利并要求外交使节对如此使用我们的财产提出抗议。由于学校已经中国政府注册,我们外国人不希望做出任何损害学校名誉的事情,同时也不想让中方校长在中国官方打交道时感到为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居民培训班或训练团进入我们学校,但江女士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往返奔波于国民党机关、教育部门以及各种会议之间,力图在女孩们忙于准备政府考试和毕业典礼之际使我们学校免除这种干扰。我所担心的是,即使在学校放假之前我们可以阻止这种干扰行为,但夏天来临之际,当江女士以及其他两位教会老师不在这里时,我们恐怕就做不到这一点,甚至不能保证学校夏季各项活动的顺利进行。当然,我原则上反对将教会财产用于军事目的,但我认识到我在这一问题上处于绝对少数地位。我厌恶所有的妨害行为,例如干扰学校工作、损坏学校草坪及花坛的行为;此外,我还根本上反对利用基督教传教机构的援助用于战争准备。

由于战争气氛正在加剧,我想我必须谈论战争,尽管我厌倦听到战争并由于战争的可能性而经常处于不安状态。我试图忘记战争的阴影并继续具有积极意义的生活,祈祷战争不要来临,即使战争爆发,我认为排除妨碍以专心于建立教堂并管理女子学校或许是值得期盼的,同时为世界上存在的国际理解与友谊增添一份力量。如果我坐而抱怨中日之间将走向战争,或时时担心中国将爆发内战——这是近期看来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么,除了陷入紧张状态之外我将无所作为。今晚的头条新闻报道称国民党军队已被召回,因此,南方兄弟与中央政府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已不存在。面对日本的威胁,我从不认为这样的事情真会发生,设想一下这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如果南方鲁莽之辈不顾中央政府的反对而坚持认为向北进军并抗击日本是他们的爱国责任,那么,政府将不得不试图阻止他们这样做,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将爆发内战,除非他们能够通过谈判解决而非通过战争解决。与此同时,为预防再度撤离,我还制订了一份准备放进避难箱的物品清单——包括珍贵的财务账本和定期存款凭证、保险单据、契约以及金银财宝等,但并没有立即将这些物品装入箱子。这个星期,我们在草坪上举行了一次聚会以感谢即将休假的员工。我们学校的草坪非常漂亮,有各种盛开的鲜花,水池周围环绕着野葵花、大丽花、黄色菊花和各种植物,草地非常柔软平整,大叶桑树为茶桌和宾客们提供了阴凉的环境。

既然米丽娅姆(Miriam)将外出休假,我随即接管了后勤工作,而且我也非常喜欢这一工作。这项工作需要花费一些时间以设计膳食并与厨师商量,同时还要留意一些事情,诸如将萝卜和莴苣用酒消毒,嘱咐女佣不要拿错被单,因为她孩子的需要,这个女佣每天要洗大量的被单。在最近几周,我曾一次又一次地让她将这些被单送到外面的洗衣店去。

1936年8月8日,莫干山度假

在你们所有人都观看以前,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我想在我之前,美国人都看过《巴士底狱》(Pasteur),但我明显比菲利比奴斯(Filipinos)更先看这部电影,由此你可以看出我们生活条件的改善。上个星期六,我在上海观看了《白衣天使》(White Angel);我还设法观看了《大卫·科

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双城记》(Tale of Two Cities),《罗思柴尔德的房屋》(House of Rothschild),以及一部反映南部山区家族世仇的电影——这是南京放映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所有这些都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此外,我还观看了一部由雪莉·坦普尔(Shirley Temple)主演的电影,以及《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

经由美丽的竹林和盘山的小路,莫干山提供了许多惬意的散步场所;而且,莫干山比桂林更少崎岖,因而在某些方面更显美丽,四处可见郁郁葱葱的树林和竹园;但莫干山的房屋不多,人流略显拥挤,正如最近的桂林一样。

战争真的降临南京

1937年8月18日,前往桂林(Kuling)途中(我们于16日离开南京)

我确实希望南京遭空袭的消息见诸报端之后,大使馆的人员疏散名单能够列入家庭书信之中,更进一步讲,我确实希望我们于星期一夜晚离开后米尔士先生所承诺的于星期二早晨发往相关委员会的海底电报能够尽快转达到你处,以免你长时间处于焦虑之中。在南京和上海的局势变得紧张之后,我已无法从南京得到任何消息,局势正变化多端,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这封信可以到达汉口,我希望能够通过某种形式发出去。另一方面,这封信不可能通过顺江而下的渠道回到南京,因为长江南京段已经有三处布雷,20多艘船只已被炸沉以阻塞长江航道。即使在南京的上游,船长告诉我们他也不得不带领船只通过非正常航道以绕开沉船和水雷。就在刚才,我还在同一位旅行者开玩笑,他是我们在南京偶然遇见并作为难民的一员同我们一起出来的。我告诉她,乘坐大使的私人轿车从住所到轮船码头不是真正的避难,正如我们一样;同样,在溯江而上的整个旅途中睡在船长的床上也不是真正的避难,正如她一样。我们乘坐的是一艘英国轮船,船上的官员对我们非常友好。我们的团队共有27人,而轮船上则挤满了中国难民。这艘轮船接纳了我们,船长、医生和其他官员腾出了他们的客舱,让出了所有的空间,并将轮船甲板的办公区也让给我们自由活动,同时为我们准备了吊床、毛巾、香皂和食

物。我从来没有如此舒适地避过难,尽管如此,事情本身仍然是个悲剧。船上约有1000人,部分人在芜湖和安庆下船,但更多人同我们一样将在九江下船,剩下的人将到汉口。我们所有人都是匆忙离开,仅仅将少量必要物品胡乱地塞进箱子随身携带,在混乱与危险、恐惧与迷茫中将住宅、家庭财产、朋友、谋生的工作以及兴趣爱好等所有东西都留在了身后。我们忘带了牙刷和行李箱钥匙,甚至忘带了护照,但另一方面,对于我们所熟悉的国家和我们所珍爱的朋友,我们内心却充满了悲伤之情。在此之前的不祥预感已经过去,世界上更多地方将有可能卷入疯狂行为,这种疯狂行为正在上海和南京肆虐。当钱宁·波洛克(Channing Pollock)说我们的敌人就是战争时,他是正确的。

1937年9月26日,桂林

南京正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想到那里的朋友们,想到刚有了好开端的新的公共建筑、住宅、学校、教堂、医院以及其他现代事业,我们的心情就非常沉重。昨天的轰炸目标指向了电厂、新的城市水库和无线电广播电台。顺便提一句,昨天的轰炸摧毁了中央医院的几个建筑物,其中的一个是药品楼,那里的药物和医疗器械是为全国的医院准备的。我们听说实际上新的政府医院的所有病人都被转移到了教会医院。尽管面临来自使馆的压力,但西方国家的护士和医生仍然留在了那里,且少数传教士依然留在南京。一位大学教授——他的家在南京——今天早晨在与他妻子的电话交谈中说他正忙于组织教师和学生从事第一时间的援救工作。当然,在空袭进行时,人们除了呆在防空洞和壕沟之外不能做任何事情。他们说南京城就像一个拥挤的养兔场:地面上每隔几米就有数个坑洞;当空袭警报响起之时,所有人都会趴在地上,除了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和特殊服务人员之外——他们必须确保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停止行驶,所有的灯光都必须熄灭,即使是在晚上,因此,据说他们的伤亡非常大,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掩蔽措施。考虑到轰炸的猛烈程度和经常性,死亡人数总体上相对较少,但整个建筑物所遭到的损失却是相当大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教会建筑物还没有受损,但南京以外其他地方的大量非军事目标却依然遭到了重创,有的甚至被完全摧毁,包括离南京不远的

一所教友会医院,以及南昌的一座循道教会的单身女性宿舍。

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忙碌且很有意义,那就是每天用速记的方法把香港的新闻广播记录下来并整理成文,然后张贴在社区周围的各个地方。由于上海的报纸无法到达我们这里,而汉口的报纸要两三天后才能到达,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广播获得最新的消息。不熟练的速记让我在记录时必须竭尽全力,而且,无线电新闻速度较快并由一个英国人广播,其口音有时难以听懂,但我所记录的新闻仍然受到了欢迎。

1937年10月17日,桂林

当来自上海前线的伤兵开始涌入九江时,九江循道教会医院的珀金斯(Perkins)医生向桂林发出了求援信,要求增援医生和护士。我问他们是否可以用非专业大人员,他们答称珀金斯医生欢迎任何帮助,包括向家里的有关人员发出信件以告诉他们这里的局势。于是,我前往九江并在那里帮了几天忙。珀金斯医生口述了一封长信,讲述了九江遭遇第一次空袭以来医院所面临的各种情况。在他口述完之前,用珀金斯医生的话说,“丁冬声”响起,警告我们日本人的飞机将再次来临。珀金斯医生将我带到了女子学校的新宿舍,其地下室是一个复合防空洞。九江濒临长江边,其名字是指“九条江”,这就表明九江的地势低洼。整个夏天,九江城的大部分地方都会遭遇洪水,人们不可能有真正的防空洞,因为相对于空袭的风险而言,将没有比防空洞被淹没更糟糕的事情。但在女子学校,地下室的上面有三层加固的混凝土地板,门窗均用沙袋封堵。在第一次空袭警报之后我就到达了那里,学校的女孩子们和教师们坚持要我进入第二道门的一个房间并同他们一起共进晚餐,因为没有人知道空袭会持续多久。那晚,我们被邀请参加在一个传教士家里举行的结婚周年纪念日晚宴,由于一旦警报响起我们就不知道何时才能恢复正常工作(安装在隔壁法国天主教教堂内的一个大钟被用于发出警报),于是,我决定前往并吃一碗米饭,这将使我在解除饥饿的同时也不负这场纪念日盛宴,只要警报解除时间足够这样做。就在我们用餐时,紧急警报再次响起,告诉我们日本人的飞机已经很近了,于是,我们所有人匆忙离开宴会厅进入地下室。地下室里没有任何灯光,即使我们的手电筒也被蒙上

了一到两层黑布,因此仅仅隐约照亮地板。就在第二次警报响起之际,我们的一位房东跑了进来。她同一批护士和医生刚刚从火车站穿城而过,在此之前,他们在那里为途经九江前往南昌的一家大型政府医院的一批伤兵进行了包扎和敷药。她告诉我们,当警报响起时,他们在拥挤和忙乱中尽最大努力将所有伤员抬上了火车以便让火车快速驶离车站。铁路线和火车站向来是轰炸的特殊目标,在紧急警报响起之前,他们迅速撤离并回到了医院和防空洞。黑暗中,我们同 200 多名女生、教师以及服务人员围坐在一起,倾听着飞机的轰鸣,猜测着此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在那天下午的信中,珀金斯医生已经告知棉纺织厂所遭遇的第一次空袭,珀金斯医生还告知,在向南昌实施袭击的日本飞行员身上有一张九江地图,上面标明了应予轰炸的地方,其中就有棉纺织厂、瓷器厂(所谓“秘色”瓷器就出自那里)、火车站和循道教幼童学校。珀金斯医生在信中没有说明,但后来另一位传教士告诉我,医院也是标明的轰炸目标。尽管知道所有这一切,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理性和冷静。当然,他们经常接到空袭警报,但实际轰炸只有两次。这次我们再度幸免,日本人的飞机没有来。第二天早晨,我们听说日本人的飞机飞过了九江并轰炸了南昌的火车站,但他们并没有发现运载伤员的火车。我猜想,当火车驶出九江站后就停在了黑夜中等待,直到危险过去。在空袭警报解除之后,我们回到了房间,穿上夜礼服,继续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晚宴。我们没有表露在学校已经享用了一次糟糕的中国晚饭,而是尽力饱食了第二次晚餐。那天晚上风很大,天气从多云转雨,因此,我们感觉很安全,不用担心日本飞机会再次飞临九江上空。显然,这只是近些天来这里的人们实际生活的一小部分。我们生活在桂林的人们完全不可能想象我们将面临空袭,尽管相当一部分看起来几乎没有军事意义的其他地方仍未能幸免于空袭。当日本飞机飞临九江、南昌和汉口时,我们也收到了空袭警报,尽管多数人没有躲进防空洞,但我们确实关闭了灯光并伏下身体,直到空袭警报解除。

1937 年 11 月,汉口卢瑟恩(Lutheran)家

由于没有回到南京的任何机会,我同意前往汉口工作,并作为

正在组建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秘书。我们听说所有的红十字会医院都正从南京迁往汉口,一些中国的政府部门也正在前往汉口的路上。

1937年12月5日,汉口卢瑟恩家

桂林的朋友一直希望我回桂林度假,但轮船很少且不确定,同时往往挤满了难民,有人已经开始离开桂林。轮船经常人满为患,甚至不能停靠九江。因此,尽管我完全可以到达桂林,但回来却会面临许多问题。况且,如果红十字会的工作非常紧张,休假一个星期左右看来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我不是故作姿态,而是因为这里的人们非常友好,在卢瑟恩家里我们享受到了浓厚的家庭氛围,我在南京的绝大多数朋友,尤其是中国朋友也在这里。今天,南京有关大学的最后一批设备抵达汉口,尽管教师和学生将继续前往成都,但埃尔茜(Elsie)牧师以及财务主管将留在这里。埃尔茜是我语言学校的同班同学和好朋友,因此,我非常高兴她能留下来。陈利明(Chen Lieh-ming)一家也在汉口,并在离我们不太远的地方租住了一套房子。在这个最新的团体中有22个是我们的老朋友,明德学校的相当一部分教师也在这里,我希望江先生——我的财政助理——也能尽快抵达,自从我离开南京后,他一直在教会办公室坚持工作。少数传教士和两个公使馆工作人员仍然留在了南京,他们是否能够出城并离开尚不得而知。报道称南京城门将关闭,即使现在还没有关闭,看来南京将变成第二个前线阵地,那里的外国人正试图获得日本军方和中国军方的同意以便建立一个安全区。如果获得准许,没有离开的人们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昨天,我渡江前往设在武昌铁路联轨站的一家红十字会包扎所,这是由汉口的一名富裕中国商人资助建设的大型伤员收容站,这家收容站对面是一个收治重伤员的红十字会医疗点,那里有一名医术高明的医生和两个护士,配备有可容纳30人的良好设备,直到这些人被送往医院之前均可在这里得到较好的处理。沿铁路线的长江下游还有另外一个收容站,伤员在那里被送下火车或轮船,但那里的条件却相当糟糕。如果能够找到负责任的人进行管理,我们就可以提供医疗人员、设备和药品。

这不是一封真正的圣诞信,我完全没有节日的心情,但我的住所还算舒适。虽然整日忙碌,但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感到非常高兴。南京的朋友向身在汉口的我们发送了大量公开的材料,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些材料发往香港,从而避免其落入日本新闻检查人员之手。我们很少收到邮件,并得知在日本人进入上海之后,那里的邮局工作人员已经离开。一想到不能收到圣诞邮件,我就深感不满,这就是战争带给我们的最糟糕的事情。战争不能摧毁信件所代表的友谊,这种友谊虽然不能看见,但却是永恒的。另一方面,战争确实对我们心灵赖以倚靠的物质世界造成了极大的浩劫,因此,今年我不能对你们说“圣诞快乐”,但我相信你们的圣诞节一定会非常快乐,而我的圣诞节将享受一定程度的和平与快乐,因为这种和平与快乐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所不能没有的。

1938年1月23日,汉口

我正全力试图建立某种联系并通过某种方式支付薪水,同时向急需的人们提供资助,但我能够做到的却非常有限。在本周,我向南京的神学院财务主管捎了话,告诉他有关作为中国难民一部分的神学院教授的需要。此后,他(南京的神学院财务主管)通过海军无线电电报授权我向这些教授支付薪水,我因此得以帮助那些人,尽管我不能帮助那些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并与我们完全失去联系的我自己的同事。我正尽力帮助在湖南和安徽的神学院教师以及所有长老会的布道点获得资金,这使我感觉来到汉口而不是返回南京是正确的,而在去年11月初,我本打算返回南京。我在这里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无法同留在南京的人们所做的大量繁重的事情相比,但这一工作也确实需要人去做,因此,我知道我在这里是有用的,尽管并不是显得特别英勇。我忙于到银行提钱,忙于到邮局汇款,忙于通过银行电报汇款,忙于保存账目并填写报告。我经常设想江先生能来这里帮助我,但我并不希望他离开他的家庭所生活的城市,我也不希望他将他的家庭搬到汉口。因此,我成为我自己的打字员、财务主管和事务总管并乐此不疲。

1938年2月9日

我的一张桌子上摆满了各种账本,以及10余封需要回复的信件,这些处于不同地方的人们已与外界失去通讯联系,因而写信向我询问事态发展的情况。汉口同中国中部的几乎所有地方都保持着联系,甚至同上海也有某种联系,尽管相对于汉口而言,上海同其邻近的一些地方已经失去了联系。因此,我的小科罗娜(Corona)一直忙于复制来自不同地方的各种私人信件以及半官方报告。

我希望怀远的教会财产是安全的,正如位于北部某些地方的教会财产一样。我还希望南方的苏州能够免遭浩劫,我们只有一名女护士在那里,我想她不会超过35周岁。她看起来比我年轻,一想到日本人占领那座城市时她将一个人——很可能就是她一个人——面对日本士兵并同他们谈判教会管辖范围内的人们(无疑有数千人)的安全,我的心情就非常沉重。但正如她所言:“上帝不会让我空手而归。”

我们今天遭遇了两次空袭警报,尽管没有日本飞机来临,但却打断了我们的工作。昨天的空袭毁坏了附近的机场,并导致了躲避在火车站的人们的伤亡,我们听见一架日本飞机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被击落。我们几乎无法得到事件的真实报道,中日双方都喜欢隐瞒损失并夸大战果,但不久后我们总是在红十字会听说有多少伤员被送进医院,有的人最终死亡,对于生者我们则尽最大努力予以敷药包扎。我始终在想,如果世界能够从中国和西班牙事件中意识到轰炸机是一种魔鬼般的工具,人们也许会决心抛弃它(果真有人希望如此?),或至少将其使用限定在国际警察力量的范围内。当我在最近两周内收到你的航空邮件时,我的心情非常宽慰,因为人类世界用飞机将我们连在了一起。但在另外的时候,那些恶魔般的轰炸机却咆哮着穿越我们的头顶,向无辜与绝望的人们投下了死亡和灾难,但愿人们的头脑中最好永远不要保留对飞机的这种印象。

1938年2月13日,汉口,向中国其他地方发出的团体信件

促使我写这封信的原因是金陵神学院的一位教师向在这里的大使馆官员佩克先生发出的寻求新闻的呼吁。佩克先生将她的信转给了我

并随信附上了他的答复,告知大使馆的办事人员相当有限,因此,他不可能如她所愿写信告诉她有关的新闻,故将她的信转交给我。但愿他能知道我的办事人员的情况(如果他能知道,也许会有所帮助)!我的办公条件是:一间设在卢瑟恩家中的难民卧室,我在那里每晚敲击我的打字机直至深夜,正是我的良心促使我在如此嘈杂的空间坚持工作。

在国际红十字会工作

1938年,汉口

我担心其他国家那些试图通过红十字会或其他机构提供帮助的人们将深感失望。这里的需求与忧伤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提供的任何帮助都只能是沧海一粟,这也使他们对做任何事情均失去了信心。通过设在中国中部的国际红十字会组织近一年的工作,通过处理来自家乡的教民向这里的基督教群体所提供的大量救济资金,我深知来自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帮助比任何人所设想的更有意义,即使是5美元或10美元的小额赠与,其价值也成倍地超过了你们在家乡所能够预计到的。现在的汇率是1美元兑换6中国元,而6中国元就可以让两个难民在难民点住上整整一个月。我知道,身在美国的你们对此是难以置信的,因为即使是处于艰难时刻或失业状态的美国人也难以想象这里的生活水平是多么的低,我们真的不如东方人那样了解贫困。一天10中国元的食物费用(少于2美元)已经超过了许多难民点能够供给每人的食物花费,可以花费10中国元的难民点所能提供的就不仅仅是饥饿餐,而是有相应的大米、蔬菜和蚕豆以保证营养。除非亲眼所见,人们是不可能相信的。

比外国援助的金钱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些援助所承载的精神价值——这是其他国家人们友好情谊的真实表达,也是这个世界上仍然存在兄弟般情谊的有力证明。尽管我们最近的邻居正在从天空向我们投掷邪恶的死亡,劫掠我们的城镇和乡村,迫使数以千计的人们背井离乡,并造成了你能够想象的最大的难民潮。设想友谊与善意已经从地球上消失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看到从远隔重洋的陌生国度运来了整箱的崭新白绷带,这些白绷带在荷兰由妇女们裁剪并打包,此外,还有来自瑞

典的整箱的毛巾和医院服装,以及来自英国的洗得干干净净的家用纺织品和被单。在一张大被单的一角还绣着一个王冠和 1865 年的日期,人们不难想象如果这是一张由英国最伟大的女王曾经使用过的被单,而现在它正包裹着一名受伤的中国士兵。在中国,我们还能看到来自新西兰的志愿医生,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整箱的外科手术设备,还有贴上了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和美国贸易标志的整箱的药品——包括凡士林、抗毒素的破伤风药、乙醚等。当打开这些箱子时,在邻近前线的一个偏远内陆车站劳累过度的教会医生和他的中国同事被深深感动了,他们知道世界上仍然存在着友谊、同情、互助与爱。捐款正来自所有这些国家,还有印度、澳大利亚、夏威夷、比利时以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听说美国红十字会的捐款运动没有成功,而其他动议所耗费的成本将超过他们的预计,因此,美国人对试图通过捐款的形式提供帮助的做法感到失望。实际上,成百上千的伤员已经得到了帮助和治疗,难民们已经得到了食物和衣物并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借助于来自世界各地的友好人士——确实是陌生人,但却是同路人,更多的是基督教徒——的援助,难民们正在重新寻求自立,其中的一些捐款正是通过我发放到难民手中。提供帮助的人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经由我发放的捐款在那些难民心中播下了怎样的新生命与勇气。

(1938 年底回到南京,随后休假。“珍珠港事件”之际回到中国,直到有关遣返回国的安排完成之前,我一直被“滞留家中”,日本检查员不准许有任何通信往来。)

(以上文献号:RG8:Box 103 Folder 2)

(舒建中 译)

二、安娜·墨菲特·贾维斯——通信： 传阅函 1937 年

2. 关于金陵大学与日本大使馆 之间信函副本的说明^①

1937 年 12 月 16—27 日

1. 如果需要,这些信函可复制并秘密传阅,但请迅速用安全渠道将其发往联合理事会办公室,并请求他们将副本发往印第安纳波利斯唐尼大街 222 号 U. C. M. S. 的外事部门,同时发给我的兄长,密歇根州底特律海兰德公园 45 号的贝德士医生(G. S. Bates)。

2. 这些信件与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所保留的更加全面的函件是联系在一起的,我是安全区委员会的一名积极成员。此外,这些信件还同在大使馆进行的谈话存在密切联系。因此,这些信件中的内容是不全面的,仅仅是南京局势的概貌。

3. 日本人于 12 月 13 日进入南京,日本使馆人员也于 12 月 15 日抵达,其明确的目的就是减缓日本军队对外国人及其利益的影响。我同日本领事田中先前曾有过一些联系。

4. 起初,(日本)官员们拒绝相信我们所告诉他们的一切。在经历了事实的冲击,包括一些偶然碰见的强奸、劫掠以及暴力行为之后,他们最终不得不面对现实。于是,他们敷衍地做出了安排宪兵的承诺,但这一

^① 此文件主要内容可见本史料集第 4 册和第 12 册,此处较全。

承诺意义不大(由17人负责管理南京城中四处乱窜且纪律松散的5万名日本士兵);日本官员还两次告诉我们,称已经发布了“最新的严格命令”以恢复纪律。

5. 在随后一段时期,日本官员坚持他们惯常使用的套话,称所有的事情都正在改善,因此不存在任何真正的问题。

6. 不管怎样,基于痛苦的选择,3名有关主要官员中的2名已被解职并被要求撰写报告以作为管理军队的挽救办法。于是,你得到了一个典型的日本式姿态,其中一半是为军队辩护,一半是劝说军队。

7. 惯常套话的彻头彻尾的冷酷无情是难以描述的,我也无法占用我的时间和精力告知全部的细节。

8. 我们几乎被完全隔绝,只是今天才有一个检查员片刻外出的机会。

仓促写成。

贝德士

(非公开发表物)

(舒建中 译)

**3. 南京大学紧急状态委员会主席致
日本大使馆信件副本(略)**

**4. 安娜·墨菲特·贾维斯日记
1937年12月12日—1938年1月9日(略)**

(以上文献号:RG8:Box 103 Folder 3)

三、安娜·墨菲特·贾维斯

5. 魏特琳致露丝·切斯特(Ruth Chester)

1938年1月4日,南京

亲爱的露丝:

我于今天早晨前往宁海路5号——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办公室——同刘易斯·史迈士交谈,我发现乔治(George)和费吴生都在忙着给他们的妻子写信。史迈士告诉我,日本驻南京领事田中先生将于今天下午前往上海并答应为我们捎带私人信件,这是自1937年12月航空邮件和电报服务中断以来我第一次有机会同我的家庭成员取得联系;自从埃尔茜(Elsie)离开南京后,我就没有收到过你们的任何消息。

我们一班人马都很好,也非常忙,我们必须在同一时间照顾1万名妇女和儿童,现在的数量降到了6000—8000人之间。我们宿舍的主管坚持正常工作,并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照顾生病的难民,尤其是儿童,因而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玛丽(即戴籁三夫人),以及在我们的劝说下留在校园里帮助我们的我的私人教师,均分担并减轻了我的负担,因此你不必为我们担心。

学校的建筑物没有受到多大损害,我们的负责人在12月28日回来之后,这里完全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盼望着生物学系负责人的儿子能够尽快回来。

玛丽非常关注发给她在新泽西州的惟一妹妹的一封延迟的电报,电文如下:舒尔特·特伦托一切均好,玛丽于南京。去年秋天,我们发现美

国大使馆非常愿意为我们发送无线电报。我告诉你这点是希望你能够利用这种渠道在我们东方和西方的大家庭之间建立起联系。

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将非常高兴听到你及我们家庭其他成员的消息。

你的亲爱的明妮

(舒建中 译)

6. 魏特琳致瑟斯顿等

1938 年 1 月 6 日,星期四

亲爱的瑟斯顿(Thurston)、易芳(Yi-fang)、露丝(Ruth)和丽贝卡(Rebecca):

昨天晚上 9:00—10:00 之间,冈屋(Y. Oka)大佐前来拜访,我于是得知他将于今天中午 1:00 左右前往上海。冈屋大佐非常乐意为我捎带一封信件并答应今天中午 11:00 前来取信。这是我在最近能够发出的第二封信,另一封信是由日本驻南京领事田中先生捎带的。由于担心那封信在送达日本大使馆之前田中先生已经离开,我在这封信中附上了那封信的副本。看来已经有机动车辆行驶在南京和上海之间,同时每天还有少量火车开行。

尽管我知道露丝对《主教布道书》中的几段话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但今天早晨,我还是发现其中的一段话准确地反映了我的思想状态,因此,我情不自禁地在此予以引用。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我没有做我应当做的事,我做了我不应当做的事,这样,我就毫无仁慈之心。”如果能够用行动代替语言,那将更加准确地描述我的状态。

尽管日本占领下南京的第一个星期已临近结束,但南京的天气仍然是暖和的,很少下雨和雪。实际上,这些天的绝大多数时候是阳光明媚的,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上帝的赐福。我们校园内惟一有壁炉的地方是我的起居室、孙女士的办公室和陈先生的起居室;我们还在陈先生的房间摆放了一个小火炉,日本大使馆警察每晚都住在那里;而我们的其他办公室都没有任何取暖设备。

在我最近的一封信中,我告知我们已经为接纳邻近的妇女和儿童做好了准备,但我根本没有想到大量涌来的人们是如此之多,于是我们最终为潮水般的难民们开放了 6 栋房屋。我们本可以开放更多的地方以接纳难民,但繁重的管理任务是我们的工作人员难以承受的。我们将难民们安排在第 300、200、100、500、700 和 600 号大楼(这些是金陵女子

文理学院的建筑物号码)内住下。大约在12月17日,我们的接纳人数达到顶峰,我们估计约有9 000到1万人,仅第200号和第300号房屋的阁楼就分别挤满了1 000名妇女和儿童。在最初开始接纳难民的时候,我们努力的目标还是非常清晰的,包括为难民们安排房间并核对人数,但当难民们开始潮水般涌入的时候,尤其是在早晨,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统计人数。在这些日子的最初几天里,我们还有一些清洁和卫生目标,但后来我们已经完全顾不上。我们曾试图制定并遵循一定的基本规则,但即使是这点也逐步放弃了。起初,各栋建筑物的服务人员还试图保持清洁,但由于在劝说人们保持清洁的过程中喊破了嗓门以至于失声,各栋建筑物的服务人员最终在绝望中放弃了这种努力。

你们也许会对我们的安顿情况感兴趣,孙女士和她的儿媳以及四名孙子孙女都住在第400栋建筑内;布兰奇、戴籁三夫人、王小姐、苏小姐和卢小姐和我住在一起;东大楼住着王先生一家、乔先生——伊娃(Eva)的老师——及其家人、陈先生——教务主任助理——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两个邻居——这两位朋友也许你们并不认识,但与我却是相识多年。东大楼住着的所有这些人在许多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在我的所有公务活动中,王先生始终陪同我,不管是到美国大使馆还是到日本大使馆,他的阅历和教养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很有帮助的。

如果这封信让你们读起来感觉很模糊,你们就会知道这是因为急需一套新的打字机色带。我曾去教育书店试图购买,但这个教育书店已不复存在。露丝,如果你能去皇家打字机代理商那里为我买一套,我将非常感激。如果上述物品能够运达南京,我将其保存在安全的地方,而且我将可以再次书写工整的信件。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我们是多么地缺乏先见之明。

这个星期,袁博士的山羊成为我们和有关工作人员圣餐台上的食品,没有这只山羊,我们的中餐和晚餐将只有三种蔬菜。几个星期前,林查理先生也给我们送来了三只山羊,它们早已成为我们圣餐台上的食品。昨天,我注意到安全区的人们正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按每人一斗的标准购买大米,许多粗糙的棚屋正在安全区的空地上被搭建起来,人们开始在小货摊上出售和购买东西。实际上,通往美国大使馆的上海

路看起来就像是新年时挤满了人群的夫子庙。

一旦有时间和精力,我还会登上南山学生宿舍寻找一些冻奶油和肥皂,同时希望找到一些发网。我不会去大餐厅用餐,因为我不想打扰那里的情景,但我可以自由地到第三楼并搬走衣橱,这些衣橱可以巧妙地将通往阁楼的门隐藏起来。我可以说这种隐藏是成功的,而且我还确信我可以在那里找到肥皂和奶油。一个人在目前的局势下感觉如此自由确实是令人惊奇的。

我在这些天所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奔忙于南山学生宿舍、洗衣店、学院大门和另一处宿舍区之间,而且这种忙碌还经常出现在用餐时间,这对我的健康并无益处。于是,孙女士和我最终劝说玛丽过来和我们住在一起,这样,她就可以在忙碌之际替换我,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开始变得正常一些。我曾经讲过,玛丽在实习学校时和我住在一起。玛丽对我们的另一个巨大帮助就是她主持了几次会议,并为我们准备了一次非常精彩的小型圣诞聚会,将我们的聚会地点装扮得非常漂亮,我们中的许多人参加了那次聚会。

自从易芳离开后,我就没有收到过你们的任何消息,也不知道你们的近况如何。俗话说得好:“我蒙在鼓里,对外面的事情一无所知”,这很好地描述了我现在的心情。我想你们一定是每天都在为我们祈祷,为赐予我们超凡的力量而祈祷。我相信丽贝卡一定会给我的家人写信。

你们忠实而可爱的明妮

(舒建中 译)

7. 史迈士致福田

宁海路5号,南京

1938年1月8日

致南京日本大使馆福田先生

亲爱的福田先生:

我想,这封信中关于“双塘的一天”的简要记述已经清楚地表明,南京市民所遭受的持续的骚扰与虐待仍然是由日本士兵一手造成的。现有24小时内所发生的有据可查的13起案例,当时日本士兵闯进了一个难民聚集的大院。正如有关记录所显示的,日本士兵本不应当闯入外国人的房产并对那里的人们构成伤害,但日本士兵却经常肆意妄为地擅自闯进外国人的房产。在任何情况下,日本士兵都不应当闯入双塘的那所大院,因为那是外国人的财产并有美国国旗作为标志,同时还贴有美国大使馆和日本大使馆的声明。

作为给你提供的信息,请允许我表明,双塘的那所大院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使团的财产之一,包括一所学校和一座教堂及其附属设施,它位于南京城南地区。

我从可靠渠道得知了另外一些混乱状况的案例。昨天下午,4名日本士兵带走了1名中国妇女并将其滞留在莫愁路的一间房屋长达两小时,这间莫愁路的房屋紧邻汉中路附近。1名外国人听说了这起劫持事件并始终站在街边,直到看见那名妇女和日本士兵走出那间房屋。只要信中所记述的这种状况仍在继续,你就会明白让人们回到自己的家中是完全不可能的。

请允许我再次强调,恢复南京的正常状态——我们获知日本当局也

希望如此——完全依赖于对日本军队施加严格而有效的管束。

致以我本人最诚挚的问候

你忠实的刘易斯·史迈士

注：这封信是我起草的，但由于诸多原因，由刘易斯签署最为合适。
我就是信中提到的那名“外国人”。—V. P. M. ①

（舒建中 译）

① 编者注：应为米尔士。

8. 魏特琳致露丝等

南京,1938年1月10日

亲爱的露丝和弗洛伦丝(Florence):

如果我能够在今天下午4:00之前将这封信交到美国大使馆,我就会有机会将这封信发往上海,因此,我情不自禁地给你们写了这封信,对前信的内容作了补充说明,以防你们没有收到我前面的来信。

今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内一切均好。在我写信的办公室,我可以看见成群的难民们分散在校园内享受着明媚的阳光和温暖的天气,建筑物内传出了难民们轻声吟唱的声音。正如我在前面的信中所讲的,我们有被遗弃的感觉,因为我们不敢想象校园内仍然有超过5 000人的难民。在昨晚做过祷告之后,孙女士和王小姐清点科学大楼的人数,发现那里仍然有937名难民。在科学大楼,我们已经开放了6个房间,包括阁楼。我认为我们这里还有近7 000名难民,这并不是夸张的估计。在此期间,我们接生了约18名新生婴儿,但有10多人死亡。今天早晨,1名8岁儿童死于白喉病,当时孙女士正在将他送往大学医院。

如果你到我的办公室并呼吸空气,你就会发现这里充满了香烟味,因为4名日本宪兵刚刚前来造访。这些宪兵通常是友好的,借助于汉字符号并在夏先生的帮助下,我们进行了较好的交谈。4名宪兵中的负责人告诉我,他本是东京附近的1名小官员,并给我看了他妻子和小孩的照片,同时希望我给他一张照片以寄给他的妻子——我随即给了他一张我的照片。正当戴籁三夫人今天早晨为我整理办公室时,另一队日本宪兵又前来造访,他们是更高级别的官员。当时我正好外出,前往宁海路看看能否为我们的工作人员找到一些大米,因为孙女士掌管的大米正在减少,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储备还能支撑多久。

我想你们会同我们一样为听到这样的消息而高兴,即9名外国官方代表已相继抵达南京,首先抵达的是3名美国代表,随后是3名英国代表,今天,3名德国代表也已经抵达南京。如同你们可以设想的一样,我

们对此深感欣慰。我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困难是巨大的,但远远比不上贝德士他们在大学遇到的困难,因为舍尔他们接纳了大量的难民,管理起来非常艰难复杂。孙女士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工作打理得非常出色,尽管心怀巨大悲痛,但她非常勇敢。我们的业务主管太年轻,在危机时刻几乎不能提供真正的帮助。我的私人教师(乔先生)同样非常出色,对于我们同意他住在这里深表感激,但很明显,感激是相互的。乔先生正常参加了我们的祷告活动,我们现在每天都做祷告,这对我们所有的人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我看来,我们所经历的苦难似乎使我们更加了解上帝,这是我们在和平与繁荣的年代绝不可能做到的,正如杰奥·福克斯所言:“展示我们错误的光明也是治愈我们错误的光明。”我认为痛苦与磨难也是如此。

谈谈业务出版物。自去年8月开始第一批装船以来,我已经将资料的第7分册和第8分册发给了你们,我不知道为你们准备另一分册是否安全?即使准备就绪,能否安全地发给你们?对于这件事情,我现在还不能做出决定,因此我急切地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想知道如何将资料发给美国及世界其他地方的读者。

今天早晨,我在宁海路同刘易斯讨论了何时要求难民们回家的问题。尽管局势相比之下已趋于缓和,但催促难民们回家即使在安全区内也是不明智的。刘易斯说,他们正在请求首先将南京城南的部分地区,即莫愁路以西包括明德学校,作为无日本士兵区;如果能够这样的话,人们将可以首先回到那一地区,因为那一地区遭受破坏的程度比南京城的其他地方要轻一些。当然,对于那些家园已被焚毁、对于那些家中的男人已被杀害、对于那些没有任何生活手段的人们来说,仍然会面临巨大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逐步予以解决,我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些建设性的事情。

请记住向纽(New)女士转达我最衷心的祝愿,告诉她我希望她能到南京帮我们,但我也知道你们在上海的工作不可能没有她。我急切地想知道你们关于第二学年的计划,也请记住我非常喜欢李明和她的母亲,令人遗憾的是,自从离开南京后,她的健康状况出现了如此多的问题;同时还请告诉她,我知道当玉华和玛丽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之际,她一定会

非常高兴,但如果我再次请求她们留在南京,我会给她们一个时间期限,因为作为南京本地人,她们在这些日子将给予我们难以估量的帮助。我确实希望在目前局势下玛丽能够留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并同我们住在一起,同时提供一些帮助,但当我知道她的家人希望她过去时,我又不愿意过分强求。我想,玛丽本人也希望继续留在南京。当你们见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其他所有伙伴时,请记住向他们问好并告诉他们,对于留在南京,我深感欣慰,因为这是一段极具意义的经历。

国际委员会成员从事了勇敢的事业,即使和平到来,他们也不可能安于过碌碌无为的生活。由一名德国人出任国际委员会主席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主意;而国际委员会成员亦不分昼夜地从事了大量繁重的工作。

向所有人致以最最诚挚的问候。

明妮

(舒建中 译)

9. 魏特琳致露丝等

1938年1月11日,星期四

亲爱的露丝和弗洛伦丝:

昨天晚上收到你们的大信包,包括来自易芳、雷德(Rhead)女士和阿比盖尔(Abigail)女士的信以及弗洛伦丝致丽贝卡的信,我们简直就像过节一样。如果说那天晚上我们可能会消化不良,那是因为我们都匆忙地吃完了晚饭以便尽快阅读你们的信件。晚餐之后,我们聚集在第400号楼起居室的圆桌旁(为腾出地方安置难民,我们将中心楼职员餐厅的家具,包括前面提到的圆桌搬到了第400栋楼的起居室),一遍又一遍地读你们的信件。孙女士、陈先生、李小姐、戴籁三夫人、卢小姐(我们的兼职教师)、王小姐(来自神学院的一名学生)都成了我的听众。你们的信中传递了许多消息,现在,我们感觉了解到有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事务的最新消息,并使我们的许多问题有了答案。在回到房间后,我再次阅读了你们的信件,因为我一直渴望得到你们的消息。这是我第二次收到你们两位的来信,这两封信相继在两天内到达。昨天,我给你们写了一封信,但今天早晨我被告知轮船尚未启程前往上海,于是,我决定今天再给你们写一封补充信函,以便你们知道我已经收到了你们1月5日的来信。

今天早晨9:00—12:00,陈先生和我前往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出席一个会议,这是各难民点负责人举行的第一次会议。我相信难民聚居地约有20余处,今天早晨的会议有30多人出席。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致欢迎词后便离开并从事自己的工作。费吴生随后也致了欢迎词和感谢词,剩下来的时间主要是讨论难民点问题。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们,难民点的问题是非常多的,也许我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困难是最少的,因为我们只接纳了妇女和儿童;可怜的贝德士就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一旦难民点里出现了烟鬼、赌徒以及各种各样的坏人,你们就可以想象每天都会面临问题的难度。

我们学院门口的5名宪兵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但令人沮丧的是,门口的宪兵每天都在换人,因此,王先生、玛丽和我每天晚上都必须到大门口去,尽可能地让宪兵知道,如果他们去汉口路和宁海路巡逻,我们就将对校园内的秩序与安宁负责。那些为在我们管理下的年轻妇女的安全而担惊受怕的日夜在我们的记忆中正在变得模糊,即使是那个难以忘怀的12月17日夜晚,当时有12名妇女从我们这里被日本士兵强行带走。一旦有可能,我将写一篇“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第一个月回顾”,以便让你们了解此时我还不能写的有关经历。

请转告艾丽斯(Alice),她摆放在中餐厅的五斗橱已遭抢劫,如果她想对放在橱里的物品提出赔偿请求,她完全可以这样做。某一天,日本大使馆的一名代表过来问我是否需要学院以及个人物品的损失提出赔偿请求,鉴于学院的损失不大,因此我表示不拟提出赔偿请求,因为我估计学院的损失不会超过200元,主要是被砸碎的门窗。小宋、易芳和萍姐的五斗橱都数次遭到抢劫,当然,日本人并不会真正对损失赔偿感兴趣。事实上,我也不可能对苗先生家和陈尔诚先生家的损失提出赔偿请求。

我想我还没有告诉你们,魏先生在12月14日被日本士兵带走,直到12月28日仍然没有回来,他当时的状况只适合干一些轻活。张师傅的儿子——苗先生家的看管人——于12月16日被日本士兵带走,从此再没有回来。我猜测他可能成为最初几天被日本士兵残忍和粗暴杀害或刺死的数百名年轻男子中的一个。我已经做出了许多努力以寻找这个男孩,但始终没有找到,孩子的父亲为此伤心欲绝。

请转告恩兰、明蝶、曾梅和袁小姐,得知她们在上海,我非常高兴;得知你们可能在第二学年开办一个新班且你们的师资正在壮大,我深感欣慰。我急切地想知道即将前往成都的有关人员的计划,请随时告知他们的消息,我想我们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与他们完全失去联系。实际上,我们对于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几乎是一无所知。

请转告乔伊·史密斯(Joy Smith)和米丽娅姆·纳尔(Miriam Null),我正在思考为妇女们开办一所工业学校的时机问题,这些妇女们的惟一谋生手段将来自这种技能的学习,我们必须教会这些妇女去做一

些事情,以使她们有能力抚养自己的孩子。一名最近来到我们这里的可怜的妇女告诉我们,由于没有任何抚养手段,她已经失去了5个小孩;实际上,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我非常想念米丽娅姆、乔伊和伊莎·纳格勒(Etha Nagler),一旦我们设计出明确的计划方案,我将写信告诉她们。至于中学,当那天许博士的建议出台时,孙女士和我们都怀疑现在就试图开学是否安全。换言之,女子中学马上就开学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我们还不能预见未来几天的情况。

向所有的人致以深深的爱,感谢你们为我们祈祷,这是支撑我们的动力。

明妮

(舒建中 译)

10. 贝德士致朋友们(略)

11. 米尔士致爱利生(略)

12. 米尔士致妻子(略)

13. 拉贝致杭立武电报(1938年2月2日,略)

14. 玛格丽特·温丝莱特日记摘要
(1938年2月12日,略)

15. 费吴生致施彼得(1938年2月14日,略)

16. 史迈士夫妇致朋友们(略)

17. 米尔士致朋友们(1938 年 4 月 17 日,略)

**18. 史迈士致威拉德·施尔顿
(1938 年 4 月 29 日,略)**

(以上文献号:RG8;Box 103 Folder 4)

四、安娜·墨菲特·贾维斯——打字稿报告 1937年、1938年、1941年、1942年

19. 致创始人会、理事会、吴校长、德本康夫人 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理事的非正式报告 (机密,请勿公开,略)

20.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活动报告

1937年11月22日—1938年4月15日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组建于1937年11月22日,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安全区的建立,这包括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并得到中国和日本有关当局的承认。经过认真的调查和反复的讨论,我们最终选定中山路以西、西康路以东、南至汉中路与上海路的连接处及其一线作为安全区的范围。尽管中国军方在最后一刻之前仍然不愿意撤出这一地区,但中国当局已经准备同意安全区的建立。日本当局从来没有正式承认安全区,但确实表示将不会攻击没有中国军队的地区。根据这样一个勉强的协议,中国军队承诺撤出这一地区,日本人则声明将不会故意攻击上述地区,安全区由此投入了运转。

中国地方当局与国际委员会的合作是令人满意的,他们调配给我们2万袋大米和1万袋面粉,同时还划拨给我们8万元现金。就大米而言,

由于运输的困难,在南京周围的战斗打响之前,实际上只有9067袋大米进入了我们的仓库(金陵大学附属教堂)。尽管我们从大通面粉厂获得了1千袋面粉,但由于混乱局势的影响,我们并没有收到南京市政府分配给我们的面粉。此外,南京市政府还分配给我们350袋食盐。

进入安全区的人们在慌乱中带进了一些食物,好在他们这样做了,因为自日本人进入南京后的6个星期内,这些属于私人的食物储备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当时几乎没有食物可以运进南京城。

据初略估计,约有25万平民进入了安全区,只有相对较少的人们——大概不超过10万的平民——留在了安全区外。在这些难民中,约有7万人集中在25个大型难民营,这些难民点由国际委员会负责管理,包括提供食物和燃料。难民工作最初由国际委员会下设的3个委员会具体负责,即粮食委员会、住房委员会和公共卫生委员会,这三个委员会分别由韩湘琳先生、许传音博士和沈玉书先生领导。后来,我们又设立了第4个委员会,即以沃尔特·托(Walter Towe)先生为主席的重建委员会,以此作为其他3个委员会的补充。唐(T. M. Tang)博士负责国际委员会总部的秘书和翻译工作,王(C. D. Wang)先生、后来是陈(W. S. Chen)先生则负责商务办公室的工作。对于这些先生们以及他们的同事在面对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的条件下,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地展开各项工作,国际委员会在此表达深深的感激与敬仰。

在安全区组建之际,国际委员会本以为她的使命将很快结束,一旦南京城周围的战斗停息下来,人们就可以马上返回家园,但这种希望瞬间就破灭了。伴随着日本军队进入南京后的抢劫、纵火、强奸与屠杀,安全区成为南京城中惟一看起来是存在秩序并可以提供保护的地方。但即使在安全区,秩序和保护仍然是不够的。尽管如此,凭借不断地提出抗议,以及国际委员会成员和留在南京的其他外国人的艰苦努力,安全区的局势开始逐步改善。1937年12月27日,日本当局发布命令,要求日本军队离开安全区。尽管日本军队经常明目张胆地漠视上述命令,但安全区的局势此后出现了缓慢而逐步的改观。到1938年1月底,日本

当局开始向安全区内的人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返回家园,或进入自治委员会设立的难民中心。这项工作起初进展缓慢,因为人们对他们的安全始终忧心忡忡,但渐渐地,许多人开始回到家中。在此期间,我们难民点的人数从将近7万人降到了约2.2万人,为此,我们关闭了其中的10个难民点,在这个月,我们还将关闭9个难民点,剩下的6个难民点也计划于5月底关闭。

与此相关的是,人们必须清醒地知道,难民点的关闭决不意味着难民的救济工作也将在5月底中止,情况远不是那样。难民点的关闭仅仅意味着我们难民点阶段的工作到那时将中止,但数以千计的家庭因屠杀、扣押和抢劫而蒙受的巨大损失显然增加了人们赖以维持生计的巨大经济压力。救济资金即使数以百倍地增加,仍然是杯水车薪。为证明上述判断的真实性,国际委员会进行了经济和农业调查,重建委员会也对2.5万多个家庭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所有这些都提供了大量充足的证据。难民点将有可能在5月底关闭,但救济工作仍将持续很长的时间,在一个月內摧毁的东西将很难在10年内恢复。

这份报告的附件是有关从1937年12月1日—1938年3月31日的资金开支以及有关4月和5月的资金预算,到那时,国际委员会在南京现有的现金和物资将耗尽。换言之,5月份之后,为应对救济之需,国际委员会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海以及其他地方朋友们的支持。国际委员会感谢朋友们为救济工作业已提供的支持,并希望朋友们继续以各种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附件:南京的战时救济 1938年4月1日

除了难民区的组建和日常管理之外——在最为艰难的几周里,还为25万南京人提供了尽管不完整但却是难以估量的保护,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自1937年11月以来还从事了四个方面的主要工作:

1. 难民点的提供。国际救济委员会为难民点的人们直接提供了住所、管理以及绝大多数的必要食物,难民点的人数开始时约为7.7万人,自1938年2月以来逐步减少。随着最近几周恶劣局势的局部缓解,国际救济委员会将寻求储备仅剩的资源以备紧急之需,并寻求将难民点的

人数减至2.5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寡妇、孤儿以及无依无靠的妇女和儿童。

2. 现金救济。在对每一个拟提供援助的家庭进行了仔细调查之后,国际救济委员会在3月份向相当数量的家庭提供了小额现金救济,这一工作仍在继续,尽管规模有所削减。除了鼓励郊区必要的私人大米交易之外——这种私人大米交易可以为南京提供临时性的大米供应,这种方式还可以为难民点之外的底层群体提供了一些帮助,同时支持人们回到家中并在难民区之外设法独自谋生。

3. 工作救济。国际救济委员会举办了适度规模的劳动工程以满足特殊的公共需要,同时充分利用这些少有的机会以培训熟练的管理人员。这些工程主要有:各种形式的公共卫生工作,食品生产,为贫穷的人们准备床上用品和衣物,尸体掩埋工作等。

4. 卫生服务。通过与大学医院及国际红十字会的合作,国际救济委员会为难民点的严重病患者提供了医疗服务,同时还进行了大规模的牛痘接种和预防工作。此外,国际救济委员会还为营养不良的儿童及其他人的膳食补充了蚕豆、鱼肝油和少量的牛奶。

除了上述合作形式之外,国际救济委员会还同南京的国际红新月会、红十字会以及自治委员会的救济部门保持着各种形式的工作关系。

为了弄清人们面临的基本问题并为今后的救济工作提供可靠的信息依据,国际救济委员会沿着下列途径完成了有关损失与需要的调查:(1)南京房屋居住者的调查(包括城门外的一些地区);(2)南京每一栋建筑物的基本情况调查;(3)每栋建筑物的主要损失情况调查;(4)市场情况的特别调查;(5)南京地区农场损失及生产资料短缺情况调查。

这些调查的结果将在不久的将来以更加完整的形式递交,我们这里仅仅提及,在南京所有的建筑物中,约有31%被烧毁,遭焚毁的商店比例则更高;对南京城的直接破坏及抢劫造成了约1亿元的损失;南京城周边主要干道沿线的农场几乎完全荒废,由于缺乏种子、牲畜、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稻谷的种植面积只有往年的10%;在整个南京地区,牲畜和生产工具的损失尤为严重。

有关国际救济委员会活动及资金支出的情况可在位于上海的南京国际救济协会办公室进行查阅,我们现有的资金仅能支撑经削减的救济工作至 6 月份。后来的情况会怎样?

(舒建中 译)

(以上由舒建中翻译,张生校对)

21. 金陵神学院职员状况报告 (1937—1938)

不胜感激！今年给你写报告遇到极大的困难。这是一个极度不同寻常的年份，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年份。我几乎不知道如何来写这份报告，也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不过，有件事倒令我们感到宽慰，也增添了我们的信念，那就是在过去几个月艰难的日子里，承蒙天恩，我们神学院的每位教职员工以及他们的家人都平安无事。对那些热爱上帝的人们来说，天恩普照。天恩确实浩荡，诚如 Psalmist 所说：“天堂极尽仁爱，人间也充满仁爱。”从过去几个月我们的亲身经历可以印证，此话不假。下面，我将简要地报告神学院这一年的工作和状况。

我们学院毕业生的训导演说由杰出的教育家、传教士鲍文博士 (Arthur J. Bowen) 于 6 月 20 日完成的。6 月 22 日，著名学者、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 W. Y. Chen 发表了毕业典礼演讲。这两位演讲者的讲话不仅对那些毕业生有所助益，而且给其他参加典礼的人员以启迪。我们非常感激两位精彩绝伦、鼓舞人心的演讲。

今年，本校有 19 名学生毕业，其中 3 人获得宗教教育学士学位，7 人修完神道学课程，其中 5 人获神道学学位，另 9 人从补修科毕业。我非常高兴地向你们报告，据我们所知，这些毕业生除 1 人外，都在教堂传播福音或当年轻人的圣经教师。他们都在为神的事业努力工作。

教师情况

神学院副校长史密斯 (C. Stanley Smith) 博士获准延长一年休假，以便他能够完成在耶鲁大学神学院的博士学位学业。从已经收到的来信看，史密斯表示自己有望完成博士学业，并获得学位。我们对他学业研究上的成功表示祝贺，并热切盼望史密斯夫妇今年秋天返回南京，帮助我们神学院。过去两年中，我们一直都很想念他们，我们全体同仁都热

烈地欢迎他们早日归来。

普拉珀(C. H. Plopper)博士和夫人今年也在休假。他们也在耶鲁大学神学院从事专业研究。他们的研究一直都很出色。我们今年一直都很想念他们,并热切地盼望他们这个秋天返回南京。

普莱斯(Frank S. Price)教士夫妇今年休假。普莱斯教士也正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做研究。他的研究工作一直很出色。除常规研究外,普莱斯一直勤于演讲,并积极为中国救济事业募集基金。我们希望他们夫妇今年秋天早些时候返回南京帮助神学院。

宋煦伯教授是我们金陵神学院财产委员会的主席兼代理司库。今年我们学院在职的教员很少,宋煦伯教授因而承担了非常繁重的工作任务。他工作历来勤奋,有时我都担心他会劳累过度损害健康。从去年12月起,他一直从事难民救济工作。为了帮助那些需要救济、深陷困境的穷人,他忘我地工作。后来,他还令人尊敬地被选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他毫无保留地投身于难民救济工作。数千南京难民都目睹了宋煦伯先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基督的爱心和精神。我们为自己的神学院感到自豪,因为我们学院有这样一位向人们提供如此长久而有益服务的成员。

除了为国际委员会工作外,宋煦伯先生还致力于保护我们学院的财产免遭破坏。如果没有他在神学院,那我们学院所有的房屋都很可能会被摧毁,东西也会被抢走。他帮助学院保存下来数千美元。他还一直帮助保护神学院员工的个人财物。我们大家都很感激他。他与家人分开近10个月之久。他的家人现在上海。我们祝福他,愿上帝保佑他和他的家人。

费尔顿博士(Ralph A. Felton)去年夏天带着他的家人去了日本。由于他无法在今年秋天赶回来,于是他去朝鲜为汉城神学院帮忙。他干工作一直很出色。他3月初来过上海,随后又去福州和北平主持牧师会议。费尔顿的出现以及他的领导能力令参加会议的牧师们受益匪浅。费尔顿已经撰写了一份非常优异的报告,我希望诸位都能读到这份报告。

陈保罗(Paul T. H. Chen)先生忠心耿耿地为神学院服务了7年时间。他获得赴美研究的资格并于去年秋天成行。他目前在伊利诺斯州

奥巴马市的伊州大学图书馆学院。我们听说他的研究进行得很好。他现在非常担心他的家人。我们都很同情他。他打算继续在美国呆一年。我们希望他取得成功,不用担心家人。

琼斯(Francis P. Jones)教士。在最近一次的理事会会议上,琼斯教士作为卫理公会的代表受邀加入神学院教师队伍,为新圣约书及音乐系上课。他目前人在纽约市协和神学院。我们希望琼斯教士夫妇今年秋天来南京,对他们来到神学院,我们将非常愉快地迎接。

陶仲良(Tao Chung Liang)先生。陶先生留在神学院,一直负责这里的难民营。从去年11月到今年2月4日,金陵神学院的楼房和校园共安置超过3000的男女难民。从2月5日—4月9日、5月16日,神学院又有大约1000难民,大部分为妇女和女童。他一直都非常尽心尽责地照顾这些穷苦人。

其他教师和他们的家人都前往他处避祸。有的在湖南、湖北,有的在浙江、安徽,还有的在上海,等等。非常值得我们庆幸的是,尽管人员分散很远,但每个人现在都很好,也安全。仁慈上帝之爱我们已经见识,他保护自身安全的许诺也已实现。赞美主吧!

金陵神学院的秋季学期安排在9月20日开学。当8月份上海战事兴起时,承担管理之责的教师于当月28日开会,决定把秋季学期的开学时间延迟到9月30日。

我们9月30日按期开学。由我主持上午的开学仪式,我以“我给你们和平”为题向大家布道。共有8名教职员工和12名学生出席。开学仪式几天后,学院又来了不少教师和学生。10月6日开始正常上课。教师和精神状况都非常好。各种应急准备也做了,任命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研究局势,一旦神学院不得不迁移,还要找一个合适的地点。该委员会的成员有:宋煦伯教授,李天路(Li Tien-lu)博士,周明义(Chou Ming I)先生,汉道·李(Rev. Handel Lee)教士。

委员会召开了多次会议,但没能找到实质性的解决办法。11月17日,我们打算将神学院迁往湖北或湖南。与此同时,委员会还要求赵平一(Tsao Ping I)寻找可能的地点。他很快前往武汉。神学院还任命了一个交通委员会,其成员有:主席宋煦伯教授,周明义先生,赵平一教士

以及张克湘(Chang Keh Siang)。庶务委员会负责行李,其成员有:主席江牛顿(Newton Chiang)、王文天(Wang Wen Tien)、朱金初(Chu Ching Tsu)、宋岳离(Sung Yuen Li)、吴兴唐(Wu Sing Tang)、王高童(Wang Kao Tung)以及赵仲良(Tsao Chung Liang)。

交通委员会费了很大功夫前往西部寻找迁移的停宿地。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但毫无结果。11月19日之后,留在南京的神学院教职员工只剩下少数几个人。他们是李天路博士、宋煦伯、李教士、周明义、朱宝惠(Chu Pao Hwei)、赵仲良、王文天以及女舍监李夫人。鉴于目前这种情况,再加上留下的教职员人数又少,即便我们完成了转移,学校也不可能展开正常的运作。

11月22日召开了一次教师理事会。在讨论完毕诸如教师人手不足,教师和学生都缺乏休整,没有交通工具等等诸多问题之后,我们决定暂时停止教学工作,并恢复教师理事会的工作。会议决定采取以下措施:

1. 表决暂停教学工作,并恢复教师理事会的工作;
2. 表决通过向我校全体教职工发放本财政年底、即6月30日之前的全额工资;
3. 表决通过向那些准备离开南京的教职员工每人发放交通津贴15美元,并向每个孩子发放同样数额的交通津贴(已婚女孩或已经参加工作的男孩不予发放);
4. 表决通过将董事会经费结余发还学生,同意学校司库向每位学生发放一定数额用于传教的交通费贷款,贷款额将不高于30美元;
5. 表决通过学校伙役人员之去留悉听尊便;
6. 表决通过对那些攻读学位的学生,学校将负担他们到12月底为止。

自从11月22日暂停教学工作之后,除宋煦伯教授、赵仲良先生以及舍监李夫人之外,所有人都已经离开南京。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金陵神学院的教职员工散居各地,一段时间中,大家相互之间不知彼此行踪。后来,普莱斯博士、郑博士(Andrew C. Y. Cheng)等人通过印制简报,发布消息,公布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行踪,为金陵神学院做了一件大好

事。这份简报满足了大家的急切需要，有助于缓解他们对于友人、亲人牵挂的焦虑之情。我们赞赏他们在上海进行的这项工作。

下面我说一点有关自己的情况。在做出暂停教学工作的决定之后，我计划前往和县与家人会合，休息两周。我满怀希望于12月10日返回南京，但当时不可能回得来了。于是，我们只得住在和县。后来，我们感到住在和县县城里太危险，不得不搬到距该县城12里的一个小村庄。在那里，我们有许多动人心魄的经历。我们一直呆在这个小村庄直到4月2日回到南京。尽管我们遭受了财产损失，但家中每位成员都很好，也安全。我们可以证明，不论是和平时期还是身处险境，仁慈的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

自从返回南京以后，我一直忙于神学院的工作，并为难民营做些宗教工作。我很高兴能返回南京，并依旧有为数不多的机会开展工作，为神的事业贡献我们微薄的力量。

我们现在面临许多问题，都是些难题。我们需要得到你们的指导，尤其重要的是得到神的旨意，以便按照神的意志，而非自己的想法行事。我们需要你们不停地为我们祷告，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依照神的要求行事，为主增光。阿门！

你诚挚的
汉道·李 敬上

（钱彩琴 译）

第六部分
中国纪录项目混杂的个人文件集
第八组——福斯特夫妇文件

一、文字部分^①

1. 魏特琳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朋友们

1939年3月

亲爱的朋友们：

这封信准备了好几个月，一直没能动笔写。最初打算去年8月，趁我假期结束的时候写。但这些日子，我的时间无时无刻不花在准备秋季教学计划上，根本没空写个人的私函，即便是一封印刷好的函件。时间一拖，便只能把它作为圣诞贺函来写了。但遗憾的是，除了日常工作外，我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和精力全都再次用在为校园及其邻近地方的圣诞准备工作上。一项新年解决方案现在激励着我，我要做最后的努力，争取在年中假期结束之前把这封信写完寄出。

首先，请允许我对你们寄来的圣诞贺卡、书籍、杂志、书信表示深深的谢意，它们于我有不同寻常的帮助。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就非常希望收到这类邮件，但却只收到3件，并且这些经由扬子江炮艇带来的邮件晚到了一个多月。直到4、5、6月，其他邮件才陆续姗姗来迟。请允许我向那些慷慨地寄来钱款的朋友们通报，这些令人感激不尽的善款均已收到，且已用于救济学生或校园邻居。你们这些捐款人将得到百倍回报。

^① 此部分文字译出较少，译出部分直接编号、注明出处，未译出部分不再存目。

从何讲起呢？1936年6月的毕业典礼似乎已经很遥远了。我记得有42名年轻女子完成了大学课程，6人完成了2年体育教育方面的特别课程。我还记得，从毕业典礼那天开始，除一人外，其余的毕业生都已经确定好自己的工作岗位——在失业率高的年代，这样一个记录是令人羡慕的。你们中有些人看过我校纽约办事处的报告，应该从中知悉过去18个月的情况。1937年7月的头18天，我在风景秀丽的海滨胜地青岛度假，尽情地与朋友一道游泳、散步、看书和参观。正是在这个假期，在卢沟桥发生了一起影响重大的事件——一名日军士兵疑似失踪。我不太相信这件事会演变成一场导致苦难和破坏的悲剧。这类事情以前多次发生，每次总能找到某种解决办法。我虽焦虑不安，但却心存乐观。7月17日，我开始返回校园，原本打算检查校区教师公寓的建设情况，而且还要完成率领10名女校友前往日本参加世界教育协会联盟会议的各种准备工作。我们原已准备7月25日从上海启航前往。但鉴于当时的情况，这10位女校友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去日本了。至于我自己应否前往，颇难决定，因为我觉得，为了中国，我想去参加会议。幸运的是，我最后没有去。

从这年的8月到11月底，我有幸与我们的校长吴贻芳博士一道工作，做出了许多重大的决定和计划。在我们看来，南京校园为年轻女子修建宿舍的工作8月底之前明显不可能完成。但学校应该在何处重新开学？华东和华中未来的情形将是什么样的？幸运的是，我们不能预见未来——如果能够提前预见的话，那我们所有的力量和希望都会毁灭。第一学期，我们在上海和武昌分别有一个校区，在成都还有一个很小的校区。第二学期的时候，武昌校区迁往成都，只留下在金陵的两个中心校区。就这样，我们完成了1937—1938学年的任务。我们克服了许多难以言表的困难和障碍，帮助上海校区的24名女生和成都校区的8名女生完成了她们的学业，并于1938年6月毕业。

1937年12月1日，即南京陷落前13天，吴博士被奉劝离开校园，前往上游的武昌校区。做出这个决定对她来说是极其困难的，同样感到痛苦的是决定把我们这些教职员留下。我不想重复那些你们已经听说过的故事，重复有关南京校园变成难民营的故事。因为，尽管我们不是很

清楚,在或短或长的日军占领期间会是个什么样子,但我们以为校园做为难民营只会存在三四天的时间,可能会有邻近地方的2 000名妇女和儿童迁入。我们金陵女校管理委员会的3名成员(两个中国人和我本人)每天花很多时间开会,试图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我们确信,会有这么一段时间,西方人可能退居幕后,我的两位中国同事出面负责。而这种情形应该在中国人遇到短暂的危险,不得不由我负起责任之后出现。我们3人都相信,预计南京沦陷后几天之内,秩序将会得以恢复。在那些筹划的日子里,越来越频繁的空袭,甚至是炮轰都未引起大家的注意。现在我回过头来看,当时那些非常急迫的会议单纯得有点好笑。我们是一群多么差劲的预想家呀!与原先我们预想的三四天不同,我们的校园做为难民营,时间超过漫长的8个月。难民人数不是原先预计的2 000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需向1万多难民提供庇护,给他们吃喝。金陵女校难民营本身就成为了一个小城镇,46名婴儿在这里诞生,包括成人,共有36人死亡。虽然女校难民营官方关闭的时间是(1938年)5月21日,但实际上,在随后的3个月里,它仍然向难民提供庇护,并在一所夏季难民营中给500—800小姑娘及妇女上课。这些人要么不能回到位于安全地点的家中,要么身无分文,无家可归。

夏天过后,工作开始得挺顺利。在获得乘火车旅行的许可之后,我前往上海,在那里呆上两周,然后乘船到北方度假。即便我讨厌离开南京,但我明白,活动范围仅限于校园长达11个月之久是不利于人进行创造性思考的——在秋季之前确实需要这种思考。我在上海的两周真是既忙碌又有价值的。再次从各种事务中解脱出来,并且有机会看望同事、女校友及学生和友人,这真的很棒!他们每个人都是那么友善和亲切,那么殷勤好客——都在努力排解过去的困难。在上海期间,我有幸参加了7所同一协会的教会学院和大学的毕业典礼。典礼上共有472名男女学生获得学位。没有一所学校的典礼是在自己校内会堂里举行的,这些学校都在逃难,它们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完成自身工作的。这些毕业生中有23名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生。他们都是不屈精神的伟大见证者。

7月份休假的16天中,我与爱丽丝·鲍文(Alice Bowen)在一起。

现在与威拉德·辛普森夫人(Willard Simpson)在北戴河度假。我热爱这个地方。不幸的是,在我到北戴河几天之后,爱丽丝生病了。她和她丈夫前往北平,留下我与4岁的芭芭拉。这对于我这样的老年妇女来说也是个难得的经历。在带幼儿的过程中,我不得不回忆起那些早已忘记的自己孩提时代听来的故事。因为只有给她讲故事,我才能让她安安静静地站着,给她梳理松软蓬乱的头发。我坐船必定得从塘沽走,当有关游击队准备切断通往塘沽铁路的传言开始流传时,我立即收拾行装离开了。不过,我中途在昌黎(Changli)停留了4天,除看望我的一名女校友马德英(Ma Deh-ying)外,还参观了卫理公会在当地开办的乡村干部培训示范点。在北戴河的16天中,我并没有把全部时间花在游泳、爬山、看书和参加茶会上,抽出时间与教会教育工作者多次开会交流。这些人在日本人占领区施教已经一年多。从他们那里获得的知识对于我来说称得上是无价之宝。

在返回上海的途中,我在烟台停留,拜访了大学时期的老朋友伊梅斯(Sue Eames),以此愉快地结束了我的假期。我花了两个多星期的时间才让自己恢复平衡——我下船后,一直感到这大地以及地面上的一切都还在继续摇晃。如果没有彻底恢复的话,我返抵南京时仍会产生这样一种特别的感觉。我非常需要休假旅行作为调剂,让我精神焕发。

我们学校的一小部分教职员立即开始认真地着手秋季开学工作。由于各方面的需求非常大,我们都确信,我们学校的操场和楼房都必定会用于服务社区。经过多次酝酿和协商,最终决定启动两项计划。这两项计划目前运作良好,下面我简要加以介绍。

我们学校有100名身无分文的妇女和老姑娘在上家庭手工课,她们的年龄大部分在18—30岁之间。经过仔细筛查,我们尝试着挑选出那些最穷但又可教的妇女,那些将会在这个冬天面临极大困难的妇女。她们中许多人在日军攻占南京期间变成了寡妇,失去生活来源。这些妇女与她们的30个小孩一道生活。现在这些小孩都进了一所小型护理学校——它是你曾见过的最令人开心的地方。这些妇女的学习课目包括阅读、家庭工艺、家庭和社区卫生。她们半天的时间唱歌和做宗教活动,另外半天则用自己的双手劳作。她们都必须学习烧饭、打扫卫生、修理

庭院,还要为自己和孩子缝制衣服、鞋子,编织毛巾、长袜。头4个月,每位妇女都得粗略地学习上述所有技能,但从这个星期开始,她们就进行专项技能学习。这也就意味着当她们完成6个月的课程时,她们将每天一半的时间都用来学习那些希望今后赖以谋生的技能上。那些希望成为保姆的学员将会接受专项工作技能培训,那些打算成为长袜织布工的学员每天花一半的时间训练,想成为厨师的则花半天时间学习烹制,其他也是如此。我们希望组建小额信贷社,借助这个信用社,这些女学员不论是单个人还是结为团体,她们都将能够借到必要的启动资本。由于有慷慨的赠与,才使我们得以一直能够把培训这些妇女的家庭手工课做为我们的目标,而不会使开办课程亏本。我们幸运地请到我们学校的一位毕业生作为这项课程的负责人。

另外一项计划是为145位高中年龄的女孩准备的一种实验课程。该课程以已有的中学低高年级必修课为基础,教师已经采用相关的内容来丰富每一门课程,而这些内容在目前穷困条件下是至关重要的。另有些课程则被省略。一门社会问题方面的课程取代了大学代数;洗碟子,打扫餐厅和教室卫生,为穷人制作加有内衬的衣服取代了通常的手工课;不定期地清洗和用盐腌制蔬菜以为过冬之用已经取代了身体锻炼课。由于超过63%的学生都必须赚取全部或部分学费,我们现在已经就一项工作救济计划做出安排,将由更多高年级的女生帮助教授家庭工艺课程或护士学校的课程,而那些年龄小一些的女生则做各种各样的家务劳动。这项非常有趣的试验目前还未尽显价值,不过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足以让人们认识到这么做确实非常值得。这两项计划不仅适用于那些上学的人,而且对于解决员工的工作问题也是一种有价值的模式。许多职工都是男性,他们需要养活一大家人,因为有了这个工作救济计划,他们才不太可能上西天。我们这项计划最大的障碍源于我们无法请到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作为全职教员。鄙人就充当一名管理着70名女生的舍监。尽管这样占去不少时间,但也挺有趣。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自身情况又如何呢?我个人从来不喜欢使用印有我们南京校名的信笺——因为这里只有学校的躯壳,真正的大学、学校的主要教职员和学生都在2000英里之外。在一所教会学校华西大学

的慷慨帮助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学工作正在该校校园开展。1938年11月3日金陵女校开学,共有学生110名,全职教职员31名。学生和女性教职员都住在去年夏天才匆忙建成的一栋非常简陋的宿舍里。学生和教师共用寝室和餐厅,我担心会太拥挤,无法有效地运作。他们也一直在试验,因为到了秋季,学校将在一座小村庄启动一项特别的“新生月”活动。他们原本希望用所有大学必修课作试验,以使其尽量更加适应当今社会的迫切需要,但是,不幸的是,教育部的规定和要求使得这一试验无法进行。最近,当来自华西内装有100件编织衣的包裹准备发放给南京的穷苦孩童时,我们非常感动。

在上海,我们学校体育系主任Y. H. 陈夫人(黄丽明, Hwang Li-ming)一直充当32名未能迁往西部的大学生们们的顾问。这些学生正在兄弟院校继续完成他们的学业。这群人组织了一个“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服务社”,为某个难民营做着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承诺每月拿出3美元捐助开展这项人道主义工作。

去年数月之中,我们忽视了邻里工作,但现在这项工作以某种令人极感兴趣的方式又重新复活了。11月上旬,一位曾经当过一所基督教小学教师的人,拖带着3个年龄不大的儿子,衣衫褴褛地回到南京。一年前,他和他的家人疏散到(南京)西北大约70英里远的某个地方。就在他动身返回南京之前,他的妻子和年迈的老母亲被匪徒杀害,所有财物,甚至连衣服被褥都被洗劫一空。我们如何帮助这位身为基督教徒的教师呢?当问到这位教师是否愿意全面负责开办一所小型日校,专门为我们学校周边邻近地方的孩子服务的时候,他表示再乐意不过了。他利用数天时间拜访邻近地方的家庭,当学校开学的那天,令我们惊讶的是,居然有130名贫困孩子前来报名注册。这种以工代赈的方式在各个方面给我们提出了挑战。这所日校开设在我们邻里中心。

福音教传教士罗小姐现在也住在邻里中心。她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帮助穷人的事业中。凭借你们中的某些人寄来的个人礼物,我们得以购买粮券,而通过国际救济委员会,我们能够搞到袄子。当穷人来寻求食物和衣服的时候,罗小姐总是先去他们家中调查一番,然后再根据需要给予相应的帮助。在这个小小的邻里之家,她依然在每个星期

四下午向那些妇女做福音教布道。

假如我是在写此类有关中国的书的话，我会冠以这样的书名“好一个旧世界”。这样的书名可以准确地描述南京现在面临的情况。去年，一些家庭中年龄稍长的人就尽量快地从躲藏的村庄和难民营走出去，回到他们的店铺重新做起生意。他们在烧焦的木门和破损的砖墙外搭建窝棚，以之为家，再次挑起生活的担子。我从未见过如此毫无怨言的执着精神。这座城市及其郊区的财富比两年前少了大约 2.46 亿（中国）元。这里到处都存在着不可言状的、难以想象的困难和考验。但我这封信已经写得够长的了，不再准备详述其情。我最牵挂的是那些向前看，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年轻领袖们，就在两年前，他们激情洋溢地准备创造“新中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现在都不在这里。我常常渴望与他们一道在西部内地尽自己的一臂之力而不是在沦陷区救人。不过，我明白，选择留在这里是对的。

现在，教会在我们这座伟大城市里已经拥有了空前的机遇。虽然中外基督教领导人增加了两倍，但他们却没能充分利用那些属于我们的一切机会。这里没有别的学校和组织如此博得他们的尊重和信赖，也没有别的学校和组织如此无私地努力帮助百姓。通过自己的遭遇，他们发自内心地消除了偏见，（自身的）感受使他们得以理解基督教的真义。我曾经一再说过，在危难时刻最易显现基督徒的精神。骄奢安逸则会使基督徒的使命减色。某天在与从芜湖赶来主持本地两所教堂特别会议的一位传教士友人交谈时，我们都认同这样的看法：如果我们拥有 100 名受过良好训练的女性工作人员的话，我们就可以将她们全部投入到家庭走访的工作中去，给那些必须重新开始生活的人们以同情，给他们带去鼓舞和希望。每一家的大门都是向我们敞开的。上个星期，我们学校南门基督教堂举办了一个了不起的青年人训练班，正常情况下有 160 名经过挑选的学员参加，此外还有很多人请求加入。本周将在鼓楼边的老教堂举办类似的短期训练班。我相信，受贝德士参加马德拉斯会议即将返回消息的鼓舞，这座城市的教堂还会进一步得到加强。许多南京的团体一直都与各地的教堂一样热切地为本次会议祈祷，愿上帝的力量在这个世界重放光芒，如圣灵初次降临一般。

在结束本信函之前,对于明年秋天的梦想,我想唤起你们的兴趣,得到你们的祈祷,如果可能的话,还想争取你们的协作。我们想邀请来自村庄和农场的品格优秀的 50—80 名青年妇女,不管她们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也不管她们受过教育还是文盲,打算为她们开办为期 6 或 8 个月的乡村重建培训,开设一门必修课,为她们今后在乡村重新开始生活尽可能地精神上、身体上和经济上做好全面的准备。不知这样是否可行?上述设想将取代我们目前施行的家庭手工课程。随后,我们想将更多的为中学女生准备的试验课程转换成针对乡村干部和教师的培训课程,甚至可能安排几名女校友回来做乡村复兴方面的研究工作。如果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请坦率地写信告诉我。

为避免你们对我产生误会,现在我不揣冒昧给你们提点意见。从你们的一些来信来看,我担心你们对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的工作看得太过高尚。如果说心慌神乱的中国妇女确实在我和“女菩萨”之间发现有什么相似之处的话,那也肯定是指千只手臂张开来帮助(难民)的形象。这些手臂并非我的,而是我的那些不知疲倦的充满信心的难民营同事们的。他们所有人都因那些无论身处东方还是西方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女校友、教职员工和教友的祝福和一贯的思想而得到鼓励和支持。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这股支撑的力量。

现在谈谈我的休假吧。我明白,休假理当在 1937 年夏天,但当假期延后时我是多么高兴。由于有两项计划需要安排,1938 年的夏天几乎没有想到休假的事。从对来年前景的描述来看,你们可以看出 1939 年的夏天也不可能休假。尽管我非常渴望与你们所有人见面,尤其是 4 个大侄女和侄子,我最后一次在美国见过后一直到现在都没能再次相见。幸运的是,因为我的身体从来都不是特别好,希望让我至少休息一年之事不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去年 5 月,德国大使馆秘书带我和一名中国人坐他的小汽车出城前往中山陵公园。这里以前可是新中国的骄傲,这一点无可争议。我们的目的地是玫瑰园,我们每人手里拿着一只篮子和一把剪刀。我们坐的车子穿街走巷,沿途所见,只有无尽的残垣断壁和满地的垃圾。我们经过部分已经垮塌的城门出城。来到花园,我们大家都熟知的总是会开满漂

亮菊花等花朵的花房,现在只剩下一个空架子,满眼荒凉。花房里的一切都被烧焦,鲜花也死亡了。回到玫瑰园,我们小心前行,找到了难得一见的灌木丛。尽管无人管理,没人呵护,依旧开满鲜花,散发出甜美的花香。那些已经完全开放的花朵令我们沮丧,因为每朵花的花芯上面都有一二只,甚至三只贪婪的甲虫。而那些幼蕊则健康茁壮,充满希望。我们把经过精挑细拣的花蕊装入篮中,把它们带回家养育,好在接下来的那些鲜有美丽和芳香的日子给我们以丰厚的回报。对我来说,那座玫瑰花园是我在这片大地生活和工作的象征。

祝福你们

明妮·魏特琳

中国南京汉口路 145 号。1939 年 3 月。

收信人地址:

纽约市第五大街 150 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委员会。

(文献号:RG8:Box 263 Folder 1)

(钱彩琴 译)

2. 马吉致罗伯茨主教函

1938年1月11日

南京,经美国大使馆转交

亲爱的比利:

收到包括你们来函在内的一批国外来函,从中得悉本会同人的一些消息,我们确实非常高兴。我寄去的东西由董保罗和郭先生用行李箱包裹,我刚问过董行李箱的数量。他告诉我,大箱子1只,常用箱(他可能指的是衣橱式衣箱)1只,普通箱2只,被褥1卷。此外,还有海伦·范沃斯特的1只箱子。我很惊讶,这些箱子运到上海竟花了这么长的时间,真的不想让任何一个箱子丢失。

得悉身在芜湖的诸位均安然无恙,甚为高兴。祈祷本会各地的中国员工平安脱险。J. L. 陈的儿子和其他500—1000人被夺去生命,这其中包括大约13名陈手下的教徒和调查人员。我们听说陈的儿子没有与其他人一道被枪杀,但自从12月16日这些人被杀害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所以,情况看来非常糟糕。他的父亲认为他已死亡。陈的其他教徒中,家住三牌楼的老董的儿子也在安全区的路上被枪杀,这里正好靠近陈所在教区教徒们正在避难的屋子。陈的一家人在承受这不幸事件上的表现令人惊叹。陈本人在整个危机中表现非常出色。有一天,陈被带去做苦工,不过几个小时后就安全地返回了。除儿童外,所有中国人都在日本军队的强迫下去登记。登记时,陈所在教区的一名访问员被带走,至今杳无音讯。

除了那些被发现的已经解除武装的士兵外,还有数千名男女平民和儿童被杀害。我去的地方很多,包括下关(不过现在不可能再去这个地方了)。就我所及,这座城市的每条大街上和巷子里都有尸体。我与一直试图帮助我的(日本)总领事一起前往,但日本兵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这位总领事带费吴生去下关,但却不允许他随领事一道出城门,最后不得不等候了一个半小时,直到这位日本领事弄到一张军事通行证。

要弄清楚包括已经解除武装的士兵在内,一共有多少人遭到杀害是不可能的。但我估计有2万人。一名7岁的男孩,肚子被刺刀戳了5刀,死在鼓楼医院。一位妇女被强奸10—20次,随后两个日本兵要将她的脑袋砍去。我昨天见到了这名妇女。她的头不得被固定住,但幸运的是,她没有遭到致命伤,将来会康复。除颈部令人胆战的外伤之外,她身上还有多处伤口。我与住在城南某庵庙里的一个尼姑曾经交谈过。当时,日本兵冲进庵中,杀死了65岁的女住持和一名年仅10岁的女尼徒。她自己臀部挨了一枪,她年仅12岁的女尼徒背部被刺刀戳伤。她与这个小尼徒躲进一个坑凹处,用别人的尸体盖住自己装死。根据她的说法,一名70岁的老尼姑被这些尸体压死。她和小尼徒在尸体下面一动不动,待了5天,没有吃过任何东西。她不敢睁开自己的眼睛。后来,她听到一个日本兵用中文说“可怜”(许多日本兵会一点中文),她这才睁开了眼睛。这个日本兵把她从坑凹处拖了出来,并叫几个中国人把她送往日军的一个战地包扎处。几天之后,一位邻居把她和她的徒弟送到鼓楼医院。

日军强奸妇女的情形简直无法形容,超出想象。绝大多数留在城里的外国人都一直忙于将闯入安全区房屋内的日本兵驱赶出去。我不知道有多少妇女在遭日军强奸后被我送往医院救治。这中间就有一位12岁的小姑娘。系主任董告诉我,他知道一个13岁的小姑娘被3个日本兵轮奸。位于城外的得克萨斯石油设备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一个10岁的小女孩就在他们公司附近被强奸。有一次,我和福斯特离开的时间长了些,暂住在圣保罗圣公会教堂内斯汀内斯先生家中的两个女孩就被日本兵强奸了。那天正好是元旦新年,一切看来平安无事,我们坐汽车到卜凯家,大部分外国人(美国人)都住在这里。我们刚吃罢晚饭,范·盖特切斯特(Catechist Fan)和董保罗就跑过来告诉我们,日本兵来了,在找姑娘。我们来得太迟了。周太太正忙着救人,这名姑娘头部被刺刀伤害,但不太严重。另一位姑娘住在三楼,她机灵地骗过日本兵逃走了。大约一个星期前,有一次当我站在安全区办公室前面的时候,一名警察跑了过来,说有一个男子被杀害了。我随他一道前往附近的一所房子,发现屋内很多人在哭泣。当时的时间是5:00。日本兵大约4:30来到这

里,企图拽一名妇女进房间。她的丈夫过来帮她,让她从后门逃到大街上。这个日本兵当时并没有带武器,他出去大约 20 分钟后又回来了,杀死了这名妇女的丈夫。这个男人开着一家小店,是卖面条的。逃脱的女人对我诉苦,“这叫我今后怎么养活 5 个孩子”?

以上只不过是所见所闻的一小部分而已。不久前,4 000 名住在金陵大学的难民除儿童外,都被强迫要求登记,当时有几百人(前中国军队的士兵)自首。一名军官告诉这群难民,那些曾经身为中国士兵的人如果承认自己的身份,尽管会让他们去干苦工,但将保证他们的生命。这名军官允许他们考虑 20 分钟,随后告诉他们如果不承认自己的身份,而又被日军查出,那他们就会被枪毙。有 200 人出列,并被带走。我们根据一个异常的情况发现,这些男子被带到城内的一座庙宇附近,全都被刺刀杀死。至于是什么情况,我不愿在这封信中提到它。你能想象得到如此背信弃义之举吗?士兵中有些好人,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人城之后就仿佛疯掉了一样。我从未见过如此残暴的身躯,尽管我也见过最野蛮的中国匪徒抢劫这座城市。

我们这些外国人一个也没有被杀害,这真是个奇迹。在我看来,如果日本军官真想约束下属行为的话,他们就一定能够做得到。因为一些德国大使馆的官员今天告诉我,日本兵曾经在北方杀掉一些法国神父。几个月前,我在报纸上读过这些法国神父死亡的新闻,但日本人宣称这件事是中国匪徒、前宋哲元军队中的人干的。这位德国外交官告诉我,他们现在弄清楚了这件事,它就是日本兵干的。我们这些外国佬还干过赶走闯入室内侵害妇女的日本兵的事。我本人曾扑进房间,当时一个日本兵正趴在一名女子的身上,我大喊“走吧”,这个日本兵就离开了。事后,这名女子的母亲过来给我叩头表示感谢。有一次,见一个日本兵带着一名女护士爬上鼓楼医院一个房间的床上,鲍勃·威尔逊走了进来,日本兵就用枪顶住他。威尔逊以为这个日本兵只是想用一下这张床,他把事情想得太好了。其他人也有类似的经历。

前天晚上,贝德士被人从吉尔尼神父(Father Kearney)家的楼梯上推了下来。当时,他是去见占据这所房屋的日本宪兵头子,想代金陵大学附属中学一名优秀的年轻学生求情。这名学生刚刚被日本兵捆绑抓

走。这名日本军官对贝德士非常生气。这个被抓走男孩的父亲是一个在日本的商人,男孩会说日语。几天来,日本兵一直想让这个男孩帮助他们,但他却以各种借口回绝了,于是,日本兵最终将他抓走。我们都为他的命运担心。

情况正在改善。大街上的尸体已经移走,但池塘里和道路以外的地方还有些尸体。就在昨天,一个外国人在山西路边上目睹两名日本兵押着一个双手被反绑的中国人往前走,当他站到水塘中的时候,日本兵开枪将他打死。任何一名小小的日军下士看来都能够决定这个可怜的中国人的命运。大火依旧在燃烧,燃烧范围也并没有大大减少。

请非常小心地对待这封信,因为它一旦发表出去,我们可能都会被赶出南京。果真这样的话,那对南京的中国百姓将是一场灾难。请将本信的副本寄给约翰·伍德(John Wood),再请他将副本寄给我的妻子、路易斯·哈蒙德(Louise Hammond)和我的姐姐斯凯福(Mrs. J. V Scaife)太太,她住在匹兹堡申雷公寓(Schenley Apartments)。

非常爱你们大家。

永远属于你们的约翰

附言

在你们能够确保万无一失之前,请勿将此函寄给伍德博士。

(文献号:RG8;Box 263 Folder 2)

(钱彩琴 译)

3. 新南京指南

作者 拉尔菲·A. 沃德

引言

你去过南京的许多地方,了解一些南京的情况。但你还没有真正认识这座新中国的首都,除非你见过那些典型的南京人,抓住了这座城市最近取得的以及潜在成就的精髓。

临近南京的是紫金山,它今天依旧傲然地俯视这座有着 2 500 年以上历史的城市。雄伟的紫金山见证了遥远过去发生的大事,也见证着南京的今天,而且还将见证这座城市更加伟大的明天。

由作者本人制作的《南京略图》,主要街道标有中英文名称。该图与本指南一并出版。

带上这份地图,再加上有会讲英语的导游,或者(自己)略通中文,人们在乘坐公共汽车、马车、人力车时,或步行,或混合乘坐上述交通工具时就可以慢慢看完这本旅游指南——《新南京指南》。

但是,对那些时间有限的南京观光客而言,私家汽车和出租车是唯一令人满意的交通工具,尤其是如果游客对这座城市还不熟悉,对当地的语言不了解的话。人力车和马车太慢,会耽误短期旅游。公共汽车载客量太有限,线路也很少。

1. 下关

南京港口区。经铁路、轮船抵达,或从江北浦口坐渡轮抵达。顺主干道来到热河路。从下关火车站向西上中山路,向右就到了扬子江边。

2. 惠龙饭店

由外国人经营。出火车站,过第一个十字路口,饭店左面离热河路不远。

3. 津浦铁路中山码头

靠江边,系中山路的终点。

4. 江边

有浮动码头、船运公司、外国公司、中国旅行社办事处。中央电厂位于中山路一角,每年发电的毛营业额超过 200 万美元。回到中山路,顺着这条路经挹江门入城。

5. 扬子旅馆

外国人经营,位于离江边不远的一个角落。

6. 圣公会

位于进入城门之前的路左旁。这里还有中国圣公会和中华美国圣公会。

7. 挹江门

作为现代化开发的一部分,挹江门最近对外开放。大门由卫兵严密把守。他们负责检查行李,盘问那些身份不明的旅游者。每天半夜一点半,大门关闭,除非持有官方通行证,否则不能通行。南京城其他所有大门也差不多都在晚上关闭,大部分都在天黑后不久关门。挹江门内右侧一座供人休憩的山脚下,有一个大标语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宣扬新生活运动的目标。

进城。

8. 海军部

位于路的左边。一条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式牌楼,里面是近代风格的旧官衙楼房。

9. 美孚山

在路的右边,附近有许多小山丘。这里有很多外国商业公司和船运公司经理人的寓所。

10. 英国大使馆

在路的右边,离中山路不远。

11. 交通部

在路的右边。1934 年完工,是具有古典宫殿风格的中式建筑。俄国建筑师雅农(J. A. Yaron)融中国特色与外国风格于一体,建成这座相当高的现代化办公大楼。该部负责全国电报、电话、邮政及航运事业之指

导事宜。交通部会议大厅是建筑上的一大创举。

12. 铁道部

在路的左边,几乎与交通部正对面。它是纯粹的具有古典宫殿风格的中式建筑,是这类建筑的最佳典范之一。设计师是罗伯特·范。该建筑的主体部分是可容纳 900 多职员办公的办公大楼,被很好地分隔成办公室、图书馆以及会议厅几部分。大楼后面是为铁道部员工准备的漂亮的市郊宿舍区。在大型宿舍、公寓房和铁道部官员府邸的中间,是一个不对外的公园和几个网球场。

13. 军政部

在路的左边。一条令人难忘的入口通往军政部所在的临时大楼。南京城内各地及周边,到处都驻扎着卫戍部队。南京街头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士兵多。这座城市逐步得到重兵守卫。

14. 海关总税务司署

在路的左边。1936 年开始在此办公。

15. 国际联欢社

位于路右边的混凝土楼房。由国民政府外交部建造并管理,主要为中外人士社交活动之用。

16. 宁波同乡会

中山路右边带有点现代味的黄房子。是一家不对外的俱乐部,主要为宁波人活动之用。

17. 首都饭店

在路的左边。外国游客会认为这里非常便利,甚至有些奢华。该饭店由中国旅行社建造,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国家游客,提供国际性的菜肴和服务。

向右转就是山西路,在转盘区通往“新官邸村”,全是考究的现代化的住宅。该村 1933 年开始修建。其右边,距中山路不远处,是具有古典风格的英国庚款委员会的新办公大楼。

18. 华侨招待所

在路的右边。是数百万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侨民的联谊中心。

19. 外交部

位于路的左边,1934 年建成。是一幢具有国际风格的建筑,由赵深设计。是中国政府与各国驻华外交官就一般事务举行正式会谈的地方。

20. 司法院法官训练所

在路的右边。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是司法系统的专门培训机构。

21. 最高法院

在路的右边。大楼塔顶有大钟。该院负责裁定省高等法院的各种上诉案件。但它不是像美国最高法院一样根据宪法行使权力。它会对一些假设的问题进行答复、给予建议。

22. 飞来钟

位于中央路左边 100 码处,临近岔路口,市内铁路的正北面。内有一口高 15 英尺、重近 1 吨的大钟。它之所以以“飞来钟”闻名,是因为与明代开国皇帝统治期间(洪武 21 年)一个传说有关。

23. 鼓楼

中山路右边的一座小山上。这个古老的地界是大约 1 000 年前(公元 1092 年)由军队的苦力建立起来的,当时是作为瞭望塔,以便控制自然环境,同时也是作为一个信号塔,警示危险。同时,塔的建立还有装饰目的。有段时间,一旦遇到危险塔上的鼓就会响起,有时白天某些时候鼓也会响起。最近几年,鼓楼安装了警报,每天 12 时调校设备。鼓楼顶部是遥看全城的好去处。

24. 鼓楼医院

在中山路的右边,鼓楼之下。由基督教组织创办管理,系金陵大学的一部分。它是南京两所主要医院之一,并且在国民政府 1933 年开办中央医院之前,它是这座城市唯一的现代化医院。鼓楼医院每年接待病人超过 7 万人。

离开鼓楼医院所在的中山路,继续向西前行就来到鼓楼的环型边上。

25. 日本大使馆

在鼓楼转盘西边的一座小山丘下。

从鼓楼沿天津路向南,在第一个路口向右。

26. 金陵大学

路两边都有大楼。是中国最有实力的大学之一,由基督教会组织创办管理。校内设有艺术学院、农科系等。该校在当地及全国许多地方都设有试验站。这些试验站在农业方面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这方面工作深得政府赏识,并与之展开了实质性的合作。

继续向西

27.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这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一流女子大学之一。它还在持续发展壮大,1934年又添建了两幢新大楼。校园的对称建设始终坚持执行最初的计划,这一计划以中华复兴为目的,主要由纽约的 H. K. 墨菲(H. K. Murphy)和上海的一帮人提出。金陵女子大学由美以美会创办和资助。

向东回到上海路,再右转沿上海路向南。

28. 美国大使馆

大使馆房屋左右两边都有小山丘。

第一个路口左(东)转来到通往中山路的广州路。向右转。

29. 司法院

位于广州路北,左临中山路。大楼为欧式建筑风格。立法院是国民政府五院之一,负责司法审判。

继续沿中山路向南。

30. 汇文女子中学

在路的左边。该校是全南京实力最强的女子中学之一,创办于40多年前,由美以美会管理。学校有约600名学生。

31. 金陵中学

在马路右边,正对着汇文女子中学。该校是金陵大学的一部分,可容纳 1 000 多名男生。

32. 新都大戏院

在路的左边,紧邻国府路。1935 年 6 月 28 日开放。放映有声电影,西化电器设备。装有花费 10 万元的空调。建筑师为李(Poy G. Lee)。

33. 新街口

这是一个新的商业中心,可以辐射到城市各个有代表性的地区。交通银行及其他银行在这个地方建有崭新的精美大楼。另有银行已经得到土地,准备在此兴业。

在新街口环路以南 100 码,路的左边就是大华戏院和中央商场。游客有必要走点弯路参观大华戏院和中央商场。

34. 大华戏院

1935 年建成,内设空调,可放有声电影。

35. 中央商场

销售中国产品的一家现代化的商场。

中山路在新街口环路处折向东。这一段中山路的正对面往西一直通往汉西门。而这段路向东则通往中山门。

36. 河北饭店

在路的右边,德国人经营。

37. 财政部

在路的右边。这个最重要的机构从马路上可以看出,外表很普通。内部则是现代化的办公室,金融专家在这里采用非常现代化的方式进行管理。他们自己专用的电台发射塔在马路上就可以看见。

38. 中央饭店

在路的左边,实行半洋化管理。该饭店很受中国商人和政府官员的喜爱。

39. 西华门桥

中山路通过一条小桥跨过护城河,这条河以前保护的是“鞑靼城”。这是一座城中之城,在长达 286 年的时间里一直为大清帝王提供出身满洲的近卫军成员,直到 1912 年为止。从那时起,老城墙开始逐渐被拆移,只剩下二三座城楼。过了桥,路的右边不远处就可以看见这些城楼遗址。以前生活在这座城中城的人口已经消失,这片土地由政府支配掌管。

40. 中央医院

在路的左边。该医院是中国最便利、建筑最漂亮、设备最齐全、运转最好的医院之一。1933 年建成完工。每年接待病人超过 10 万。

41. 飞机场

路的右边,正对中央医院。这里起降中国各地来往的飞机,以及来往欧洲的飞机。

42. 卫生署

在中山路路口的左边。主办公场所在一幢砖混结构的漂亮新楼里。中央医院和被同一道围墙包围起来的其他机构都是卫生署的一部分。卫生署的建立是国民政府新的最辉煌的成就之一。卫生署拟定全国范围的保健计划,培训携带有专业装备的男女医务人员在全国各地展开服务。

在第一个路口左转,就是黄埔路。

43. 中央军校

位于黄埔路的终点。该校是中国的西点军校。数以千计的高中毕业生在这里接受培训后成为国军军官。这些学员身着制服在大街上和邻近的练兵场上操练,告诉人们他们是新型的军人。大门非公莫入,且须凭特别通行证才行。

44. 励志社

在路的左边,靠近中山路和黄埔路交界路口。三幢精美的中式古典风格的大楼。设计师为罗伯特·范。尽管励志社不带宗教色彩,但非常类似于军队里面的基督教青年会这样的组织。当年李顿爵士率领国联

满洲代表团访问南京时,就下榻在这里的主楼。

从这里开始直到中山门,道路两边的土地都归政府保留,以便将来开发之用。

45. 中央党史陈列馆

一幢中式古典风格的建筑。1936 年建成,完全服务于国民党。

46. 中山门

新修。穿过该门,就进入中山陵园景区。

47. 中山陵园

陵园范围很大,面积有 15 平方英里,著名的紫金山也在其范围之内。这个区域有几个主要功能,非常充分地利用了这里的自然风光。陵区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 (1) 国立烈士纪念堂
- (2) 中央体育场
- (3) 主席官邸及其他政府官员府邸
- (4) 国家植物园
- (5) 农林试验场
- (6) 园艺园
- (7) 学校、博物馆和图书馆
- (8) 郊区住宅区

向左转,沿城墙走。

48. 明孝陵

明代帝王的陵墓,距今约 600 年的历史。两边有巨石人物像的神道通往陵墓。陵墓结构有些残破,但显得庄严肃穆,让人意识到这是中国古代帝王安葬的地方。

沿人物石像路返回,向左转进入以动物为图案的石像路。

49. 石像

路的两旁都是各种动物的石刻像,马、狮、骆驼和大象,每两个一组,

一组跪立，一组站立。这些石刻动物像，再加上石刻巨人像，组成了通往明孝陵的神道。

神道两边是园艺园和农林试验场。

50. 四方城

位于路的左边。它是一座唐代要塞城堡的遗存。因为其环境幽静，惹人喜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此修建了一些不大的房子，以便在繁重的政务活动之余得到休息。

向左转进入大路。

51. 主席官邸

路右边的一座小山上。号称“中国的白宫”，是国民政府为国家元首修建的官邸。

52. 中山博物馆

路左边一座白色的房屋。主要收藏与孙逸仙博士工作和生活有关的各种纪念物品。

53. 中山文化教育馆

往回走，在一片树林中，有一座新图书馆，专门通过文字阐述国民党政政府自身状况，以及它们为实现共和理想的奋斗史。

54. 天文台

1933 年建成。该台拥有东亚最大的反射望远镜。设备精良，运行有序。它坐落于紫金山的一座山峰上，从中山陵和附近其他许多地方都能够看见天文台。这座山周围都设有防卫工事，军事部门禁止公众上山前往天文台。

55. 中山陵园

不需辨认，也毋庸标记说明，人们在数英里之外就可以一眼看见它。陵园最高处一处不大的建筑里，安放着重革命先驱者、1912 年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孙逸仙博士的遗体。每年规定的纪念日子里，容许公众进入凭吊，令人联想起参观拿破仑墓的那些游客。陵墓于 1930 年建成，据称耗资大约 300 万元。大部分款项由海外华侨捐助。据说，中山陵是世

界上现存三个最大的陵墓之一。设计方案经过激烈的竞争,最佳方案获得奖金,并被采纳。

56. 音乐台

在中山陵的右下方。用于音乐会和户外戏剧演出。

穿过一座小山,在第一个弯处左拐。

57. 灵谷寺

国立烈士纪念堂景区包括单独的建筑物和漂亮的风景——一片丛林,古老的庙宇,供有数千名为国捐躯烈士纪念牌位的无梁(量)殿,墓地,漂亮的宝塔。登上塔顶,这里的一切,一直到山脚下,尽收眼底,让人感到无与伦比的庄严和赏心悦目,感叹真正的好“风水”。这一切使得这片南京最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变成了爱国者们的朝圣地和爱国主义精神恬静的滋养地。在美国设计师墨菲的指挥下,灵谷寺开始了重建。灵谷塔和北平燕京大学校园里的水堡塔是仅有的两个由外国人担任设计师的此类建筑(至少在最近几个世纪是这样)。

58. 谭延闿墓

这座安放在灵谷寺东面的形制独特的墓明显与其他建筑形成反差,透着灵感。谭是自1911年以来中国革命坚定的领导人之一,并最后担任国民政府五位主要政府要员之一的行政院长之职。

沿通往灵谷寺入口的路向东,在一个急弯处向左。

59. 野球场

打高尔夫球的人在这里找得到快乐和惬意。外交部提供这些设施和便利,并慷慨地让一家自我管理的高尔夫俱乐部使用。这家俱乐部的成员是国际性的,俱乐部的精神也具有国际性。

60. 中央体育场

这是供新式青年强健体魄,进行全国乃至国际竞技之用的设施。它将把中国带入新的时期。

这里还有一所国立体育学校。

上返回城市的道路,先左转,再在第一个路口右转,就来到总里程220英里通往杭州的公路。

61. 实业部农业试验所

中国本质上还是个农业国家,8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乡村。众多经济问题和不幸都源于洪水、灾害和陈旧的农业生产方式。堤防、选种、畜牧业、农产品好的销路以及对农民表示同情的财政资助,所有这些都是经济重建的基本要素。该试验所正是针对上述问题展开工作的。政府在这个地方划出一大块地开办试验农场,改良水稻品种。另外,还进行果树、小麦方面的试验。现在,试验所已经开发出多个优良品种,每年增产40%—80%。

掉头向西往入城方向走。

62. 遗族学校

在山冈的左右两边。这些学校只接收那些父亲或兄弟在战场上为国捐躯的男孩和女孩。学校的房屋修建得非常科学,学校采用最新式的教学方法,聘用优秀教师进行教学。蒋介石委员长本人是风景如画的男校校长,蒋夫人则是女校校长,并对两校校务都很积极。

许多中国杰出人物都在这片国家保护区拥有宅第。这里还有其他一些机构值得游客花时间参观。

跨过古城的护城河,再次通过中山门,我们就回到城里。沿中山路向西,在太平路左转。

63. 太平路

这是中山路左转之后的第一条大街,是城南这个老南京主商业中心的最重要的商业街。

64. 圣保罗礼拜堂

路的右边,是中华圣公会的教堂。

65. 上海(储蓄)银行

位于太平路尽头的左边。基于南京最近快速发展的考虑,上海(储蓄)银行把在南京的分行从一个增加到八个。

左转上建康路,然后右转。

66. 邮政总局

位于路口的右边。

67. 布道所

在路的左边。每天都有基督徒在这里做祷告。该所由公共礼拜堂主办。

68. 市政府及明远楼

路右边有一座精美的古楼牌。直辖于国民政府的南京市政府很明智,没有花钱新建现代化的办公大楼。市政府在古老的明远楼遗址上的临时建筑内办公。明远楼及邻近一带以前是来自江苏、安徽和江西等省的赶考士人每年来南京时的考场。据说,这里曾经有 2.5 万间这样的小号舍。为了落实国民政府有关保护古迹的政策,少数这样的号舍为了游客参观而保留下来了。它们正好在市政府院内靠左边一点的地方。

从市政府入口处直走到这条马路的尽头,向右转。

69. 夫子庙

在英语中称这座庙宇和这一地区为夫子庙。这里是南京古玩、古瓷器等文物交易的主要地方,同时也是中国人的休闲娱乐中心。

返回建康路,沿路向中华路前行,向左转通往中华门。

70. 基督教会

在路的左边。一栋四层楼的大楼里,一个富有活力的基督教组织举办各种各样的教育、社会服务活动以及布道活动。它是在南京的大约 30 所基督教教堂中的一所。

71. 南京市救济院

在剪子巷。南京市政府通过各地的这类救济机构共收容了 8 000 多不幸的人。南京市救济院最多可收容 800 名无家可归的婴儿,现在这里生活着 200 多名这样的婴儿。该院在城市的其他地方还有新的收容点。

72. 中华门

这座古老的城门保留下来供人徒步攀爬。城门两边各开了一道新

门洞,供车辆通行。城门外的一座小桥,恰巧是欣赏城墙和中华门这座南京城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城门之一的最佳位置。

73. 江南铁路车站

再往前大约半英里,路的右边就是江南铁路车站。这个车站把沿海地区与一些内陆省份的江南部分连接起来。

回头穿过中华门,重上中华路。

74. 救世军

位于路左边的中华路 148 号。

75. 青年会

在路的左边。

在中华路尽头向左转,上白下路西段。

76. 中国银行

在路的右边,是 47 家分支机构的总部。拥有漂亮的柜台和会议室。银行后面有专为职员准备的现代化公寓。

77. 中央政治学校

再向前走半英里,在路的右边。这是一所专为青年男女进入政府从事行政工作开设的职业学院。该校在中山门外的陵园区也有一些精美的新大楼。

78. 朝天宫

在路的右边。现在是一座政府博物馆。自公元前 490 年以来,这里就有过军需厂、宫殿和庙宇。19 世纪中叶后期,这里兴建了一座著名的孔庙。中国政府最近将其改造以存放国家档案文献。

79. 南京云锦

南京城的这一片区域集中了大量的家庭手工业——纺纱、织补等相关行业。虽然纺织方法原始,但生产出来的一些产品却非常漂亮。游客在这里可以参观到著名的“南京云锦”的生产过程。

再往前不远,在莫愁路上向左,就是水西门。城门外右边一条大路

通往莫愁湖,右转上莫愁路。

80. 共济会堂

在莫愁路右边的黄鹂街上。

81. 明德女学

过第一个路口,在路的左边。这是一所优秀的私立女子中学。由美国长老会创办并资助。

在下一个路口左转,来到汉中路。

82. 金陵神学院

在街角的汉中路上,路的左边也有学院的财产。该校是中国培养男女基督教神职人员的重要院校之一。由几个教派共同资助。由于得到纽约市斯沃普温德尔地产公司的一大笔捐赠,该校奖学金的最高等级得到极大的提高,奖学金授予的范围也大为扩大。此事近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83. 汉西门

这里的老城门也保留下来供人步行通过,畜力车也可以通行。汉西门专门开通了一个新的颇具现代味的门洞供机动车通过。

汉西门外一英里处,是一座高功率的无线电电台。汉西门内,一座小山的北面有南京自来水厂的一套设备,从长江抽水,并通过处理向市民提供安全的水源。

转一圈后,从汉西门向东。

84. 中央模范林区管理局

汉中路 143 号,位于路的右边。负责全国植树造林工作。

继续向前,直到新街口环形路口向左(北)上中山路,在第一个路口向右转上一条主干道,这就是国府路。

85. 实业部

在路的右边。

86. 国立戏剧学校暨音乐学院

在路的左边。1936 年匆忙建成。

87. 国民政府

在路的左边,离中山路大约 1 英里。这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主办公楼。为便于国家公务活动的进行,对老式官衙房屋实施了改造。国民政府出于节俭考虑,就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大门后面的这些房屋作为办公楼。

88. 行政院

过国民政府往前不远,北面一条巷子。国民政府行政院在此办公。

掉头回到国府路,向西。在第一个主路口右转。

89. 基督教女青年会

在路右边的临时建筑内。

90. 教育部

在路的左边。全国教育事业的指挥中心。公立、私立学校都在其管理范围内。

91. 中央研究院

在路的右边。水泥制成的现代化的大门入口。这里有政府直接管理的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是负责学术文化研究的重要机构,其规划堪与巴黎大学相媲美。

92. 中央大学

在路的左边。左转入校门。该校是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分布在不同城市的几所重点大学之一。该校的教学楼和师资力量,使它成为那些对教育特别感兴趣的参观者争相拜访的地方。

出校门,沿路向北,跨过铁轨。

93. 考试院

院内有一批新建的和年代久远的中国古典建筑风格的房屋,都得到了精心维护。该院负责文官考试。这种考试承继了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并为适应新形势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再次跨过铁轨,向右转。

94. 北极阁

在路右边的山顶上。国立观象台就在这里。只有那些办公事的人才能入内。

95. 中华女学

在路的左边,刚好过一个路口。这是一所私立女子中学,由美国基督教会创办资助。

上中山路,在鼓楼向右转,上中央路,一路直行,过湖南路,向右转,穿过玄武门。

96. 玄武湖

它是由老护城河扩大兴修而成。背靠城墙,几个湖中小岛,夏季盛开着数不清的荷花。划一条造型独特的有篷船,在荷花中穿行,是一种令人着迷的体验。

回到湖南路,继续向西。

97. 中央党部

在路的右边。水泥制成的现代化的大门。大楼顶部有塔。这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如今国民党政府统治下,所有大政方针都出自这里。对南京广播的电台也设在这里。

继续向前,上中山路,一路到底,向右转,返回下关。

98. 下关

开往上海和南方地区火车的起点站。有火车开往北方。有开往上海或上游的客轮。

(文献号:RG8:Box 263 Folder 3)

(钱彩琴 译)

4. 福斯特^①致家人函

1937 年 12 月 16 日

南京

亲爱的家人：

从最后一次给你写信到现在，又过去了一周的时间。这一周事件不断演进，局势迅速变化，让人应接不暇，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写信。我们现在正忙于适应日军对南京的占领。后面会更多地谈到这一点。

上个星期，就在我给你们写信之后，通过大使馆我得到了消息，罗伯茨主教已经下令克拉丽莎（Clarissa）、西姆斯（Sims）小姐和巴拉比（Barnaby）小姐取道香港前往上海。西姆斯小姐是我们在圣保罗堂的一位福音派女传道士，巴拉比小姐在上海圣玛丽教堂女校教课。考虑到这里情况紧急，今年秋天以来，她们一直在圣希理达女校和文华学校帮忙。她们已经准备好上个星期五离开武昌，但我不知道她们是乘火车还是飞机。周四上午，我曾试图打电话与葛丽索（Crisso）联系，但她人不在，我只好告诉接电话的弗朗西斯·露丝（Frances Roots），说我们在南京一切安好，并告诉她我已经收到葛丽索有关她计划去上海一事的电报。我估计葛丽索他们已经安全地到上海了。由于与上海方面的常规通讯联系还没有修复，而且留在南京的大使馆官员上个星期六登上了美国“巴纳”号炮艇，我已经音讯隔绝好几天了。你现在可能已经知道，这艘炮艇在南京上游大约 28 英里的江面上被一架日本飞机扔下来的炸弹击沉。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就这么多。有些报社记者去江边，想请求刚刚抵达下关的日本军舰给“巴纳”号捎信，告诉他们在南京的全体外国人都很安全，大使馆人员可以返回城里。日本军官看起来有点尴尬，随即说道，“巴纳”号已经被他们的一架飞机击沉。这架飞机当时正在轰炸被认为

^① 译者注：原件无写信人姓名，据信中内容判断，作者是时任南京国际红十字会干事的福斯特先生。

是在运载中国士兵的另一艘船。他们说,他们的长官随即带上医生和护士赶往事发地点,尽可能提供一些帮助。我们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消息。那些听从华盛顿的指令,没留在城里的大使馆人员不断敦促我们与他们一道上船。但我们认为我们的职责驱使我们留在城里。我们身陷战争和混乱之中,但在此之中,上帝一直以一种了不起的方式支持着我们。

几天前,我得到机会到南京城南去了一趟。这里是日军攻入南京的地方,也是圣保罗堂和我们未来寓所所在地。教堂完好无损,只是几扇窗户和一道或两道门遭到破坏。不过,教区房屋被一枚炮弹击中,这栋楼一端的顶部也被炸毁。上个星期六下午,就在我们寓所对面,一枚炮弹爆炸,我们安然无恙,而一家中国旅馆则遭破坏。我们不能确切地了解我们教会在下关的房屋情况如何,但我们想它们应该依然矗立着吧。下关的大部分地区被中国人放火烧毁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在敌人前进的时候能够扫清视线障碍。所以,本会名下的房屋得以保全的希望非常小。日军和撤退中的中国士兵在这一地区发生多次战斗(我们教会的房屋正好位于城门附近)。但只是城市南部地区遭受炮弹、炸弹攻击最为严重。我不能告诉你发生的这一切,我也不知道如何寄出现在正写着的这封信,但我们必须工作,必须更加虔诚地祈祷战争的瘟疫永远从地球上消失。

我们组织了国际红十字会的本地分支机构以救助伤员和穷人。约翰·马吉是该会的主席,我任该会的干事。尽管我们不再能够为受伤的士兵做任何事情,但那些需要帮助的平民从南京的各个地方零零星星地赶过来。

安全区成了数不清的成千上万平民保住性命的所在,如果这些人还是留在城内其他地方的家中的话,那他们可能已经葬身于炮火和机关枪火力之下了。我们独自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辛劳地工作,手边还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但我们希望能够至少拯救一些人的生命。我们在这座城市的存在并没有受到某些人非常热诚的欢迎。因为我们的存在使得他们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受到了限制。一想到如果我们这些外国人不留在城里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就不寒而栗,肯定比现在糟糕得多。

看来葛丽索和我今年不可能一起过圣诞节了。但我们不论身处何

处,都会以自己微薄的努力服务于上帝的孩子们,以此向新生的上帝致敬。我们的教徒已经展现出一种了不起的精神。他们被安置在安全区内那些外国商人们的寓所内。他们对这种拥挤环境下的生活适应得非常快。我们努力为我们认识的那 300 名左右的人负起责任来。我们估计整个安全区大约有 10 万人。大多数人除了随身携带的一点物品外,几乎一无所有。幸运的是,天气一直很温暖。冷暖方面没有造成很大的问题。食堂对那些没有自理能力而完全依赖我们的难民开放。我们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状态,好让大多数难民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中。今后可能会有数千人还是无家可归。

希望你们所有人都安好。如果能够再次收到你们的来信,我们会非常开心。我们的邮件可能会送到扬州或滞留上海,邮政业务恢复正常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深爱着你们大家

(文献号:RG8:Box 263 Folder 3)

(钱彩琴 译)

5. 马吉致福斯特函

1937年8月20日

南京下关

亲爱的欧内斯特：

很对不起，让你在扬州布道站服务期间这么为难。肯定让你感到非常不舒服，因为南京和上海之间的布道站一向都是被人嘲弄攻击的对象之一。我们听说扬州遭到轰炸，一架日军飞机被击落。我们这里多次响起警报声，但大多数情况下日本飞机在抵达南京上空之前似乎就返回了。昨天晚上，在我们举行国庆表演时，12架日本战斗机在南京上空出现。黄昏时分，闪电雷暴将至，云层很厚。防空火力启动，人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见炮弹射向高空，像火球一般。防空部队在体育场击落一架日机。两枚炸弹落在靠近中央神学院(C. T. S. 即 Central Theological School)、考试院前面，但都落在院子外面。我听说，中央大学被击中，造成的破坏相当大。

你那里有收音机吗？我希望给那些留在城内的人配台收音机，现今这东西可是无价之宝。从今天开始，我将给你寄去南京版《大陆报》(China Press)的油印品，它会向你提供一些消息。比利·罗伯茨(Billy Roberts)也将寄一份给无锡。能否请你将这些油印品归档，说不定哪天它们会成为有意义的纪念品呢。

你走后，霍里斯·史密斯(Hollis Smith)花了一个上午弄清情况，然后向我们报告说，中日之间发生的青岛事件已经得到圆满解决。他们抓住了开枪的人，据他们认为，这个人是名共产党人。

比利一直在闹腹泻，不得不挨饿，因此没能按预期的那样前往上海。他人非常虚弱，但今天好多了。

我们已经同意将道声学校(Tao Sheng School)的房屋用做急救医院。几天前，南京卫生部的一位大夫探访过这里。他说，南京正在组建5座这样的医院，那家医院准备设在下关。他问能否用学校的房屋。比利

热情地同意了。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已经离开了,比如交通部就迁移到汉口去了。离开的人很多,以致献身服务的人少了。我们可能会忙碌起来,在这里的伤员中间做布道工作。

每天晚上听东京方面的英语广播很有趣,很滑稽。比如,几天前日本人广播说驻南京的中国军队发生大哗变!日军第一次空袭之后,广播中又说日军飞机全部安全返回。而实际上我们知道有6架日军飞机被击落。我曾经目睹过一架日军飞机的部分残骸在城外中山陵方向坠落。昨天晚上,日本人的广播又宣传说,由于现在有日军飞机保护上海,租界更加太平宁静了。日本人利用租界为自己的部队做掩护,这种行为实在可耻。例如,他们的军队现在正占据着华懋大厦(China Mansions)。英国政府已经向他们提出警告,如果这座大楼遭受任何损失,日本人将要对此负责。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请代我向布雷默(Bremer)小姐,克斯(Kos)一家和 Y. Y. 陈一家问好。

永远属于你们的

约翰·马吉

(文献号:RG8:Box 263 Folder 4)

(钱彩琴 译)

6. 马吉致福斯特函

1937年8月26日

南京下关

亲爱的欧内斯特：

毫无疑问你定期收到克拉丽莎的来信，正如我收到菲丝(Faith)的信一样。那边的事情看来平静下来了，但菲丝来信说，她们不会再在那里停留一个星期以上，因为当地所有的店铺都将关门。上海差会通过汇丰银行汇来钱款后，财务状况已经有所缓解。

星期二，比利离开这里乘汽车途经杭州去上海了，美孚公司的总经理助理柯里希(Cornish)先生与他同行。我从大使馆得知，他们及时到达上海。比利刚刚离开南京后不久，我从鼓楼医院得知，他得了弗莱克斯纳型杆菌性痢疾，不知道这种疾病意味着什么。尽管他需要治疗，但却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而挺了下来，这也是我为什么感到高兴的另一个原因。他身体不好已经一个多星期了。

正如他离开前给我信中所说的那样，他要求我负责城西主教区，也就是城里的作战区域这一带。必须要有人承担起责任，并且扮演信息交流中心的角色。

我通过邮件与克劳德·李(Claud Lee)保持联系。我们不准按最初的打算将无锡的医院移交给红十字会。伦哈特(Lenhart)小姐将在当地继续工作。

S. C. 郭神父已经决定去美国，我对此还是感到高兴。他的妻子与姊妹都在芜湖。此刻他正在休息，养精蓄锐，今天晚上他就得从这里坐火车前往上海。毫无疑问，火车会经过嘉兴。我希望火车不会挨炸。日本军队炸毁过的松江大桥已经修好。留在南京的人数大为减少，礼拜活动规模也变小了。现在留下的人也没有心情做日常的教会工作。我想这个时间点他前往美国是很适宜的，正好可以充分利用这段时间。董牧师一直准备去接管圣保罗教堂，所以你目前没有必要过来。我认为你应该

留在那里,尤其是当布雷默小姐还在的时候。

我们这里也看不到《大陆报》。我自己每次收到后会把它们给你寄去的。我还为克劳德·李征订了一份。

我们这里迄今为止轰炸造成的损失还很小,这点令人吃惊。最近几次空袭的炸弹大都落到城外旷地上。有几枚炸弹落在考试院门前,格雷(Gray)先生位于中央神学院内寓所的几扇窗户被炸坏。中央大学损失相当严重。身为本地教区代表的一位中央大学教授过来告诉我,大学损失不算巨大。两幢陈旧的价值不算太大的中式大楼被毁。其中一幢是化学实验楼,但里面的仪器设备已经提前移走。稍微现代化一点的那幢楼玻璃受损,仅此而已。听到中国战斗机被焚毁的消息,很令人伤心。但从你给罗伯茨的信中得知作案的间谍被抓获,我又感到高兴。

永远属于你们的

约翰·马吉

(文献号:RG8:Box 263 Folder 4)

(钱彩琴 译)

7. 《新申报》号外

(三月二十八日,上海乍浦路 455 号新申报馆)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之诞生

先哲有言,一年之计在于春。夫春之为候也,发育万物,维新万象,生机普遍于宇宙,使人乐其业,安其居,经纬谋划,预计一年之盈丰,庆八节,欢四时,以挤社会于升平,促国家于隆盛,洩洩融融,民胞物與,图治道,谋进化,为季之首,岁之元也。

今者,淑气迎人,晴光耀眼,春景方浓,春风煦动。吾人际此岁华,喜且无既,况乐事之来,尚有高出其上万万者乎。夫一民之乐,不若一家之乐,一家之乐,不若一国之乐。而此一国之乐事,今已乘春风,随春景,巍巍然,浩浩然,诞生于宇宙之间。其事维何,盖即我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之成立是也!春雷一震,万物昭苏,瑞霭骤呈,四方毕悦。我中华民国维新政府,顺天应人,于举世热望之中,成立于南京。南京,古帝王之所都。其间因陷于贼,为国共两党所窃据者,十有余年,虐政暴行,民怨集结。今则贼氛已去,钟山之灵秀倍前,妖气尽消,紫金之光辉尽复。时也,地也,两得其宜矣。而我维新政府之政纲大致曰,实行三权鼎立之宪政制度,取消一党专政;曰切实防共,使赤化不致危害东亚;曰以平等为外交之原则,不丧主权,敦睦邻邦,应世界现势,保持缔约各国之永远亲善;曰救济失业,启发资源,兴工务农,广吸外资,与友邦作经济之提协。此数者,可谓立国之宏猷,治世之大道矣。夫政赖人而施,治因人而成,若徒有其典章法度,而无英贤以运用之,亦不足以饜民望。今我维新政府之首要,如梁鸿志、温宗尧、章士钊诸贤,或揆政柄,或立法制,或主司法,其道德学识,皆高人一等。陈则民、王子惠、任援道、陈锦涛、陈篆、陈群诸阁员亦皆一时俊杰,爱国爱民,不同凡俗。此不但维新政府深庆得人,亦我中国人民之大幸也。频年以来,国共两党,庸鄙无谋,负义忘恩,敌邻

900 耶鲁文献

仇友，构结兵祸，涂炭生灵。今当民望喁喁之时，欣逢维新政府之成立，从此倒悬可解，疾苦渐忘，海宇清明，万邦慕治，喜也，乐也，诚有史以来，未有之大庆也。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万岁！

（文献号：RG8:Box 263 Folder 8）

（张生据中文原件抄录）

8. 福斯特致妻子克拉丽莎(Clarrissa)

1938年2月17日,南京

亲爱的:

借明天给上海寄送邮件的机会告诉你们,我和马吉两人都很好,南京城的局势也逐步有所改善。在日军当局的命令劝导下,国际委员会管理下的安全区内,大量难民已经返回自己的家中。日军当局声称这些难民位于安全区外的家是安全的。难民回到自己的家中,这意味着我们调查和分发必要救济品的工作量将大为增加。但我觉得,由于多种原因,对于难民来说,离开安全区,回复到那种更加正常的生活状态是明智的。我们的善后委员会正在努力从事这类调查工作,并竭尽所能提供相应的帮助。我现在就在曾经属于罗伯茨的寓所内写信,现在我们住在这里。我推掉了所有的事务,准备在这里整晚等候马吉从栖霞山返回。马吉是昨天下午前往那里的。他预计今天返回。差不多近两个星期来,我一直都让佣人们以我们的教堂和这里的寓所为家。他们迄今为止都没有受到骚扰,我认为自己回到这里来住是对的。由于回到城市周边地区生活的百姓非常多,应该发挥教堂的功能,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看来,我们是惟一的一群让自己承担这类工作的人。我计划星期日在圣保罗教堂举行布道活动。我让保罗·董陪伴我。他是中央神学院院长的儿子,他一到上海,或主教一来这里,就准备立即委任他做牧师。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都是一位与圣保罗教堂密切相关的没有神职的工作人员。因此,他知道一些这个教区和教区信徒们的情况。

昨天收到克拉丽莎委托某些日本商人送过来的信,不错。这些商人曾经友好地帮忙把我写给克拉丽莎的信捎带过去。因为他们很长时间没有露面,我们还以为这些日本商人出了什么事呢。不过,他们昨天终于来了。克拉丽莎夹带送来艾玛(Emma)、索蒂(Sotty)、阿尔伯特(Albert)叔叔和瑟萨(Sertha)写给我的信以及埃里诺·格林(Elinor Gehring)给我的圣诞贺卡,还有一封亚历山大的来信。你们对我们所从

事的慈善事业的热情关注让人非常感动。很高兴得知你们写信的时候身体都非常健康,我希望你们现在依然如此。

春天即将到来,我们欢欣以待。我注意到,一些微小的芽苞已经勇敢地在我们的院子里绽露出来,几株球形风信子也正把新生的绿叶往地面上挤。过不了多久,整个大自然将会再次苏醒,白天会变长,阳光将变强。即便战争还没有结束,但人们的心情将变得轻松些。事实上,此时此刻就在我们的北方,中日双方都颇为看重的一场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下次给你写信的时候,也许我会告诉你与我相关的一些事情的进展,告诉你我们在目前的条件下能做些什么。

在我写的这封信从上海寄走之前,克拉丽莎可能会再写点什么东西加上去。所以我现在就此打住,谨致问候。

(文献号:RG8:Box 263 Folder 8)

(钱彩琴 译)

9. 福斯特夫妇致友人函

1938年3月16日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给你的第二封信写于江轮上，当时我们正返回南京准备开展新的工作，而同时心里估摸着中国事变将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估摸着我们可能会被隔绝多长时间（现在知道是4个月）。在扬州的那个星期以及在南京的那10天，我们极其忙碌，也非常疲倦。首先要搬离并清理住处和办公地方，然后把物品打包送往南京，来回跑了6趟。

到南京的头几天，一直忙于把马吉的住处按新的要求进行改造，还得习惯于这里经常人来人往的状况。同时，福斯特还要做差会的账，并将它交给与我们一道来南京的费尔菲尔德，要对圣秩候选人进行考核，要会见信众，要帮助马吉对受伤士兵进行救助，还要开始他自己教区的工作。在这段日子里，我们的厨师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从扬州走水路悄悄抵达，带来部分家具和所有的食品。与此同时，因布道站遭轰炸而分散到乡下的5名本会无锡传教士也坐汽车抵达。直到他们坐船前往上海，这些“难民”与我们相处5天，尽叙同仁之谊，相互禀告各自经历，并把小汽车留给我们使用。数以千计的受伤士兵蜂拥而至火车站，要采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帮助他们。随即，全体政府部门和外国使馆突然开始向长江上游转移，南京城陷于一片恐慌。我国大使馆的帕克斯顿先生努力让所有人撤离南京，但我们“顽固”地拒绝离开。大使馆随后提供“巴纳”号炮艇作为我们在紧急情况下的安全庇护所。不懂中文，又没有受过医疗方面教育的克拉丽莎最终被劝导乘坐由德国政府为该国侨民提供的专轮前往汉口。欧内斯特和马吉留在南京，并且稍后就迁入城内所谓的“安全区”，这个安全区得到了有关各方的许可。他们两人和其他外国人以及中国人一道共同面对了随后几个月的恐怖，现在再细说这些毫无用处，因为很多事已经为外界所知晓。许多轰炸事件，包括“巴纳”号事件，都很快就相继发生。原本我们很有可能要待在“巴纳”号上的，但却发生

了遭日军炮击的事件,我们则因此躲过一劫。

(在汉口与来自马萨诸塞的艾丽斯·德克斯特住在一起学习中文两个星期之后),克拉丽莎收到罗伯茨主教的一封电报,要求她经通往广州的铁路转香港启程前往上海,这条铁路经常遭日机的轰炸。她12月10日离开汉口的时候,南京的局势已经非常严峻。在那些令人恐怖的日子里,她与南京完全失去联络,在对福斯特和马吉的命运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度日,得悉“巴纳”号事件,却不知道他们是否也在这艘炮艇上。她在香港滞留两个星期等候消息,但没有收到福斯特的来信,只是在圣诞节那天收到两封电报,一封来自爸爸妈妈,另一封来自艾文兄弟。收到令人开心的电报,享受完美妙的午夜弥撒,度过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圣诞节晨会,吃罢两次节日晚宴,克拉丽莎和希姆斯于圣诞节的晚上登上意大利客轮“沃德”号前往上海。他们于28日(爸爸和妈妈的结婚纪念日)抵达,受到上海差会同仁的热烈欢迎。克拉丽莎收到了一批福斯特写来的信,是由《纽约时报》记者杜丁从南京捎带过去的。打那之后,通过美国和英国炮艇与南京的联系就很正常了(每10天一次,有时更频繁)。通过这条渠道,克拉丽莎得以向福斯特和马吉寄送一些物品。如此短的路程(只有170英里),彼此却仍然不能来相互探望,真是太离谱了。福斯特有可能会马上去上海看看。

与此同时,日军进入扬州,本会马汉学校和教堂院落内的所有东西全部被洗劫一空,日军接管这些房屋,把它们用做兵营。另外两座院子的情况还不是特别糟糕。本会信徒全部都迁往乡下,他们聚在一起做礼拜。本会中国牧师偶尔返回扬州,最终也能再回到乡下。许多信徒历经艰险前往上海,报告扬州最近的情况,都不是什么太好的消息。滞留上海的本会扬州差会外籍职员多次尝试返回当地,但日军有令,不允许他们回到扬州。

福斯特写信说,南京的形势在一定程度上趋于稳定,他从安全区迁到我们离圣保罗教堂不远的住处后就开始进行正常的布道活动。许多信徒开始返回,他们高兴地发现被迫关闭三个月之后的教堂开放了。轰炸、抢劫和火灾对教堂院落造成的破坏很小,对宿舍区的损害更小。

2月20日,星期天,这是个大喜的日子。就在这天,经过打扫和清理

之后,福斯特先生可以重新开始,在圣保罗教堂举行布道活动了。炮弹在离教区居民房屋 20 英尺远的地方爆炸,但它们却奇迹般地躲过一劫,只是房屋的窗格玻璃被震碎而已。日本兵闯进教堂建筑内,并将其占用。日本兵在教堂圣器收藏室的水泥地面上点火,烧毁了室内所有的窗帘、布幔以及装有祭袍的衣橱。好在之前福斯特已经成功地救出所有的圣餐用银质器具和圣餐台上的装饰物。因此,教堂实质上的损害并不是很大。首次参加活动的信徒有 16 人,其中有一个是日本士兵,他是已经受过洗礼的信徒。这次布道活动包括晨祷,给一名婴儿洗礼,最后以分享圣餐作为整个活动的结束。董保罗对整个活动予以帮助。活动结束后,福斯特对这次值得纪念的场合进行摄影和拍照。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日,有 30 名信徒参加礼拜活动。3 月 13 日,有大约 15 名信徒参加礼拜,其中还有儿童。

南京城一派凋敝,成片成片的房屋被烧毁,大街上还有未掩埋的死尸。随着春天的临近,疾病流行的可能性将会更高,人们对暴行的恐惧依旧没有消除。各地救济和恢复重建工作中的问题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擘划。

(文献号:RG8:Box 263 Folder 8)

(钱彩琴 译)

10. 福斯特致妻子

1938年5月5日

南京白下路209号

亲爱的：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又到了我给你写信的时候了。这次有些特别，因为我们这两个星期以来收到了来自爸爸、妈妈以及克雷拉(Clera)婶婶的大量信件。爸爸的第75、76号来信，都是复活节前一周写的，到达南京的速度非常快。从来信内容上看出，你也收到了我们就在最近才写给你的一些信件。我们非常高兴地得知，费吴生已经拜访过你们，你们不仅有机会听他的演说，而且还有机会与他私下会面。我很高兴，你们见到了一些最近曾在南京与我和克拉丽莎碰过面的朋友，他们可能会告诉你们，我们两个人真的都过得非常好。同时，你们可能也已经收到我们寄出的那些介绍我和克拉丽莎访问上海情形的信件。天啦，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我对上海的访问就像一场梦，一场留下许多美好回忆的梦。

这里的情况正在好转，现在驻守南京的日军要比先前的部队似乎守纪律得多，你们听到这里想必很高兴吧。这种情形自然可以让平民产生更大的信心，使他们准备好随时开始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今天，我们在家里招待了一位令人非常愉快的日本中尉。此人毕业于日本瓦塞德斯(Waseda)大学，随后在部队服役一年，之后又赴美深造了5年。此人似乎令人感到非常愉快，他本人也非常乐于被邀请吃西餐——这是他去年8月离开美国后的第一次。好在他的英语非常流利，用不着我们像往常那样还要写些汉字帮助交流。

上个星期日，我们在圣保罗堂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活动，我相信，就连你们也都想参加。这是一场为38名新信徒举办的入教仪式，为这么多信徒同时举办入教活动，我们还是第一次经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直都在金陵大学避难，并由本会的员工为他们上课。之中的大部分女孩都是上高中的年龄以及与之文化水平相当的人。其他的则是些年轻男子，

都受过教育。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将他们引进教堂完成仪式。我们原本想利用大学的一间房屋来进行,但又觉得他们应该在教堂而不是一间普通的房屋里开始自己的基督徒生涯。因为他们今后将与教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教堂对他们来说有着更多的意义。圣保罗教堂和金陵大学相距两英里多,由于缺乏常规交通工具,我们只好叫上鼓楼医院的一辆救护车,并动用本会自己的那辆福特车,往返两趟才将所有人员送到教堂。这次活动大约有100人参加。整个仪式以“Welcome Happy Morning Age to Age Shall Say”开始,随后直接举行新教徒入会式。先念几首喻指这些渴望成为新教徒所走过历程的短诗,然后询问这些人是否愿意面对上帝和他的子民宣誓准备接受洗礼。在得到他们非常诚恳的答复后,大家都跪下唱《造物主之歌》。这首歌已由华北的诺里斯(Norris)主教翻译成非常美的中文。随后,我们开始向这些新教徒提问,最后为他们祷告,祝愿他们充满力量地去履行自己的诺言。仪式结束时,这些新教徒唱了一首自己特别准备的歌“我要忠实于那些爱我的人们”。这首歌由毕业于普利敦(Princeton)、去世前都在印度做传教士的霍华德·沃尔特(Howard Walter)创作。我本人在普利敦上学的时候曾见过他,跟他谈去印度做传教士的可能性。我当时离毕业还挺远的,在选择自己的职业方面尚无任何明确的目标。

这些新教徒随后回到自己的座位,约翰·马吉开始为他们主持圣餐式。我听说这些新教徒对此都印象非常深刻,他们都希望每个礼拜天到我们圣保罗教堂来。由于交通工具缺乏,目前来看这么做似乎不现实。以现在的情形而论,让女孩单独或结伴在大街上行走或骑车都不明智,更何况圣保罗教堂现在地处军事管制区内。我们正针对在金陵大学戴籁三夫人寓所处举行常规的礼拜天晚祷一事做安排。我们还计划在我们住的安全区开办新的布道站。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觉得有必要在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近开设布道站,因为圣保罗教堂和本会下关的教堂都离这两大教育机构太远,不能对这里的学生施加宗教信仰方面的影响。我们觉得已经找到了一个适合开办布道站的地方,我想在下次给你们写信的时候再详细地谈论这方面的问题。

今年的天气比往年这个时候热得多,很反常。昨天招待鼓楼医院三

名护士晚餐的时候,我们竟然用上了电扇。晚上下了大雷暴雨,才凉爽了许多。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天还下着雨。花园里的玫瑰花竞相怒放,非常漂亮,草地翠绿,清新可人。我们一直在享用从地里采摘的莴苣,今天早上,我第一次吃到我们花园里生长的草莓。如果人们的心情都向春天的大自然这样轻松欢快的话,那这个世界将别有一番景象。

我们一直都知道你们的近况,你们一切安好我们就开心。今年夏天我们可能回不了家。约翰·马吉倒更有可能继续休假,圣保罗教堂的郭先生今年夏天有可能前往美国进修一年。对我们今年夏天回到美国一事,请你们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格林(Green)先生已经可以回扬州了;他现在又住回校园自己的家中,日本兵在他到达之前已经从这里撤出。这意味着他已经放弃了原本这个月开始生效的休假计划,有很好的机会为福音传播事业服务。

向诸位致以良好的祝愿。

你亲爱的
福斯特

(文献号:RG8:Box 263 Folder 8)

(钱彩琴 译)

11. 1938 年南京市民与基督教会的关系

南京的老百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基督教教会如此友好。数以万计的南京老百姓在教会财产地和安全区其他的建筑内受到保护。而安全区是由一群沦陷期间和之后身在南京的外国人——传教士和一些商人创建的。现在,许多曾参与保护难民的教堂又在行善施恩。例如,在复活节那天,有 35 人在中央圣公会教堂接受洗礼。同时,我们差会也在各个点接纳了 64 名新教徒,另外还准备在圣保罗教堂和下关再接纳 60 名新教徒。

在南京落入日军之手前,我们差会的工作人员和那些没有出逃的教民,还有那些无处可去的百姓,他们都被集中安置在安全区内的两个难民点。其中一个安置了我们差会工作人员和少数来自圣保罗教堂和下关教徒的难民点,就设在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经理汉森先生的寓所里。斯汀内斯(Stinnes)先生的家也在附近,大批得克萨斯石油公司雇员的宿舍也紧靠汉森先生的寓所。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安置点有过 230 人,其中 100 人为基督徒。这些基督徒中有无锡教会孤儿院的 3 个大人、10 名孩童和年轻女子,还有些人来自圣公会上海教区。这些人都是在 11 月份中国军队撤退之前逃到这里的。至于其他的那些难民,我们起初与他们并无任何瓜葛,但因为无处可逃,只得收留他们。难民中还有些是以前在下关火车站参与救治中国伤员的护士,还有 14 个男孩和 2 个女孩是 11 月份的时候沿津浦路逃难过来的,或是从上海附近地方逃难过来的。最近,通过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帮助,我们找到了除其中一个孩子之外所有孩子的父母或亲戚。这些失去孩子音讯长达 5 个月的家长们给我们来信,表达了他们的喜悦和感激之情。这些年轻人现在已经成了新的教徒,他们参加我们组织的学习和活动。当他们返回上海的时候,我们将给这些人带去致当地圣公会的信。

在最危险的时期,福斯特先生和马吉先生睡在汉森和斯汀内斯的家中,白天总有一人一直在警戒。做警戒的时候,经常站在街上通往这所

有三座房屋的入口处,这样能够看清院内的全貌。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同时离开很短的时间去参加美国人的新年聚会晚餐,一场可怕的灾难就降临到住在这里的几个年轻女子的身上。事情总算平静下来后,福斯特和马吉先生开始轮流在汉森的寓所睡觉,继续为安置在这里的难民警戒了大约2个月的时间。之后,形势似乎变得安全了,他们才离开这群难民,到德国友人舒尔茨·潘廷(Schultz-Pantin)家里睡觉。舒尔茨先生11月底已经离开南京。他们在从下关首次进入安全区之前一直在这里避难。与他们在一起的有两个俄国人,其中一人是他们的年轻朋友,是11月与他们一道在下关火车站救助伤员时认识的。

J. L. 陈牧师与四所村及三牌楼教区的会众所迁入的另一个安置点是紧靠舒尔茨先生寓所的两栋房屋,离汉森寓所安置点将近1英里远。福斯特先生和马吉先生尽可能在白天过来保护这里的难民。我们年轻的俄国朋友随时准备尽量帮助他们以及其他任何人。由于有这名俄国友人的帮助,外国教士们觉得他们应该留在汉森寓所所在的那个难民点里,尤其晚上更应如此。因为这里安置了非常多的年轻女子,包括从陈牧师所在安置点转移过来的女子。

陈先生最初在舒尔茨·潘廷的寓所为信徒布道,直到后来在此避难的妇女太多无法进行传教活动为止。12月16日,他的信徒们遭遇了一场大灾难,有14人被日军带走,其中包括陈牧师15岁的儿子陈江(Chen Chiang)。这群被日军带走的人中有一名苦力,是四所村教区的慕道友,他不可思议地躲过死亡,于数天后返回。他讲述了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悲惨命运。这些人至今没有一个能回来,而且他们能够回来的可能性确实非常小。另一名主教会议成员的儿子在大街上被枪杀,他当时正在前往购买大伙烧饭用燃油的路上。陈先生的众多信徒被带走后三天,他还照旧为那些其他信徒做祷告,确实非常感人。

在最危急的时候,面积不大的舒尔茨·潘廷的寓所内安置了近100人,大部分是妇女。所有可用的空间都挤满了人,到了晚上,楼上楼下的房间、餐厅,甚至浴室都挤满了在此过夜的妇女。我们以前从不认识这些人。这些避难的人中有一些尼姑。在日本兵骚扰过这些尼姑以前避难的地方后,一名尼姑来苦苦哀求我们接纳她们,我们这才同意。一些

尼姑和一个小尼徒参加了陈先生的布道活动。这些妇女还参加了由我们差会女工作人员在潘廷寓所主办的布道会。陈先生的信徒迁往下关之后,部分尼姑还继续参加了在汉森寓所进行的布道活动。大多数在舒尔茨·潘廷寓所避难的人现在已经离开了,但他们中有些人对基督教的兴趣还继续存在。毫无疑问,总有一天,他们会成为本会的信徒。

2月,陈牧师的大部分信徒转移到我会在下关的教堂区,因为这些人中多数人的家已经被焚毁。他们住在日校大楼内。马吉先生仍然住在潘廷的寓所内,因为他没有通行证,还不能住在下关,甚至都不能去那儿。不过,他在当地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以及其他活动大部分还可以在他居住的地方来进行。本会下关教区现在住着114人,这些人中约1/3的人受过洗礼,其余的人不是新信徒就是已经研习过教义一段时间的慕道友。另外还有大约20个从外边来的人也参加了祈祷活动。除每个礼拜三参加同仁聚会外,陈先生每天早上6:30,下午5:00都会进行晨祷和晚祷。在复活节前的一周,除了常规的祷告外,他还主持了濯足节晚餐受拜式和耶稣受难日祷告活动。他还为那些即将成为新信徒的人的洗礼、坚信礼准备了一套完整的训导课程。我们差会的志愿者每天都要花3个小时的时间在教堂院内教26名儿童阅读,教他们做其他的事情等。这个安置点的难民现在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养活着自己——他们有的做苦力,有的做点小生意,等等。现在仍旧有10个人完全没有谋生手段,全部靠我们供养。另有20个人则部分靠我们供养。在汉森寓所安置点这边,我们每天向大多数难民供应两顿饭,他们随后还要偿还我们,这对他们而言是最经济的生存方式了。尽管他们很穷,但还是捐上省吃俭用剩下来的21.6元钱。另外,在复活节那天,他们还教会特别捐出10.17元。陈先生的另一批信徒,现仍一起住在自己租来的一栋房屋内,在汉森寓所内做礼拜,他们也捐出数目虽少但非常宝贵的5.26元钱。所有这一切意味着真正的奉献,是非常令人钦佩的。

我们现在仍然占用汉森和斯汀内斯的寓所,在这里举行日常仪式和礼拜,还为那些与我们一起避难的人们以及那些对宗教已经感兴趣的人开办指导课。当我们迁入安全区的时候,我们带上了雕有图案的木质圣餐台,并把它摆放在汉森寓所餐厅和大厅之间的那块面积很大的结合部

位。有了它,星期天的圣餐礼拜就可以很方便地进行了。董主教和他的家人,C. T. 蒋(Chiang)牧师和他的家人,陈太太和孩子们,露丝·陈(Lucy Chen)小姐,蒋小姐(Miss Chiang)(她的受伤情况我们下面会提到),传道师范(Fan)和他的家人,这些人都和难民,主要是些女难民生活在一起。这些难民都归我们管。我们在复活节前一周,每天都做日常的晚祷,并就适当的话题发表演说。我们还主持了濯足节晚餐受拜式,董主教并在仪式上作了演讲。我会的信众还参加了董主教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办的耶稣受难日礼拜活动。在汉森寓所做礼拜的信徒们还捐出了他们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为数不多的 20.89 元钱。我们认为这已经非常不错了,因为大多数信徒都很穷。

由于圣保罗教堂位于城南这一南京沦陷前战事最集中的地方,因此数月以来无法在那里开展布道活动。幸运的是,教堂大楼实际上遭受的损害并不大。当时这里遭遇炮火攻击,紧邻的教区屋三年前才刚刚竣工,却遭到严重破坏,教堂能逃过一劫真是神奇。此外,日军占领这座城市之后这么长时间了,南京的形势依旧混乱,圣保罗教堂里没有附近的居民来做礼拜。不过,在这一首次出现的幸运时刻,我们恢复了礼拜活动,时间是 2 月 20 日,正好距离南京沦陷两个月之后。参加仪式的只有 16 人,但其中有一个基督徒是日本士兵。在这个仪式上,一名婴儿也接受了洗礼。从那天以后,除这个地方因军事方面的原因外,在这所教堂进行的常规礼拜和布道工作就再没有中断过。我们每天祷告,每个礼拜日按常规做礼拜,星期四和星期五下午还给那些非基督徒布道。鉴于这座城市的状况大为改观,教区信徒的信心大增,他们搬回教堂附近,我们礼拜天的礼拜活动规模也不断扩大。我们通常平均有 50 人参加活动,而每次参加非基督徒布道活动的人数则从 30—50 人不等。我们还为那些男女慕道友举办辅导班。尽管圣保罗教堂的工作人员已有人陆续潜回,但大部分人还不在南京。而且返回的这几个人也因为这场战争而差不多一无所有。我们要想回复到以前的水准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我们还是非常欣慰,也充满信心。那些参加教堂活动的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听得非常专注,因此我们觉得很多福音的种子正在撒向荒芜的土地。福斯特先生和被派往充当复活节前星期日执事的董保罗牧师,他们俩现

在就工作和生活圣保罗教堂。

陈崇义(Chen Tsung-ih)教授,也有人叫他陈嵘(Chen Yung),在金陵大学难民中间开展传教工作一事由他主管。陈是本会下关教区的代表,在本会职员以及这座城市的各种传教士和牧师的帮助下,他一直负责当地的礼拜活动。他还为一些受过教育的年轻男子开设圣经诵读课。5月1日,大约40人在圣保罗教堂被接纳为新信徒,其中33人就出自陈教授的信众。这些人一直得到本会扬州福音派职员邵(Shao)小姐和蒋(Chiang)小姐,以及下关教区的露丝·陈(Lucy Chen)小姐和马吉先生的辅导。这两位小姐是11月份逃到这里的,而马吉先生则是从陈教授的手中接管了对那些受过教育的年轻男子的辅导工作。陈小姐和蒋小姐还为儿童开办了辅导班,这些儿童一段时间平均人数达120人。不过,现在由于难民人数变少,每次班上能来70人。邵小姐和蒋小姐的到来对于我们充分利用这一空前的机会帮助很大。3月1日,邵小姐离开汉森寓所转入金陵大学,接手针对这里的妇女和姑娘的宣导工作。她每天晚上6:30开始上圣经讲解课,听课的人平均人数在30—40人之间。每天上午,她用英语为三个姑娘诵读圣经,此外,还要教难民唱圣歌。

在南京难民中开展传教工作,最著名的是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那里进行的工作。一段时间,那里曾经生活着大约1.2万名女性难民,现在依然大约还有2000—3000女性难民。从2月27日—4月9日这六周时间里,他们组织了23个班学习“基督的生命”。登记参与学习的妇女和姑娘大约有1000人。福斯特先生、浦镇的蒋先生和下关的范牧师每人教一个班,每班大约30人。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每个星期利用五个下午的时间举办祷告仪式,平均每次有200人参加。还是这些人,再加上董主教,他们每次出席仪式做祷告。这些活动在复活节前一周引起人们特别大的兴趣,这段时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属小教堂举行的祷告每次有多达600名难民参加。如此众多的年轻女子发自内心地唱起她们学过的圣歌,如此专注地听演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应该知道,数月之前,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还对基督教知之甚少,这是怎样的一个令人鼓舞的景象呀!在董主教举办复活节前星期日活动之后,还给大家分发了用棕榈叶做成的小十字。本会的教民除了为自己的三场活动制

作足够的棕榈叶小十字外,还为金陵女校的活动制作了很多。当然,金陵女校的职员自己也按照我们的样式制作了不少这样的十字,但即便这样,数量仍显不够。

我们为本会信徒以及那些盼望参加的其他差会的圣餐接受者举办了一场濯足节圣餐式。圣餐式由蒋先生担任司仪神父,马吉先生任布道师。本会的工作人员用圣餐台悬帘、灯光等将金陵女校附属小教堂布置得非常吸引人。在耶稣受难日那天,董主教主办了一场为时2个小时的南京基督徒冥想“七句最后的遗言”(Seven Last Words)的仪式,非常有意义,大约有200人参加。与这场活动同时举办的还有一场由蒋牧师在金陵女校附属小教堂为非基督徒难民举办的活动,规模更大,参加人数达600人左右。金陵女校的员工在复活节上午6:30为难民举办了一场活动。金陵神学院的汉道·李校长在当天下午为这些人又举办了一场活动。

在王小姐的指导下,难民们在复活节晚上举办了一场非常成功的复活节表演。王小姐毕业于燕京大学,最近以来在金陵神学院学习。这场活动至少有1000人参加,座位都满了,能站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人。表演开始前,蒋先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随后由王小姐对这次活动的意义作了一个说明。复活节这周所举办的所有活动和演说必定会给众多难民留下持久的印象。而本会的信徒为金陵女校和金陵大学举办的这类活动一直提供着帮助,这一点是最令我们满意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来看,这要归因于本会的职员留在南京这一客观情况,而不能怪罪其他差会职员的不是。

如果时事通讯的读者们能够亲身感受复活节次日在长期学校学习“主的生活”情景的话,他们必定对辅导课的高水平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所长期学校一直由金陵女校的魏特琳小姐负责。上午8:30,全体学生在该校主建筑“四方院”聚集,依次列队步入附属小教堂。这些学员的年龄从9—37岁不等,不过大部分在15—21岁之间。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从文盲到高中毕业不等。根据学员的教育程度,对他们进行分班。大部分人的学习能力在3—6年级,另有20多人具有高中年级能力。上课之前,所有学员起立唱圣歌《永久的磐石》,让大家记住并学会去爱。各个

班级要展示他们的学习成绩,然后对每个班级里那些没有落下一天学习的学员以及那些进步最大的学员给予少量的奖励。

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难民中,有 200—300 人现在已经表达过他们想加入教会的意愿。其他数百人也对此有兴趣,其中的一些人将来可能会成为基督徒。那些在避难时曾听说过卫理斯教的人已经返回自己的家中,他们将会在离家最近的教堂参加活动。出于对本会职员의 深深感激,魏特琳小姐现在已经邀请在南京的 5 位牧师,其中包括本会的一位代表,叫他们为这些今后可能成为信徒的难民授课,并准备为他们完成洗礼。本会的工作人员能够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的宗教活动提供如此大的帮助,我们感到十分高兴。我们认为,现在已经返回南京的那些牧师应该分享我们之前劳动的果实。尽管本会不时也有职员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之职,而且还应请求有一人在该校董事会中担任董事,但我们为该校的建设还是做得非常有限。

对于那些其他教会的中国籍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对圣公会的感情从来没有这么好过。魏特琳小姐和住在金陵女校帮助该校及金陵大学做事的戴籁三夫人都期盼,当这两所学校能够在南京再次开始正常运转的时候,让我们在靠近这两所学校的地方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宗教中心,以扩大我们在学生中的影响。她们一直在帮我们寻找这样的地方,我们相信我们已经找到了。

本会成员以及部分教友的另外一项工作是,每周 5 次(天)探访鼓楼医院病区,每个星期日下午还要到鼓楼医院病区做祷告并到一家难民医院主办简单的宗教仪式。这家难民医院由南京国际红十字会开办,在就诊高峰期,可以弥补鼓楼医院就诊容量的不足。扬州的蒋小姐之前一直负责探访女性病人,不过,自从她不幸从自行车上跌落,造成臀部骨折后,她自己现在也成了这家医院的一名病人。

无锡圣安德鲁医院所属的一辆轿车慷慨地交由我会李大夫和罗伯茨大夫支配使用。由于中国政府迁往西部之后,南京严重缺乏交通工具,要是没有这辆小车的帮助,我们绝对不可能完成上述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工作。11 月份的时候,这辆小车从下关向鼓楼医院运送过许多重症病人,其中不仅有男人和女人,还有儿童。运送病人的工作通常是在半

夜里进行的。当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供利用的时候,这辆小车还帮助我们的人员从各个布道站向安全区转移。日军占领南京后,它又成了把大量人员向安全地带转移以及将遭受日军暴行的众多妇女送往医院治疗的交通工具。现在,这辆车仍是本会成员上课下课以及主办各种宗教活动时的交通工具。

李大夫以及他的随行人员 1 名医生、2 名护士 4 月 19 日抵达南京。他们将帮助已经严重超负荷工作的鼓楼医院员工,并将开展南京公共卫生工作。对他们的到来,谨致由衷的欢迎!

马吉和福斯特

(文献号:RG8:Box 263 Folder 8)

(钱彩琴 译)

12. 1937 年冬南京基督教工作报告序言^①

贝德士 米尔士

1938 年 2 月 18 日

大家每天的工作都非常紧张,没人能静下来思考,没有时间认真写报告,甚至都没能统计在宁教会成员及其家庭的死亡、受伤以及财物损失情况。不过,此刻(2月18日)有理由对上述情况作一简单的描述,以满足大家对那些被迫与我们分开的基督教工作人员以及对最近这一多事之秋南京地区基督徒活动情况的关心。

基督教徒的主要任务是为那些遭遇战争威胁的非战斗人员提供直接的服务。这里不适合讲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及该会数百名中国帮手的故事。不过,在南京这座城市大家普遍认为,建立和维护安全区的尝试拯救了数千人的生命,阻止了可怕的强奸潮,为那些在别处找不到光明的数以万计的生命,提供食物和可以忍受的生存条件。除那些在城市可能遭到攻击之前的数星期就从南京大规模撤离的人群外,留下来的人口中有 25 万人进入安全区,另外还有数千人生活在安全区外,遭受更加严酷的磨难。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基督教传教士,该委员会德国籍的主席在所有事务上都一直是我们的伙伴,甚至在参与礼拜天下午公共礼拜堂活动上都是如此。总干事和大多数从事安全区工作的中方领导人也都是基督教工作者。在战争时期极具重要性的医疗工作也主要由鼓楼医院承担。基督徒卓有成效的努力弥补了伤员救治方面的不足。

安全区内,大约 7 万难民被安置在大型的难民营内。这些人大部分按自己的意愿被安置在教会机构所属的大楼内。这些难民营内的房屋都被挤得满满的,工作人员承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这样的条件和

^① 编者注:此件曾收在本史料集第 12 册第 126—129 页,系据日文转译,此处按英文译出。

人员状况为开展各种形式的基督教传播工作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之所以这种状况变成了好机会,仅仅是因为与安全区外市民暗无天日的生存状态相比而言。因为在安全区外,对于平民百姓而言,想过上有序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南京城墙外面,大火到处烧个不停,甚至在战祸开启、战事爆发之前就是如此。自从 11 月份以来,除了安全区内为在教会内避难的难民开办的学校而外,整个南京就没有任何形式的学校存在。而且,除了安全区之外,直到最近,整个城市都没有教堂活动。

在安全区内生活的难民大部分都住在非常拥挤而又陌生的环境里,整个安全区也仅为南京城的 1/8。许多家庭因成员死亡而失去亲人,有人常常因为毫无理由遭到杀害而悄悄死在家中。数以千计的妇女遭到强奸,所有妇女都生活在这种恐惧阴影的笼罩之下。数以千计的家庭知道自己的家遭到焚毁。由于日军不断的抢夺,甚至连难民营也不放过,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自己的家当和个人财物。大部分难民的食物减少到只能吃供应量不足的米粥,就连这也只能由慈善机构提供。在这种生存压力和焦躁不安的情况下,非必备的东西人们鲜有需求。虽然从总体上来看,对于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人们基本上还能愉快地接受,为了共同的利益,还能进行相当程度的合作,但为生存而挣扎仍旧导致了某些严重的恶果。

很多难民都表达了他们对于基督教徒所提供援助的感激之情,对于受到限制的宗教事业来说,难民们这种感情转变所起到的作用一直是非常显著的。尽管整个城市只有三名正式的牧师坚守自己的职责,但作为基督徒的教师、平信徒以及那些退休的牧师也在尽着自己的努力,很好地弥补了教会工作,达到了平常期间教会工作人员满员时能够为 100 万人口提供服务的水平。所有这些教会工作人员几乎都在帮助难民方面承担了很繁重的任务。

整个南京有 5 处地点,其中包括 2 处位于安全区内的教堂,它们提供的教会服务一直都没有中断过,即便是在南京城处于恐怖笼罩下的那两周期间。其他 6 个地方的常规礼拜天活动则大约是在新年时开始的(日军进入南京是 12 月 13 日)。这 11 处布道站,有 8 处开展了日常活动,有些还扩大了活动内容。就在本周,还有新的布道站将要开办,因为

随着局势逐步改善,一些市民得以返回自己位于城市其他地方的家中。1—2月,将近有1 000人参加教会组织的日常活动及上《圣经》课,而参加礼拜日聚会的人则达1 400人。假如某些难民营可以用上更大的厅堂的话,参加者的人数可以轻易地得以增加。确实不止一个难民营都采用发放入场票或其他轮流入场的方式给大家提供参加活动的机会。尽管我们尚未专门问过这方面的数字,但我们得到的报告称至少又产生200多新的信众。

在有形财产方面,南京教会机构所遭受的损失没有预计的那么大。卫理会江塘街教堂和位于中华路的基督教青年会大楼都已经被日本兵烧毁。城南有两栋用做基督教差会男校的大楼也遭到同样的厄运。位于太平路上中华圣公会的教区办公楼也在战火中遭到严重破坏,其他差会的部分财物也遭到炮弹或大火的破坏。不过,总体上来看,除了房屋遭焚毁外,财产损失算不上严重。即便把日军抢劫的财物计算在内,各个差会和基督教机构遭受损失的总额也只有数万美元。教会成员和教会中外工作人员的寓所几乎都遭到日军抢劫,这方面遭受损失的总额无疑将非常大。本次针对我们当前的目标所做的最新说明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从经济能力上来说从来都不是非常强的基督教团体,在遭受这样的打击后变得更加脆弱了。

除了上述南京地区基督教财产遭受的直接损失和破坏之外,还有因向难民大规模地提供房屋而对基督教房舍造成的非常严重的间接破坏。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开办的25座难民营中,有11座设在教会财产地上,安排的难民人数占整个难民营人数的将近2/3。随之而产生的对房屋的损耗非常严重,维修费用将会很高。单就金陵大学而言,校舍维修费用将高达1万美元。在危急时刻将这些房屋提供给难民做庇护的场所,给难民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就冲这一点,这笔维修费也可能会得到满意的赔付。这些房舍从来没有像最近几个月这样发挥过如此大的作用。

南京地区基督教服务事业的需求和机遇是巨大的,而相应从事基督教工作的人员数量却太少。尽管到南京旅行以及生活的危险仍是切实存在的障碍,尤其是对众多家庭来说更是如此,但我们还是希望,随着交通慢慢开放,多数中国基督教领导人还是能够返回南京。日军当局对目

前身在南京的外国人是怀有敌意的,也不允许其他人进入南京。经过长时间的个人努力和外交斡旋,也才争取到一名外国医生有望进入南京的结果。针对其他传教士也希望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及回到自己家中的要求,我们曾提出应该对此加以限制的问题,以免日军当局以为大量外国人即将涌入南京,反而不给任何人发放到南京的通行证。经过审慎考虑,南京这边已经向外呼吁请派医生和护士前来,在这些呼吁得到(日军当局)回应之前,其他任何人采取的单独的尝试举动只会使问题复杂化,也是不明智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会很好地提供全面的信息,并针对这个问题拿出方案。最近几周时间内,旅行可能会更加自由,但这种可能性仍不过是一种推测而已。

本报告由贝德士和米尔士提供,相关内容源自数个难民营的备忘录。

(文献号:RG8:Box 263 Folder 8)

(钱彩琴 译)

13. 福斯特致妻子

1938年1月28日,南京

亲爱的:

今天是个令人非常愉快的好日子,我们收到了阿菲斯(H. M. S. Aphis)从上海带过来的邮件。收到你和父亲12月份写的信,得知你们的近况,非常开心。让你们如此牵挂,我们真的非常过意不去。但我们也知道,你们都有信心忍受这一切,都坚信上帝的关爱普照一切。我们也高兴地知道,你们通过报纸上的新闻以及美国国务院的善意关照,一直都能得到我们的消息。有像驻南京大使馆爱利生先生这样的绅士帮助我们,真是我们的福气!他以前在基督教青年会学校教书的时候,曾经有过前往日本的经历。他曾在济南做过一段时间的领事,这个地方在和平时期有一个很大的日本人社区。抵达南京之后,他就在有关涉及美国权益的问题上一直采取非常坚定的态度,而对事涉国际法的问题上则通常采取退让的做法。自然,这么做无法让他受到大国的欢迎。你们可能听说过他被一名日本兵扇耳光的事,日军发言人就此事件所发表的评论今天中午已经广播了。当然,日本人试图将这件事说成是由于爱利生的错误而引起的。从技术上分析也许真是他错了,因为尽管他当时在门内,离大门有两英尺远,当这名日本卫兵推他的时候,爱利生反过来将其推到墙边,因此他不可能走出大门。但是,日本人的宣传没有提到一名日本军官的暴怒,也没有提到他用言语对爱利生进行的侮辱,而正是这些刺激了那名卫兵,导致他对着爱利生的面部出手击打。这些日本兵不喜欢爱利生,是因为每当他无法从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外交官那里得到满意答复的时候,他总是径直向华盛顿和东京方面交涉。这些日本人随便地将爱利生的抗议束之高阁,对日军过去和现在在全城,甚至包括发生在外国人财产所有地犯下的暴行不屑一顾。就在这个星期三,圣保罗教堂边保留下来的大片中国人住所已经被焚毁,火就是从教堂圣器室里面烧起来的。被焚毁室内悬挂物的灰烬,被烧焦的挂放祭服的衣橱,这

些都是无言的证据。强奸案每天都在发生,被日军士兵带走的那些妇女,她们遭受的摧残可怕得无法用语言讲述。我写信时总是把各种各样的事件都告诉克丽莎,她可能会把自己认为应该让你知道的事情再转告给你。自从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外交代表回到南京后,这里的局势比以前好转多了。同时,华盛顿方面把那些日军无法否认的事实拿到日本人面前,直接与东京进行交涉,这么做已经开始见效。罗马城在四世纪遭受野蛮人侵略时的遭遇,我们也同样经历过了,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自豪地认为,野蛮时代已经过去。

邮件将于明天上午再次送出,但必须在今晚 9:00 之前交上去。克丽莎本月早些时候通过某种渠道写给我的信至今尚未收到。但愿它们不会丢失。我们不明白你写的信为何也没有收到。非常感谢你对于我们以及我们所从事工作的关心,但请别让我们违规。我们不属于罗马教区管辖。

我猜克丽莎正不断地将她所属主管教区的各差会消息告诉你。1 月份的那期《通讯》登载了很多消息。看到我给克丽莎信中的内容大量地被摘要登载,非常令人吃惊。或许下期登载的还要多。她大量的时间用在学习中文,为难民救济工作做些缝补的工作,帮助圣杜克诊所等上面。虽然她没有机会来南京,但我很高兴她生活得如此充实,一点也不感到孤单。她一直想帮助他人,做这些事正好让她如愿。她写信告诉我,她的中文老师是南京圣保罗教堂的一名成员! 这个世界真小。

谢谢你随信寄来的东西,有些物品已经遗失。我们不理解,这些遗失的物品是究竟从信袋中弄出去的还是在将它们放入信袋时遗失的。克丽莎也寄来几份《教友生活》、《国家地理》、《读者文摘》等杂志。所以,我们可读的书和杂志还挺多,当无事可做的时候,这些精神食粮不至于让我们生活太匮乏。

善后委员会是难民区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一个下属机构,我是其中的一名成员。该委员会的职能是尽可能地寻找并帮助那些最贫困的人。就我们居住的那条街的一头有个小池塘,前天从中打捞出 100 具男性尸体。他们于 12 月 16 日那天被日军枪杀并投入池塘中的,日军的借口是这些人都是中国士兵,其中很多人都是从我们附近的房屋中被抓走

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些人都不是士兵。但日军嗜血如命,复仇心切,这些无辜百姓因此送命了。在多数情况下,对于那些现在已经一贫如洗的家庭来说,这些无辜送命的人都是家中负责养家糊口的人。还有数以千计的百姓,他们家的房屋和做生意的店铺都被焚毁。给他们少量的财政资助,他们可能会再次自立,能够靠自己的收入养家糊口。我们不清楚能够做多少件这类事情,因为这座城市的状况依旧非常不稳定,老百姓不敢冒险到安全区外生活。老年男性走出安全区的可能性要大些,但妇女和年轻男子则不敢这么做。许多回到自己家生活的男子要么遭到殴打,要么被杀害,因为日本兵向他们索要钱物,向他们要姑娘。不过,我们还是在制定行动计划,以便一旦时机成熟就开始按计划行动。

今天下午,我在金陵大学讲授了一堂《圣经》课,这里现在住着数千名难民。我星期二也在这里。我们先学习马提亚故事的第19节,今天学习第20节。每次上课都有几百人参加,听得非常认真。礼拜天我将在25号屋做例行祷告。许多人现在流露出对基督教的兴趣,这非常令人鼓舞。这个星期,我们将继续开办许多入门课程。本会中国籍的工作人员每天下午也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帮忙,这里大约住着5000名女性难民。一段时间,这个数字曾高达1万多。那些家就在学院附近的许多女难民都回自己家住了。由于座位有限,每次上课只能限定200人参加。

祝你一切都好,爱着你们所有人的

欧内斯特

(文献号:RG8:Box 263 Folder 9)

(钱彩琴 译)

(以上由钱彩琴翻译,张生校对)

二、福斯特夫妇照片集： 中国 1927—1939^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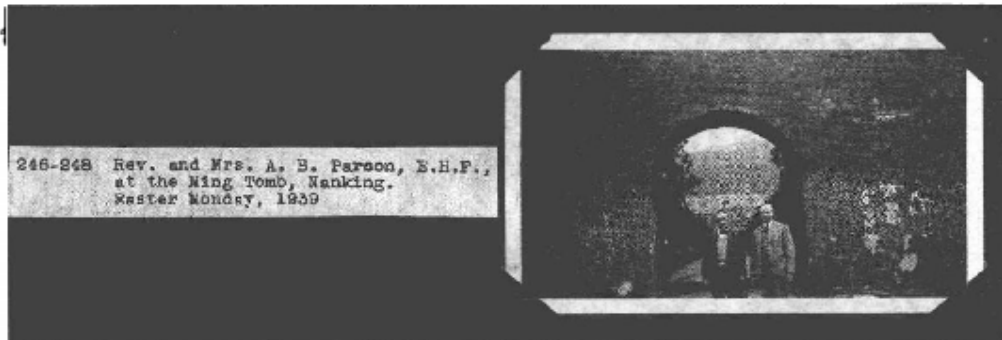
1.



南京难民医院【鼓楼医院】小部分职员和病人，由马吉牧师（中）组织，1938年夏【5月1日】。

^① 编者注：以下照片说明文字均由张生照原档翻译。

2.



246-248 Rev. and Mrs. A. B. Parson, E.H.F.,
at the Ming Tomb, Nanking,
Easter Monday, 1939

A. B. 帕森牧师和福斯特(右)在明孝陵前,1939 年复活节后星期一。墙上可见日军涂鸦。

(以上文献号:RG8:Box 264 Folder 1)

三、福斯特夫妇照片集:1937—1938

3.



1937年12月12日南京陷落后,在古林寺各处被日军士兵处决的人。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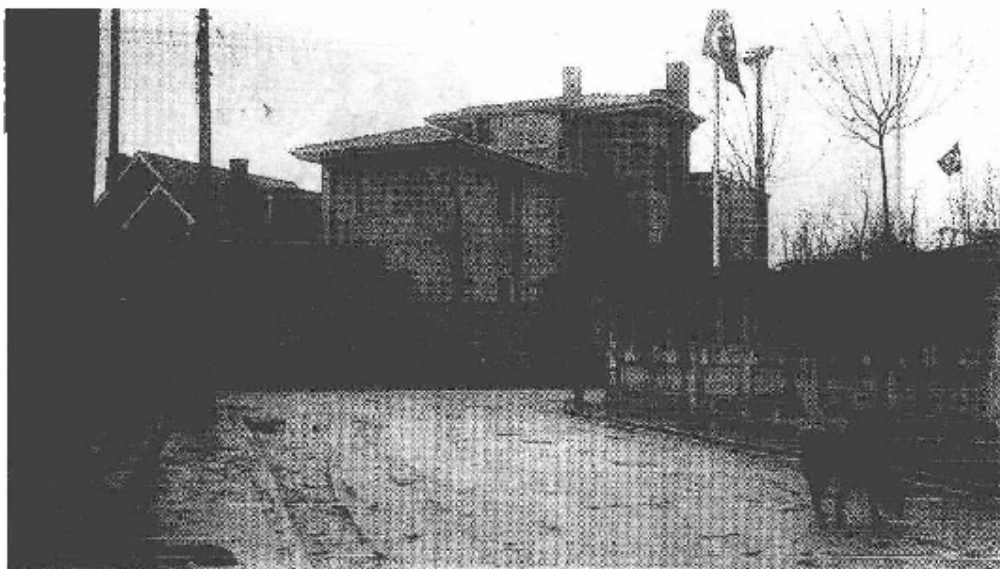
1937年12月12日南京陷落后,在古林寺各处被日军士兵处决的人——第二个角度。

5.



德克萨斯石油公司经理汉森先生在南京洛迦路 25 号的住所，在我们的处置之下，这里安置了一大群来自下关的难民，由我们负责。

6.



琅琊路 17 号住所，这里安置了另外一大群由我们负责的难民。马吉和我轮流值守在街道尽头，防止城陷后掳掠成性的日军士兵骚扰他们。

7.



我们南京差会 C. T. 蒋牧师的两个孩子站在洛迦路 25 号门前,墙上的告示是美国大使馆和南京卫戍司令部联合制发,说明这是美国财产。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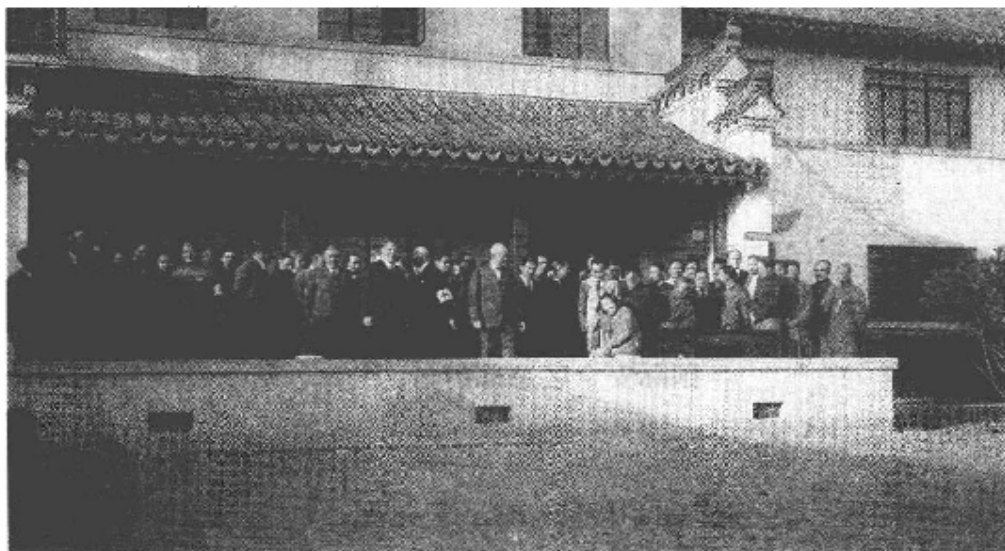
南京中山路和上海路交界处的海外联谊会大楼,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本用来做为难民中心,但现在被一个日本高级军事机构占用。楼后的浓烟是日军士兵占领城市以后纵火的典型写照。

9.



南京国际安全区总部门前,从左向右:齐阿尔(俄罗斯鞑靼人)、哈茨(奥地利人)、拉贝(委员会主席,德国人)、马吉牧师(美国差会)、波德希沃洛夫(白俄罗斯),1937年12月13日。

10.



为安全区委员会主席离宁回国而举行的告别茶会,1938年2月21日。照片中可见马吉先生、施佩林先生(德国人)、罗森先生(德国大使馆职员)、拉贝先生、沙尔芬贝格先生(德国大使馆职员,1938年6月19日死于南京)。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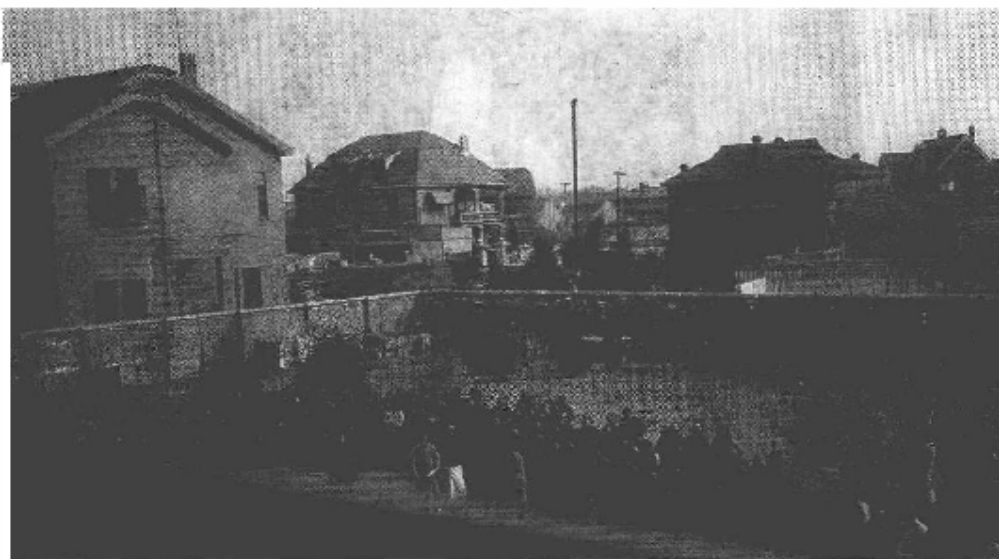
一个忠诚的中国警察、米尔士牧师(美国长老会)和马吉牧师(右)站在国际安全区总部门口。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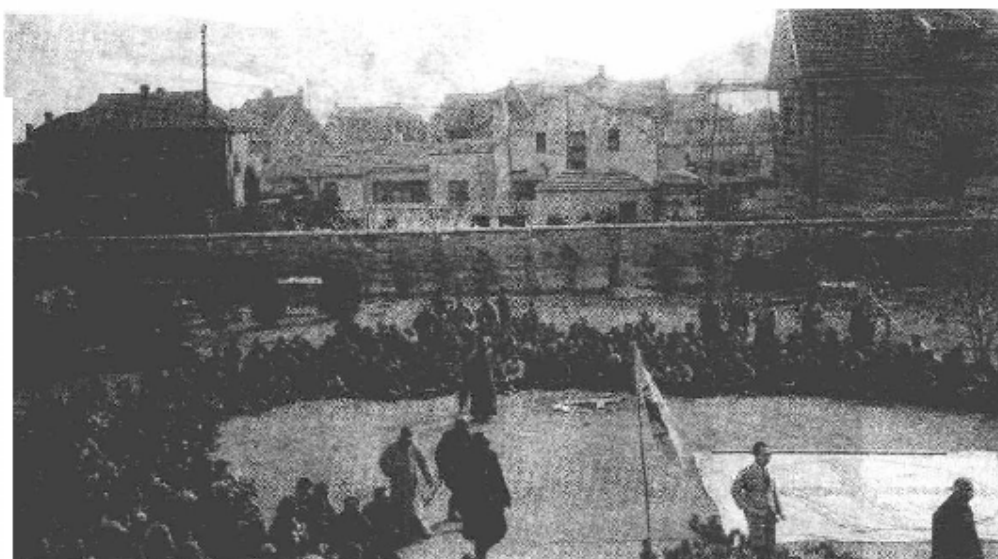
1938年2月20日,一群信徒在南京圣保罗堂,这是城陷以后首次某种程度安全地使用我们的教堂。一个日本基督徒士兵那天跟我们一起做礼拜。

13.



1938年2月,难民们聚集在安全区委员会总部前,领取委员会发放的第一笔现金,以便回家开始生活。这个石头花园中,建有一个坚固的混凝土防空洞。

14.



1938年2月,难民们聚集在安全区委员会总部前,领取委员会发放的第一笔现金,以便回家开始生活。这个石头花园中,建有一个坚固的混凝土防空洞——第二个角度,可以看到花园中巨大的红十字旗帜。

15.



首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组织女难民进行宗教活动的委员会, 1938年2月。前排左起: ?小姐、拉切尔·翁小姐、魏特琳小姐、程瑞芳夫人、齐小姐。后排左起: C. T. 蒋牧师(基督会)、卡特切斯特·范牧师(基督会)、马吉牧师(基督会)、董主任(基督会)、弗朗西斯·陈先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李先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董保罗牧师(基督会)。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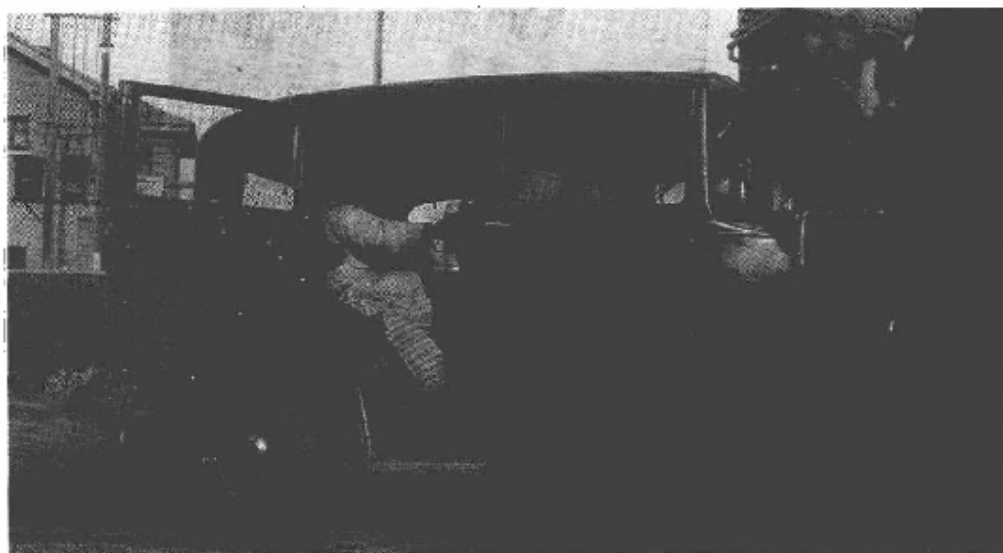
这个小难民全家被日军士兵杀害后,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难。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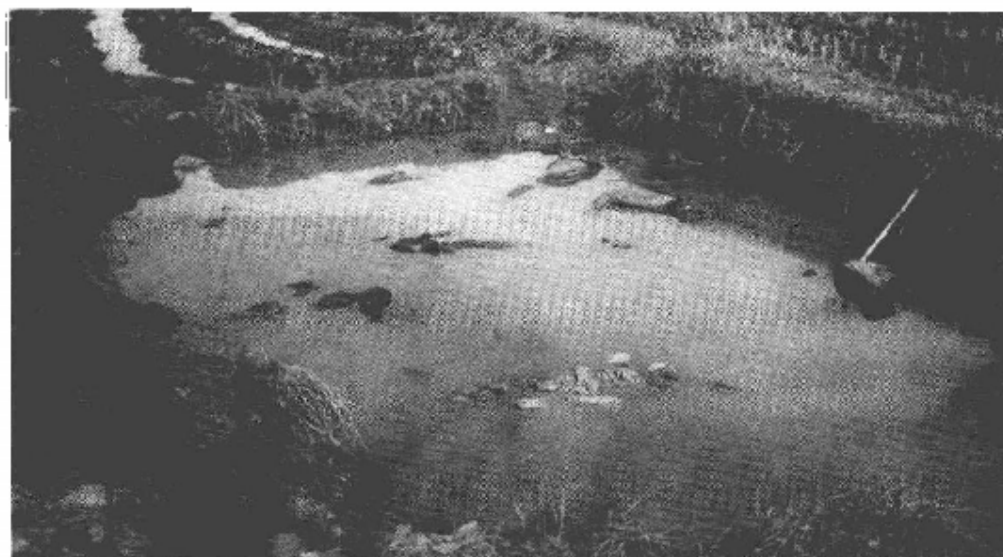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的小难民。

18.



差会汽车正在把我们公墓看门人的妻子送往医院治疗,她被一个日军开枪打伤。当时,她正在田间劳作,而日军士兵威胁要强奸她。

19.



南京郊外的一口池塘填满了被日军杀害的人的尸骸。这是日军占领南京后城内众多池塘的典型写照。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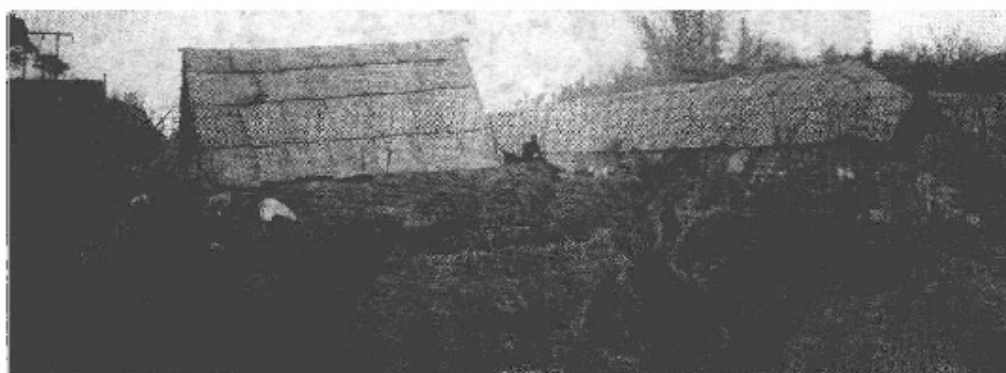
1938年3月，南京郊外栖霞山的难民窝棚。

21.



1938年3月，南京郊外栖霞山的难民窝棚。

22.



1938年3月,南京郊外栖霞山的难民窝棚。角度显示不同类型的房屋和窝棚。

23.



南京被占领后,两兄弟房屋和商店的废墟。他们生活在城南,该地区被战火严重摧残。他们的老父亲1938年3月17日因为日军用刺刀威胁惊吓而死。

24.



1938年3月17日,南京城南的难民重建他们的家。

25.



南京城南地区的战争损害,这里是导致城市陷落的大部分战斗发生的地方。摄于1938年3月17日。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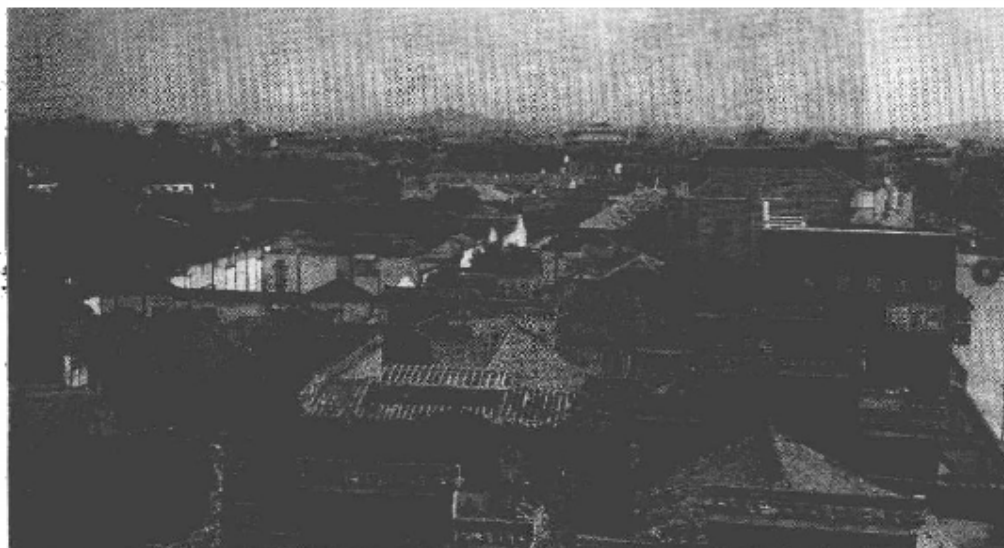
1938年2月20日和我们一起在圣保罗堂做礼拜的日本基督徒士兵。他赠送给我们一些肥皂、毛巾和饼干转交难民。

27.



1938年3月28日庆祝由日本人扶植的维新政府的游行,游行者被警察、密探包围着。游行队伍正转过白下路拐角进入太平路。街角的大楼原是中南银行的,现在被维新政府的一个部门使用。

28.



从圣保罗堂的塔楼上,可以看到大片中式建筑的废墟,那曾经是祈祷室、阅览室、育婴房、主日教室以及我们中国工人的住房。大约 1937 年 12 月 14 日和 1938 年 1 月 26 日,被日军士兵两次焚毁。

29.



难民医院的病人参加宗教活动。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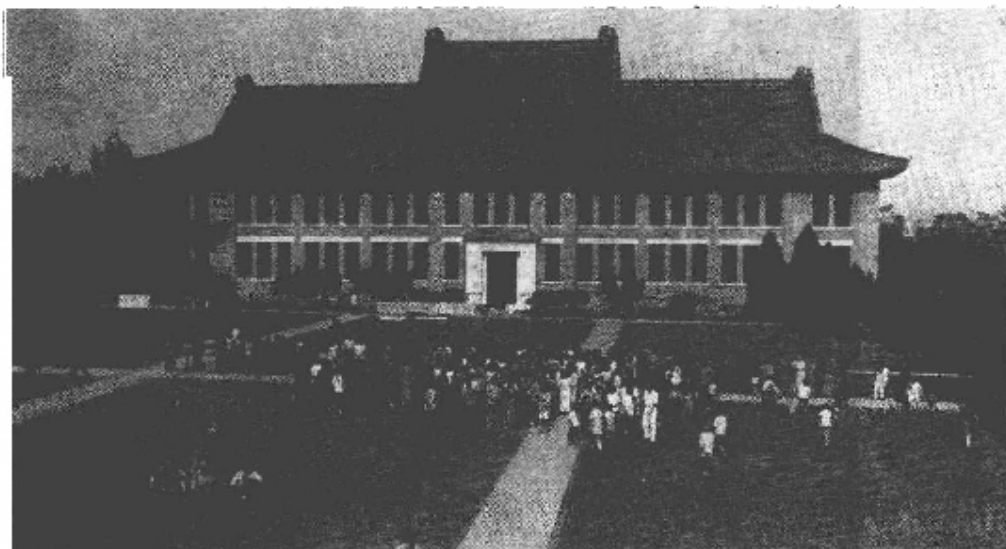
1938年5月,由马吉牧师组织的部分病人和职员。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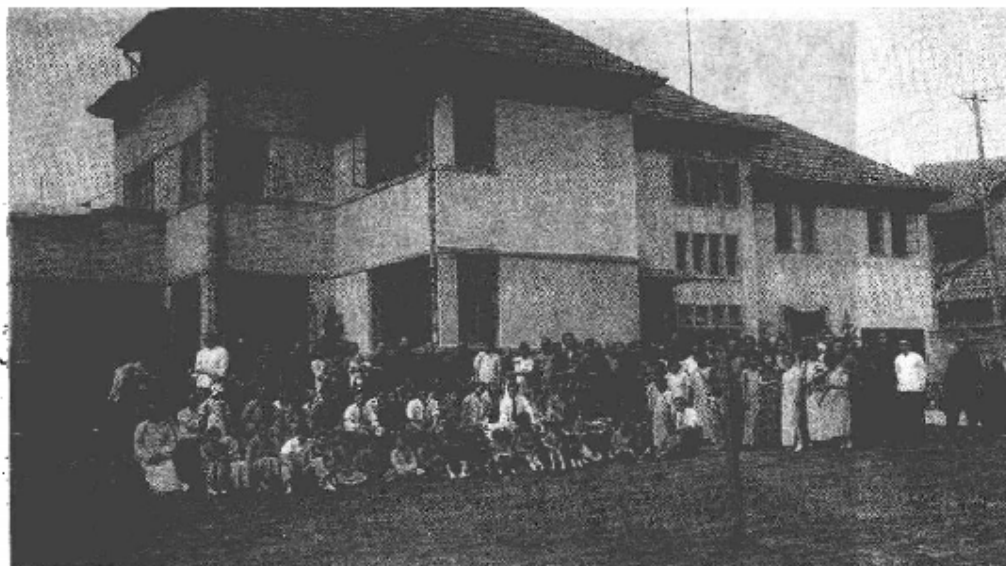
鼓楼医院的病房。

32.



金陵大学校园中的部分难民,该校的各处建筑中容纳了大约1万人。摄于1938年3月。

33.



洛迦路25号我们看护的难民,聚集在房前。

34.



无锡圣安德鲁医院的李医生正在给我们的难民注射伤寒、霍乱和天花疫苗,李医生在鼓楼医院中帮忙好几个星期,直到他能返回无锡。弗兰克·盖尔牧师(南京卫理公会)注射期间正在布道。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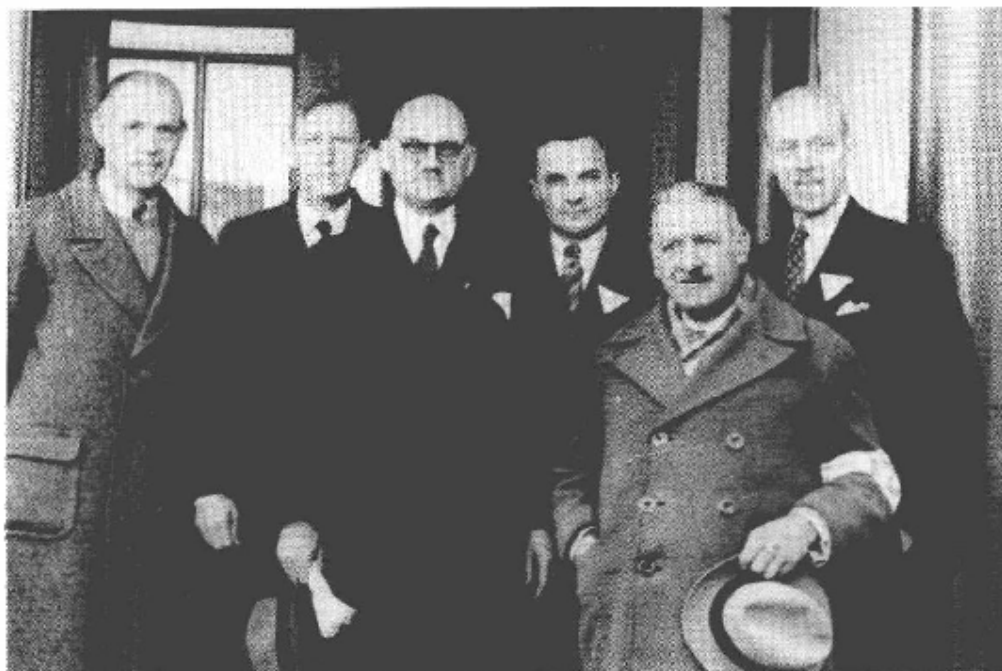


南京北平路上我们新的传教中心,租用了中英文化协会以前的房子。这个新的中心是安全区避难的日子里宗教工作增进的明证。地方差不多位于南京的中心,与圣保罗堂和我们下关教区等距离。

(以上文献号:RG8;Box 265 Folder 2)

四、福斯特夫妇照片集： 扬州 1936 年、南京 1937—1938

36.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左起:欧内斯特·福斯特、W. 普拉默·米尔士、约翰·拉贝、刘易斯·史迈士、施佩林、费吴生。从派拉蒙新闻纪录片中截取,大约 1937 年 12 月 15 日。

(文献号:RG8:Box 265 Folder 3)